

佛典十种讲解 ——

第四册

《楞伽经》
《占察经》卷下

讲解

陈兵
讲述

UNITED CULTURE
PRESS 联合文化出版社

佛典十种讲解

著者：陈兵

出版：联合文化出版社

United Culture Press

350 Northern Blvd STE324 -1331, Albany, NY 2204

www.ucp-book.com

版次：2022 年 12 月 第 1 版

印次：202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版式：平装

书号：ISBN 978-1-63995-219-9

定价：0 元

未经许可，不得出于商业目的复制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他方式传播。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目 录

八、《楞伽经》讲解.....	3
1、法会因由.....	8
2、五法三自性.....	30
3、观察五法自性相经.....	38
4、二种自性相.....	39
5、七种性自性.....	40
6、七种第一义.....	40
7、非言说是第一义.....	42
8、名句形身.....	44
9、语与义.....	45
10、无性而作言说.....	48
11、四种言说妄想相.....	49
12、妄想自性分别通相.....	50
13、不实妄想相.....	57
14、妄想自性非性.....	62
15、离四句.....	69
16、有无二边见.....	78
17、建立及诽谤.....	82
18、惑乱有无.....	84
19、离性非性感乱.....	85
20、圣智分别事性经.....	88
21、外道转变论.....	93
22、勿习世论.....	95
23、摄受贪欲及法.....	102
24、缘起无性.....	105
25、智与无智.....	106
26、智与识.....	109
27、二种觉.....	111
28、建立八识.....	113
29、藏识海常住.....	114
30、诸识之生住灭.....	122
31、人法二无我.....	127
32、空、无生、无二.....	130
33、一切法因缘.....	134
34、五阴自性相.....	138
35、四大造色.....	139
36、一切法刹那.....	141
37、邪正无常.....	144
38、诸法相续相.....	150
39、一切法如幻.....	153
40、如来藏自性清净.....	156

41、甚深如来藏.....	158	57、何为涅槃.....	218
42、五无间种性.....	163	58、外道涅槃.....	219
43、二种一阐提.....	168	59、常不思议.....	225
44、两种五无间.....	169	60、如来非常非无常.....	229
45、渐净非顿.....	171	61、不生不灭.....	232
46、声闻乘分别通相.....	175	62、佛之知觉.....	247
47、妄想三有苦灭.....	176	63、以自心现量度脱众生…	248
48、圣智三相.....	180	64、四种记论.....	249
49、修行者大方便.....	181	65、二种法通.....	252
50、六波罗蜜.....	184	66、三种意生身.....	253
51、四种禅.....	187	67、如来二种神力.....	255
52、灭尽定次第.....	190	68、诸佛四等.....	259
53、说通与宗通.....	196	69、佛离诸过.....	260
54、自觉圣智相与一乘.....	198	70、佛离一切根量.....	265
55、禁断肉食.....	201	71、诸佛如恒沙.....	269
56、声闻乘四果.....	211	72、佛不说法.....	274
《大乘入楞伽经》卷六《偈颂品》第十之一讲读.....	277		
《大乘入楞伽经》卷七《偈颂品》第十之二讲读.....	314		
总结.....	374		

九、《占察经》卷下讲录.....379



八、《楞伽经》讲解

《楞伽经》是大乘如来藏学及唯识学共同宗依的重要经典，为唯识学所宗“六经”之一。华严宗判此经为“大乘终教”的代表，终教，意为全盘开示佛法意旨的经典，但还不是最圆满的“圆教”。此经的梵文本今存两种，日本南条文雄有校订本，于1923年出版，后来印度维迪耶于1963年出版南条文雄本的修订本。汉译最早为北凉昙无讖译，四卷，约译于公元412年，已失。现存三种译本：南朝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称“宋译”译于元嘉二十年（443）；北朝后魏菩提留支译《入楞伽经》十卷，称“魏译”，译于延昌二年（513）；唐实叉难陀译《大乘入楞伽经》七卷，称“唐译”，译于长安二年（700）年。1930年，支那内学院以宋译为底本，参考梵文本及魏、唐两种译本，详作译校，成《藏要》本，上海书店于1991年影印出版。当代有谈锡永《入楞伽经梵本新译》，及黄宝生译注《梵汉对勘入楞伽经》，黄译列出宋译、唐译二本原文以作对照，作有注释，便于学习，但有些地方译得也未必准确。两种今译，虽然比较明白易懂，但文字都没有古译精炼典雅。

此经还有藏文译本，据传是法成译师自汉文本译出。现代有日本铃木大拙的英译本，及安井广济、常盘义伸的日语



译本，皆据梵文本译出。

古今各种译本，有些地方各有不同，这不仅是因为译者的佛学及语文水平、见地所致，也多因所据梵文本中颇有难解之处，或者是传抄有误。虽然如此，经中的大义，各种译本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

五种译本中，魏译十卷本内容较宋译四卷多出开首“罗婆那王劝请品”的多半及后面两卷偈颂名《总品》，及一个《陀罗尼品》即真言，译笔较为流畅，但“加字混文”较多，准确度虽然较低，而有些地方，比其他译本较为明白易懂。唐译七卷本内容与魏译基本相同，准确度较高，最贴近现存梵文本。宋译四卷本虽然直译成分过多，文字简古难读，但因篇幅短，译笔最为精炼，意味隽永，又为达摩大师所传付，历来读诵研习者最多。它可以说是最难读的佛经，如果逐字逐句读懂了，读其他佛经，应该没有多大难度。精读此经，是学习古译佛典的一个捷径，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译本。在讲解中，必要的地方参照对比其他译本，特别是两种今译。古人在注解《楞伽经》时，也都以宋译四卷为主，兼取魏、唐二译本以作对照补充。

此经译出后，首先为禅宗所宗依，菩提达摩付《楞伽》四卷以印心，其后形成了专门讲解研究此经的“楞伽师”。慈恩宗以此经为其法相唯识学所宗依的六经之一。藏传宁玛派、噶举派也以此经为大圆满法、大手印法宗依的主要经典。

此经历代注疏不少，在印度有提婆菩萨《释楞伽经中外



道小乘涅槃论》及《提婆菩萨破楞伽经中外道小乘四宗论》，皆是后魏菩提留支译。中土重要注释有唐华严宗三祖法藏大师的《入楞伽心玄义》一卷，宋宝臣《注大乘入楞伽经》十卷，宋正受《楞伽经集注》四卷，明宗淦、如玘《楞伽经注解》八卷等十八种。现当代有太虚大师《楞伽经义记》《楞伽大旨》，印顺法师《楞伽经亲闻记》、吕澂《入楞伽经讲记》、谈锡永《楞伽经导读》、南怀瑾《楞伽大义今释》、成观法师《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义贯》等。日本铃木大拙以研究此经著称。

据唐代参与勘译《大乘入楞伽经》的法藏大师所作《入楞伽心玄义》所说，此经梵本原有三种：一大本，有十万颂，二中本，有三万六千颂，三小本，有千余颂，名《楞伽心》，即大本的心要或纲要。宋译四卷皆名《一切佛语心品》，即一切佛所说法的心要，此“心”，为“精要”义，非心识（质多）之心。说明此经是梵本大本、中本的略本，即小本。又：据经文开头的记述，此经内容是佛对大慧菩萨所提问题的解答，其问题共有 108 个，佛对这些问题有删有增，也是 108 个，则后面应该是对这 108 问的解答，但现存译本中回答的问题没有那么多。佛经一般在最后都有“流通分”，记录说经后听众的反应，而此经的宋译、唐译、今译本都没有流通分，说明此经是大本内容的选译或节译。古人依问答，分此经为 39 问，我们按内容，分为 72 节。

此经出世的年代，学术界认为在龙树之前，因为龙树的



论著中引用了此经的偈颂，龙树弟子提婆著有解释此经的两部论。此经中所讨论的问题，是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兴盛时期印度佛学界所热议的问题。而且，此经的魏译、唐译本偈颂中都有关于龙树登菩萨初地、往生极乐国的预言，说明此经出世，应在龙树之前或者龙树时期。

此经中，各个问题间并无严谨的逻辑联系，有些问题前后重复，这可能是展转传抄而致。我们这里对经中问题试作一番逻辑整理，先按佛法境、行、果或见、行、果三大件的次第，分为三大部分。每一部分皆按内容的内在联系重新安排，并取经中词句，给每一节都加以小标题。此经可以说是大乘经中哲理性最强的一部，主要内容为所观的境，亦即真实，这在经中讲得很明白，就是“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再加上一句“如来藏清净”，我们就按这个次第排列经文，进行讲读。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 译

经名《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楞伽”为梵语音译，即今斯里兰卡之“兰卡”，意译“不可往、不可到”“难入”，为山名、城名，在锡兰岛上。阿跋多罗宝，是梵汉合璧，意为无上宝，这个词语今存梵文本经题中是没有的，当为译者所加，用以修饰。经，梵语修多罗，意译契经，即契合、贯通佛法的散文体佛经。此经经题，按今存梵文本，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入楞伽经》。藏文译为《降楞伽经》，降，意译“入不可入”，谓佛降于楞伽山所说经。

宋，指南朝刘宋；三藏，为三藏法师之略，为通达经、律、论三大藏的法师。求那跋陀罗（394—468），意译功德贤，中天竺高僧，号称“摩诃衍”，即大乘，意谓通达大乘的大师，于南朝刘宋文帝元嘉十二年（436）从海路来到广州，文帝遣使迎至京师（今南京），请讲《华严经》。法师不通汉语，祈祷观世音菩萨加持，夜梦天神为他换头，于是顿通汉语，讲经译经传法。他还译有《杂阿含经》《圣鬘经》《大法鼓经》《相续解脱经》《央掘魔罗经》《百喻经》等，所译经凡 12 部，73 卷，多属如来藏系经典。法慈评价他的



翻译“字句虽质而理玄妙博”。求那三藏不仅是一位译师，而且是法师、禅师，他对经义的理解，应该是很准确的。

1、法会因由（卷一）

如是我闻：一时佛住南海滨楞伽山顶，种种宝华以为庄严，与大比丘僧及大菩萨众俱。从彼种种异佛刹来，是诸菩萨摩诃萨，无量三昧自在之力、神通游戏，大慧菩萨摩诃萨而为上首。一切诸佛手灌其顶，自心现境界善解其义。种种众生、种种心色、无量度门，随类普现。於五法、自性、识、二种无我，究竟通达。

其他几种译本，第一品皆为“罗婆（波）那王劝请品”，述说佛入楞伽城说经的因由。开头这一段，诸译本基本相同。大比丘僧，指证得阿罗汉果的资深比丘。佛刹，即佛土、佛国，异佛刹，意谓其他佛土，非此世界本土。灌顶，为印度国王登基继承王位时的一种仪式，以四大海水灌于其头顶，象征赋予统御四海的权力。大乘经中说菩萨登第十法云地时，诸佛以手加持其头顶进行灌顶，授记其不久成佛。“自心现境界善解其义”，是倒装句，黄译“善知境界自心现义”。五法、三自性、诸识、二种无我，是此经所说的主要内容。此经中多处自心现、心量之“心”，为梵语质多意译，释义“集起”，即多种功能的集合体，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心识的整体，或者泛指心的功能；另一种专指心体阿赖耶识。

其他四种译本，下面还有一大段，述说世尊先在大海中



龙宫说法七日，从大海出，无量亿诸天、龙等奉迎，佛遥望摩罗那山楞伽城而微笑，自言该处为过去诸佛说法之处，我今亦当为城中的罗婆那夜叉王说法，夜叉王遥闻佛言，带领眷属乘花车来迎请佛，佛应其请，入城为王说法，以神通力于山中化现无量宝山，一一山上皆现佛身、夜叉王及眷属身，皆有大慧菩萨请问，佛为开示自证境界，夜叉王见后思惟，随即开悟一切境界唯自心现。佛更为说法，夜叉王听后即证无生忍。这一大段文字，宋译皆缺，可能是省略了，也可能所据的梵文本中没有。宋译缺少的一大段中，有些话语也很精彩，如常见引用的最后一句，魏译为：

“寂灭者名为一心，一心者名为如来藏，入自内身智慧境界，得无生法忍三昧。”

唐译为：“寂灭者所谓一缘，一缘者是最胜三昧，从此能生自证圣智，以如来藏而为境界。”

谈译为：“寂灭即谓唯一，唯一则生最胜三摩地，此由入如来藏而得，此为内自证圣智境界。”

意谓缘于一如来藏证得寂灭之一心，为能得自证圣智的最殊胜禅定。这句话常被禅宗人引为所修禅定的经典依据。

据大藏经中释迦牟尼佛的传记，佛生前未到过锡兰岛，佛教在佛陀时代也未能传入锡兰岛。但斯里兰卡的史书《岛史》则说佛生前曾经三降锡兰岛。如果此言为实，佛陀也是以神足去的，此经中说佛先到龙宫，后到锡兰岛，显然是以神通去的。而且，此经主要是为楞伽城中的罗婆那夜叉王



而说，不是为人中的比丘等弟子说。声闻弟子不承认此经为佛说，是可以理解的。

唐译本中，以下为“集一切法品第二之一”，黄译“三万六千一切法集品”，三万六千，是说此经中本有三万六千颂，总摄一切法。

尔时，大慧菩萨与摩帝菩萨俱游一切诸佛刹土，承佛神力，从坐而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以偈赞曰：

今存梵本中，“摩帝菩萨”为大慧菩萨，当指佛化现出的许多大慧菩萨，摩帝意译“慧”。偏袒右肩，是佛教僧尼表示恭敬时的礼仪，将袈裟搭在左肩，露出右肩，右膝着地而跪，称为“胡跪”，胡跪合掌，为古印度人见尊长时的礼节。

此经主要由大慧菩萨请问而说，这位大慧菩萨，在佛传和其他经中都未提到，他可以遍游一切佛刹，起码在八地以上，应当不是地球人中的佛弟子，其身份无法考证。

“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佛明见世间犹如眼花者所见虚空中的花，本来没有实体生灭，证得有无皆不可得故而不执取的大智慧，即与空性相应的无分别智，而常怀大悲心，亦即密教所谓“悲空不二”。

一切法如幻，远离於心识，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佛远离凡夫心识的虚妄分别，以证得超越心识分别的如实智，了达一切法犹如幻化，证得有无皆不可得的智慧，而常怀大悲心。

远离於断常，世间恒如梦。

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

佛远离断灭与真常两种边见，了知世间如同夜梦，证得有无皆不可得的智慧，而常怀大悲心。

知人、法无我，烦恼及尔焰，

常清净无相，而兴大悲心。

尔焰，音译，意译“所知”，指所知障。佛善知人、法二无我，善知烦恼、所知二种障，常清净无相，而常怀大悲心。烦恼障障碍证得涅槃，所知障障碍尽知一切而证得佛果。

一切无涅槃，无有涅槃佛，

无有佛涅槃，远离觉、所觉。

佛不住于涅槃，涅槃也不住于佛，没有常住于涅槃的佛，没有灭度而入无余涅槃的佛，意谓佛虽然证得无余依涅槃，而不住于这种涅槃中独享法乐，其心远离能觉与所觉，超越生死也超越涅槃。这是指唯识学所说佛所入的无住涅槃，即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

若有若无有，是二悉俱离，

牟尼寂静观，是则远离生，



是名为不取，今世后世净。”

若远离有与无的两极边见，以寂静心如实观佛，不执取一切，会远离受生，今生后世，永远清净无瑕。牟尼，意译静寂、寂默，是古印度人对山林中修道成就者的尊称，这里指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牟尼。

此经中多处破斥的有无，是哲学范畴，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有和无，可以理解为实有、实无，实有，指非依待任何条件而存在、本来具有者，这种有按理则不应改易、不会消灭。实无与实有相反，是什么都没有的虚无。

谈、黄二译在这句赞后面还有八句赞，宋译皆缺。

尔时，大慧菩萨偈赞佛已，自说姓名：

“我名为大慧，通达於大乘，
今以百八义，仰谘尊中上。”

大慧菩萨请教世尊百八义，即一百零八个问题。佛教以一百零八为数之极，说一切烦恼为百八烦恼，大乘禅定有“百八三昧”，数珠为一百零八颗，一百零八或表示甚多。一百零八，是中国哲学所说“天数”三十六的三倍。现代逻辑学说：人对一个命题的思考，最多只能有一百零八个判断。

世间解之士，闻彼所说偈，
观察一切众，告诸佛子言：
“汝等诸佛子，今皆恣所问，
我当为汝说，自觉之境界。”



世间解，为佛的德号之一，谓如实了知世间的一切。佛子，指菩萨。佛许可众菩萨随意请问，将为他们开示佛自证的境界，自觉，唐译自证，或说自内证，即自己内心实在的体悟。证与知不同，是所知的真实与能知的心一体不二的一种境界，或者一种心灵体验，西方人将这种经验归于“神秘体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承佛所听，顶礼佛足，合掌恭敬，以偈问曰：

所听之“听”，是许可之意。

云何净其念？云何念增长？

云何见痴惑？云何惑增长？

何故刹土化，相及诸外道？

云何无受欲？何故名无受？

何故名佛子？解脱至何所？

谁缚谁解脱？何等禅境界？

云何有三乘？唯愿为解说。

三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种度化众生的佛法，乘，梵语衍那，车船等交通工具。

缘起何所生？云何作所作？

云何俱异说？云何为增长？

云何无色定？及以灭正受？



俱异说，唐译“二俱异”，黄译“两边说”，意谓两极不同的说法。灭正受，即受想灭尽定，灭尽感受和知觉的一种深定，为佛教中第三阿那含果及六地以上菩萨所入。

云何为想灭？何因从定觉？

云何所作生？进去及持身？

云何现分别？云何生诸地？

破三有者谁？何处身云何？

往生何所至？云何最胜子？

三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种存在，有，为存在、存有之义。有饮食睡眠男女之欲者属欲界，离欲界所需而有固定形貌的身体，为色界；没有固定身体，唯有心识存在为无色界。最胜子：佛子，指菩萨。最胜，与世尊同义，指佛。

何因得神通？及自在三昧？

云何三昧心？最胜为我说！

三昧，也译作三摩地等，意译定，心意长久专注一境的心理状态。小乘所修三昧有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十遍处、空无相无作三三昧等，大乘所修三昧极多。

云何名为藏？云何意及识？

藏，指第八阿赖耶识，意译藏识。意，梵语末那，意译思量，指第七末那识。识指其余六识：眼耳鼻舌身前五识，



及第六意识。

云何生与灭？云何见已还？

云何为种姓？非种及心量？

种姓：天生的根性，犹如印度的四大种姓，这里指在信受、修证佛法方面的根性，非种，即无种姓，没有信受佛法的善根。心量：心现、唯心。

云何建立相？及与非我义？

云何无众生？云何世俗说？

云何为断见？及常见不生？

云何佛外道，其相不相违？

云何当来世，种种诸异部？

外道：泛指佛教之外的各种宗教、哲学，有“心游道外”的意味。当来世种种异部，指佛灭度百年后，印度佛教界分裂为不同的部派，先后共有二十个。异部，即不同的部派。

云何空何因？云何刹那坏？

云何胎藏生？云何世不动？

何因如幻、梦，及捷闼婆城，

世间热时焰，及与水月光？

乾闼婆城：意译寻香城，即海市蜃楼，被认为是乾闼婆的城市，乾闼婆意译香阴神，天龙八部之一，一种音乐神。热时焰：又译阳焰，春天水汽蒸发，远看犹如火焰或者水波，



即《庄子》所谓野马。

何因说觉支，及与菩提分？

觉支，也译作菩提分法、道品法，意为证得菩提的各种方法，共有三十七种，称三十七菩提分法或三十七道品。菩提，意译觉，对宇宙人生真相的如实觉悟。

云何国土乱？云何作有见？

云何不生灭？世如虚空华？

云何觉世间？云何说离字？

离妄想者谁？云何虚空譬？

如实有几种？几波罗蜜心？

如实，即真实、真如，与本来面目无异。波罗蜜：意译到彼岸，达到目的地。

何因度诸地？谁至无所受？

何等二无我？云何尔焰净？

诸智有几种？几戒众生性？

谁生诸宝性，摩尼、真珠等？

谁生诸语言？众生种种性？

明处及伎术，谁之所显示？

摩尼：如意宝珠。明处：古印度的学问，有五种明，简称五明。后来还有小五明。伎术，即技术。

伽陀有几种？长颂及短颂？



成为有几种？云何名为论？

伽陀：也译作偈，佛教十二部经之一，意译讽颂，诗歌体。成为：唐译及黄译皆作“道理”，即《瑜伽师地论》所说“证成道理”，由论证而成立的道理。论：解释经的著作。

云何生饮食？及生诸爱欲？

云何名为王，转轮及小王？

云何守护国？诸天有几种？

转轮，即转轮圣王，也译作飞行皇帝，统治四大洲，以乘“轮”宝飞行而得名。守护国，指守护人天的四大天王，密教经典称为“守护国界主”。

云何名为地，星宿及日月？

解脱修行者，是各有几种？

弟子有几种？云何阿阇梨？

阿阇梨，意译轨范师，教授僧尼戒行者，密教的阿阇梨称为上师。

佛复有几种？复有几种生？

魔及诸异学，彼各有几种？

自性及与心，彼复各几种？

云何施设量？唯愿最胜说！

魔：梵语摩罗之略，能障碍修行者，有阴魔、烦恼魔、病魔、天魔等。异学：指佛教以外的学派，统称“外道”。



施設量：人为建立的道理，唐译“唯假设”，黄译“唯假名”。

施設：安立、建立，量，思考及思量的结果真理、道理。

云何空、风、云？云何念聪明？

云何为林树？云何为蔓草？

云何象、马、鹿？云何而捕取？

云何为卑陋？何因而卑陋？

云何六师摄？云何一阐提？

念：记忆。六师，唐译为“六时”，黄译六季，印度分一年为六季。六师则指佛世印度的六大外道祖师，所谓“外道六师”。一阐提：意译“断善根”“极欲”“信不具足”等，断尽善根者。

男女及不男，斯皆云何生？

云何修行退？云何修行生？

禅师以何法，建立何等人？

众生生诸趣，何相何像类？

云何为财富？何因致财富？

云何为释种？何因有释种？

云何甘蔗种？无上尊愿说！

云何长苦仙？彼云何教授？

不男：性生理有缺陷的男性，及阴阳人。释种：释迦种族。甘蔗种：释迦族所属的种族。长苦仙：吠陀时代的一位著名仙人。



如来云何於，一切时刹现，
种种名色类，最胜子围绕？
云何不食肉？云何制断肉？
食肉诸种类，何因故食肉？
云何日月形，须弥及莲华，
师子胜相刹，侧住、覆世界？
如因陀罗网，或悉诸珍宝，
箜篌、细腰鼓，状种种诸华，
或离日月光，如是等无量？

以上几句问为何有种种形状的世界，师子胜相：指像万字的狮子形国土。因陀罗网：帝释宝冠上的珠网，一一珠中映现一切珠，因陀罗，即忉利天天主释提桓因。

云何为化佛？云何报生佛？
云何如如佛？云何智慧佛？
云何於欲界，不成等正觉？
何故色究竟，离欲得菩提？
善逝般涅槃，谁当持正法？
天师住久如？正法几时住？

报生佛，即佛的报身。色究竟，色界之顶色究竟天，佛经说佛的报身在彼天成就，住于彼天，而不在欲界。善逝：佛的德号之一，或译“好去”。般涅槃，意译圆寂，这里指佛逝世。天师：天人师，佛的德号，不是道教所说天师。



悉檀及与见，各复有几种？

毗尼比丘分，云何何因缘？

悉昙：宗旨、理论。见：见解、观点、世界观。毗尼：意译律，僧尼集体生活的各种规范，毗尼比丘分即比丘戒。

彼诸最胜子，缘觉及声闻，

何因百变易，云何百无受？

百变易，指声闻、缘觉及菩萨共同的不思议变易死，意谓身心有不思议的变易，也是一种生死。百无受：唐译无相，黄译“无影像”，指各种无相境界：无想定、灭尽定、无余涅槃等。

云何世俗通？云何出世间？

云何为七地？唯愿为演说！

僧伽有几种？云何为坏僧？

世俗通，指共外道的五种神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变通。出世间，指出世间不共外道的神通。僧伽，意译和合众，简称众，出家人的团体，有四众、七众之分，或者包括在家佛弟子。坏僧，称“坏和合僧”，破坏僧团，是很重的罪业，“五逆”之一。

云何医方论，是复何因缘？

何故大牟尼，唱说如是言：

迦叶、拘留孙、拘那含是我？



医方，即医药学，古印度“五明”之一。迦叶、拘留孙、拘那含牟尼，为贤劫中三位过去佛。佛经中佛曾说这三位佛都是我。

何故说断常，及与我、无我？

何不一切时，演说真实义？

而复为众生，分别说心量？

佛为何说离断常二边，及假我、实我、无我，而不于任何时候都开示究竟的真实义，而随顺众生心分别说法？

何因男女林？诃梨、阿摩勒？

鸡罗及铁围，金刚等诸山，

无量宝庄严，仙闼婆充满？”

诃梨、阿摩勒：两种果树。鸡罗：鸡罗娑山，或译盖拉娑山。铁围，铁围山，佛经所说围绕四大部洲的铁山。仙闼婆：即乾闼婆。

无上世间解，闻彼所说偈，

大乘诸度门，诸佛心第一。

这四句唐译为：“尔时世尊闻其所请大乘微妙诸佛心之最上法门，即告之言。”诸佛心第一的心，为精要义，意谓诸佛所说法的第一精要。以下为佛对大慧所请问问题的回答。

“善哉善哉问，大慧善谛听！”



我今当次第，如汝所问说。

生及与不生，涅槃、空刹那。

趣至无自性，佛诸波罗蜜。

空刹那，唐译空相。趣至，唐译、黄译皆为流转。佛诸，唐译、黄译皆为佛子。

佛子与声闻，缘觉、诸外道，

及与无色行，如是种种事。

须弥、巨海、山，洲、渚、刹土地，

星宿及日月，外道、天、修罗。

解脱、自在、通，力、禅、三摩提，

灭及如意足，觉支及道品，

诸禅定、无量，诸阴身、往来，

正受、灭尽定，三昧、起心说。

通：神通。无量：四无量心。灭：灭尽定。如意足：又称四神足，修得神通的四种基础。正受：禅定。起心说：请说如何从定中起心出定。

心、意及与识，无我法有五：

自性、想、所想，及与现二见。

想，为经中五法中的妄想，唐译作“分别”。现二见：堕于能所、有无等二边的各种见解。

乘及诸种性，金、银、摩尼等，



一阐提、大种，荒乱及一佛，
智、尔焰得向，众生有、无有？

大种：地水火风四大，为构成物质的基本元素，普遍于一切物质，故称大种。得向：黄译去向。

象、马诸禽兽，云何而捕捉？
譬、因成悉檀，及与作所作？

三支因明中，以譬喻和因为论据而成立悉昙，即论点，名为“宗”。

郁林迷惑通，心量不现有，
诸地不相至？百变百无受？
医方工巧论，伎术诸明处？

郁林：多译稠林，稠密的森林，比喻各种邪见障碍获得正见，迷惑正道。心量不现有，唐译作“唯心无境界”。诸地不相至，唐译作“诸地无次第”，意谓菩萨道没有固定的次第。

诸山须弥地，巨海、日月量？
下中上众生，身各几微尘？
一一刹几尘？弓弓数有几？
肘步、拘楼舍，半由延、由延，
兔毫、窗尘、蚁，羊毛、鬣麦、尘？
钵他几鬣麦，阿罗鬣麦几？



独笼那、佉梨，勒叉及举利，
乃至频婆罗，是各有几数？

肘、弓、拘楼舍、由延，皆为长度单位。以下兔毫、窗尘、蚁、羊毛、麤麦等为量度单位，麤麦今译“大麦、麦粒”。钵他：升。阿罗：半升。独龙那：斛。佉梨：十斛。勒叉至频婆罗为数量词，勒叉：百万。举利：亿。频婆罗：兆，千亿。

为有几阿耨，名舍梨沙婆？
几舍梨沙婆，名为一赖提？
几赖提摩沙，为摩沙陀那？
几摩沙陀那，名为陀那罗？
复几陀那罗，为迦梨沙那？
几迦梨沙那，为成一波罗？
此等积聚相，几波罗弥楼？

阿耨：极微，最小的粒子。梨沙婆：芥子。赖提：草籽。摩沙：豆子。陀那罗、迦梨沙耶、波罗，皆为重量单位，唐译译为铢、两、斤。弥楼：即须弥山。几波罗弥楼，唐译“几斤成须弥”。

是等所应请，何须问余事？
声闻、辟支佛，佛及最胜子，
身各有几数，何故不问此？
火焰几阿耨，风阿耨复几？



根根几阿耨？毛孔眉毛几？

根根：每个感官。

护财、自在王，转轮圣帝王，
云何王守护？云何为解脱？

护财：财神。自在王：四大天王。问财神、四大天王、
转轮圣王如何守护王国。什么是解脱？

广说及句说，如汝之所问，
众生种种欲，种种诸饮食，
云何男女林？金刚坚固山？
云何如幻梦？野鹿渴爱譬？

野鹿渴爱譬：佛经中常说的譬喻：焦渴的野鹿看见阳焰，
以为是湖河之水，狂奔追逐而死，比喻众生追逐五欲而轮回
生死。唐译在此句下还有四句：“诸云何处起？时节云何有？
何因种种味，女男及不男？”

云何山天仙，犍闼婆庄严？

由天仙和乾闼婆美化的山从何而来？

解脱至何所？谁缚谁解脱？
云何禅境界？变化及外道？
云何无因作，云何有因作？
有因无因作，及非有无因？
云何现已灭？云何净诸觉？



云何诸觉转，及转诸所作？

有因、无因、亦有因亦无因、非有因非无因创造世界的四种戏论。云何现已灭以下四句，唐译“云何转诸见？云何起计度？云何净计度？所作云何起？云何而转去？”

云何断诸想？云何三昧起？

破三有者谁？何处为何身？

云何无众生，而说有吾我？

云何世俗说？唯愿广分别。

所问相云何，及所问非我？

云何为胎藏，及种种异身？

云何断常见？云何心得定？

言说及诸智，戒、种性、佛子？

云何成及论？云何师、弟子？

成，理论，即《瑜伽师地论》所谓“证成道理”，由论证成立的道理。论：是对成的解释。

种种诸众生，斯等复云何？

云何为饮食？聪明广施設？

广施設之广，唐译、黄译皆为魔。施設，意为建立，黄译假名。

云何树、葛藤？最胜子所问。

云何种种刹？仙人长苦行？



云何为族姓？从何师受学？

云何为丑陋？云何人修行？

欲界何不觉，阿迦膩吒成？

欲界何不觉，唐译“云何欲界中，修行不成佛？”阿迦膩吒，意译色究竟天，色界最上层的天，经中说成佛在彼天，指佛的报身。

云何俗神通？云何为比丘？

云何为化佛？云何为报佛？

云何为如如，平等智慧佛？

云何为众僧？佛子如是问。

箜篌、腰鼓、花，刹土离光明？

心地者有七？所问皆如实。

俗神通：世间的五种神通，简称五通，《阿含经》中说成就五通为“世俗常数”。后四句问国土为何像箜篌、腰鼓、花，及没有光明，心如何住于七地。

此及余众多，佛子所应问，

一一相相应，远离诸见过。

悉檀离言说，我今当显示。

次第建立句，佛子善谛听！

此上百八句，如诸佛所说。”

大慧所提的一百八十个问题，涉及许多方面，佛没有完全解答，而另外提出一些大慧没有问而应该问的问题，共一百



零八句，是诸佛所说。佛现在将讲述本来远离言说的道理，佛子应该认真地听。

不生句生句。常句无常句。相句无相句。住异句非住异句。刹那句非刹那句。自性句离自性句。空句不空句。断句不断句。边句非边句。中句非中句。常句非常句。缘句非缘句。因句非因句。烦恼句非烦恼句。爱句非爱句。方便句非方便句。巧句非巧句。净句非净句。成句非成句。譬句非譬句。弟子句非弟子句。师句非师句。种性句非种性句。三乘句非三乘句。所有句非所有句。愿句非愿句。三轮句非三轮句。相句非相句。有品句非有品句。俱句非俱句。缘自圣智现法乐句非现法乐句。刹土句非刹土句。阿耨句非阿耨句。水句非水句。弓句非弓句。实句非实句。数句非数句。数句非数句。

前一数句非数句夹注：“此物之数也。”后一数句非数句夹注：“此数霜缕反。”唐译只有一句“算数句非算数句”，黄译“计量句非计量句”。

明句非明句。虚空句非虚空句。云句非云句。工巧伎术明处句非明处句。风句非风句。地句非地句。心句非心句。施設句非施設句。自性句非自性句。阴句非阴句。众生句非众生句。慧句非慧句。涅槃句非涅槃句。尔焰句非尔焰句。外道句非外道句。荒乱句非荒乱句。幻句非幻句。梦句非梦句。焰句非焰句。像句非像句。轮句非轮句。捷闼婆句非捷闼婆句。天句非天句。饮食句非饮食句。婬欲句非婬欲句。见句非见句。波罗



蜜句非波罗蜜句。戒句非戒句。日月星宿句非日月星宿句。谛句非谛句。果句非果句。灭起句非灭起句。治句非治句。相句非相句。支句非支句。巧明处句非巧明处句。禅句非禅句。迷句非迷句。现句非现句。护句非护句。族句非族句。仙句非仙句。王句非王句。摄受句非摄受句。实句非实句。记句非记句。一阐提句非一阐提句。女男不男句非女男不男句。味句非味句。事句非事句。身句非身句。觉句非觉句。动句非动句。根句非根句。有为句非有为句。无为句非无为句。因果句非因果句。色究竟句非色究竟句。节句非节句。郁树藤句非郁树藤句。杂句非杂句。说句非说句。毗尼句非毗尼句。比丘句非比丘句。处句非处句。字句非字句。

大慧！是百八句，先佛所说，汝及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

以上一百零八个问题，是过去诸佛所说。佛告诫大慧及诸菩萨应当修学。这些问题，都是是与非相对，亦即所谓二边，相反的两种判断。它们都是凡夫的意识分别，即此经五法中的第三妄想，中观学叫做戏论，实相远离这些戏论，叫做“绝百非”。《坛经》中，惠能说三十六对，“出语尽双，来去相因”，应该源出于此。

按此处说法，此经是对佛提出的一百零八问题的解答，但后面并未完全解答这么多问题，至多只有七十一个，而且所解答的问题，有些是一百零八问中所没有的。可能大本中一一解答了这些问题，此经只是大本中的精要，即品名



“一切佛语心”。

按大乘说法的原则，对这些问题，可以一一解答，也可以一概不解答，如《维摩经》中维摩诘居士以默然不语解答不二法门。即便解答，其目的也在破除凡夫的一切言说分别，自证离却一切分别、不可言说的实相。

2、五法三自性（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五法、自性、识、二种无我究竟分别相，我及余菩萨摩訶萨，於一切地次第相续分别此法，入一切佛法，入一切佛法者，乃至如来自觉地。”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大慧白佛：“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五法、自性、识、二无我分别趣相者，谓名、相、妄想、正智、如如。若修行者修行入如来自觉圣趣，离於断常、有无等见，现法乐正受住现在前。大慧！不觉彼五法、自性、识、二无我，自心现外性。凡夫妄想，非诸贤圣。”

大慧菩萨请问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的差别，佛为解说。五法，乃相、名、妄想、正智、如如五个范畴，如果修行者能够通达，可以进入佛自觉的圣道，远离断常、有无等不如实的边见，快乐的正定便会现前。若不能了知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于心外见有实体，就堕于凡夫的虚妄分别，不是贤圣。现法乐住：现前享受法乐，一般指初禅未到地定，正受，指正定。



妄想之想，即五蕴中的想蕴，想，释义为“取相”，即执取所感受到的相，对感官所接收的信息主动进行加工而形成认知、认识，其他译本皆译作“分别”，有思惟之义，也有译作思惟的，即经过思考而形成认识。妄，是不如实的意思，这里的妄想，与现代汉语的妄想含义不同，译作虚妄分别或虚妄感知、虚妄认知、虚妄认识，更为准确。

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愚夫妄想生，非诸贤圣？”

佛告大慧：“愚夫计著俗数名相，随心流散。流散已，种种相像貌，堕我、我所见，希望计著妙色。计著已，无知覆障，生染著。染著已，贪、恚所生业积集。积集已，妄想自缠，如蚕作茧，堕生死海诸趣旷野，如汲井轮。以愚痴故，不能知如幻、野马、水月，自性离我、我所，起於一切不实妄想，离相所相及生住灭，从自心妄想生，非自在、时节、微尘、胜妙生。愚痴凡夫随名相流。

大慧请教：为何愚痴凡夫会起虚妄分别，非诸贤圣？回答说：因为愚人们执世俗以相和名为符号的认知为绝对真实，心随名相流散，见种种形相，堕于我及我所的邪见，希望见到美妙的色相，被无知所障，生起染着，由染着生起贪、嗔等烦恼，由烦恼造业，被虚妄认知所缠缚，就像蚕以茧自缚，堕于生死大海中，轮回不已，如汲取井水的轮子转动不停。不知所知见的一切犹如幻化、阳焰、水中月，唯从自心的虚妄分别而生，离能见所见及生住灭，并非从愚人们所认为的自在天、时节、微尘、胜性等生，愚人们的心始终随名



相流转。

野马，多译作阳焰，春日原野上蒸腾的水汽，远望如同火焰、水波、野马，《庄子》书中称为野马。自在，梵语湿婆，为婆罗门教等所信仰的造物主，称自在天，意谓不依赖一切的本原存在。微尘，即极微，梵语阿耨，为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相当于微观粒子，顺世外道等认为世界、众生唯是极微所成。胜妙，唐译胜性，黄译原质，为外道所立生起世界的本原。

《阿含经》把众生生死苦恼的根源，归结于不如实知见；将解脱涅槃的诀窍，归结于如实知见。如实知见四字，可谓佛法的纲宗。这里将众生堕于生死苦海的原因，归结于妄想即虚妄认知，由虚妄认知起烦恼，由烦恼造业，由造业生死轮回，是对如实知见的进一步阐释。下面佛详悉地解释了五法。

大慧！彼相者，眼识所照名为色，耳、鼻、舌、身、意识所照名为声、香、味、触、法，是名为相。

大慧！彼妄想者，施設众名，显示诸相，如此不异：象、马、车、步、男、女等名，是名妄想。

大慧！正智者，彼名相不可得，犹如过客。诸识不生，不断不常，不堕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之地。

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以此正智不立名相，非不立名相。舍离二见，建立及诽谤，知名相不生，是名如如。

相，指眼、耳、鼻、舌、身、意六大感知器官所了别的



色、声、香、味、触、法六境，或名六尘。照，意谓不经概念分别的直觉，如镜映物，境界直接呈现于心识中，因明学中称为现量。唐译作见、得，黄译作呈现，都没有“照”恰切。眼耳鼻舌身五识所照的色声香味触，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说，是一种纯感觉，即没有夹杂意识分别的纯粹感觉，小乘佛学、唯识学、藏传佛学等都认为是无染污性的。第六意识所照的法尘，则较难理解，但也应该是一种未经名言分别的直觉，或者意识现量。如看到对面过来一个熟人，不用思考其名字就明白那是谁。

这里没有解释五法中第二“名”，而接着解释第三妄想，妄想，是对眼等六识所照的相进行分别，加工，安立名言概念，把它们叫做什么，诸如象、马、车、步、男、女等，相当于心理学上的知觉。佛法认为它们虚妄不实，非认识对象原样的直接呈现，具有主观性，而众生以为就是认识对象的原样呈现，故名妄想，即虚妄不实的分别。执着这些虚妄不实的名相为绝对真实，即唯识学所谓遍计执，佛法认为是烦恼之源、生死之根。所以着力数说妄想非实。勘破相、名之不实，犹如过客了不可得，不起虚妄分别之识，远离断灭或真常两极边见，不堕于外道及声闻、缘觉的境地，这种如实知见的智慧叫做正智。以正智如实观察一切，既不以名相为实，也非摒绝名相，远离有无等二边及破与立，智慧了知名相本来不生，叫做如如，亦即真如，其语义为与真实完全一样。建立及诽谤，黄译作立与破，诽谤，为否定之义。



大慧！菩萨摩訶萨住如如者，得无所有境界故，得菩萨欢喜地。得菩萨欢喜地已，永离一切外道、恶趣，正住出世间趣，法相成熟，分别幻等一切法，自觉法趣相，离诸妄见怪异相，次第乃至法云地。於其中间，三昧、力、自在神通开敷。得如来地已，种种变化圆照示现，成熟众生，如水中月。善究竟满足十无尽句，为种种意解众生分别说法，法身离意所作，是名菩萨入如如所得。”

菩萨若住于真如，心与真如完全相应，一体不二，证得超越名相的无所有境界，便能入菩萨道初欢喜地，为唯识学修证五位中的第三见道位。无所有境界，意谓无名相分别，黄译无影像境界。见道位菩萨永远确立了正见正信，不会再入外道，不会堕于恶道，住于出世间的正道，熟习种种差别相，明了一切法如幻等，证得觉悟诸法实相之道，远离各种邪见，依次渐进，证入第十法云地。禅定、诸力及自在神通如繁花盛开，一直到达佛地，以种种神力变现无量化身度化众生，如同一月普映众水，究竟圆满十种无尽，为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随机说法，其法身离意识造作，此乃菩萨证得真如所获得的成就。

十无尽句，为《华严经十地品》等所说初地菩萨发愿以十无尽而成就，若此十句有尽，则我愿亦尽，此十句无尽，故我愿亦无尽，名十无尽句：一众生界无尽，二世间无尽，三虚空界无尽，四法界无尽，五涅槃界无尽，六佛出现界无尽，七如来智界无尽，八心所缘无尽，九佛智所入境界无尽，



十世间转法转智转无尽。

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云何世尊为三种自性入於五法，为各有自相宗？”

佛告大慧：“三种自性及八识、二种无我，悉入五法。大慧！彼名及相，是妄想自性。大慧！若依彼妄想生心、心法，名俱时生，如日光俱，种种相各别分别持，是名缘起自性。大慧！正智如如者，不可坏故，名成自性。

大慧菩萨又问三种自性是包含在五法之内还是各自有其自相，佛回答说：三种自性及八识、二种无我，都包含于五法之内：五法中，名与相是三种自性中的妄想自性，唐译作妄计性，《解深密经》译作遍计所执性。随了别名相，同时产生心及心所法，犹如日与日光，见种种各别的相，叫做缘起自性，《解深密经》译作依他起性。正智证真如，不可破坏，叫做成自性，唐译作圆成性，《解深密经》译作圆成实性。《密严经》明确以相为依他起性，相当于缘起自性，以在相上安立名而分别（相当此经五法中的妄想）为遍计所执性，以正智证真如为圆成实性。

在由相到名到妄想的认识形成过程中，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妄，是修行中必须弄清楚的重大问题。对这一问题，佛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护法系唯识今学认为依他起的相是真，因明学也认为属真现量，只有在相上安立名并执之为实的分别，即遍计执，是虚妄，应该遣除。小乘佛学及藏密大手印、大圆满法也认为前五识所得相非妄，不须理



会，只有第六识所起的分别为妄。而《密严经》及《入菩萨行论》等认为相、名皆虚妄，皆应遣除。《密严经》有偈说：“名为遍计执，相是依他起，名、相二俱遣，是为第一义。”

复次，大慧！自心现妄想八种分别：谓识藏、意、意识及五识身相者，不实相妄想故。我、我所二摄受灭，二无我生。是故大慧！此五法者，声闻、缘觉、菩萨、如来，自觉圣智，诸地相续次第，一切佛法，悉入其中。

藏识、末那识、意识及眼等前五识，凡八种识，皆由自心所现的不实分别而起。意，为末那意译。识藏，多译为藏识，此经中不译为藏识，是与如来藏相对，意为诸识的仓库或胎藏。

如果不接受我及我所，就会出生人法二无我。声闻、缘觉、菩萨乃至佛果自证圣智的相续次第，三乘一切佛法，都包含在五法之中。

复次，大慧！五法者：相、名、妄想、如如、正智。大慧！相者，若处所、形相、色像等现，是名为相。若彼有如是相名为瓶等，即此非余，是说为名。施設众名显示诸相，瓶等心、心法，是名妄想。彼名、彼相毕竟不可得，始终无觉，於诸法无展转，离不实妄想，是名如如。真实决定，究竟自性不可得，彼是如相，我及诸佛随顺入处，普为众生如实演说，施設显示，於彼随入正觉，不断不常，妄想不起，随顺自觉圣趣，一切外道、声闻、缘觉所不得相，是名正智。



大慧！是名五法、三种自性、八识、二种无我，一切佛法悉入其中。是故大慧！当自方便学，亦教他人，勿随於他。”

佛再次对五法进行解释：如处所、形相、色像等显现，叫做相；在相上命名：这是瓶子，不是别的，等等，叫做名；生起以种种名言以表示瓶子等的心、心所法，叫做妄想、虚妄分别。证悟相和名都是因缘所生，没有实体，毕竟不可得，不分别诸法，不随诸法流转，远离不实的虚妄认知，叫做真如。真实、决定，自性究竟不可得，是真如的性质，它是诸佛所共同证入，广为众生如实演说，方便开示。于佛所说真如随顺解悟，远离断常等边见，不起虚妄分别，随顺自觉圣趣，超过一切外道及声闻、缘觉境界，叫做正智。

这五法、三自性、八识、二种无我，包摄了一切佛法，因此应该好好修学，也教导别人修学，不要信从别人的邪见。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五法、三自性，及与八种识，
二种无有我，悉摄摩诃衍。
名、相、虚妄想，自性二种相，
正智及如如，是则为成相。”

佛最后以偈颂概括以上要义，意思是：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囊括了大乘的一切教义。梵语摩诃衍，意译大乘。五法中名、相、妄想为妄想、缘起二种自性，正智及真如为成自性。



五法及三自性，从认识论的角度，总摄了佛法的心要，可谓大乘教理之纲要，是小乘“如实知见”义的深化。《阿含经》中，佛将众生生死苦恼的根源归结于不如实知见，将解脱涅槃之要归结于如实知见，主要观无常、苦、无我，厌离世间以得解脱，对何为不如实知见，从认识论角度解说不多。大乘特别是唯识学，则主要从认识论角度追究生死根源。五法中相、名、妄想三法，即是对不如实知见的分析，亦即染缘因果：因为不能如实知见相缘起，名假立，执名相为实而生烦恼，由烦恼造业而堕生死；正智与如如则讲如实知见、净缘因果：以正智如实观名相非实而证入真如，则得解脱生死苦恼。

3、观察五法自性相经（卷一）

复次，大慧！菩萨摩诃萨当善三自性。云何三自性？谓妄想自性、缘起自性、成自性。大慧！妄想自性从相生。”

大慧白佛言：“世尊！云何妄想自性从相生？”

佛告大慧：“缘起自性事相相行显现，事相相计著，有二种妄想自性，如来应供等正觉之所建立：谓名相计著相，及事相计著相。名相计著相者，谓内外法计著。事相计著相者，谓即彼如是内外自共相计著。是名二种妄想自性相。若依若缘生，是名缘起。

云何成自性？谓离名相、事相妄想，圣智所得及自觉圣智趣所行境界，是名成自性，如来藏心。”



佛对五法与三自性的关系作了阐释，称为“五法自性相经”，经，唐译、黄译皆作“法门”。妄想自性从相生，缘起自性由六根了知境而生六识，显现事物的相状。执着事物的相状，产生佛说的两种妄想自性：一是执着名相，执着内外有实法；二是执着事相，执着所认内外实法的自相、共相。依缘即某种条件而生，是缘起自性。远离对名相及事相的虚妄认知，圣智所证得及其所行的境界，是成自性，这成自性，是如来藏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名相、觉想，自性二相，正智、如如，是则成相。”

大慧！是名观察五法自性相经，自觉圣智趣所行境界。汝等诸菩萨摩訶萨应当修学。

佛以偈颂总结说：名相与妄想是缘起自性、妄想自性，正智证真如是成自性。这观察五法自性相法门，乃是自证圣智所行境界，菩萨们应当修学。觉想，即妄想，对名相的虚妄分别。

4、二种自性相（卷二）

复次，大慧！二种自性相。云何为二？谓言说自性相计著、事自性相计著。言说自性相计著者，从无始言说虚伪习气计著生。事自性相计著者，从不觉自心现分齐生。

凡夫对自性的执着有两种：一是执着言说自性，它从无



始以来执着用语言认识世界的习气而生。二是执着事自性，它从不如实觉知事物的差别皆是自心所现而生。事，指具体的事实、事物。分齐：差别。

5、七种性自性（卷一）

复次，大慧！有七种性自性，所谓：集性自性、性自性、相性自性、大种性自性、因性自性、缘性自性、成性自性。

性自性，意谓叫做“性”的自性，唐译作自性。性，为自己本来具有、天生具有者，自己具有者则不依待任何条件，本来具有者则不可改变，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此经所说的自性，与《坛经》中意为自心佛性、心性的自性不同，指凡夫所误认的实体，是应该否定的。

自性有七种，经中未一一解释。集，指因缘合集。大种，指构成物质的地水火风四大。成，指成就。

6、七种第一义（卷一）

复次，大慧！有七种第一义：所谓心境界、慧境界、智境界、见境界、超二见境界、超于地境界、如来自到境界。大慧！此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义心，以性自性第一义心，成就如来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法。圣慧眼入自共相建立，如所建立，不与外道论恶见共。

大慧！云何外道论恶见共？所谓自境界妄想见，不觉识自



心所现，分齐不通。大慧！愚痴凡夫性无性自性第一义，作二见论。

第一义，又称第一义谛、真谛、胜义谛，意为最高真理，一般与真如为同义语。这里说有七种，为心、慧、智、见、超二见、超于地、如来自证七种境界，经中未具体解释。境界，唐译“所行”。心，梵语质多，意译集起。慧，梵语般若，抉择是非邪正的智慧。智，梵语阇那，直觉的智慧。见，唐黄二译作二见，意谓各种二元对待的见解。超于地，指超过佛子即菩萨诸地。这七种第一义，是三世诸佛自证的第一义心，亦即佛心、真心、涅槃妙心，诸佛以此心成就佛法的世间法、出世间法及出世间上上法，以圣慧眼观察诸法的自相、共相而建立，不共于诸外道的种种恶见。恶见，指各种恶邪不正、违背佛法的见解，唯识学列为六根本烦恼之一，有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五种，其中邪见指否认因果的见解。恶见的恶，不同于罪恶、邪恶的恶，是不善、不正、无益之义。其中的邪见，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邪见，属有害无益的见解。

外道恶见的本质，是不能如实觉知自己认知的虚妄不实，不能觉知所见种种差别相唯是自心所现。愚痴凡夫以有无自性为第一义，不出二元对待的二见，属于边见，即极端、片面之见。

出世间法，指声闻乘、缘觉乘二乘教法，出世间上上法，指超越世间、出世间的最高真理，即大乘佛法。



七种第一义，是以佛自证的智慧观察而建立，实则第一义唯是一个，即所谓性自性第一义心。

7、非言说是第一义（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以此义劝请世尊：“唯愿更说言说妄想所现境界。世尊！何处、何故、云何、何因，众生妄想、言说生？”

佛告大慧：“头、胸、喉、鼻、唇、舌、断、齿和合出音声。”

大慧白佛言：“世尊！言说、妄想为异为不异？”

佛告大慧：“言说、妄想非异非不异。所以者何？谓彼因生相故。大慧！若言说、妄想异者，妄想不应是因。若不异者，语不显义，而有显示。是故非异非不异。”

上面七种第一义，皆是以言说建立，即所谓“安立谛”，人为建立的真理，非真正的第一义，真正的第一义叫做“非安立谛”，并非言说。法性离言，是描述法性、真如、实相的第一义。大慧请教众生如何生起言说，佛答言：头、胸等身体部件结合而发出音声，形成语言。又问言说与虚妄认知的同异，回答说非异非不异，因为虚妄认知是言说的因。若二者相异，则认知不应是因，若二者不异，则语言不能表意，而实际能表意。

大慧复白佛言：“世尊！为言说即是第一义，为所说者是



第一义？”

佛告大慧：“非言说是第一义，亦非所说是第一义。所以者何？谓第一义圣乐，言说所入是第一义，非言说是第一义。第一义者，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言说者，生灭动摇展转因缘起，若展转因缘起者，彼不显示第一义。大慧！自、他相无性故，言说相不显示第一义。

复次，大慧！随入自心现量故，种种相，外性非性，言说、妄想不显示第一义。是故大慧！当离言说、诸妄想相。”

又问言说是第一义抑或所说者为第一义，答言：言说及其所说，皆非第一义。为什么？第一义乃圣智所证得，不是语言所能表述、虚妄认知所能了知的境界。言说及认知，显然是因缘所生的有为法、世间法，生灭动摇，展转变化，非不依因缘的第一义，也不能显示第一义。事物的真实自相没有本具的自性，表示自性的言说，都不能显示第一义。言说所表述，皆为自心所现的种种相，所认为于心外实有的自性，实际上都没有，因此，以虚妄认知为基础的言说，不能显示第一义。应当了知自心所现，远离言说及虚妄认知的种种相。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性无自性，亦复无言说，
甚深空空义，愚夫不能了。
一切性自性，言说法如影，
自觉圣智子，实际我所说。”



佛以偈颂总结所说，意思是：诸法本来没有自性，也没有言说，这空空的甚深义理，是凡夫所不能了知的。一切法皆无自性，言说犹如影子，并非实际，佛为菩萨弟子们演说真正的实际。这个偈颂的后四句，唐译比宋译意思完备，唐译为：“一切法无性，离语言分别，诸有如梦、化，非生死、涅槃。如王及长者，为令诸子喜，先示相似物，后赐真实者，我今亦复然，先说相似法，后乃为其演，自证实实际法。”

8、名句形身（卷二）

复次，大慧！当说名、句、形身相，善观名、句、形身菩萨摩訶萨，随入义句形身，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

大慧！名身者，谓若依事立名，是名名身。

句身者，谓句有义身，自性决定究竟，是名句身。

形身者，谓显示名、句，是名形身。又形身者，谓长短高下。又句身者，谓径迹，如象、马、人、兽等所行径迹，得句身名。大慧！名及形者，谓以名说无色四阴，故说名。自相现故，说形。是名名、句、形身。说名、句、形身相分齐，应当修学。”

名身、句身、形身，指名称、词、字母。身，为本身、载体意。形身，又译文身，黄译作“音身”。这三者是言说即语言的组成部分。佛对这三个概念作了解释：名身，是依具体的事物安立名称；句身，指含义确定的词，又有踪迹之



意，如象、马、人、兽行走所留下的踪迹；形身，是表示名称与词的有长短高下之别的声音、字母。受想行识四蕴，因为没有物质实体，所以统称为名，与色蕴合称名色，即是五蕴。它们像阴云覆蔽日光一样能覆蔽心性光明，所以又称为五阴。菩萨应当修学名、句、形三种身的差别。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名身与句身，及形身差别，
凡夫愚计著，如象溺深泥。”

佛的偈颂说：凡夫执着名身等为实有，不明白都是人为假立，就像大象深陷于泥潭。

9、语与义（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菩萨摩訶萨当善语、义。云何为菩萨善语、义？云何为语？云何为义？”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云何为语？谓言、字、妄想和合，依咽喉、唇、舌、齿、断、颊辅，因彼我言说、妄想习气计著生，是名为语。

大慧！云何为义？谓离一切妄想相、言说相，是名为义。

大慧！菩萨摩訶萨於如是义，独一静处，闻、思、修慧，缘自觉了，向涅槃城。习气身转变已，自觉境界，观地地中间



胜进义相，是名菩萨摩诃萨善义。

大慧请问语及义，佛为解答。什么叫语？语句、字词与虚妄认知的诸相和合，依咽喉、口唇、舌头、牙齿、牙龈、面颊的共同运作，以自他执着言说及虚妄认知的习气为因而生起，叫做语言。什么是义？义在佛典中与语相对，指言说所表达的实义，实义离一切言说及虚妄认知相。菩萨明了语与义之理，独自于寂静处以闻、思、修三慧观修而得觉悟，趋向于涅槃，转变无明烦恼习气，于菩萨道诸地中观修实义，逐渐提高对实义的悟解，叫做菩萨善于义。闻慧，指听闻、研读，了知并理解佛法义理；思慧，通过深思明辨，对所闻义理有透彻的理解和深入的体会；修慧，通过如法修行，获得亲证佛法的智慧。依闻慧思惟得思慧，以思慧观修得修慧，是修学佛法的通途。

复次，大慧！善语、义菩萨摩诃萨，观语与义非异非不异，观义与语亦复如是。若语异义者，则不因语辩义，而以语入义，如灯照色。

复次，大慧！不生不灭、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自性等，如缘言说义计著，堕建立及诽谤见，异建立异妄想，如幻种种妄想现。譬如种种幻，凡愚众生作异妄想，非圣贤也。”

善解语与义的菩萨，观察语言与实义、实义与语言非异非不异，如果语言与实义相异，则不应经由语言而辩解实义，而修行者须通过语言证入实义，就像以灯照物。物不是灯，



灯不是物，但没有灯照，就看不见物。

不生不灭、本来自性涅槃、三乘、一乘、心性等，如果只是依于言说而执着其所说，就会堕于或立或破的见解，于正见之外建立种种如同幻化的虚妄分别。就像幻术所变幻出的种种幻相，愚痴众生执着为实有，而圣贤们不是这样。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彼言既妄想，建立於诸法，
以彼建立故，死堕泥犁中。
阴中无有我，阴非即是我，
不如彼妄想，亦复非无我。
一切悉有性，如凡愚妄想，
若如彼所见，一切应见谛。
一切法无性，净秽悉无有，
不实如彼见，亦非无所有。”

佛以偈颂总结，意思是：以虚妄的语言建立诸法而执为实有，死后会堕于地狱中。泥犁：地狱。阴：五阴，色受想行识五蕴。五蕴之中没有实我，五蕴并非实我，没有凡夫所错认的实我，也不是完全没有自我。如果一切法如同凡愚所执，都有自性，那么一切众生都应该见道了。见谛，即见道，见到真如，体会到涅槃。一切法本来没有自性，无所谓净或秽，不像凡愚所执为实有，也不是什么都没有。



10、无性而作言说（卷二）

大慧复白佛言：“世尊！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耶？世尊！若无性者，言说不生，世尊！是故言说有性，有一切性。”

大慧请问：言说所说者，应该有其自性，若无自性，言说从何生起？这句问话的唐译非常简明：“有言说故，必有诸法，若无诸法，言依何起？”

佛告大慧：“无性而作言说，谓兔角、龟毛等，世间现言说。大慧！非性非非性，但言说耳。如汝所说言说自性有一切性者，汝论则坏。大慧！非一切刹土有言说。言说者，是作耳。或有佛刹瞻视显法，或有作相，或有扬眉，或有动睛，或笑或欠，或瞽咳，或念刹土，或动摇。大慧！如瞻视及香积世界、普贤如来国土，但以瞻视令诸菩萨得无生法忍及殊胜三昧。是故非言说有性、有一切性。大慧！见此世界蚊蚋虫蚁，是等众生无有言说，而各办事。”

佛回答说：言说所说的一切法本无自性，是人们创造了言说。作，为创造、制造之意。如龟毛、兔角之类，虽然没有实物，而世间有此言说。它们非实有也非虚无，只是有言说。言说所说诸法必定实有自性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并不是一切世界都有言说，言说只是此世界地球人类的创造。有的佛国仅以瞻视说法，或者做出某种姿势，或者扬眉，或者动睛，或者微笑，或者打哈欠，或者咳嗽，或者忆念佛土，



或者动摇。如不瞬世界、香积世界及普贤如来国土，佛只用瞪视不眨眼，就能使菩萨们获得无生法忍和殊胜的禅定。因此，不能说因为有言说才有诸法。这世界的蚊蝇虫蚁，都不言说，而各自办事。

禅宗所谓“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的典故，就是不用语言说法的例证。禅师们“以心传心”，不仅用语言，而且还用瞪视、扬眉动睛、拳打脚踢、举手投足等方法，藏密叫做表示传承，把不用语言的说法方式发挥得极其活泼多样。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如虚空、兔角，及与槃大子，
无而有言说，如是性妄想，
因缘和合法，凡愚起妄想，
不能如实知，轮回三有宅。”

佛以偈颂总结，意思是：就像虚空、兔角和石女所生儿，虽然没有实体，但有其言说，愚人不能如实知见因缘和合所生的一切，执着虚妄的认知为真实，因此轮回于三界之中。槃大：梵语，意译石女。

11、四种言说妄想相（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言说妄想相心经。世尊！我及余菩萨摩诃萨，若善知言说妄想相心经，则能通达言说所说二种义，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



言说所说二种趣净一切众生。”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四种言说妄想相，谓：相言说、梦言说、过妄想计著言说、无始妄想言说。相言说者，从自妄想色相计著生。梦言说者，先所经境界随忆念生，从觉已，境界无性生。过妄想计著言说者，先怨所作业，随忆念生。无始妄想言说者，无始虚伪计著过自种习气生。是名四种言说妄想相。”

这一段叫做“言说妄想相心经”，即语言分别法门的心要，妄想，唐、谈、黄三译皆作“分别”，经，译作法门。佛列举了四种言说妄想相：一相言说，从执着虚妄认知所得的色相而生。二梦言说，从对先前所经历境界的忆念而生，梦醒之后，才明白梦中的境界没有自性。三过妄想计着言说，唐译作计着过恶言说，从忆念怨敌所作的恶而生。四无始妄想言说，从无始以来的虚妄执着产生的习气、种子生。

12、妄想自性分别通相（卷二）

复次，大慧！今当说妄想自性分别通相，若妄想自性分别通相善分别，汝及余菩萨摩訶萨，离妄想，到自觉圣，外道通趣善见觉，摄所摄妄想断，缘起种种相妄想自性行，不复妄想。

大慧！云何妄想自性分别通相？谓：言说妄想、所说事妄想、相妄想、利妄想、自性妄想、因妄想、见妄想、成妄想、生妄想、不生妄想、相续妄想、缚不缚妄想。是名妄想自性分



别通相。

佛为大慧解说三自性中妄想自性的差别，若菩萨通达此义，便能远离虚妄认知，入于圣智，善于分辨外道的归趣，断所取能取的执着，于缘起的种种相不会再执着有其自性。通相，意谓共同的差别相，黄译作分别法相。佛列举了言说、事、相、利、自性、因、见、成、生、不生、相续、缚与不缚，凡十二种妄想自性，一一作了解释：

大慧！云何言说妄想？谓种种妙音歌咏之声，美乐计著，是名言说妄想。

执着种种音乐、歌声美妙动听，名为言说妄想。

大慧！云何所说事妄想？谓有所说事自性，圣智所知，依彼而生言说妄想，是名所说事妄想。

于所说的事，认为有其自性，是圣智所知，依此而生的妄想，名为事妄想。

大慧！云何相妄想？谓即彼所说事，如鹿渴想，种种计著而计著，谓坚湿暖动相，一切性妄想，是名相妄想。

即于所说的事上生起种种执着，如地水火风的自性为坚、湿、暖、动等，执着一切事物皆有自性，如同被干渴所困的野鹿错认阳焰为水而追逐，名为相妄想。

大慧！云何利妄想？谓乐种种金银珍宝，是名利妄想。



喜欢金银珠宝钱财，名为利妄想。据说现在没有不爱钱的人。

大慧！云何自性妄想？谓自性持此，如是不异，恶见妄想，是名自性妄想。

认为有自然自性使事物绝对如此，持这种邪见，名为自性妄想，唐译作“财分别”。

大慧！云何因妄想？谓若因若缘，有无分别因相生，是名因妄想。

执着某种因为实有，如造物主、原质、元气等，名因妄想，佛法名为邪因论。

大慧！云何见妄想？谓有无、一异、俱不俱恶见，外道妄想计著妄想，是名见妄想。

执着有无、一异、俱不俱等外道恶见，名为见妄想。见，或见地，是某种观念、世界观。

大慧！云何成妄想？谓我、我所想，成决定论，是名成妄想。

确认为实有我、我所，名为成妄想。成，意谓通过思考、辩论成立的观念、见解。

大慧！云何生妄想？谓缘有无性生计著，是名生妄想。

执着世界、众生从有自性或无自性而生，名为生妄想。

大慧！云何不生妄想？谓一切性本无生，无种，因缘生，



无因身，是名不生妄想。

执着一切法本来无生，没有种子，没有所生的因，只从缘生，名为不生妄想。

大慧！云何相续妄想？谓彼俱相续如金缕，是名相续妄想。

执着诸法彼此相续，如针引线，名为相续妄想，唐译作相属分别。

大慧！云何缚不缚妄想？谓缚因缘计著，如士夫方便，若缚若解，是名缚不缚妄想。

执着有能缚的因、所缚的缘，如同人以绳子缚及解，名为缚不缚妄想，唐译作缚解分别。士夫：成年男子。

於此妄想自性分别通相，一切愚夫计著有无。大慧！计著缘起而计著者，种种妄想计著自性，如幻示现种种之身，凡夫妄想见种种异幻。大慧！幻与种种，非异非不异。若异者，幻非种种因。若不异者，幻与种种无差别，而见差别。是故非异非不异。是故大慧！汝及余菩萨摩訶萨，如幻缘起妄想自性异不异、有无，莫计著。”

以上各种虚妄的自性分别，一切愚人执有执无，于缘起执着种种自性，如同幻术幻变出种种物，凡夫误认为见种种实物。幻术与幻变出的种种物非异非不异，如果相异，幻术就不是那种种物的因；如果不异，幻术与种种物就没有了差别，而实际上见有差别，所以说非异非不异。菩萨不应执着



如幻缘起虚妄分别的自性异或不异、是有是无。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心缚於境界，觉想智随转，
无所有及胜，平等智慧生。

佛说偈：心被境所缚，虚妄认知随之出生，了知诸相无相，就会生起见一切法平等的殊胜智慧。第三句唐译为：“无相最胜处。”

妄想自性有，於缘起则无，
妄想或摄受，缘起非妄想。
种种支分生，如幻则不成，
彼相有种种，妄想则不成。
彼相则是过，皆从心缚生。
妄想无所知，於缘起妄想，
此诸妄想性，即是彼缘起。
妄想有种种，於缘起妄想。

所谓自性，只是在虚妄认知中为实有，在缘起自性中则无，虚妄分别执取自性，而缘起自性不执取。种种条件缘起而生，虽然显现种种如幻之相，尚不能形成虚妄认知。那种种相都是由心被境系缚而生，凡夫不能如实知见，在缘起的诸相上起虚妄分别，他们所执为实有的自性，实际上只是缘起。种种虚妄分别，都是对缘起生起错误执着所致。

世谛、第一义，第三无因生，



妄想说世谛，断则圣境界。

真理分为世俗谛、第一义谛二谛，此外还有第三种一切无因而生的恶见，虚妄认知、妄想自性属于世俗谛，断除它便能证入圣智境界。

譬如修行事，於一种种现，
於彼无种种，妄想相如是。
譬如种种翳，妄想众色现，
翳无色非色，缘起不觉然。
譬如炼真金，远离诸垢秽，
虚空无云翳，妄想净亦然。

就像修行者进行观想，于心中会显现种种境相，但那些境相并无实体，虚妄认知所见的诸相也是这样。又如被翳障目者会看见种种色相，所见色相其实没有，只是因为不能了知缘起而发生。清除了虚妄认知的清净心，就像提炼出的真金，远离矿中的杂质垢秽，像虚空没有云雾遮蔽。

无有妄想性，及有彼缘起，
建立及诽谤，悉由妄想坏。
妄想若无性，而有缘起性，
无性而有性，有性无性生。
依因於妄想，而得彼缘起，
相、名常相随，而生诸妄想。
究竟不成就，则度诸妄想，



然后知清淨，是名第一义。

没有虚妄分别所执着的自性，只有缘起，理论上的立和破，皆由虚妄分别而不能成立。如果没有虚妄分别，只有缘起自性，于本来无自性中有诸法出生。依于虚妄分别而有缘起自性，二者相互为因。名常常紧跟相，而生起诸多虚妄认知。明了虚妄认知终究不实，便能超越它们，了知诸法本来清淨，叫做第一义。

妄想有十二，缘起有六种，
自觉知尔炎，彼无有差别。
五法为真实，自性有三种，
修行分别此，不越於如如。

妄想自性凡有十二种，缘起自性有六种，在自证诸法实相时，会了知它们本无差别。相、名等五法及三种自性皆属真实，修行者如实观察它们，便不会逾越真如。

众相及缘起，彼名起妄想，
彼诸妄想相，从彼缘起生。
觉慧善观察，无缘无妄想。
成已无有性，云何妄想觉？

于缘起所现的诸相上，人为安立名言，由此起虚妄认知，所现的诸相，皆从因缘而生。有智者善巧观察，见既无缘起的实体，更无妄计的自性，实相本来没有任何自性，怎么会产生虚妄分别？后二句唐译为：“真实中无物，云何起分



别？”此句后面，唐译还有四句：“圆成若有，此则离有无，既已离有无，云何有二性？”

彼妄想自性，建立二自性，
妄想种种现，清净圣境界。
妄想如画色，缘起计妄想，
若异妄想者，即依外道论。
妄想说所想，因见和合生，
离二妄想者，如是则为成。”

依妄想自性，建立缘起、圆成两种自性，由虚妄分别，见种种相显现，即是缘起自性，净除以之为实的执着，乃是圣智境界，即是圆成实性。虚妄分别就像图画种种形相，认之为实有，或者执缘起之外别有自性，则会堕入外道见。凡夫、外道，依虚妄认知建立种种恶见，远离虚妄认知及种种恶见，即是圆成实相，乃绝对真实。

13、不实妄想相（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不实妄想相，不实妄想云何而生，说何等法名不实妄想？於何等法中不实妄想？”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能问如来如是之义，多所饶益，多所安乐，哀愍世间一切天、人。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大慧请问何为不实妄想，从何而生，于何等法中起不实妄想，佛称赞他问得好，出于对世间一切诸天及人的悲心，能多多地利益众生，给予众生安乐。不实妄想，即五法中第三妄想、分别，三自性中第一妄想自性。

佛告大慧：“种种义，种种不实妄想计著，妄想生。大慧！摄、所摄计著，不知自心现量，及堕有无见，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计著外种种义，心、心数妄想，计著我我所生。”

佛回答说：不实妄想从执着种种实义、种种虚妄认知而生，因为执着所取、能取，不知一切唯是自心所现，堕于实有或虚无两极边见，增长外道恶见习气，执着心外有种种实境，执着我、我所，起虚妄分别的心、心所。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种种义、种种不实妄想计著，妄想生，摄所摄计著，不知自心现量，及堕有无见，增长外道见妄想习气，计著外种种义，心、心数妄想，我、我所计著生。世尊！若如是外种种义相，堕有无相，离性非性，离见相。世尊！第一义亦如是，离量、限分、譬喻、因相。世尊！何故一处妄想不实义种种性计著，妄想生，非计著第一义处相妄想生，将无世尊说邪因论邪？说一生一不生？”

大慧质疑说：如世尊所说，如果于心外见种种实境，堕于执有执无，应当远离有自性及无自性，远离所见相，那么世尊所说第一义岂非也是如此：远离诸根及因明论式的宗、



因、譬喻，宗是论点，因是论据，譬喻是论证。世尊何故说执着不实的种种自性而生妄想，而非执着第一义生妄想？难道是世尊所言自相矛盾，有时说生妄想，有时又说生不生妄想？

佛告大慧：“非妄想一生一不生。所以者何？谓有无妄想不生故，外现性非性，觉自心现量，妄想不生。大慧！我说余愚夫自心种种妄想相故，事业在前，种种妄想性想计著生。云何愚夫得离我、我所计著见，离作、所作因缘过，觉自妄想心量，身心转变，究竟明解一切地、如来自觉境界，离五法、自性事见妄想。以是因缘故，我说妄想从种种不实义计著生，知如实义，得解脱，息种种妄想。”

佛解答说：并非我一处说生妄想，另一处又说生不生妄想。为什么？因为若不起实有或虚无的分别，了知所见外在的一切没有自性，都是自心所现，就不会生起虚妄分别。而愚痴凡夫执着自心所现的种种相，遇境处事，生起种种虚妄分别，我才这样说。为的是让他们远离我、我所的执着，离能创造、所创造的恶见，觉悟一切唯是自心所现，转变身心，彻底解悟菩萨诸地乃至佛果自证境界，摆脱对五法及三自性的虚妄分别。为此，我才说妄想从对种种不实义的执着而生，了知如实义，息灭虚妄分别，便得解脱。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因及与缘，从此生世间，



妄想著四句，不知我所通。
世间非有生，亦复非无生，
不从有无生，亦非非有无。
诸因及与缘，云何愚妄想？
非有亦非无，亦复非有无，
如是观世间，心转得无我。

佛以偈颂总结说：世间唯从因缘生，凡夫不知我所通达的这个真理，执着于四种边见：世间从有而生、从无而生、从亦有亦无而生、从非有非无而生，称为四句。这四种判断都是虚妄，为何愚人们不能如实知见因缘生？否定四句，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这样观察世间，心才会与无我的真实相应。

一切性不生，以从缘生故，
一切缘所作，所作非自有。
事不自生事，有二事过故，
无二事过故，非有性可得。

一切法不从自性即自己本来存在的实体而生，是则本来不生，没有任何实体出生，凡出生者都是从因缘而生，乃因缘所造作，造作的东西便不是本来自然存在的自性。果不会自己生果，如果能生，就有陷入两个果的过失，这不可能，没有果的自性可得，一切果都是因缘所生。事，即事实，唐、黄二译都作果。



观诸有为法，离攀缘、所缘，
无心之心量，我说为心量。
量者自性处，缘、性二俱离，
性究竟妙净，我说名为量。

如实正观有为法，远离能攀援及所攀援，达到无心之心，其心所现，即是真现量。宋译句义应是如此。唐译后二句为：“决定唯是心，故我说唯心。”黄译意思相同。量，有度量、推测、真理标准等义，这里应为证得真理义。无心之心，远离所缘及自性，究竟清净微妙，佛说为真正的真理。此经中的心量，有唯心、心所见真理二义，心量还有心地容量之义，《坛经》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我说名为量”的“量”，黄译为“梵”，比喻终极存在。

施設世諦我，彼则无实事。
诸阴阴施設，无事亦复然。

世谛的我并非没有，称为俗我、假我，即人们分别你我他的自我，及心理学、伦理学上的自我，这种我，是随顺世俗认识惯例而假立，并无实体。五蕴也是这样，皆属假立，并无实体。诸阴，即五蕴。无事之事，指实体。

有四种平等，相及因性生，
第三无我等，第四修修者。

四种平等：相、因及所生、无我平等，无我乃是修行者所观所证。修修者，即修行所修得者。



妄想习气转，有种种心生，
境界於外现，是世俗心量。
外现而非有，心见彼种种，
建立於身、财，我说为心量。

以虚妄认知的习气为因，生起种种心，见种种境界显现，外在于自心，这是世俗的心量，即世俗所认的真实。虽然似乎外在，其实并无实体，依所见的种种，认作自身及自己所占有的财物等，这是凡夫所认为的真实。黄译将心量译为唯心，恐怕不确。

离一切诸见，及离想所想，
无得亦无生，我说为心量。
非性非非性，性非性悉离，
谓彼心解脱，我说为心量。
如如与空、际，涅槃及法界，
种种意生身，我说为心量。”

远离一切邪见及能分别、所分别，无所得，无生，非有非无，远离有无等边见，心得解脱，佛说这是真正的真理、真心。真如、空、实际、涅槃、法界，及种种意生身，佛说是为自心所现证的真实。

14、妄想自性非性（卷三）

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以彼彼妄想，妄想彼彼性，



非有彼自性，但妄想自性耳。”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但妄想自性非性，自性相待者，非为世尊如是说烦恼清净无性过耶？一切法妄想自性，非性故？”

佛告大慧：“如是，如是，如汝所说。大慧！非如愚夫性自性妄想真实。此妄想自性，非有性自性相。然大慧！如圣智有性自性，圣知、圣见、圣慧眼，如是性自性知。”

大慧请问：若如世尊所说，凡夫以不实的分别妄见种种自性，其所认的自性并非实有，只是妄见。如果这样，世尊不就是说烦恼清净，因为虚妄认知的一切法，包括烦恼，都无自性？

佛答言：是这样，是这样。愚人所认为真实的自性，其实没有。但圣智有真实的自性，乃是以圣知圣见、圣慧眼所知见。这种自性，佛典中一般不叫做自性，称为法性、真性、佛性、实性等。

大慧白佛言：“若使如圣，以圣知圣见圣慧眼，非天眼非肉眼，性自性如是知，非如愚夫妄想。世尊！云何愚夫离是妄想，不觉圣性事故？世尊！彼亦非颠倒非不颠倒，所以者何？谓不觉圣事性自性故，不见离有、无相故。世尊！圣亦不如是见如是妄想，不以自相境界为境界故。世尊！彼亦性自性相，妄想自性如是现，不说因、无因故，谓堕性相见故，异境界，非如彼等，如是无穷过。世尊！不觉性自性相故。世尊！亦非妄想自性因，性自性相，彼云何妄想非妄想，如实知妄想？世



尊！妄想异，自性相异。世尊！不相似因，妄想自性想，彼云何各各不妄想，愚夫不如实知？然为众生离妄想故说，如妄想相不如实有。世尊何故遮众生有无见，事自性计著，圣智所行境界计著，堕有见，说空法非性，而说圣智自性事？”

大慧质疑说：若如世尊所说，圣者以圣慧眼而非天眼、肉眼所见自性乃是实有，愚人所执自性乃是虚妄，那么，不能知见圣慧眼所见实相的愚人，如何离却妄想？愚人既非不颠倒也非颠倒，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觉知圣慧眼所见自性，不见离有离无的实相，只以感知机制所见为实。圣者也不以凡夫虚妄分别所见的自相为实相，他们虽然也见诸相，如凡夫虚妄分别所见而显现，但不说有因及无因，因为这样会堕于诸法实有性相的邪见。他人的境界不同自己的境界，就会产生无穷的过失，因为不能如实觉知自性自相。也不是以妄想自性为因而生自性，愚人如何能了知自己认知的虚妄？分别不同，自性不同，因不相似，愚人为何不能了知各自的认知不同？为了让众生能够远离虚妄分别，佛说众生所认知的诸相并非如实。佛否定众生执着实有及虚无、执有事物自性的见解，既说诸法皆空，又说圣智所行有实自性，岂非令众生执着而堕于实有之见？遮：否定。

佛告大慧：“非我说空法非性，亦不堕有见说圣智自性事。然为令众生离恐怖句故。众生无始已来计著性自性相，圣智事自性计著相见说空法。大慧！我不说性自性相。大慧！但我住自得如实空法，离惑乱相见，离自心现性非性见，得三解脱，



如实印所印，於性自性得缘自觉观察住，离有、无事见相。

佛回答说：我既说诸法空寂，也不堕于实有的边见而说圣智有真实自性。这样说，是为避免只说空性，可能令众生恐怖，因为众生无始以来执着实有自性，佛随顺他们，使其执着有圣智所行的真实自性，这样来解说诸法性空。佛不说事物实有自性，安住于自证如实的空性，远离迷乱，远离自心所现诸相有自性的邪见，得空、无相、无作三种解脱，得自证智，以实相印如实观察诸法自性，远离实有及虚无等边见。三解脱：由修空、无相、无作三种三昧而得空、无相、无作三种解脱，称三解脱门，为大小乘共修的法门，共得的解脱。

复次，大慧！一切法不生者，菩萨摩訶萨不应立是宗。所以者何？谓宗一切性非性故，及彼因生相故，说一切法不生宗，彼宗则坏。彼宗一切法不生，彼宗坏者，以宗有待而生故。

菩萨不应树立一切法不生的论点，宗：三支因明论式中的第一支，即论点，命题。为什么？因为说一切法不生，是以一切法无自性为论据而建立，这样，其论点便不能成立。因为这种论点是有待，依与它相反的论题即有生而提出的。

又，彼宗不生入一切法故，不坏相不生故，立一切法不生宗者，彼说则坏。大慧！有、无不生宗，彼宗入一切性，有无相不可得。大慧！若使彼宗不生，一切性不生而立宗，如是彼宗坏。以有无性相不生故，不应立宗。



还有，说一切法不生，这个论点包括了一切法，因为未否定一切相不生，这论点不能成立。一切事物非从有生，非从无生，有、无皆不可得，如果这样论证一切法不生，一切自性不生，论点就不能成立。因此，不应论证有性相及无性相不生。

五分论多过故，展转因异相故，及为作故，不应立宗分，谓一切法不生。

如果以五支因明论式论证，会存在多个问题，因为论点与论据展转为因，属人为造作，所以不应提出一切法不生的论点。意谓一切法不生，不应该以因明论证。五分论，即五支因明论式：宗、因、喻、合、结。

如是，一切法空，如是一切法无自性，不应立宗。大慧！然菩萨摩訶萨说一切法如幻梦性，现不现相故，及见觉过故，当说一切法如幻梦性，除为愚夫离恐怖句故。大慧！愚夫堕有无见，莫令彼恐怖，远离摩訶衍。”

如同说不应建立一切法不生的论点，一切法空、一切法无自性的论点，也不应建立。菩萨应该针对凡夫心现虚妄相、不现真实相所起恶见的过失，说一切法如幻如梦，除非为了让凡夫们不致于恐怖。凡夫堕于实有或虚无的恶见，不要因为片面地说不生、空、无自性，致使他们恐怖，从而远离大乘。

一切法本来无生，是大乘佛法关于法性的结论，这里说



不应论证一切法不生，是从世俗谛的角度讲，不应以三支因明或五支因明论式论证一切法不生，因为难于成立，只应说一切法因缘生，犹如幻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曰：

“无自性无说，无事无相续，
彼愚夫妄想，如死尸恶觉。

佛说偈总结：无自性，无言说，无事物，无阿赖耶识相续，是如同死尸般的愚夫们的妄想分别。相续，唐译“依处”，指阿赖耶识，为所知依。

一切法不生，非彼外道宗，
至竟无所生，性缘所成就。

一切法不生，不是诸外道所论证，因为究竟没有所生的实体，只是因缘所生。“非彼外道宗”下三句，唐译作“外道所成立，以彼所有生，非缘所成故”，与现存梵文本一致，但与宋译意思相反。

一切法不生，慧者不作想，
彼宗因生故，觉者悉除灭。

有智之人不应该立有一切法不生的命题，外道论证一切法不生，其论点（宗）依有生的论据（因）论证，不能成立。

譬如翳目视，妄见垂发相，
计著性亦然，愚夫邪妄想。



就像被目翳所障者的幻觉，见眼前有垂下来的头发，愚人执着事物有自性，也是这样。

施設於三有，无有事自性，
施設事自性，思惟起妄想。
相、事、设言教，意乱极震掉。
佛子能超出，远离诸妄想。

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只是假名建立，没有其自性实体，而愚人误认为假名安立的事物有其自性，思惟计度而起虚妄分别。诸相、事物及人为建立的假名，扰动心思，令人极其散乱，菩萨则能够超越一切相和假名，远离虚妄认知。震掉：极度掉举。

非水水相受，斯从渴爱生。
愚夫如是惑，圣见则不然。
圣人见清净，三脱、三昧生，
远离於生死，游行无所畏，
修行无所有，亦无性、非性，
性、非性平等，从是生圣果。

就像野鹿于无水处执着阳焰为水，愚人于无自性中执着有自性，其妄想系从渴爱而生。圣者不是这样，所见清净无染，从而出生三解脱、三三昧，远离生死轮回，自在游行无所畏惧，修证无所有，不落有无，观有与无平等不异，从而证得圣果。无所畏，唐译无所有。性、非性：有自性与无自



性，唐译有、无。

云何性非性？云何为平等？

谓彼心不知，内外极漂动。

若能坏彼者，心则平等见。”

如何观有与无？如何观有无平等？内心没有正见，则内外躁动不息，如果灭除躁动，则能见有无平等。

15、离四句（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离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一切外道所不行，自觉圣智所行，离妄想自相、共相，入於第一真实之义，诸地相续，渐次上上增进清净之相，随入如来地相，无开发本愿，譬如众色摩尼境界，无边相行，自心现趣部分之相一切诸法，我及余菩萨摩訶萨离如是等妄想自性自共相见，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令一切众生一切安乐具足充满。”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能问我如是之义，多所安乐，多所饶益，哀愍一切诸天世人。”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大慧请教离有无、一异、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常及无常等四句，一切外道所不能到达的境界，远离虚妄的自相、共相，证入真实的第一义，之后从菩萨诸地次第升进，证得



佛果，依本愿自然现无量相普度众生，犹如如意宝珠随意出生一切，速得无上菩提，令一切众生具足安乐。

四句：是人对一个命题的四种判断，称为是、非、双是、双非，如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为有无等四句。常与无常，及一与异等四句也是如此。大乘法说真如、实相离四句，各种四句，都称为“戏论”，即没有实际意义的理论游戏。俱：双是，肯定两个方面。

佛赞叹他问得好，出于哀愍一切诸天、世人的悲心，可以多多安乐利益一切众生。

佛告大慧：“不知心量愚痴凡夫，取内外性，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自性习因，计著妄想。

佛解答说：愚痴凡夫不知一切唯心所现，执取内外实有自性，以自性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四句及常与无常等四句进行思考的习气为因，执着虚妄认知。

譬如群鹿为渴所逼，见春时炎而作水想，迷乱驰趣，不知非水。如是，愚夫无始虚伪妄想所熏，三毒烧心，乐色境界，见生住灭，取内外性，堕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想，妄见摄受，如乾闥婆城，凡愚无智而起城想。无始习气计著想现，彼非有城非无城。

如是，外道无始虚伪习气计著，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不能了知自心现量。

就像群鹿被干渴逼迫，看见春天原野上的阳焰，认为是



水，拼命追逐，而不知那并不是水。愚人们被无始以来虚妄认知的习气熏染，心中贪嗔痴等烦恼炽燃，喜欢物质境界，见实有生、住、灭，执取内外有实自性，堕于有无、常无常等四句分别，执着虚妄认知为真实，就像无智者将海市蜃楼认作真实的城市，不知那海市蜃楼是因无始以来执着的习气而现，既非实有也非完全没有。外道们因无始以来虚妄习气而执着，依有无等四句建立邪见，不能了知自心所现，也是这样。

譬如有人梦见男女为马、车、步，城邑、园林、山河、浴池种种庄严，自身入中，觉已忆念。大慧！于意云何？如是士夫於前所梦忆念不舍，为黠慧不？”

大慧白佛言：“不也，世尊。”

就像有人梦见男男女女或骑马，或乘车，或步行，去到景色美妙的城市、园林、山河、浴池等处游玩，自身也跟着进入其中，醒来之后久久回忆。这人对梦境忆念不舍，是否明智？大慧回答：不明智。

佛告大慧：“如是，凡夫恶见所噬，外道智慧，不知如梦自心现量，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譬如画像不高不下，而彼凡愚作高下想。如是，未来外道恶见习气充满，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自坏坏他。余离有无、无生之论，亦说言无，谤因果见，拔善根本，坏清净因。胜求者当远离去，作如是说：彼堕自他俱见有无妄



想已，堕建立诽谤，以是恶见，当堕地狱。

凡夫们被恶见所吞噬，接受外道见地，不知自心所现的一切犹如梦境，依有无等四句进行思考而建立世界观，就像平面上的画像本无高低，愚人妄辨高低。将来会有各种外道恶见习气充满人间，都依有无等四句思量而建立各种恶见，自害害人，反而将远离有无、宣说本来无生的正见斥为邪见，否定因果，拔掉善根，破坏能达自心清净的因。追求上进的人，应当远离这些外道，应知他们陷入实有或虚无的妄见，立邪破正，以此邪见，将会堕入地狱。

实际上，直到如今，主导大多数人的世界观，还是属于佛所说于心外见有实法的有、无二种边见。自然科学的出发点，是认为有外在于人类意识的实体，叫做“素朴实在论”。当今宇宙学认为世界产生于“大爆炸”之前的一个小小的原点，即属于“有见”；一神教认为世界由上帝于虚无中创造，创造之前为虚无，及道家、道教说有生于无的虚无、无无，即属于“无见”。佛法不从这条思路探究真实。

譬如翳目见有垂发，谓众人言：汝等观此，而是垂发毕竟非性非无性，见不见故。如是，外道妄见希望，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诽谤正法，自陷陷他。

就像眼中有翳的人看见面前有垂下来的头发，对众人说：你们看这垂下来的头发吧！而这头发既非实有，也不是没有，眼中有翳者看见有，正常人看不见。外道妄想分别，



依有无等四句的邪见，诽谤正法，自误误人，也是如此。

譬如火轮非轮，愚夫轮想，非有智者。如是，外道恶见希望，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想，一切性生。

又如快速旋转的火把看起来像火轮而实非火轮，愚人认为确是火轮。外道依有无等四句思量建立恶见，执着有种种自性生。

譬如水泡似摩尼珠，愚小无智，作摩尼想，计著追逐。而彼水泡非摩尼非非摩尼，取不取故。如是，外道恶见妄想习气所熏，於无所有说有生，缘有者言灭。

又如水泡像珍珠，无知小儿认为就是珍珠，执着追逐，而那水泡既非珍珠，也非不是珍珠，执取者认为是，不执取者认为不是。外道被妄见习气熏染，将本来无所有者说为有生，将实有者说为断灭。

复次，大慧！有三种量，五分论，各建立已，得圣智自觉，离二自性事，而作有性妄想计著。

又，依三种量、五支论建立见解，对自证离妄想自性、缘起自性的圣智，作有自性的分别。

三种量，为现量、比量、圣言量，乃因明学所说的三种真理标准。现量，是直接呈现，不经名言分别；比量，为推理；圣言量，也称圣教量，为经中所载所奉的圣者之言。五分论：因明学的五支论式：宗、因、喻、合、结。宗为论点，



因为论据，喻为论证，合为论据论证结合，结为结论。后来多采用宗、因、喻三支论式。因明学在佛教中的应用，最早可追溯到龙树时代。

大慧！心、意、意识身心转变，自心现摄所摄诸妄想断，如来地自觉圣智，修行者不应於彼作性非性想。若复修行者如是境界性非性摄取想生者，彼即取长养及取我、人。

阿赖耶识、末那识及意识转变，断除能取、所取自心所现境界的妄想，得佛地自觉圣智，修行者不应于那种境界起有自性 or 无自性想，如果执着那种境界有无自性，就会执着我、人、众生、寿命四相。长养：使生命得以维持的因素，译为寿者、寿命。

大慧！若说彼性自性、共相，一切皆是化佛所说。非法佛说。又诸言说，悉由愚夫希望见生，不为别建立趣自性法得圣智自觉三昧乐住者分别显示。

说一切法的自性、共相，都是化身佛所说，非法身佛所说。化身佛的诸言说，悉皆是为随顺凡夫愚人的希求和见地而说，并非为求取证得圣智禅乐的菩萨行者所开示。

譬如水中有树影现，彼非影非非影，非树形非非树形。如是，外道见习所熏妄想计著，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想，而不能知自心现量。

譬如明镜，随缘显现一切色像而无妄想，彼非像非非像，而见像、非像，妄想愚夫而作像想。如是，外道恶见，自心像



现，妄想计著，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

譬如风、水和合出声，彼非性非非性。如是外道恶见妄想，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

譬如大地无草木处，热炎川流，洪浪云踊，彼非性非非性，贪无贪故。如是，愚夫无始虚伪习气所熏妄想计著，依生住灭、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缘自住事门。亦复如彼热炎波浪。

譬如有人咒术机发，以非众生数毗舍闍鬼方便，合成动摇云为，凡愚妄想计著往来。如，是外道恶见希望，依於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见戏论计著，不实建立。

佛以五种譬喻说明外道以恶见习气为因，依生住灭及有无、一异、常无常等四句思量而建立恶见，执着虚妄认知为实。五种譬喻为：水中树木的投影，非影非非影；明镜中随缘显现的色像，非像非非像；风吹水动而发出的声音非有非无；大地上无草木处热天形成的阳焰如同波涛汹涌，而实非有非无波涛；擅咒术者役使毗舍闍鬼的力量显现魔术道具动摇、运转，凡夫愚人误认为道具自身实有动摇运转。毗舍闍：意译啖精气鬼、癫狂鬼，东方持国天王所统领的一种鬼，有大力，佛经说古印度魔术多由役使毗舍闍鬼而表演。

大慧！是故欲得自觉圣智事，当离生住灭、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等恶见妄想。”

佛告诫大慧，若想要证得圣智，应当远离依生住灭及一



异、有无、常无常等四句分别而建立的恶见、虚妄认知。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幻、梦、水树影，垂发、热时炎，
如是观三有，究竟得解脱。

佛说偈颂复述，偈言：如实观察三界犹如幻化、梦境、水中树影、翳目所见垂发、热天的阳焰，可以得到究竟的解脱。

譬如鹿渴想，动转迷乱心，
鹿想谓为水，而实无水事。
如是识种子，动转见境界，
愚夫妄想生，如为翳所翳，
於无始生死，计著摄受性。

就像奔走的渴鹿将阳焰看作水，实际上并无水，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动转，显现种种境界，愚人认以为真，如同眼睛被翳所障，于无始的生死中，执着所摄受的一切为真实。

如逆楔出楔，捨离贪摄受，
如幻咒机发，浮云、梦、电光，
观是得解脱，永断三相续。

要引导凡夫捨离所贪着、摄取的一切，如同逆楔出楔，观那一切就像幻术的机关发动，如浮云、如梦、如闪电，这样观察，会得到解脱，永断三界生死轮回。



於彼无有作，犹如炎、虚空，
如是知诸法，则为无所知。

此中没有能作所作，犹如阳焰及虚空，这样了知诸法，也就对虚妄名相无所知。于彼无有作，唐译“此中无所有”，黄译“无任何假名”。彼，指愚夫贪着、摄取者。

言教唯假名，彼亦无有相，
於彼起妄想，阴行如垂发。
如画、垂发、幻，梦、乾闥婆城，
火轮、热时炎，无而现众生。

讲说佛法的言教，也唯是假名建立，无相可得，对它生起虚妄分别，也如目翳而见垂发。犹如图画、垂发、幻觉、梦境、海市蜃楼、火把旋转像火轮、阳焰，虽然没有实体而有相显现。

常无常、一异，俱不俱亦然。
无始过相续，愚夫痴妄想。

依常无常、一异、俱不俱等四句思考而建立见地，也如同垂发、幻梦等，是愚人们以无始以来虚妄认知的习气为因，展转相续而生的不实妄想。

明镜、水、净眼，摩尼妙宝珠，
於中现众色，而实无所有。
一切性显现，如画、热时炎，



种种众色现，如梦无所有。”

如明镜、清水、眼睛及摩尼宝珠，虽然显现种种色相，而并无实体，凡夫心识中所显现的一切色相，如同图画、阳焰、梦境，虽然显现而没有实体。

复次，大慧！如来说法离如是四句：谓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离於有无建立诽谤，分别结集。真谛、缘起、道、灭、解脱，如来说法以是为首，非性，非自在，非无因，非微尘，非时，非自性相续，而为说法。

佛说法远离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等四句，远离以有无等立和破，结集为经典。所说法以真谛、缘起、正道、寂灭为首，不说自性、自在天、无因、极微、时节、自性相续等。

复次，大慧！为净烦恼、尔炎障故，譬如商主，次第建立百八句无所有，善分别诸乘及诸地相。

就像商队首领引导众商人，佛为了净除的众生的烦恼障、所知障，依次说一百零八句皆悉无相，善于分别诸乘佛法及其修证的次第。商主：商队的首领。

16、有无二边见（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复请世尊：“唯愿为说一切法有、无有相，令我及余菩萨摩诃萨离有、无有相，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大慧请教佛开示一切法的有或无，令菩萨们能够离却有无边见，疾速成佛，佛为解说。

佛告大慧：“此世间依有二种：谓依有无，及堕性非性欲见，不离离相。大慧！云何世间依有？谓有世间因缘生，非不有，从有生，非无有生。大慧！彼如是说者，是说世间无因。大慧！云何世间依无？谓受贪恚痴性已，然后妄想计著贪恚痴性非性。大慧！若不取有性者，性相寂静故，谓诸如来、声闻、缘觉不取贪恚痴性为有或无。”

佛言：世间所宗依的见解有两种，执着实有、虚无，堕于贪着实有或虚无的恶见，以未出离为出离。执着实有，认为世间是从实有的某种因而生，不是从虚无而生，这种说法实际上堕于无因论。执着虚无，否定一切，而不否定贪瞋痴，然后又认为贪瞋痴是虚无而非实有。若不执取实有，则性相寂静，诸佛、声闻、缘觉圣者们不执取贪瞋痴为实有或者虚无，它们虽然没有实体，而有作用。

大慧！此中何等为坏者？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彼取贪恚痴性，后不复取。”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如是解。大慧！非但贪恚痴性非性为坏者，於声闻、缘觉及佛亦是坏者。所以者何？谓内



外不可得故，烦恼性异不异故。大慧！贪恚痴若内若外不可得，贪恚痴性无身故，无取故，非佛、声闻、缘觉是坏者。佛、声闻、缘觉自性解脱故，缚与缚因非性故。大慧！若有缚者，应有缚，是缚因故。大慧！如是说坏者，是名无所有相。

佛问：这两种恶见中哪一种为破坏者？答言：先执取贪瞋痴，然后执之为虚无。这是指否认贪瞋痴的众生，狂禅之类。坏者，指否认贪瞋痴。坏，黄译作毁灭。

佛肯定说：是这样，你理解正确。认为贪瞋痴非实有，是破坏者，破坏正见正行正解脱，破坏证得佛、声闻、缘觉诸圣果。为什么？因为贪瞋痴没有实体，内外皆不可得，佛、声闻、缘觉诸圣者不予执取，本性解脱，没有能系缚与所系缚的实体，所以佛等圣者不是破坏者。如果有被系缚者的实体，则应有能系缚者作系缚之因，如此说者，名为破坏，名为无所有，即虚无主义。

大慧！因是故，我说宁取人见如须弥山，不起无所有增上慢空见。大慧！无所有增上慢者，是名为坏，堕自共相见希望，不知自心现量。见外性无常，刹那展转坏，阴、界、入相续流注变灭，离文字相妄想，是名坏者。”

因此，佛说：宁可起如须弥山那样大的我见，也不起贪瞋痴等无所有的邪见，这种邪见叫做“增上慢空见”，其所认不是真正的空性。怀有这种空见，会起增上慢，以未了悟为了悟、未解脱为解脱，坏处比执有实我更大，名为破坏者、



毁灭者。这种人陷于贪着事物的自相共相，不能了知一切唯心所现。若能见外在的诸法无常，刹那坏灭，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相续变灭，远离文字所表及虚妄认知，名为破坏者，此破坏，乃是破坏邪见，破坏虚妄分别。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有无是二边，乃至心境界，
净除彼境界，平等心寂灭。
无取境界性，灭非无所有。
有事悉如如，如贤圣境界。

佛的偈颂说：实有和虚无，是两极边见，息灭边见乃至与之相关的心理活动，净除有无等境界，心就与平等法性相应而寂灭。这寂灭是不执取境界实有，并非一切都没有，而有如圣贤们所证得的真如。

无种而有生，生已而复灭。
因缘有、非有，不住我教法。

认为没有种子作因而有实体出生，生后又灭，及认为因缘实有或虚无，都不符合佛的教法。

非外道、非佛，非我亦非余，
因缘所集起，云何而得无？
谁集因缘有，而复说言无？
邪见论生法，妄想计有无。



诸法并非外道所认为的自在天等所创造，也非佛所创造，非我及其他人、神所创造，乃是因缘所集起，怎么能说为虚无？集合因缘而有了诸法，谁说它们是虚无？持邪见者议论因缘所生法，妄计诸法实有或者虚无。

若知无所生，亦复无所灭，
观此悉空寂，有无二俱离。”

若能了知诸法虽然有生有灭，而没有所生的实体，也没有所灭的实体，如实正观能生所生悉皆空寂，能远离有无两极边见。

17、建立及诽谤（卷一）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建立、诽谤相，唯愿说之，令我及诸菩萨摩诃萨离建立诽谤二边恶见，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觉已，离常建立，断诽谤见，不谤正法。”

尔时，世尊受大慧菩萨请已，而说偈言：

“建立及诽谤，无有彼心量，
身、受用建立，及心不能知，
愚痴无智慧，建立及诽谤。”

大慧请佛解说立和破，以便使他和众菩萨能够远离破与立的两极边见，疾速成佛，摆脱建立真常及断灭的邪见，不毁谤正法。佛说偈解答：不知自心所现，依自身的感知、受用思量，而不知身心、受用实相的愚痴之人，才堕于立和破。



尔时，世尊於此偈义复重显示，告大慧言：“有四种非有建立。云何为四？谓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是名四种建立。又诽谤者，谓於彼所立无所得，观察非分而起诽谤。是名建立、诽谤相。

佛对以上偈颂又重复解释：有非有相、非有见、非有因、非有性四种建立。诽谤，即破斥，是对四种建立进行否定，破斥，是见邪见所建立者不可得，不善观察，而予否定。

复次，大慧！云何非有相建立相？谓阴、界、入非有自共相而起计著，此如是，此不异，是名非有相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无始虚伪过种种习气计著生。

确立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没有自相、共相，执着绝对是这样而不是其他，叫做非有相建立。这种见解是从无始以来种种虚妄分别的习气而生。

大慧！非有见建立相者，若彼如是阴、界、入，我、人、众生、寿命、长养、士夫见建立。是名非有见建立相。

于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确立实我、他人、众生、寿命、养育者、成人，叫做非有见建立。

大慧！非有因建立相者，谓初识无因生，后不实，如幻本不生。眼、色、眼界、念前生，生已，实已，还坏。是名非有因建立相。

认为最初的心识无因而生，最后消失，犹如幻觉，本来



不生，如由眼、色境、光明、忆念而生眼识，生后实有，然后坏灭。这种见解名为非有因建立。

大慧！非有性建立相者，谓虚空、灭、般涅槃、非作，计著性建立。此离性非性，一切法如兔马等角，如垂发现，离有、非有，是名非有性建立相。建立及诽谤，愚夫妄想，不善观察自心现量，非贤圣也。是故离建立诽谤恶见，应当修学。

执着实有虚空、寂灭、涅槃、无作的自性，而这些既非有也非无，分别实有或虚无而立论者，其所见一切法如同兔子和马的角，如翳目所见垂发。愚夫不善观察一切唯心现而以有无来立和破，叫做非有性建立，圣贤则不是如此。菩萨应当远离上述种种破立邪见。

18、惑乱有无（卷二）

大慧白佛言：“世尊！惑乱为有有无？”

佛告大慧：“如幻，无计著相，若惑乱有计著相者，计著性不可灭，缘起应如外道说因缘生法。”

大慧请问惑乱有无，惑乱，唐译作所说妄法，黄译迷乱，意谓虚妄认知迷乱自心。佛答言：迷乱如同幻相，如果执着为实有自性不可消灭，那么说缘起，就应与外道说世界众生由造物主创生一样了。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惑乱如幻者，复当与余惑作因？”

佛告大慧：“非幻惑因，不起过故。大慧！幻不起过，无



有妄想。大慧！幻者，从他明处生，非自妄想过习气处生，是故不起过。大慧！此是愚夫心惑计著，非圣贤也。”

大慧问：若迷乱如幻，它应该作其他迷乱作因了？佛回答说：一种幻觉不是其他幻觉的因，它本身并无过错，因为尚未形成虚妄分别。幻觉，从别人的咒术产生，并非从自己虚妄认知的习气生，因此不起过失。愚夫执着幻觉为实而迷惑，圣者不是这样。明处，指咒术，咒语也成为“明”“明咒”。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圣不见惑乱，中间亦无实，
中间若真实，惑乱即真实。
捨离一切惑，若有相生者，
是亦为惑乱，不净犹如翳。”

佛说偈总结，意思是：圣者没有迷乱，迷乱中无真实，若迷乱中有真实，迷乱也就成为真实。捨离一切迷乱所执诸相后，如果有某种相，那也属于迷乱，如同目翳扰乱正常视觉。参禅者所见如月如日之光等相，被称为“光影”者，即属此类迷乱。

19、离性非性惑乱（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常声者何事说？”

佛告大慧：“为惑乱。以彼惑乱，诸圣亦现，而非颠倒。



大慧！如春时炎、火轮、垂发、乾闥婆城、幻、梦、镜像，世间颠倒，非明智也，然非不现。

大慧请教：根据什么说常？常声的声，意为名称。佛回答说：根据凡夫的迷乱。凡夫迷乱心中所见的诸相，圣者也见，只是不起颠倒的虚妄分别。如同阳焰、旋转的火把所成的火轮、海市蜃楼、幻觉、梦境、镜中像，世人起认幻觉为真实的颠倒见，虽然不明智，但其所见并非子虚乌有。

大慧！彼惑乱者，有种种现，非惑乱作无常。所以者何？谓离性、非性故。大慧！云何离性非性惑乱？谓一切愚夫种种境界故，如彼恒河，饿鬼见不见故，无惑乱性，於余现故，非无性。

凡夫迷乱心确实见有种种事物呈现，也不是其迷乱心制造出无常的事物，为什么？因为那些事物非实有也非虚无。愚夫们所见的种种境界，就像那恒河水，人类看得见，而饿鬼看不见，并非恒河水能使人迷乱，饿鬼虽然看不见而其他众生如人等看得见，所以恒河水并非是没有。

如是惑乱，诸圣离颠倒、不颠倒。是故惑乱常，谓相相不坏故。大慧！非惑乱种种相妄想相坏，是故惑乱常。

凡夫迷乱心中所现种种境界，诸圣者虽然也现，但远离颠倒及不颠倒，既不同于凡夫起颠倒妄见执之为实，也非不见。因此说迷乱是常，因为迷乱心所见的诸相并非没有，也非迷乱心虚妄分别灭，所见诸相就都没有。如人们肉眼所见



的山河大地等，佛等圣者也非不见，只是不执着为绝对真实。

大慧！云何惑乱真实？若复因缘，诸圣於此惑乱不起颠倒觉，非不颠倒觉。大慧！除诸圣於此惑乱有少分想，非圣智事想。大慧！凡有者，愚夫妄说，非圣言说。

为什么说迷乱真实？诸圣者于此迷乱心所见相不起颠倒想，也非没有持颠倒想的凡夫所见诸相。若对此迷乱心所见相稍生实有想，便不是圣智。实有，是凡夫的说法，圣者不这样说。

彼惑乱者倒、不倒妄想，起二种种性，谓圣种性及愚夫种性。圣种性者，三种分别，谓声闻、缘觉乘、佛乘。

于迷乱心所见境界起颠倒与不颠倒两种分别，生圣种性及愚夫种性两类种性。种性，与印度分人为四种种姓的种姓同义，指天生的根性。圣种性又分声闻乘、缘觉乘、佛乘三种。

云何愚夫妄想起声闻乘种性？谓自、共相计著，起声闻乘种性，是名妄想起声闻乘种性。

于愚夫迷乱心所见境界，执着其自相及共相，执五蕴或极微为实有的法体为自相，执一切法无常为共相，生声闻乘种性。

大慧！即彼惑乱妄想，起缘觉乘种性。谓即彼惑乱自、共相不观计著，起缘觉乘种性。



不执着迷乱心所见境界的自相、共相，见其皆互相缘起而无自性，生缘觉乘种性。

云何智者即彼惑乱想起佛乘种性？谓觉自心现量，外性非性，不妄想相，起佛乘种性，是名即彼惑乱起佛乘种性。

了知迷乱心所见一切悉皆唯心所现，没有离心外在的实体，于诸相不起虚妄分别，生佛乘种性。

又种种事性，凡夫惑想，起愚夫种性，彼非有事，非无事。是名种性义。

又，于迷乱心所见的种种事物，认为实有，生愚夫种性。那种种所现的事物，并非实有，也非虚无。

大慧！即彼惑乱不妄想，诸圣心、意、意识过习气、自性法转变性，是名为如。是故说如离心。我说此句显示离想，即说离一切想。”

诸圣者于凡夫迷乱心所见的一切，不起虚妄分别，转变了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虚妄认知的习气，名为真如。因此说真如离心识。佛这样说，是为开示菩萨，令其远离一切虚妄分别。

20、圣智事分别性经（卷一）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知大菩萨众心之所念，名圣智事分别自性经，承一切佛威神之力而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



圣智事分别自性经，百八句分别所依，如来应供等正觉依此分别说，菩萨摩訶萨入自相、共相妄想自性，以分别说妄想自性故，则能善知。周遍观察人法无我，净除妄想，照明诸地，超越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诸禅定乐，观察如来不可思议所行境界，毕定捨离五法、自性。诸佛如来法身智慧善自庄严，超幻境界，升一切佛刹兜率天宫，乃至色究竟天宫，逮得如来常住法身。”

大慧以他心通了知大众的心思，请佛为说他们心中所念的圣智分别自性法门，使菩萨们善知妄想自性，周遍观察人法二无我，净除虚妄分别，明了菩萨诸地，超越一切声闻、缘觉及外道所得诸禅定乐，观察佛果不思議境界，捨离五法三自性，超越如幻境界，上升一切佛刹的兜率天宫乃至色究竟天宫，证得佛的常住法身。

佛告大慧：“有一种外道，作无所有妄想计著。觉知因尽，兔无角想。如兔无角，一切法亦复如是。大慧！复有余外道，见种、求那、极微、陀罗骠、形处横法，各各差别，见已，计著无兔角横法，作牛有角想。

佛告大慧：有一种外道，执着一切法无所有。他们见产生事物的原因灭尽，认为一切法虚无，犹如兔子本来无角。另有外道，见四大种、原质、极微、实体、形态和处所各自差别，认为一切法实有，犹如牛有角。

求那：意译德、依，德即性质，数论派立喜、忧、暗三



德为世界本原，称三求那。陀罗骠，意译实物、实体。横法：虚妄之法，横，意谓不合理。

大慧！彼堕二见，不解心量，自心境界妄想增长，身、受用建立妄想限量。大慧！一切法性亦复如是，离有无，不应作想。大慧！若复离有无而作兔无角想，是名邪想，彼因待观故，兔无角不应作想。乃至微尘分别事性悉不可得。大慧！圣境界离，不应作牛有角想。”

佛言：这两种外道，陷于两极片面之见，不能理解自心所现，增长虚妄分别，执着自心所现的身体及所受用的器物为实有。一切法本来离实有及虚无，不应作虚妄分别。如果认为一切法虚无犹如兔无角，名为邪见，因为它依待牛有角而说。而分析牛角，到四大、极微，其自性也不可得，因此不应说一切法实有，如牛有角。两种外道之见，都远离圣智境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得无妄想者，见不生想已，随比思量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耶？”

佛告大慧：“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所以者何？妄想者，因彼生故。依彼角生妄想，以依角生妄想，是故言依因故，离异不异故，非观察不生妄想言无角。大慧！若复妄想异角者，则不因角生。若不异者，则因彼故，乃至微尘，分析推求，悉不可得，不异角故，彼亦非性。二俱无性者，何法何故而言无耶？大慧！若无故无角，观有故言兔无角者，不应作想。大慧！



不正因故，而说有无，二俱不成。

大慧又请问：是因为不分别有角无角，经过推理，不起虚妄分别，而说角本来没有吗？

答言：并非因为如实观察不起虚妄分别，说本来没有角。为什么？虚妄分别依角而起，角是其所依待之因，与虚妄分别非一非异。若虚妄分别与角相异，则不应依角而生；若与角不异，则结果即是原因，而分析角，即便分析到极微层次，也不见角的自性。二者都无自性，根据什么而说角没有呢？如果以没有为理由说无角，以相待于牛角实有而说兔角没有，不是正确的理由，这样说有说无，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

大慧！复有余外道见，计著色、空、事、形、处横法，不能善知虚空分齐，言色离虚空，起分齐见妄想。大慧！虚空是色，随入色种。大慧！色是虚空，持、所持处所建立性，色、空、事分别当知。大慧！四大种生时自相各别，亦不住虚空，非彼无虚空。如是大慧！观牛有角故兔无角。大慧！又牛角者，析为微尘，又分别微尘，刹那不住。彼何所观故而言无耶？若言观余物者，彼法亦然。”

另有一种外道，执着色法、虚空、事物、形状、处所，不能善知虚空差别，说色法离虚空，与虚空截然不同。但虚空其实也是色法，它遍入一切色法及四大中。色法也是虚空，为能持与所持的处所。四大生时，各自性质不同，也不住在



虚空，也非其中没有虚空。与牛有角相待而说兔无角，而牛角可以分析为极微，极微则刹那不住。凭什么说一切法虚无呢？如果是观其他事物而说，那么任何事物都是这样。

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当离兔角牛角、虚空形色异见妄想。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当思惟自心现妄想，随入为一切刹土最胜子，以自心现方便而教授之。”

佛告大慧：菩萨应当远离兔角、牛角及虚空、形色的虚妄分别，思惟自心所现，为一切国土的菩萨开示观修自心所现之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色等及心无，色等长养心，
身、受用安立，识藏现众生。
心、意及与识，自性法有五，
无我二种净，广说者所说。

佛说偈总结：养育心识的色法及心识，还有身体、所受用，都是众生的阿赖耶识所变现，本无实体。阿赖耶识、末那识、前六识，五法、三自性、人法二无我，乃是佛所说。

长短、有无等，展转互相生。
以无故成有，以有故成无。
微尘分别事，不起色妄想。
心量安立处，恶见所不乐。
觉想非境界，声闻亦复然。



救世之所说，自觉之境界。”

长短、有无等，乃互相依待而生，因无而说有，因有而说无。将物体分析到极微，也不见物体的实体。这些都是唯心所现，虚妄分别而建立，恶见者不能信受。救世的佛所说的自证境界，不是纯思辨者及声闻之所能知。

21、外道转变论（卷三）

复次，大慧！外道有九种转变论，外道转变见生，所谓形处转变、相转变、因转变、成转变、见转变、性转变、缘分明转变、所作分明转变、事转变。大慧！是名九种转变，一切外道因，是起有无、生转变论。

佛说外道有形处、相、因、成、见、性、缘分明、所作分明及事九种转变论，为外道建立种种恶见的基础，它们都从执着实有或虚无而生。

云何形处转变？谓形处异见，譬如金变作诸器物，则有种种形处显现，非金性变，一切性变亦复如是。或有外道作如是妄想乃至事转变妄想，彼非如非异妄想故。

什么是形处转变？见到事物的形状改变，譬如金子经过打造，变成手镯、璎珞等种种器物，就会有种种不同的相状，但金子的本性没有改变，认为一切事物的变化也都是这样。其他外道的种种恶见，也都如此，执着事物实有转变，其实真相既不同于其虚妄分别所见，也不是在虚妄认知所见相之



外别有他相。

如是一切性转变，当知如乳酪、酒、果等熟，外道转变妄想，彼亦无有转变，是名九种转变见。若有若无，自心现外性非性。大慧！如是凡愚众生自妄想修习生。大慧！无有法若生若灭，如见幻、梦色生。”

一切事物的转变，就像乳酪、酒、水果等的成熟，外道认为实有自性在转变，而实际上没有。实有及虚无，都是自心所现，没有外在于心识的实体。离心外在的实体，都是凡愚众生因虚妄分别的习气而见，实际上没有任何实体生灭，一切生灭，如同幻觉及梦中所见。其他译本在这个比喻后面还有一句：如同石女所生子女的生和死。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形处、时转变，四大种诸根，
中阴渐次生，妄想非明智。
最胜於缘起，非如彼妄想，
然世间缘起，如乾闥婆城。”

佛说偈：形处及时间等转变，如四大所造的诸根及中阴身的渐次转变，都是凡夫虚妄认知所执着，并非智者所见。诸佛见世间的缘起，就像海市蜃楼。中阴，又译中有，为死后至再生中间的存在状态。



22、勿习世论（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一时说言：世间诸论，种种辩说，慎勿习近，若习近者，摄受贪欲不摄受法。世尊何故作如是说？”

大慧请问：佛曾经说过：世间的各种言论，种种说法，慎勿修习亲近，如果修习亲近，会接受贪欲而不接受正法。佛为何这样说？

世论：其他译本都译作顺世论，梵语路伽耶陀，为六师外道之一，主张唯物论、及时享乐论。诸论、辩说，其他译本译作咒术，与宋译本意思不同，宋译的世论不仅指顺世论，而且包括一切世俗言论。唐译此问题为：“如来一时说卢迦耶陀咒术词论，但能摄取世间财利，不得法利。”

佛告大慧：“世间言论种种句味，因缘譬喻采习庄严，诱引诳惑愚痴凡夫，不入真实自通，不觉一切法，妄想颠倒，堕於二边。凡愚痴惑，而自破坏，诸趣相续不得解脱。不能觉知自心现量，不离外性自性妄想计著。是故世间言论种种辩说，不脱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诳惑迷乱。

佛告诫大慧：世间言论，以种种因缘譬喻装饰词句，引诱诳骗愚痴凡夫，而不能证得他们也想证得的真实，不能如实觉知一切法，妄想颠倒，陷于边见，愚痴迷惑，自害害他，使人轮回诸道，不得解脱。因为不能觉知唯心所现，不离于



心外见有实体的虚妄执着，所以世间的种种言论辩说，诳惑迷乱众生，不能使人脱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

大慧！释提桓因广解众论，自造声论。彼世论者有一弟子，持龙形像，诣释天宫，建立论宗，要坏帝释千辐之轮。随我不如，断一一头，以谢所屈。作是要已，即以释法摧伏帝释。释堕负处，即坏其轮，还来人间。如是，大慧！世间言论因譬庄严，乃至畜生，亦能以种种句味惑彼诸天及阿修罗，著生灭见，而况於人。是故大慧！世间言论应当远离，以能招致苦生因故，慎勿习近。

释提桓因，简称帝释，欲界第二天忉利天即三十三天天主，汉传佛教界说他即是道教所奉玉皇大帝。他广解众论，自己也著有声论。有一位世论弟子，手持龙上天到帝释天宫，提出论点，要与帝释辩论，立誓说：若你辩败，我要打碎你的千辐轮，若我辩败，自愿斩头以答谢。然后便以帝释的方法辩败了帝释，打碎了帝释的千辐轮，回到人间。世间言论，美言巧辩，就是畜生妖精之类，也能以种种巧言迷惑诸天神及阿修罗，使他们执着生灭之见，何况是人。因此，应当远离世间言论，它们能招致生死苦恼，慎勿修习亲近。千辐轮，大概是帝释的一种法宝或武器。

此经中的龙，黄译都译作蛇，梵语确实称龙为蛇，但佛经所说天龙八部中的龙，应是人类肉眼所不见的一种有神力的动物，虽然归于蛇类，但不是肉眼所见的蛇。如同狼属于犬科，很像犬，但不能说狼就是犬。



大慧！世论者，惟说身觉境界而已。大慧！彼世论者乃有百千，但於后时后五十年，当破坏结集。恶觉因见盛故，恶弟子受。如是大慧！世论破坏结集，种种句味因譬庄严，说外道事，著自因缘，无有自通。大慧！彼诸外道无自通论。於余世论广说无量百千事门，无有自通，亦不自知愚痴世论。”

世论的本质，是只说自己以有限的感知所知的境界。世论有百千种之多，未来末世的最后五十年，将会分裂为多部，各自结集为经典，以种种美妙言词，宣扬外道邪见，执着自以为是的邪因邪缘，不能自圆其说，不知道自己所宣扬的是愚痴的世论。自通：能说服自己，自圆其说。

尔时，大慧白佛言：“世尊！若外道世论种种句味因譬庄严，无有自通，自事计著者，世尊亦说世论，为种种异方诸来会众天、人、阿修罗，广说无量种种句味，亦非自通耶？亦入一切外道智慧言说数耶？”

大慧请问说：如世尊所说，外道的世论虽然以种种美妙言词表达，不能自圆其说，执着于自以为是的邪见，那么世尊您也说世论，为十方世界来的诸天、人、阿修罗，广说种种言句，难道也不能自圆其说吗？也与一切外道所说属于同类？

佛告大慧：“我不说世论，亦无来去，惟说不来不去。大慧！来者趣聚会生，去者散坏，不来不去者，是不生不灭。我所说不堕世论妄想数中。所以者何？谓不计者外性非性，自心



现处，二边妄想所不能转。相境非性，觉自心现，则自心现妄想不生。妄想不生者，空、无相、无作，入三脱门，名为解脱。

佛回答说：我不说世论，也无来无去，只说不来不去。所谓来，是聚合而生，去，是散灭毁坏。不来不去即是不生不灭。我所说法，不堕于世论的各种虚妄知见中。为什么？因为我所说不执着外在实有或虚无，了知自心所现，不落有无等二边妄想，明了诸相非实，唯是自心所现，则不起虚妄分别。离虚妄分别，则入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获得解脱。

大慧！我念一时於一处住，有世论婆罗门来诣我所，不请空闲，便问我言：“瞿昙，一切所作耶？”我时答言：“婆罗门，一切所作是初世论。”彼复问言：“一切非所作耶？”我复报言：“一切非所作是第二世论。”彼复问言：“一切常耶？一切无常耶？一切生耶？一切不生耶？”我时报言：“是六世论”。大慧！彼复问我言：“一切一耶？一切异耶？一切俱耶？一切不俱耶？一切因种种受生现耶？”我时报言：“是十一世论。”大慧！彼复问言：“一切无记耶？一切有记耶？有我耶？无我耶？有此世耶？无此世耶？有他世耶？无他世耶？有解脱耶？无解脱耶？一切刹那耶？一切不刹那耶？虚空耶？非数灭耶？涅槃耶？瞿昙，作耶非作耶？有中阴耶无中阴耶？”

佛言：我记起有一次在某处，有一位主张世论的婆罗门来访，不问我有无空闲，便很不礼貌地问：瞿昙，一切都是



所创造的吗？婆罗门教认为一切都是造物主所创造。瞿昙，多译为乔达摩，是释迦牟尼在家时的名字，直呼其俗名，是很不客气、很不礼貌的。佛答言：这是第一世论。又问：一切都非所创造吗？答言：这是第二世论。又问：一切是常吗？一切无常吗？一切生吗？一切不生吗？答言：这是第三至第六世论。又问：一切同一吗？一切相异吗？一切同时吗？一切非同时吗？一切皆因种种受生而现吗？答言：这是第七至第十一世论。又问：一切不可判断吗？一切可以判断吗？有自我吗？无自我吗？有此世吗？无此世吗？有来世吗？无来世吗？有解脱吗？无解脱吗？一切刹那吗？一切非刹那吗？虚空吗？择灭吗？涅槃吗？有创造吗？无创造吗？有中有吗？无中有吗？数灭：多译为择灭，主动地息灭，无为法之一。

大慧！我时报言：“婆罗门，如是说者，悉是世论，非我所说，是汝世论。我唯说无始虚伪妄想习气，种种诸恶三有之因，不能觉知自心现量，而生妄想，攀缘外性，如外道法。我诸根义，三合智生，我不如是。婆罗门，我不说因，不说无因，惟说妄想摄、所摄性，施設缘起，非汝所及余堕受我相续者所能觉知。大慧！涅槃、虚空、灭非有三种，但数有三耳。”

佛回答说：这样说的，都是世论，非我所说。我唯说无始以来虚妄认知的习气，乃是种种恶业及堕于三界的因。如诸外道，不能了知唯心所现，生起虚妄认知，攀援外在实体，我非如此。我说诸根、心识、境界三缘和合而生识，不说有



因，不说无因，只说虚妄认知所取、能取，以建立缘起，不是你们堕于执受自我相续者所能明白。涅槃、虚空、择灭不是有三种，只是有三数。

复次，大慧！尔时世论婆罗门复问我言：“痴、爱、业因故有三有耶？为无因耶？”我时报言：“此二者亦是世论耳。”彼复问言：“一切性皆入自共相耶？”我复报言：“此亦世论，婆罗门，乃至意流妄计外尘，皆是世论。”

婆罗门又问：是痴、爱、所造业为因而有三界呢，还是无因而自然有三界呢？佛答言：这两者也是世论。他又问：一切法都包括在自相、共相中吗？回答说：这也是世论。乃至只要心意有所流动，执着外在境界为实有，皆是世论。

复次，大慧！尔时世论婆罗门复问我言：“颇有非世论者不？我是一切外道之宗，说种种句味因缘譬喻庄严。”我复报言：“婆罗门，有，非汝有者，非为非宗非说，非不说种种句味，非不因譬庄严。”

婆罗门又问：那么有没有不是世论者吗？所有外道的种种美妙言词，都从我的法中所出。佛回答：有非世论的言说，这种言说也不是没有种种美妙的言词譬喻，但不是你们外道中所有，不为你们所认可。

婆罗门言：“何等为非世论，非非宗非非说？”我时报言：“婆罗门，有非世论，汝诸外道所不能知。以於外性不实妄想虚伪计著故，谓妄想不生，觉了有无自心现量，妄想不生，不



受外尘，妄想永息，是名非世论。此是我法，非汝有也。婆罗门，略说彼识若来若去，若死若生，若乐若苦，若溺、若见、若触、若著种种相，若和合相续，若受，若因计著，婆罗门，如是等，皆是汝等世论，非是我有。”

问：何等是非世论而可以为世间认可的观点、言说？回答说：有，但不是诸外道所能了知。因为外道皆执着于外在有实体的妄见。不起虚妄认知，了悟有与无皆自心所现，不接纳外境，虚妄分别永息，名为非世论。这是佛法，非外道所有。简略地说，认为心识有来有去，有生有死，有乐有苦，沉溺、妄见、接触、执着种种相，和合相续，接纳、执着为因，如此等等，皆是世论，非我佛法。

大慧！世论婆罗门作如是问，我如是答，彼即默然，不辞而退，思自通处，作是念言：沙门释子出於通外，说无生、无相、无因，觉自妄想现，妄想不生。

大慧！此即是汝向所问我“何故说习近世论种种辩说，摄受贪欲不摄受法。”

世论婆罗门那样问，佛这样答，他终于默然不语，不辞而退。思忖自家的教法，这样想：沙门释迦，与我法不同，说无生、无相、无因，认为了知自己认知的虚妄，虚妄认知就不会生起。

这是佛说修习亲近世论种种辩说会使人接受贪欲而不接受正法的原因。



“出于通外”，唐译作“无可尊重”。通，应即是前面的“自通”，应指自己所通达者，即自认为正确的主张。

这一段前面，黄译本中还有几句，其他译本缺译。黄译为：“然后，有位黑翼蛇王乔装婆罗门前来对世尊说：‘乔达摩啊，确实没有另一个世界。’‘青年啊，你来自哪儿？’‘乔达摩啊，我来自白岛。’‘婆罗门啊，这就是另一个世界。’这个青年遭到反驳，默然消失。”

23、摄受贪欲及法（卷三）

大慧白佛言：“世尊！摄受贪欲及法有何句义？”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汝乃能为未来众生思惟諮问如是句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大慧请问接纳贪欲和接纳正法的含义，佛为他解说。

佛告大慧：“所谓贪者，若取若捨，若触若味，系著外尘，堕二边见，复生苦阴，生老病死忧悲苦恼，如是诸患，皆从爱起。斯由习近世论及世论者，我及诸佛说名为贪。是名摄受贪欲不摄受法。”

所谓贪欲，指执取或捨弃、接触或品味外境，被色等六尘所吸引系缚，堕于边见，滋生众苦交迫的五蕴，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等过患，皆从贪爱而生。这都是由于修习亲近世论及宣扬世论的人，诸佛皆说这是贪欲，是接纳贪欲不接纳正



法。

大慧！云何摄受法？谓善觉知自心现量，见人无我及法无我相，妄想不生，善知上下地，离心、意、意识，一切诸佛智慧灌顶，具足摄受十无尽句，於一切法无开发自在，是名为法。所谓不堕一切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性、一切二边。

什么是接纳正法？善于了知自心所现，见人无我及法无我，不起虚妄分别，通晓修行道的诸次第，离心、意、意识，具足十无尽，一切诸佛共同灌顶，于一切法自在无碍，叫做正法。所谓不堕一切恶见、一切虚伪、一切妄想、一切实体、一切二边。

大慧！多有外道痴人堕於二边，若常若断，非黠慧者。受无因论，则起常见，外因坏；因缘非性，则起断见。大慧！我不见生、住、灭故，说名为法。大慧！是名贪欲及法，汝及余菩萨摩訶萨应当修学。”

有许多外道中的愚痴之人，堕于真常或断灭等边见，非有智者。若接受无因论，则起常见；见外因坏灭，因缘非实有，则起断见。佛不见生住灭，说为正法。这接纳贪欲与正法，应当修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一切世间论，外道虚妄说，

妄见作所作，彼则无自宗。

惟我一自宗，离於作所作，



为诸弟子说，远离诸世论。”

佛说偈总结：一切世间的言论，是外道虚妄之说，妄见有能创造所创造，不能自圆其说。唯有我所说，远离能创造及所创造，我告诫弟子们，要远离各种世论。

这偈颂开头，其他译本还有四句，唐译为：“调伏摄众生，以戒降诸恶，智慧灭诸见，解脱得增长。”宋译缺。

心量不可见，不观察二心，
摄、所摄非性，断、常二俱离。
乃至心流转，是则为世论。
妄想不转者，是人见自心。

一切唯心所现，没有两个心，能取所取皆非实体，远离常和断两种边见。只要心意稍离自心所现而向外流转，便堕入世论。若不起虚妄分别，就能明见自心实相。

来者谓事生，去者事不现，
明了知去来，妄想不复生。
有常及无常，所作、无所作，
此世、他世等，斯皆世论通。”

事物出现叫做来，消失不见叫做去，明了本来不来不去，就不会生起虚妄分别。执着有常或无常，有造物主或无造物主，有无此世及来世等，都是世论的说法。



24、缘起无性（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佛说缘起，如说是说因缘，不自说道。世尊！外道亦说因缘，谓胜、自在、时、微尘生，如是诸性生。然世尊所谓因缘生诸性言说，有间悉檀、无间悉檀？”

大慧说：佛说缘起，一切法因缘生，非从自体生。外道也说一切从原质、自在天、时间、极微等因而生。佛说因缘生诸法，与外道之说有何区别？悉昙，意译宗，论点、宗旨。有间无间，意谓有无间隔、有无差别。

世尊！外道亦说有无有生，世尊亦说无有生、生已灭。如世尊所说“无明缘行乃至老死”，此是世尊无因说，非有因说。世尊建立作如是说“此有故彼有”，非建立渐生。观外道说胜，非如来也。所以者何？世尊！外道说因，不从缘生而有所生。世尊说“观因有事，观事有因”，如是因缘杂乱，如是展转无穷。”

外道也说无生，佛也说无生，生已即灭。如佛所说十二因缘，无明缘行，乃至缘老死，这是无因论，非有因论。佛立论说：此有故彼有，是俱时因果，非渐次而生的异时因果。观外道之说，比佛说更为殊胜。为什么？外道所说能生万物的因，不依缘生而能产生万物。而佛说观因见果，观果知因，这样因缘杂乱，互相依待，展转无穷。



佛告大慧：“我非无因说及因缘杂乱说。‘此有故彼有者’，摄、所摄非性，觉自心现量。大慧！若摄所摄计著，不觉自心现量，外境界性非性，彼有如是过，非我说缘起。我常说言：因缘和合而生诸法，非无因生。”

佛告大慧：我非无因论及因缘杂乱说。我说此有故彼有，是说明能取、所取皆非实有，明了自心所现。若执着能取所取，就不能了知自心所现，不能了知外在境界非离心实有，外道之说有如此过错，与我所说缘起不同。我常说：因缘和合而生诸法，诸法非无因而生。

25、智与无智（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如攀缘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施設所摄受非性，摄受亦非性，以无摄故，智则不生，唯施設名耳。云何世尊！为不觉性自相共相异不异故智不得耶？为自相共相种种性自性相隐蔽故智不得耶？为山岩、石壁、地水火风障故智不得耶？为极远极近故智不得耶？为老小、盲冥、诸根不具故智不得耶？”

大慧请问：佛说攀援外境不能获得智慧，所得唯是假名，假名所取并非实有，能取者也非实有，而若不摄取，智慧也不生，只能安立假名。何故不能获得智慧？是因为不能了知自相共相是一是异呢？还是自相共相种种不同隐蔽而不得？还是被山岩、石壁、地水火风四大障蔽而不得？或者因为极远或极近



而不得？或者因为衰老、幼小及诸根不具而不得？

世尊！若不觉自共相异不异智不得者，不应说智，应说无智，以有事不可得故。若复种种自共相性自性相隐蔽故智不得者，彼亦无智，非是智。世尊！有尔炎故智生，非无性。会尔炎故，名为智。若山岩石壁地水火风、极远极近、老小盲冥诸根不具智不得者，此亦非智，应是无智。以有事不可得故。”

如果说是因为不能了知自相共相是一是异而不得智慧，不应说有智，应说为无智，因为实有境界而不能了知。如果说因自相共相种种不同隐蔽而不得智慧，那还是无智。有所知才能生起智慧，所知境并非没有，如实了知所知境，才叫智慧。如果是被山岩、石壁、地水火风四大障蔽，或者因为极远或极近，或者因为衰老、幼小及诸根不具而不得智慧，也不是有智而是无智，因为实有所知境，而未能获得知晓它们的智慧。诸根不具：指眼耳等感知器官天生残疾的盲人、聋子等。

佛告大慧：“不如是无智，应是智，非非智。我不如是隐覆说。

佛回答说：不是这样，这应是有智而非无智。我不如是隐蔽真实而说法。隐覆说，是佛说法的一种方式，为顺应听法者，隐蔽真实宗旨而只说听法者可以接受的法。智的梵语阇那，指直接了知，非经思考推理而了知的功能。

攀缘事智慧不得，是施設量建立。觉自心现量，有、无有，



外性非性，智而事不得，不得故，智於尔炎不生，顺三解脱智亦不得，非妄想者无始性非性虚伪习智作如是知。

佛说攀援境界不能获得智慧，只能了知假名，只有了知自心所现，凡夫认为外在实有的境并非实有，虽然有智而了知外境不可得，因而不分别所知境，入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与三解脱相应的智慧也不可得，这种智非如被无始以来虚妄认知习气所系缚的凡夫分别有无所得的智慧。

是知彼不知故，於外事处所相性作无性，妄想不断，自心现量建立，说我、我所相摄受计著，不觉自心现量，於智尔炎而起妄想，妄想故，外性非性观察，不得依於断见。”

凡夫所知，名为不知。因为他们不知真实智慧，确认外在的处所实有或虚无，不断妄想，于自心所现执为实我实法，不能了知唯是自心所现，对所知境生虚妄认知，不能观察外境并非离心实有。菩萨不得认可他们的断灭见。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有诸攀缘事，智慧不观察，
此无智非智，是妄想者说。
於不异相性，智慧不观察，
障碍及远近，是名为邪智。
老、小、诸根冥，而智慧不生，
而实有尔炎，是亦说邪智。”

佛说偈总结：有所攀援的境，而智慧不予观察，这是无



智，只是执着虚妄分别者的说法。不知诸法性相不异，及被障碍物所障，或距离太远太近而无知，这是邪智而非正智。有所知的境，只是因为衰老、幼小及诸根不具而不知，也是邪智而非正智。

26、智与识（卷三）

复次，大慧！智、识相今当说。若善分别智、识相者，汝及诸菩萨则能通达智识之相，疾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大慧！彼智有三种，谓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智。

佛为大慧说智与识的差别，说智分为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三种，然后对三种智一一作解释。

云何世间智？谓一切外道、凡夫计著有。云何出世间智？谓一切声闻、缘觉，堕自共相希望计著。云何出世间上上智？谓诸佛、菩萨观无所有法，见不生不灭，离有无品，入如来地，人、法无我，缘自得生。

世间智，指一切外道、凡夫执着实有或虚无。出世间智，指一切声闻、缘觉由出世间的信仰而执着诸法的自相、共相，自相指蕴处界，共相指无常、苦、无我。出世间上上智，指诸佛、菩萨观察诸法无实体，无相，证得不生不灭的真如，离实有及虚无的分别，证入佛地，获得如实知见人、法二无我的智慧。

大慧！彼生灭者是识，不生不灭者是智。复次，堕相无相，



及堕有无种种相因是识，超有无相是智。复次，长养相是识，非长养相是智。复次，有三种智，谓知生灭、知自共相、知不生不灭。复次，无碍相是智，境界种种碍相是识。复次，三事和合生方便相是识，无事方便自性相是智。复次，得相是识，不得相是智。自得圣智境界不出不入故，如水中月。”

佛开示智与识的区别：识，指凡夫由根、境、识因缘和合而生的种种感知及以种种感知为基础建立的认识。识的特质是有生灭、堕种种有无相、有积累、会被种种境界所碍、根境识三缘和合而生、得相。养育，唐译积集，黄译积累，如人类的知识由积累而得。智则与识相反，不生不灭、超越有相无相、不经积累、无碍、非因缘和合而生、不得诸相。智有三种：了知生灭、了知自相共相、了知不生不灭。圣智乃是自内证的境界，它不出不入，犹如水中明月。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采集业为识，不采集为智。

观察一切法，通达无所有，

速得自在力，是则名为慧。

佛说偈区分识与智：采集业为识，不采集业为智；如实观察一切法，通达其没有实体，获得神力自在，名为慧。慧的梵语般若，是抉择邪正是非的功能。

缚境界为心，觉想生为智。

无所有及胜，慧则从是生。



被境界所系缚，是识，如实了知为智，慧从了知无相及佛果殊胜境界而生。

心、意及与识，远离思惟想，
得无思、想法，佛子非声闻。
寂静、胜进忍，如来清净智，
生於善胜义，所行悉远离。

阿赖耶识、末那识及意识等六识，都远离虚妄分别，证得超越寻思和感知的无分别心，这是菩萨而非声闻的境界。佛的清净智慧，则是在寂静及殊胜的安忍中，由善于了知胜义而生，远离一切心行。心行，即心理活动。

我有三种智，圣开发真实，
於彼想思惟，悉摄受诸性。
二乘不相应，智离诸所有。
计著於自性，从诸声闻生。
超度诸心量，如来智清净。

佛有三种智，乃圣者所开发的真实智慧，思惟虚妄分别所知一切法的实相。二乘不能与这种远离一切所有的智慧相应，因为他们执着蕴处界及涅槃的自性。佛的智慧清净无染，超越一切自心所现。

27、二种觉（卷二）

复次，大慧！有二种觉：谓观察觉，及妄想相摄受计著建



立觉。大慧！观察觉者，谓若觉性自性相，选择离四句不可得，是名观察觉。大慧！彼四句者，谓离一异、俱不俱、有无非有非无、常无常，是名四句。大慧！此四句离，是名一切法。大慧！此四句观察一切法，应当修学。

佛告大慧：有两种觉知，一是观察觉，如实观察，觉知自性不可得，远离四句分别。四句，指一与异、双是与双非、有与无、非有与非无、常与无常，一切法的实相远离此四句，菩萨须修学以此四句观察一切法。

大慧！云何妄想相摄受计著建立觉？谓妄想相摄受，计著坚、湿、暖、动不实妄想相四大种，宗、因、想、譬喻计著，不实建立而建立，是名妄想相摄受计著建立觉。是名二种觉相。

二是妄想相摄受计着建立觉，接纳虚妄认知，执着具有坚、湿、暖、动本性的四大为实有，执着以宗、因、喻因明论式推理而建立的不实认识为真理。

若菩萨摩訶萨成就此二觉相，人、法无我相究竟善知，方便无所有觉观察行地，得初地，入百三昧，得差别三昧，见百佛及百菩萨，知前后际各百劫事，光照百刹土，知上上地相，大愿殊胜，神力自在，法云灌顶，当得如来自觉地。善系心十无尽句，成熟众生，种种变化光明庄严，得自觉圣乐三昧正受故。

若菩萨成就这两种觉知，善于彻了人法二无我，以不可得的方便观察菩萨道地，证得初地，能入百三昧，得了知诸



法差别相三昧，见百佛及百菩萨，知过去未来各百劫事，光照百佛刹，知晓初地以上诸地的境界，大愿殊胜，神力自在，渐次达第十法云地，十方诸佛为之灌顶，直到成佛，心系十无尽句，度化成熟无量众生，显现种种变化，大放光明，都是获得自证圣乐三昧的功德。

以上内容，皆是对“五法三自性”问题的解答。以下看对“八识”的解答。

28、建立八识（卷二）

大慧白佛言：“世尊！不建立八识耶？”佛言：“建立。”
大慧白佛言：“若建立者，云何离意识，非七识？”

佛告大慧：“彼因及彼攀缘故，七识不生。意识者，境界分段计著生。习气长养藏识，意俱我、我所计著思惟因缘生，不坏身相，藏识因攀缘，自心现境界计著，心聚生，展转相因。譬如海浪，自心现境界风吹，若生若灭，亦如是。是故意识灭，七识亦灭。”

大慧请问佛是否建立八识，答言建立，问：既然建立，为何佛说要离意识，而说不离其余七种识？

佛回答说：意识是其余七识生起的因及攀援的境，没有意识也就不会产生其余七识。意识，生于对各种境界的分别执取，意识分别的习气养育增长阿赖耶识，末那识与意识同时生，思量我及我所，它没有自身的实体，以阿赖耶识为因、为所缘境，由执着自心所现的境界，产生各种心识，互相展



转为因。就像海浪因风而起，自心所现境界之风吹动，令心识生了又灭。所以意识若灭，其余七识也跟着灭。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我不涅槃性，所作及与相，

妄想尔炎识，此灭我涅槃。

佛以偈颂重复其所说义：我不以自性、所作及诸相而说涅槃，虚妄分别及其所知境相灭尽，我说此为涅槃。

彼因彼攀缘，意趣等成身，

与因者是心，为识之所依，

如水大流尽，波浪则不起

如是意识灭，种种识不生。

意识为阿赖耶识之因及所缘境，以末那识为根而生起，阿赖耶识又是其余七识所依的因，独称为心，或名心体。就像洪水流尽，则不起波浪，意识若灭，其余诸识则不得生起。

据此，则第六意识为修证涅槃的关键，修行只能在意识上用功。说意识灭尽，并非没有了意识如植物人，而是将染污的、分别法尘的、虚妄分别的意识灭尽，更准确地说，是转意识为妙观察智。

29、藏识海常住（卷一）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说心、意、意识、五法、自性相，一切诸佛菩萨所行，自心见等所缘境界不和合，



显示一切说，成真实相，一切佛语心。为楞伽国摩罗耶山、海中住处诸大菩萨，说如来所叹海浪藏识境界法身。”

大慧禀告佛：佛所说八识及五法、三自性，乃是诸佛菩萨所修证，摆脱了自心所现境界，破除一切虚妄言说，开示真实义理，是一切佛言的心要。唯愿佛为楞伽国摩罗耶山及住在海中的诸大菩萨说阿赖耶识海浪境界及法身。

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言：“四因缘故眼识转，何等为四？谓自心现摄受不觉、无始虚伪过色习气计著、识性自性、欲见种种色相。大慧！是名四种因缘水流处，藏识转识浪生。大慧！如眼识，一切诸根微尘毛孔俱生，随次境界生，亦复如是，譬如明镜现众色像。大慧！犹如猛风吹大海水，外境界风飘荡，心海识浪不断。

佛告大慧：眼识生起须四种因缘：不知自心所现而执取、无始以来虚妄分别色相的习气、识自体、想见种种色相的欲望。这四种因缘，使得犹如洪流的阿赖耶识起了波浪，生起分别境界的心识。如同眼识，其余诸根及构成它们的极微、毛孔，与阿赖耶识同时生起，所见境界也随之各自生起，就像明镜映现各种形相。又如猛风吹动大海，外境界的大风吹动，使得心识的大海上波浪不断兴起。

因、所作、相异不异，合业生相，深入计著，不能了知色等自性，故五识身转。大慧！即彼五识身俱因，差别分段相知，当知是意识因。



执着因、所作及所见相相异或相同，所造业与所见相结合而深深执取，不能了知所见色等境界的自性，生起眼等前五识。与前五识同时，了别前五识所见诸相的差别，是第六意识生起之因，这种意识称为五俱意识。

彼身转，彼不作是念：我展转相因，自心现妄想计著转，而彼各各坏相俱转，分别境界分段差别，谓彼转。如修行者入禅三昧，微细习气转而不觉知，而作是念：识灭然后入禅正受，实不识灭而入正受，以习气种子不灭，故不灭。以境界转，摄受不具，故灭。

诸识生起时，不知互相展转为因，对自心所现境界作虚妄分别，诸识各自生起，分别各自所了别的境，叫做转识。彼身，指诸转识自身。如同修行者坐禅入定，心寂静不动，不知内心深处微细的习气种子还在生灭，认为自己已经灭尽心识进入正定，实际上不是灭尽心识而入定，因为习气种子未灭，所以非心识灭，就其不接纳外境，说为心识灭。

大慧！如是微细藏识究竟边际，除诸如来及住地菩萨，诸声闻、缘觉、外道修行所得三昧智慧之力，一切不能测量决了。余地相智慧巧便，分别决断句义，最胜无边善根成熟，离自心现妄想虚伪，宴坐山林，下中上修，能见自心妄想流注，无量刹土诸佛灌顶，得自在、力、神通、三昧、诸善知识、佛子眷属。彼心、意、意识，自心所现自性境界虚妄之想、生死有海、业爱无知，如是等因，悉以超度。是故大慧！诸修行者应当亲



近最胜知识。

如是，阿赖耶识极其微细，它的终极实相，除过佛及地上菩萨，以声闻、缘觉、外道修行所得的禅定和智慧，是不能了达的。只有诸地上菩萨，以智慧善巧思惟佛说的实义，成熟最殊胜的善根，远离对自心所现的虚妄分别，安坐于山林中，作上中下三等观修，才能明见自心底层虚妄分别的流注，在十方世界无量诸佛灌顶加持下，获得各种自在、力、神通、三昧、善知识及徒众眷属。他们将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对自心所现境界的虚妄分别，及生死大海、业爱无明等，皆悉超越。所以，诸修行者应当亲近最殊胜的善知识，即诸佛及诸地上菩萨。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风起，
洪波鼓冥壑，无有断绝时。
藏识海常住，境界风所动，
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

佛说偈总结：就像大海中的波浪由猛风吹起，洪波汹涌，没有断绝之时，阿赖耶识如同大海常住，被境界的风吹动，种种心识，如同波浪生起，翻腾不息。

青赤种种色，珂、乳及石蜜，
淡、味、众华果，日月与光明，
非异非不异。海水起波浪，



七识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变，种种波浪转，

七识亦如是，心俱和合生。

如同青黄赤白等颜色，螺贝、乳及石蜜，还有淡味咸味，及种种花果，日月与光明，皆非相异非不相异，意识等七识与阿赖耶识和合，同时生起，犹如大海起浪，也是这样，非相异非不相异。就像大海变化出种种波浪，由阿赖耶识心体变化出七转识，也是这样。

谓彼藏识处，种种诸识转：

谓以彼意识，思惟诸相义。

不坏相有八，无相亦无相。

譬如海波浪，是则无差别，

诸识心如是，异亦不可得。

心名采集业，意名广采集，

诸识识所识，现等境说五。”

从阿赖耶识生起诸转识，以第六意识思惟诸相，而八种识并非截然分割，都无相可得。如同海中波浪没有差别，诸识及随之而起的诸心所也没有差别。阿赖耶识积集所造业，末那识增广所积集，诸识各自了别自己所了别的境，眼等五识现量了别色等境相。

尔时，大慧菩萨以偈问曰：

“青赤诸色像，众生发诸识，



如浪种种法，云何唯愿说。

大慧以偈颂请问：众生生起诸识，了别青黄赤白等色相，如同海水起浪，为何说诸识没有差别，犹如海浪没有差别？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青赤诸杂色，波浪悉无有。
采集业说心，开悟诸凡夫。
彼业悉无有，自心所摄离。
所摄无所摄，与彼波浪同。
受用建立身，是众生现识。
於彼现诸业，譬如水波浪。”

佛以偈颂回答说：青黄赤白等色相，波浪中都没有，说阿赖耶识积集诸业，以便让凡夫们领悟诸业皆无自性，离自心所取着，了知能取所取没有实体，如同波浪没有自体。将所受用者认之为自己的身体和财物，是众生的心识中所现，依此造作种种业，如同海水现为波浪。

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

“大海波浪性，鼓跃可分别，
藏与业如是，何故不觉知？”

大慧以偈问道：大海中的波浪有其实体，翻腾跳跃，可以了知，如果说阿赖耶识及业同海水与波浪一样，为何人们不能觉知？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凡夫无智慧，藏识如巨海，
业相犹波浪，依彼譬类通。

佛以偈解答说：阿赖耶识犹如巨海，诸业犹如海上波浪，这是为没有智慧、不能见阿赖耶识的凡夫所设的譬喻，以便他们能够理解。

尔时，大慧菩萨复说偈言：

“日出光等照，下中上众生，
如来照世间，为愚说真实，
已分部诸法，何故不说实？”

大慧又以偈颂请问：就像日出普照一切众生，佛出现世间，为愚夫开示真理，佛已经应机而说了许多法，为何不说究竟的真实？分部，即应机而分别说法。

尔时，世尊以偈答曰：

“若说真实者，彼心无真实，
譬如海波浪，镜中像及梦，
一切俱时现，心境界亦然。
境界不具故，次第业转生。

佛以偈颂回答说：如果说真实，阿赖耶识并非究竟真实，就像海中波浪、镜中像及梦境，都是能现与所现同时显现，阿赖耶识显现种种境界，也是这样。境界非同时具足，分别乃依次显现。



识者识所识，意者意谓然。
五则以显现，无有定次第。
譬如工画师，及与画弟子，
布彩图众形，我说亦如是。
彩色本无文，非笔亦非素，
为悦众生故，绮错绩众像。

所谓识，是识别所识，所谓意、末那识，是认为绝对如此，眼等五识则随缘显现，没有一定的次第。它们就像高明的画师及其弟子，以种种色彩画出种种图画，那图画上的东西本无实体，非画画的彩笔及绢素，只是为了取悦众生，而画出绮彩错杂的美观图画。

言说别施行，真实离名字。
分别应初业，修行示真实。
真实自悟处，觉想所觉离。
此为佛子说，愚者广分别，
种种皆如幻，虽现无真实。

言说是为教人实行，真实离于名言，以语言分别说法，是为引导初学，真实只能通过修行而证悟。证悟真实时，远离能知与所知。这是为菩萨而说，对于菩萨的愚人们，则需要广泛地辨析，解说种种事相皆悉如幻，虽然显现，而非真实的本来面目。

如是种种说，随事别施設，



所说非所应，於彼为非说。

彼彼诸病人，良医随处方，

如来为众生，随心应量说。

佛种种说法，都是随机分别解说，对象不同，所说的法也有异。所说法如果与听法者的根机不相应，对于对方来说，就是说错了。就像良医为不同的病人开出不同的处方，佛随顺众生的心思，针对其不同见解而分别说不同的法。

妄想非境界，声闻亦非分，

哀愍者所说，自觉之境界。”

佛为了哀愍众生，说佛自证的境界，但这境界非凡夫虚妄认知中的一切境界，也不是外道、声闻们修得的境界。

30、诸识之生住灭（卷一）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诸识有几种生、住、灭？”

佛告大慧：“诸识有二种生、住、灭，非思量所知。诸识有二种生，谓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种住，谓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种灭，谓流注灭及相灭。诸识有三种相，谓转相、业相、真相。

大慧菩萨请问诸识有几种生、住、灭，佛详作解答。诸识，指此经中所言八种识，诸识皆属有为法，皆有生起、暂住、变灭，这种生、住、灭有两种，不是仅凭意识思量所能



了知的。一是流注生、流注住、流注灭，二是相生、相住、相灭。流注，唐译作相续，黄译作连续，都没有译作流注准确形象。流注，意谓像流水一样相续不断。相，意谓相状，这里指运作的状况，有三种：一是转相，指转识，“转”，为转变、转动之义，转识，意谓从阿赖耶识中转出，变动生灭。二是业相，指心识的造作、活动；三是真相，即诸识的真实面目，所谓心真如、心实相、心性。

大慧！略说有三种识，广说有八相。何等为三？谓真识、现识及分别事识。大慧！譬如明镜持诸色像，现识处现，亦复如是。大慧！现识及分别事识，此二坏、不坏，相展转因。大慧！不思议熏及不思议变，是现识因。大慧！取种种尘，及无始妄想熏，是分别事识因。

诸识略分三种，广说为八。三种，为真识、现识、分别事识。现识，意谓呈现，魏译作了别识，如同明镜能映现诸相，它以不思议的熏习及不思议的变现为因，即是阿赖耶识。分别事识，意谓分别具体的事物，以执取种种境相及无始以来的虚妄分别熏习为因，指其余七转识。现识与分事识二者非一非异，互相作因。阿赖耶识是其余七识生起的因，其余七识活动的种子在阿赖耶识中积集，成为阿赖耶识，叫做一切种子识的原因。真识，唐译作真相，魏译作智相识，黄译作真相识，按后三译，多理解为阿赖耶识，但又说现识指阿赖耶识，而且真相并非识，是识的真相亦即真如，如此则应说有两种识，不应说有三种识。按宋译，真识既然为三种识



中的一种，可以理解为真心或第九识。魏、唐二译的偈颂有“八、九种种识”之言，第九识应该是这里说的真识。

大慧！若覆彼真识种种不实虚妄灭，则一切根识灭。大慧！是名相灭。大慧！相续灭者，相续所因灭则相续灭，所从灭及所缘灭则相续灭。大慧！所以者何？是其所依故。依者，谓无始妄想熏。缘者，谓自心见等识境妄想。

如果覆蔽真识的种种不实虚妄灭尽，则一切依感官而生的识灭，名为相灭。心识相续的因及其所缘若灭，则相续灭，为什么？因为因是相续的所依，这因，即是无始以来虚妄认知的熏习，其所缘，指对自心所现境的虚妄分别。

大慧！譬如泥团、微尘，非异非不异。金庄严具，亦复如是。大慧！若泥团、微尘异者，非彼所成，而实彼成，是故不异。若不异者，则泥团、微尘应无分别。

譬如泥团与构成它的极微，及金子与金首饰等饰物，非相异非不相异。如果泥团与极微相异，则泥团应不是极微所构成，而实际上是极微构成，所以不异。但若说不异，则泥团与极微应无差别。

如是，大慧！转识、藏识、真相若异者，藏识非因。若不异者，转识灭，藏识亦应灭，而自真相实不灭。是故大慧！非自真相识灭，但业相灭。若自真相灭者，藏识则灭。大慧！藏识灭者，不异外道断见论议。



如果说七转识与阿赖耶识、真识相异，则阿赖耶识就不是七转识产生的因，而实际上是因。如果说阿赖耶识、真识与七转识不异，那么七转识若灭，则阿赖耶识也应灭，而真识并不灭。七转识灭，并非是真相识灭，只是业相灭。如果真相识灭，则阿赖耶识也应灭。说阿赖耶识灭，就与外道的人死心识断灭的邪见没有区别了。“而自真相实不灭”，魏译作“而自相阿梨耶识不灭”。

这里所说的自真相、真相识，即是前面所说三种识中的真识，可以理解为第九识真心，也可以理解为阿赖耶识的真如或体性。

阿赖耶识是染是净，是否有第九识，是佛学界长期争议的问题，争议者都引《楞伽经》为证。而诸译本译法的不同，说法的含糊，是造成争议的重要原因。实则各种说法似乎有矛盾，而多出于对阿赖耶识定性的不同。《瑜伽师地论》主要依据《解深密经》，说阿赖耶识为一生灭相续的瀑流而非不变不动的实体，在众生位是杂染的。唯识古学主要依《楞伽经》，也以阿赖耶识为杂染，建立第九识为清净心。《起信论》等则说阿赖耶识乃生灭与不生灭和合、染净和合。

根据此经的说法，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阿赖耶识：它乃心体，是生起七转识的因和体，而杂染的阿赖耶识，又以七转识的活动为因，七转识的虚妄分别及所造业，及在阿赖耶识中落下的虚妄分别习气及业种子，覆蔽了阿赖耶识的真相或体性，当覆蔽真相的虚妄分别现行及种子灭尽之后，虚妄分



别的七转识即灭尽，但并非所有的心识灭尽，而呈露出阿赖耶识的真相，它储藏、处理的杂染种子虽然灭尽了，而它本来具有的能顿现根身器界及储藏、处理的功能并不灭，恒常相续。这时的阿赖耶识，可以说为阿赖耶识的真相、体性，或叫做真识、真相识，或叫做真心，也可以按唯识今学的说法，说为阿赖耶识所转的庵摩罗识或出缠如来藏，也可以看作本来具有的第九识、自性清净心。各种说法，实质是对同一事实的解释不同，很难说谁对谁错。从事相讲，唯识今学的说法比较合理，因为诸佛都是由转识成智而修成，但这样说，又有堕于有为法之嫌。从哲理讲，真心本具说最合理，因为只有本具者才是不生不灭的真实，而且妄心可灭，是有为法，有为法必依本具真心的无为法而有。何况诸佛成道时，见真性本有。但此说又难以解释熟睡、昏迷等无意识时为何不见真心。

如果含糊地说阿赖耶识就是真心、如来藏乃至真如，见到它就是见道，则是对《楞伽经》本义的误解，会产生误认杂染的阿赖耶识为真如、误认未见道为见道的恶果。这是大乘道修行中极其重要的关键性问题，若不能对《楞伽经》作准确的解读，很难得出确定的答案，难免争执不已。

对此，《密严经》偈的说法最可依据，偈子比喻众生阿赖耶与诸佛如来藏的关系“如金与指环”，意谓阿赖耶识只是可以成为佛果的因或体，《圣鬘经》所谓“在缠如来藏”，经过修行转识成智后，才是现实具有佛果功德的“出缠如来



藏”，犹如金指环虽然全体是金，但一块纯金必需经过打造才能成为指环，未经打造的金块金条，是不能作为指环戴在手上的。

大慧！彼诸外道作如是论：谓摄受境界灭，识流注亦灭。若识流注灭者，无始流注应断。大慧！外道说流注生因，非眼、识、色、明集会而生，更有异因。大慧！彼因者说言：若胜妙、若士夫、若自在、若时、若微尘。

那些外道这样主张：心识所摄取的境界若灭，心识的相续也就灭，如果心识的相续流注灭，则无始以来的相续之流应该断。外道所说心识相续生起的因，不是眼根、色境、光明等因缘集合生，而是由另外的邪因，如原质、原人、自在天、时间、极微等。

以上内容，为说八识者，下面再看说人法二无我的内容。

31、人法二无我（卷一）

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善观二种无我相。云何二种无我相？谓人无我及法无我。

云何人无我？谓离我、我所，阴界入聚，无知业爱生，眼色等摄受计著生识，一切诸根，自心现器、身等，藏自妄想相施設显示。如河流，如种子，如灯，如风，如云，刹那展转坏，躁动如猿猴，乐不净处如飞蝇，无厌足如风火，无始虚伪习气因，如汲水轮，生死趣有轮，种种身色，幻术神咒机发像起。



善彼相知，是名人无我智。

佛告大慧，菩萨应善观人无我及法无我两种无我。佛对两种无我作了具体解释。人无我的人，梵语补特伽罗，意译数取趣，即多次轮回于诸道者，为婆罗门教等所立的轮回主体。人无我智，指远离我及我所的执着，了知凡夫所认的实我，只是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聚集，由无明及贪爱所起的有漏业所生，依对所接纳的眼了别色境等的执着而生心识，执着阿赖耶识所现的诸根、器界实有而建立虚妄认知。其所执为实有的一切，如同河流、种子、灯光、风、云，刹那生灭，躁动犹如猿猴，贪爱污秽不净犹如苍蝇，无厌足如风鼓火，以无始以来的虚妄习气为因，轮回生死，犹如汲水的井轮转动不停，于轮回中执受种种身体形貌，就像幻术师以咒术幻变出的种种形相，并无实体。如此了知，名为得人无我智。

人无我智，主要是见五蕴等皆非实我，而未见五蕴皆空。部派说一切有部的见地，是典型的唯见五蕴非我，认为五蕴等“法体”实有，只是所认的实我非有，所以叫做说一切有部。

云何法无我智？谓觉阴、界、入妄想相自性，如阴、界、入离我我所，阴、界、入积聚，因业爱绳缚，展转相缘，生无动摇，诸法亦尔，离自、共相不实妄想相，妄想力是凡夫生，非圣贤也，心、意、识，五法，自性离故。



法无我智，是觉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没有凡夫虚妄所执的自性，如同人无我智所见，蕴、处、界离我及我所，只是蕴、处、界的积聚，因为被贪爱所起业的绳索缠缚，展转相缘而生，并无能作、所作的实我、实体或造物主之类。一切诸法悉皆如此，离凡夫所执虚妄不实的自相、自性。凡夫执着虚妄认知，圣贤则非如此，他们超越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超越相、名等五法，超越妄想自性等三自性。无动摇，梵语原义为无作为，魏译“无作者”，唐译“无能作者”。

法无我智，是见五蕴等皆无自性而空，即《心经》所谓“照见五蕴皆空”。《阿含经》中，不但说五蕴等非实我，也说五蕴等能生诸缘者，也无常、无我、空。所以宗喀巴大师认为大小乘见地无别，只是发心有异。

大慧！菩萨摩诃萨当善分别一切法无我。善法无我菩萨摩诃萨，不久当得初地菩萨无所有观地相，观察开觉欢喜，次第渐进，超九地相，得法云地，於彼建立无量宝庄严大宝莲华王像大宝宫殿，幻自性境界修习生。於彼而坐，同一像类诸最胜子眷属围绕，从一切佛刹来佛手灌顶，如转轮圣王太子灌顶。超佛子地，到自觉圣法趣，当得如来自在法身。见法无我故，是名法无我相。汝等诸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

菩萨应当善于通达一切法无我，善于了悟法无我的菩萨，不久将会证入初地，证得诸法无相的实际，如实观察而得证悟，欢喜无量，从此渐进，超过第九地，入第十法云地，



住在无量众宝装饰的大宝莲花宫殿中，观修如幻境界，身边有无数色相相同的同类菩萨眷属围绕，十方诸佛来为灌顶，就像转轮王的太子接受灌顶。然后超过菩萨十地，趋向于自证圣智，将会证得佛果自在法身。证见诸法无我，名为法无我智，这是菩萨们应当修学的重要课目。

32、空、无生、无二（卷一）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佛言：“唯愿世尊为我等说一切法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我等及余诸菩萨众，觉悟是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已，离有无妄想，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当为汝广分别说。”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大慧请问空、无生、无二的要义，佛为其解说。

佛告大慧：“空空者，即是妄想自性处。大慧！妄想自性计著者，说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大慧！彼略说七种空：谓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行空、一切法离言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彼彼空。

佛言：所谓空，空的是虚妄分别的自性，实际上并没有这种自性，叫做空。佛针对凡夫虚妄分别自性，说空、无生、无二。略说有相空、性自性空、行空、无行空、一切法离言



说空、第一义圣智大空、彼彼空七种空，佛一一解释之。

云何相空？谓一切性自共相空，观展转积聚故，分别无性，自、共相不生，自、他俱性无性故，相不住。是故说一切性相空，是名相空。

相空，是说一切法的自相、共相空，因为如实观察，见一切法展转积聚互相依待，没有不依因缘的自性实体，非从自体、他体及自他相共而生，自相及共相，皆无生、无住，因此说相空。亦即凡夫所见事物的相状皆无自性，说为相空。自相，指各自的相状、性质，如水的自相为湿；共相，指诸法共同的相状、性质，如五蕴的皆悉无常。

云何性自性空？谓自己性自性不生，是名一切法性自空，是故说性自性空。

性自性空，唐译自性空，可简称为性空，是说一切法没有自己固有的自性，是故说空。

云何行空？谓阴离我、我所，因所成所作业方便生，是名行空。大慧！即此如是行空，展转缘起，自性无性，是名无行空。

五蕴离我及我所，从众生所造业而生，名为行空。行，指行为，造业。行空所指五蕴，互相缘起，没有自性，因而没有造业的实体，名为无行空。唐译为：“诸蕴本来涅槃，无有诸行，是名无行空。”



云何一切法离言说空？谓妄想自性无言说故，一切法离言说，是名一切法离言说空。

凡夫虚妄分别所认一切法的自性不可言说，一切法本来离言说，不可言说，名为一切法离言说空。

云何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谓得自觉圣智，一切见过习气空，是名一切法第一义圣智大空。

证得圣智第一义时，一切虚妄认知及其习气皆灭，名为第一义圣智大空。

云何彼彼空？谓：於彼无彼空，是名彼彼空。大慧！譬如鹿子母舍，无象、马、牛、羊等，非无比丘众，而说彼空，非舍舍性空，亦非比丘、比丘性空，非余处无象马，是名一切法自相。彼於彼无彼，是名彼彼空。是名七种空。彼彼空者，是空最粗，汝当远离。

于此无彼，名为彼彼空。如《阿含经》中佛曾比喻说：就像这鹿子母精舍中没有象、马、牛、羊等，而非没有比丘众，说为彼空，即空否定的是象、马等，不是否定比丘众，也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象、马等，叫做彼彼空。这种空义最为粗浅，菩萨不取。

大慧！不自生，非不生，除住三昧，是名无生。离自性即是无生，离自性刹那相续流注及异性现，一切性离自性，是故一切性离自性。



一切法不从自体生，也不是不生，除过住于定中，名为无生。一切法远离自性，因为都刹那生灭相续，变易不居，所以说一切法离自性，离自性即是无生，意谓没有常住不变的实体出生。

云何无二？谓一切法如冷热、如长短、如黑白，大慧！一切法无二。非於涅槃彼生死，非於生死彼涅槃。异相因有性故，是名无二。如涅槃、生死，一切法亦如是。是故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应当修学。”

什么是无二？是说一切法皆与其对立面相待而有，如冷热、长短、黑白等，独自不能成立。并非在涅槃之外有生死，也非在生死之外有涅槃，生死与涅槃相待而立。一切法悉皆如此，因此说空、无生、无二、无自性。这是菩萨应当修学的。真正的真如、空，应该无二，无所依待，超越一切“二”。无二，也是证悟真如、实相、空性的诀窍。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我常说空法，远离於断常，
生死如幻梦，而彼业不坏。
虚空及涅槃，灭二亦如是，
愚夫作妄想，诸圣离有无。”

佛说偈颂：我经常说一切法空，非断亦非常，生死犹如梦幻，但所造的业并不坏灭，会产生其果报。虚空及涅槃，亦如梦幻，虽无自性而非什么都没有。愚夫虚妄分别其是有



是无，诸圣者远离实有及虚无的分别。

尔时，世尊复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大慧！空、无生、无二、离自性相，普入诸佛一切修多罗。凡所有经，悉说此义。诸修多罗，悉随众生希望心故，为分别说，显示其义，而非真实在於言说。如鹿渴想，诳惑群鹿，鹿於彼相计著水性，而彼水无，如是，一切修多罗所说诸法，为令愚夫发欢喜故，非实圣智在於言说。是故当依於义，莫著言说。”

佛又告大慧菩萨：空、无生、无二、无自性，是一切佛经中共同所说，所有的经都说这一义理。所有佛经，都随顺众生的希求，分别应机而说，开示空、无生、无二、无自性之义，但真实并不在这些言说。就像被焦渴所困的野鹿，将阳焰误认为水，而其实没有水。一切佛经所说的各种法，都是为令愚夫听后欢喜信受，并不是圣智在于言说。因此，应当依于言说所指归的实义，不要执着言说。

33、一切法因缘（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请世尊：“唯愿为说一切诸法缘因之相，以觉缘因相故，我及诸菩萨离一切性有无妄见，无妄想见渐次俱生。”

佛告大慧：“一切法二种缘相，谓外及内。外缘者，谓泥团、柱、轮、绳、水、木、人工，诸方便缘，有瓶生。如泥、瓶、缕、叠、草席、种、芽、酪、酥等，方便缘生，亦复如是，



是名外缘，前后转生。

大慧请示佛开示一切法因缘之相，佛答言：一切法生起的缘有内、外两种。外缘者，如泥团、柱子、陶轮、绳子、木头、人工及技术结合，制造出陶瓷瓶等。又如泥、草缕、草席、种子、芽、乳酪、酥油等物，皆从诸缘和合，前后展转而生。这叫外缘，或者外在条件。

云何内缘？谓无明、爱、业等法得缘名，从彼生阴、界、入法，得缘所起名，彼无差别，而愚夫妄想，是名内缘法。

大慧！彼因者有六种：谓当有因、相续因、相因、作因、显示因、待因。

缘无明、爱、业等，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即十二因缘，诸缘的实相本无差别，而愚夫虚妄分别，名为内缘。

佛又说有六种因，下面一一解释。

当有因者，作因已，内外法生。

相续因者，作攀缘已，内外法生阴种子等。

相因者，作无间相相续生。

作因者，作增上事，如转轮王。

显示因者，妄想事生已，相现作所作，如灯照色等。

待因者，灭时作相续断，不妄想性生。

现在的因，能生起未来内外诸法，名为当有因。所缘能生内外诸蕴的种子，名为相续因，唐译相属因，黄译联系因。能不间断地相续生起诸相，名为相因。能作增上的事业，如



同转轮圣王，名为作因。能呈现虚妄认知所见事物的相，如同灯光照物，名为显示因，唐译显了因。此因灭时相续断，虚妄认知不生，名为待因，唐译观待因。

大慧！彼自妄想相愚夫，不渐次生，不俱生。所以者何？若复俱生者，作、所作无分别，不得因相故。若渐次生者，不得我相故，渐次生不生，如不生子无父名。

这些都是愚夫们的虚妄分别，一切法既不渐次生，也非同时生或顿生。如果是同时生，能作、所作就没有了区别，所生果就没有了因。如果是渐次生，因为没有实我，这种生不能成立，如不生子，就不能称为父亲。

大慧！渐次生相续方便不然，但妄想耳。因、攀缘、次第、增上缘等，生所生故。大慧！渐次生不生，妄想自性计著相故，渐次、俱不生。自心现受用故，自相共相外性非性。大慧！渐次、俱不生，除自心现不觉妄想故相生。是故因缘作事方便相，当离渐次、俱见。”

渐次生的过程中没有相续不变的实体，只是愚夫虚妄分别。由因缘、所缘缘、次第缘、增上缘等诸缘生起诸法，并无渐次生。凡夫执着虚妄认知的自性，分别渐次生或者同时生。能生所生，身体及所受用的一切，都是自心所现，没有外在于心识的自相、共相，所以说诸法非渐次生也非同时生，只由不了知自心所现，因虚妄分别而生诸相。因此应该远离因缘和合而渐次生或同时生事物的见解。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一切都无生，亦无因缘灭，
於彼生灭中，而起因缘想。
非遮灭复生，相续因缘起，
唯为断凡愚，痴惑妄想缘。

佛说偈总结说：一切法无生，也无因缘灭，而愚痴凡夫虚妄分别因缘有生有灭。这样说，并非否定诸缘和合灭已复生，相续生起，只是为了断除愚夫的妄想分别。

有无缘起法，是悉无有生，
习气所迷转，从是三有现。

一切缘起法并非从实有或虚无产生，唯是自心被虚妄习气迷乱，从而显现三界。

真实无生缘，亦复无有灭。
观一切有为，犹如虚空华，
摄受及所摄，捨离惑乱见。

诸法的真实本面，是本来无有生灭。一切有为法，如同翳目所见虚空中的花。应当远离能取所取，捨弃迷乱的邪见。

非已生当生，亦复无因缘，
一切无所有，斯皆是言说。”

诸法非过去生，也非将来生，也不是没有因缘，一切所知者皆无自性，生灭及因缘等，只是假名建立的世俗言说。



34、五阴自性相（卷二）

复次，大慧！当说诸阴自性相。云何诸阴自性相？谓五阴。云何五？谓色、受、想、行、识，彼四阴非色，谓受、想、行、识。大慧！色者，四大及造色，各各异相。

佛开示五蕴的体相。五蕴，为色、受、想、行、识五者的积聚，其中受、想、行、识四蕴没有物质性。色，指地水火风四大元素及其所造的种种物，千差万别。

大慧！非无色有四数如虚空，譬如虚空，过数相，离於数，而妄想言一虚空。大慧！如是阴，过数相，离於数，离性非性，离四句。数相者，愚夫言说所说，非圣贤也。

并非说没有物质性的受想行识四蕴有四种，它们犹如虚空，超越数量，凡夫妄见，称为虚空。同样，五蕴超越数量，非实有亦非虚无，远离四句分别。计算数量，是愚夫所为，非圣者所行。

大慧！圣者如幻种种色像，离异不异施設。又如梦、影，士夫身离异不异故。大慧！圣智趣同阴妄想现，是名诸阴自性相，汝当除灭。灭已，说寂静法，断一切佛刹诸外道见。

圣者见种种色相犹如幻化，远离相同抑或相异的假名。又如梦境、影子，无所谓相同或相异，而愚夫不能了知圣智，执着虚妄认知，菩萨应除灭对五蕴的虚妄分别，为众生说寂



静法，断除一切世界中的各种外道邪见。

大慧！说寂静时，法无我见净，及入不动地，入不动地已，无量三昧自在，及得意生身，得如幻三昧，通达究竟，力、明自在，救摄饶益一切众生，犹如大地载育众生，菩萨摩诃萨普济众生，亦复如是。

说寂静法时，法无我的正见清净，登第八不动地，自在证入无量三昧，得意生身、如幻三昧，神通、力与三明自在，救度利益一切众生，犹如大地承载养育众生。

力，神力。三明：天眼明、宿命明、漏尽明，明见过去、未来及烦恼是否断尽，并明见其中因果的神通智慧，定慧俱解脱阿罗汉所证得。

第八不动地，其他译本都作第七远行地，菩萨入此地时，所断烦恼与所证禅定、神通等齐于小乘阿罗汉，相当于《般若经》通教十地的第七已办地。

35、四大造色（卷二）

复次，大慧！菩萨摩诃萨当善四大造色。云何菩萨善四大造色？大慧！菩萨摩诃萨作是学：彼真谛者，四大不生。於彼四大不生作如是观察。观察已，觉名、相、妄想分齐，自心现分齐，外性非性，是名自心现妄想分齐。谓三界观彼四大造色性离，四句通净，离我、我所，如实相自相分齐住，无生自相成。



菩萨应通达四大如何造色。分别四大，在世俗谛。从真实谛看，四大本来不生。菩萨应这样观察四大不生，了知四大的差别乃凡夫的虚妄分别，明了没有离心外在的实体，远离三界中的四大及其所造色，清除四句分别，离我及我所，安住实相，确认无生。

大慧！彼四大种云何生造色？谓津润妄想大种生内外水界，堪能妄想大种生内外火界，飘动妄想大种生内外风界，断截色妄想大种生内外地界，色及虚空俱。计著邪谛，五阴集聚，四大造色生。

四大如何造色？虚妄分别性质为湿润的基本元素，生内外水大；虚妄分别性质为燃烧的基本元素，生内外火大；虚妄分别性质为飘动的基本元素，生内外风大；虚妄分别性质为坚硬的基本元素，生内外地大，与虚空同在。由执着邪见，五蕴聚集，而四大所造色生。

大慧！识者，因乐种种迹境界故，余趣相续。大慧！地等四大及造色等有四大缘，非彼四大缘。所以者何？谓性、形、相、处所、作方便无性，大种不生。大慧！性、形、相、处所、作方便和合生，非无形，是故四大造色相，外道妄想，非我。

因为喜欢种种境界，心识在轮回中相续不断。四大所造色以四大为因，而四大并非四大之因。为什么？因为若无性质、形状、相状、处所、造作等结合，便不会有四大产生。所谓四大，乃是性质、形相等结合的产物，并非无形。四大



造色的说法，是外道的虚妄分别，不是佛说。

36、一切法刹那（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惟愿为说一切诸法刹那坏相，世尊！云何一切法刹那？”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佛告大慧：“一切法者，谓善、不善、无记，有为、无为，世间、出世间，有罪、无罪，有漏、无漏，受、不受。

大慧请问一切法的刹那坏灭，佛为解说。所言一切法，从不同的角度分类，有善、不善、非善非不善三类，有为、无为两大类，世间及出世间两大类，有罪及无罪两类，有漏及无漏两类，受及不受两类。有为法、世间法，指依因缘而生、生灭变坏的一切，无为法、出世间法则与之相反，不依因缘，不变不坏。受、不受法，黄译取、不取法。

大慧！略说心、意、意识及习气，是五受阴因，是心、意、意识、习气，长养凡愚善、不善妄想。大慧！修三昧乐三昧正受现法乐住，名为贤圣善无漏。

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及习气种子，是生成五蕴的因，它们养育凡夫愚人，起善及不善的虚妄分别。修证正定而现前享受法乐，是圣贤清除了烦恼的无漏境界。

大慧！善、不善者，谓八识。何等为八？谓如来藏名识藏，心、意、意识及五识身，非外道所说。



所谓善法、不善法，指八识，其中第八识乃名为阿赖耶识的如来藏，加上末那识、意识及眼等五识，这八识非外道所说。一直到今天，其他学说都没有这样说的。

大慧！五识身者，心、意、意识俱，善不善相展转变坏，相续流注不坏，身生亦生亦灭，不觉自心现，次第灭，余识生。形相差别摄受，意识、五识俱相应生，刹那时不住，名为刹那。

前五识与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同时生起，或善或不善，相续不断，生了又灭，不能觉知自心所现，灭后又生起其他五识。五识各自了别各自的境相，意识与五识一起生起，叫做五俱意识，不于刹那间停住，名为刹那。

大慧！刹那者，名识藏、如来藏，意俱，生识习气刹那，无漏习气非刹那，非凡愚所觉。计著刹那论故，不觉一切法刹那、非刹那，以断见坏无为法。

刹那，是说阿赖耶识、如来藏与末那识一起，及所生诸识的有漏习气种子，皆刹那生灭，而无漏种子非刹那生灭，这不是凡夫愚人所能觉知的。凡愚执一切刹那论，不能了知一切法有刹那生灭的，也有非刹那生灭的，以其断见，否定有不生不灭的无为法。

大慧！七识不流转，不受苦乐，非涅槃因。大慧！如来藏者，受苦乐，与因俱，若生若灭，四住地无明住地所醉，凡愚不觉，刹那见妄想勋心。



七转识不流转，不受苦乐，不能作证得涅槃的因。只有如来藏受苦乐，与因俱在，有生有灭，凡愚被四种习气所迷醉，不能觉知，其心被一切法皆悉刹那的片面见解熏染。勋心之勋，应为“熏”之误写。

七识，其他译本皆作五识身，应该是前五识，它们不能作涅槃之因。四住地：《胜鬘经》等所说出生烦恼的四种根本：一、见一处住地，身见等三界见惑；二、欲爱住地，欲界诸烦恼；三、色爱住地，色界烦恼；四、有爱住地，无色界烦恼。加上三界外的无明住地，为五住地。

说前五识不流转、不受苦乐，应是说它们不能延续到他生后世，非感受苦乐的实体。说如来藏受苦乐、与因俱、有生灭，是说阿赖耶识储藏感受苦乐的种子，作为受苦乐的因，与种子同时俱在，所以又叫做一切种子识，是一刹那生灭而相续不断的心识洪流，不像前六识有时不起，非相续不断。

复次，大慧！如金、金刚、佛舍利，得奇特性，终不损坏。大慧！若得无间有刹那者，圣应非圣，而圣未曾不圣。如金、金刚，虽经劫数称量不减。云何凡愚不善於我隐覆之说，於内外一切法作刹那想？”

并非一切法都刹那坏灭，如黄金、钻石、佛舍利，性质奇特，不会变异毁坏。如果说圣者所证法也刹那坏，圣者则不是圣者了，而圣者未曾不是圣者，他们所证法如同黄金、钻石，历劫不变不坏。凡夫愚人不能理解佛在某种场合隐藏真实而说的法，起内外一切法都刹那坏灭的片面知见。隐覆



说：佛说法的一种方式，故意隐藏真义而应机作方便之说。

37、邪正无常（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一切外道皆起无常妄想，世尊亦说一切行无常，是生灭法，此义云何？为邪为正？为有几种无常？”

大慧请问：一切外道皆说无常，世尊也说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与外道无常说有何不同？有几种无常？

佛告大慧：“一切外道有七种无常，非我法也。何等为七？彼有说言：作已而舍，是名无常。有说：形处坏，是名无常。有说：即色是无常。有说：色转变中间，是名无常。无间自之散坏，如乳酪等转变，中间不可见，无常毁坏一切性转。有说：性无常。有说：性无性无常。有说：一切法不生，无常入一切法。

佛回答说：外道有七种无常，与我说的无常不同。有的说：被造物主创造出来之后又舍弃，名为无常。有的说：形状改变破坏，名为无常。有的说：色法当体即是无常。有的说：色法转变的过程，名为无常，如乳变为酪的过程不可见，不可见的变化发生在一切事物中，是为无常。有的说：自性无常。有的说：实有及虚无不无常。有的说：一切法不生，无常涵盖一切法，名为无常。

大慧！性无性无常者，谓四大及所造自相坏，四大自性不



可得，不生。

所谓性无性无常，意谓没有实有者故无常，是说四大及所造色的自相会坏灭，四大的自性不可得，不生。

彼不生无常者，非常、无常，一切法有无不生，分析乃至微尘，不可见，是不生义，非生，是名不生无常相。若不觉此者，堕一切外道生无常义。

所谓一切法不生无常，是说常与无常、有与无不生，分析物体直到构成它的极微，也不可见，非有实体生，名为不生无常。如果不能了知此义，便会堕于诸外道的生无常邪见。

大慧！性无常者，是自心妄想非常无常性。所以者何？谓无常自性不坏。大慧！此是一切性无性无常事。除无常，无有能令一切法性无性者，如杖、瓦、石破坏诸物。现见各各不异，是性无常事，非作、所作有差别，此是无常，此是事，作、所作无异者，一切性常，无因性。

性无常，唐译作有物无常，黄译作事物无常，是说自心对事物作常或无常的虚妄分别。为何？因为无常的自性不坏，而能破坏一切法。除了无常，再没有能使一切法毁坏消失者。犹如杖、瓦、石头能破坏诸物，而自己不被破坏。现见无常与一切事物不异，事物与无常，并非是能作、所作的关系，不能说这是无常，这是所作的事物，实际上无常与事物无异，说一切事物常，是没有理由的。



大慧！一切性无性有因，非凡愚所知。非因不相似事生，若生者，一切性悉皆无常，是不相似事，作、所作无有别异，而悉见有异。若性无常者，堕作因性相。若堕者，一切性不究竟。一切性作因相堕者，自无常应无常，无常无常故，一切性不无常应是常。

一切事物消失自有其因，但不是凡愚所能了知。结果并非从与它不相似的原因而生，如果能生，那么一切事物皆悉无常便成为产生不相似结果的原因，能作、所作便没有了区别，而现见一切事物有因和果的区别。如果无常性是实有，则堕于能作因实有，这样一切实有便不能成立。若堕于一切实有为因，则无常自身成为无常，这样一切事物就都成为常。

若无常入一切性者，应堕三世。彼过去色与坏俱，未来不生，色不生故，现在色与坏相俱。色者，四大积集差别，四大及造色自性不坏，离异不异故。一切外道一切四大不坏，一切三有、四大及造色，在所知有生灭。离四大造色，一切外道於何所思惟无常？四大不生，自性相不坏故，离始造无常者。非四大复有异四大，各各异相自相故，非差别可得。彼无差别，斯等不更造，二方便不作，当知是无常。

如果无常涵盖一切事物，则会堕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但过去的色法已经坏灭，未来的色法尚未生起，现在的色法与坏灭同时。所谓色法，乃是四大的不同结合，而四大造色的自性不坏，离相异及不相异。一切外道，都认为一切



四大不坏，而一切三界、四大及四大所造物，皆有生有灭。离了四大造色，一切外道如何思量无常？他们执着四大不生，因为其体性不坏，没有一个最初创造无常的造物主。也不是别有不同的四大，因为自相各自不同，非另有所造，两者没有联系，因此不是始造无常。

彼形处坏无常者，谓四大及造色不坏，至竟不坏。大慧！竟者，分析乃至微尘，观察坏四大及造色，形处异见，长短不可得。非四大四大不坏形处坏，现堕在数论。

形处坏无常，是说四大及其造色的功能不坏，终极本性不坏。终极本性，指分析物质，达极微层次，见并非四大及其造色的体性坏，只是物体的外在形状如长短等有改变。这种非四大体性坏而只是形状改变的说法，堕于数论之见。

色即无常者，谓色即是无常。彼则形处无常，非四大。若四大无常者，非俗数言说。世俗言说非性者，则堕世论，见一切性但有言说。

色即无常，是说色即是无常，此则同形处无常，只是形状无常，而非构成色法的四大无常，世俗言说认为一切事物不存在，唯是言说，则堕于顺世论邪见。

不见自相生转变无常者，谓色异性现，非四大。如金作庄严具，转变现，非金性坏，但庄严具处所坏。如是，余性转变等亦如是。



不见自性生转变无常，是说色法的形相改变，并非构成它们的四大变。如金子做成种种饰物，只是所造物的形状转变，金子的本性并无改变。其他事物的转变，悉皆如此。

如是等种种外道无常见妄想，火烧四大时，自相不烧。各各自相相坏者，四大造色应断。

如上种种外道的无常妄见，认为火烧四大时，四大的性质并不被烧毁。如果四大各自的性质能被破坏，则四大及所造色应该断灭。

大慧！我法起非常非无常。所以者何？谓外性不决定故，惟说三有微心，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四大合会差别，四大及造色故，妄想二种事摄所摄。知二种妄想，离外性、无性二种见，觉自心现量妄想者，思想作行生，非不作行，离心性无性妄想。世间、出世间、上上一切法非常非无常。不觉自心现量，堕二边恶见相续，一切外道不觉自妄想，此凡夫无有根本。谓世间、出世间、上上法从说妄想生，非凡愚所觉。”

佛说一切法非常非无常，为何？佛不说有外在的实有，唯说三界唯心，不说种种相有生有灭，而说只是四大和合有差别，四大及所造色，唯是虚妄分别。佛了知能取所取虚妄，远离外在实体有或无的边见，觉悟自心所现的虚妄分别起用，则生所见境相，不起用则不见。远离分别实有实无的妄见。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法，皆非常非无常，唯是自心所现，凡夫外道不能觉知，依自己的虚妄分别而立



言说。佛说世间法、出世间法、出世间上上法，是针对凡夫外道的邪见而说，其真实究竟，非凡愚所能了知。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远离於始造，及与形处异，
性与色无常，外道愚妄想。
诸性无有坏，大大自性住，
外道无常想，没在种种见。
彼诸外道等，无若生若灭，
大大性自常，何谓无常想？”

佛说偈总结：即便没有初始造物者，而有形状的变异，愚痴的外道妄见事物与色法无常，而色法的体性，亦即四大的自性常住不变。外道关于无常的虚妄分别，没溺于种种邪见，皆说四大的自性常，不生不灭，为何要说无常？

不仅外道认为四大自性不坏，即佛教小乘说一切有部，也说五蕴虽然非我、无常，而四大等“法体”恒有。

一切唯心量，二种心流转：
摄受及所摄，无有我我所。
梵天为树根，枝条普周遍，
如是我所说，惟是彼心量。

能取所取的一切，皆唯心所现，并非对立的二法，没有我及我所。婆罗门教等所说出生世界万物、犹如树根的梵天，佛说也是唯心所现。



38、诸法相续相（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一切法相续义、解脱义。若善分别一切法相续不相续相，我及诸菩萨，善解一切相续巧方便，不堕如所说义计著相续，善於一切诸法相续不相续相，及离言说文字妄想觉，游行一切诸佛刹土无量大众，力自在神通总持之印，种种变化，光明照耀，觉慧善入十无尽句，无方便行，犹如日月摩尼四大，於一切地离自妄想相见，见一切法如幻梦等，入佛地身，於一切众生界随其所应而为说法，而引导之，悉令安住一切诸法如幻梦等，离有无品及生灭妄想异言说义，其身转胜。”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大慧请教一切法相续、不相续及解脱义，说菩萨若能善解一切法相续及不相续相，不执着于言说，远离虚妄认知，便能顺利修持菩萨道，游历一切佛刹，证得神通自在及陀罗尼，证入佛地，为一切众生应机说法。

佛告大慧：“无量一切诸法，如所说义计著相续，所谓相计著相续、缘计著相续、性非性计著相续、生不生妄想计著相续、灭不灭妄想计著相续、乘非乘妄想计著相续、有为无为妄想计著相续、地地自相妄想计著相续、自妄想无间妄想计著相



续、有无品外道依妄想计著相续、三乘一乘无间妄想计著相续。

佛为解说，说凡夫所执着一切法的相续义，有执着相、缘、实有实无、生与不生、灭与不灭、乘与非乘、有为与无为、诸地自相、无间、有无、三乘与一乘等虚妄分别的相续。

复次，大慧！此及余凡愚众生自妄想相续，以此相续故，凡愚妄想，如蚕作茧，以妄想丝自缠缠他，有无相续相计著。复次，大慧！彼中亦无相续及不相续相，见一切法寂静，妄想不生。故菩萨摩訶萨见一切法寂静。

这些相续，都是凡夫的虚妄分别相续，因为误认这些虚妄为真实，执着有相续或无相续，犹如春蚕作茧自缚，以妄想之丝缠缚自他。其所执一切法，也无相续及不相续，若能明见一切法本来寂静，虚妄分别就不会生起，菩萨明见一切法本来寂静。

复次，大慧！觉外性非性，自心现相无所有，随顺观察自心现量，有无一切性无相，见相续寂静故，於一切法无相续不相续相。

菩萨觉知外在境物非实有，乃自心所现，本来无相，随顺观察自心所现，见若有若无一切法无相，一切相续寂灭，离一切法相续及不相续的妄见。

复次，大慧！彼中无有若缚若解，余堕不如实觉知有缚有解。所以者何？谓於一切法有无有，无众生可得故。



菩萨明见实相中没有系缚与解脱，只有陷入虚妄分别者认为有缚有解。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本无自性，没有众生的实体可得。

复次，大慧！愚夫有三相续：谓贪恚痴及爱，未来有喜爱俱。以此相续，故有趣相续，彼相续者续五趣。大慧！相续断者，无有相续不相续相。

愚夫有贪嗔痴、贪爱、对未来生命的喜爱三种相续，因为这三种相续，而有轮回于天、人、畜生、饿鬼、地狱五道的相续。断了轮回相续的圣者，不说实有相续及不相续。

复次，大慧！三和合缘、作、方便计著，识相续无间生方便计著，则有相续。三和合缘识断，见三解脱，一切相续不生。”

执着根、境、识三缘和合，及造作、方便，执着心识无间断地相续，则有相续。如果断了三缘和合而生的心识，证见空、无相、无作三解脱，则不生一切相续。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不真实妄想，是说相续相，
若知彼真实，相续网则断。
於诸性无知，随言说摄受，
譬如彼蚕虫，结网而自缠。
愚夫妄想缚，相续不观察。”

佛说偈总结：相续，是以不实的虚妄分别而说，若能了



知相续的真实本面，则能断相续之网。愚夫被虚妄认知缠缚，不能了知诸法实性，不能观察相续的真实，只是追随言说而取着，如同春蚕结茧，自我缠缚。

39、一切法如幻（卷二）

“复次，大慧！非幻无有相似，见一切法如幻。”

大慧白佛言：“世尊！为种种幻相计著，言一切法如幻，为异相计著，若种种幻相计著，言一切性如幻者？世尊！有性不如幻者。所以者何？谓色种种相，非因。世尊！无有因色，种种相现如幻。世尊！是故无种种幻相计著相似，性如幻。”

佛言：一切法如幻，除过幻觉，再没有跟一切法更为相似的比喻。

大慧请问：是因为执着种种幻相，说一切法如幻，还是因为实相与所执相相异，而说一切法如幻？现见有非如幻的事物，即是种种物质现象，没有以物质为因，而使种种所现的诸相悉皆如幻的。所以，没有因执着种种幻相与真实事物相似，说真实事物如幻的道理。

佛告大慧：“非种种幻相计著相似一切法如幻。大慧！然不实一切法，速灭如电，是则如幻。大慧！譬如电光刹那顷现，现已即灭。非愚夫现如是一切性自妄想自共相，观察无性，非现色相计著。”

佛告大慧：并非因为种种幻相与凡夫所执着实有的事物



相似，说诸法如幻。是因为一切法并非绝对真实，生后速灭，犹如闪电光，故说如幻。如同闪电光，只是于刹那间出现，出现后迅速消失。同样，愚夫执着自心所现一切事物实有自相、共相，而其实没有自性，只是虚妄分别种种境相显现。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非幻无有譬，说法性如幻。

不实速如电，是故说如幻。”

佛说偈言：除过如幻，没有更好的比喻描述法性，因此说诸法如幻，因为诸法没有常住实体，生后速灭，犹如闪电光，故而说一切法如幻。

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一切性无生及如幻，将无世尊前后所说自相违耶？说无生、性如幻？”

大慧质疑说：若如世尊所说，一切事物无生，又说如幻，岂非世尊所说前后自相矛盾？

佛告大慧：“非我说无生性、如幻前后相违过。所以者何？谓生无生，觉自心现量，有非有，外性非性，无生现。

佛告大慧：我说诸法无生而又如幻，并非前后矛盾。为什么？因为我明见一切法乃自心所现，非离心实有，没有外在于心识的实体生，故说无生。

大慧！非我前后说相违过，然坏外道因生故，我说一切性无生。大慧！外道痴聚，欲令有无有生，非自妄想种种计著缘。



大慧！我非有无有生，是故我以无生说而说。

我前后所说似乎有所矛盾，是为破斥外道认为事物从某种因而生的邪见，所以说一切事物无生。外道愚痴，认为一切事物生于实有或虚无，而非生于自心的虚妄分别。我不说事物从实有或虚无而生，因此说无生。

大慧！说性者，为摄受生死故，坏无见断见故，为我弟子摄受种种业受生处故，以性声说摄受生死。

我说有实者，是为破斥外道执着虚无及断灭，为使我的弟子们明白所造的种种业会导致死后受生，再生于五道中，故而从世俗谛说实有业报及生死轮回。

大慧！说幻性自性相，为离性自性相故，堕愚夫恶见相希望，不知自心现量，坏因所作生缘自性相计著，说幻梦自性相一切法，不令愚夫恶见希望计著，自及他，一切法如实处见作不正论。大慧！如实处见一切法者，谓起自心现量。”

为了引导愚夫离却对一切事物实有的执着，了知一切法唯心所现，破除他们对能造作万物之因的妄计，说一切法如幻如梦，好让他们不再执着邪见自害害人，能于一切法的真实生起正见。所谓如实见一切法，是观一切法皆是自心所现。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无生、作、非性，有性摄生死，
观察如幻等，於相不妄想。



佛又说偈：一切法无生、非从造物主等邪因生、非实有，若执着实有，则会接受生死，如实观察一切法如幻，便于诸相不起虚妄分别。

以上内容，属于说人法二无我，下面再看关于如来藏的内容。

40、如来藏自性清净（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修多罗说如来藏自性清净，转三十二相入於一切众生身中，如大价宝垢衣所缠，如来之藏常住不变，亦复如是，而阴、界、入垢衣所缠，贪欲、恚、痴，不实妄想尘劳所污。一切诸佛之所演说。云何世尊同外道说我，言有如来藏耶？世尊！外道亦说有常作者，离於求那，周遍不灭。世尊！彼说有我。”

大慧请问：佛经中说：如来藏自性清净，具有三十二大人相好的佛身，隐藏于一切众生身中，犹如昂贵的宝石被肮脏的衣服所缠，如来藏常住不变，也是如此，被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肮脏衣服所缠，被贪瞋痴等由虚妄分别所生的烦恼污染。一切诸佛都这样说。为何世尊所说如来藏，雷同于外道所说的实我？外道也说，有常恒不灭的造物主，离于原质，周遍一切，永在不灭，是为实我，名为梵我、妙乐我、神我。

佛告大慧：“我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大慧！有



时说空、无相、无愿，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如是等句，说如来藏已，如来应供等正觉为断愚夫畏无我句故，说离妄想无所有境界如来藏门。大慧！未来、现在菩萨摩訶萨不应作我见计著。

佛告大慧：我所说如来藏，与外道所说实我不同。我有时说空、无相、无作，有时说真如、实际、法性、法身、涅槃、离自性、不生不灭、本来寂静自性涅槃，以如是等名称说如来藏之后，为了断除愚夫对说无我的畏惧，而说远离虚妄分别、无相的如来藏法门。现在、未来的菩萨们，不应将此如来藏误解为实我。

譬如陶家，於一泥聚，以人工、水、木轮、绳方便，作种种器，如来亦复如是，於法无我，离一切妄想相，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以是因缘故，说如来藏，不同外道所说之我。是名说如来藏，开引计我诸外道故，说如来藏，令离不实我见妄想，入三解脱门境界，希望疾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作如是说如来之藏，若不如是，则同外道所说之我。是故大慧！为离外道见故，当依无我如来之藏。”

就像制造陶器的人家，以人工、水、木轮、绳子等，把一团泥巴制成种种陶器。佛也是如此，以种种智慧，善巧方便，于法无我、于真实离一切虚妄分别，或说如来藏，或说无我。因此，佛所说如来藏不同于外道所说的实我。佛说如



来藏，是为了引导执着实我的诸外道，令其摆脱虚妄分别的不实我见，入三解脱门，希望他们能疾速成佛。出于这个原因，佛才这样说如来藏，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与外道所说的实我无异了。为了远离外道邪见，应当宗依本质乃无我的如来藏。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人相续阴，缘与微尘，胜、自在作，心量妄想。”

佛以偈颂重宣此义，偈说：人、五蕴相续、诸缘及极微、原质、自在天造物，皆是自心所起的虚妄分别。

41、甚深如来藏（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世尊！更为我说阴、界、入生灭，彼无有我，谁生谁灭？愚夫者，依於生灭，不觉苦尽，不识涅槃。”

佛言：“善哉，谛听。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大慧请问：希望世尊再开示：佛说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皆悉生灭无常，它们并非自我，那么是谁在生灭？愚夫依于生灭，不知灭尽诸苦，求证涅槃。

佛告大慧：“如来之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譬如伎儿变现诸趣，离我我所。不觉彼故，三缘和合方便而生。外道不觉，计著作者，为无始虚伪恶习所熏，名为识藏，生无



明住地，与七识俱，如海浪身，常生不断。

佛告大慧：如来藏是善及不善的终极因，它能制造诸道，令众生遍于其中生死轮回。譬如演员表演出诸道众生，其所演并非演员的自我及我所。凡夫不能觉知如来藏制造诸道生死，由根、境、识三缘和合而生虚妄认知。外道不能觉知如来藏，执着为造物主，被无始以来虚妄分别的恶习熏染，名为阿赖耶识，它出生无明住地，与末那等七转识一起，同时运作，犹如海上波浪，常生不断。

这里把阿赖耶识译作识藏而不译作藏识，是与如来藏相对，如来藏，意谓佛及智的胎藏，识藏，意谓识及众生的胎藏。藏，为胎藏或者矿藏之义，如来藏，指孕育佛果的胎藏，或潜在的佛果功德，犹如潜藏着金子的金矿。识藏，则是孕育五道众生的胎藏。无明住地，为五住地之一，为出生无明、所知障的根本。《圣鬘经》说无明住地“其力最大”。

离无常过，离於我论，自性无垢，毕竟清净。其诸余识有生有灭，意、意识等念念有七，因不实妄想，取诸境界，种种形处计著名相，不觉自心所现色相，不觉苦乐，不至解脱。名相诸缠，贪生生贪。

如来藏并非无常，它远离我见，自性无垢，毕竟清净。末那识、意识等七转识念念生灭，由不实虚妄分别，执取尘境，执着形状、处所等名相，不能觉知一切色相乃自心所现，不能觉悟苦乐，不能获得解脱。被执着名相所生的烦恼缠缚，



产生贪欲，贪欲又生贪欲。

若因若攀缘，彼诸受根灭，次第不生，除自心妄想，不知苦乐，入灭受想正受、第四禅，善真谛解脱，修行者解脱想。不离不转，名如来藏识藏，七识流转不灭。

灭掉虚妄分别的因及所攀援的境，及接纳虚妄认知的诸根，断其相续，清除自心的虚妄分别，不知苦乐，进入受想灭尽定或第四禅，通达真谛及解脱，有的修行者认为这就解脱了。而实际上未能转离如来藏中的阿赖耶识，七转识的流转未能停息，并未真正解脱。

所以者何？彼因、攀缘，诸识生故。非声闻、缘觉修行境界，不觉无我，自共相摄受，生阴、界、入。

为什么？因为以阿赖耶识为因，攀援境相为缘，生起七转识。但这非声闻、缘觉的修证境界，他们只了知人无我，分别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自性和共相，而不知法无我。

见如来藏五法、自性，人、法无我，则灭，地次第相续转进，余外道见不能倾动，是名住菩萨不动地，得十三昧道门乐，三昧觉所持，观察不思议佛法，自愿不受三昧门乐及实际，向自觉圣趣，不共一切声闻、缘觉及诸外道所修行道，得十贤圣种性道及身智意生，离三昧行。

若能通达如来藏所包涵的五法、三自性及人法二无我的实相，七转识的流转就会停息，依次证入菩萨诸地，达第八



不动地，则不会被一切外道之见所动摇，证得十种快乐的大乘三昧，于定心中观察不可思议的佛法，自愿不独享禅乐和实际，而一心趋向证得佛果圣智，修持不共于一切声闻、缘觉及外道所修的大乘正道，获得十种贤圣种姓道及智慧意生身，超越种种三昧所证境界。

是故大慧！菩萨摩訶萨欲求胜进者，当净如来藏及藏识名。大慧！若无识藏名，如来藏者则无生灭。大慧！然诸凡圣悉有生灭。修行者自觉圣趣现法乐住，不捨方便。

所以，追求上进的菩萨，应该清净如来藏及藏识之名。若无名为藏识的阿赖耶识，如来藏则不生不灭。然而，诸凡夫、圣者，皆有生灭。修行者虽然证得圣智，享受法乐，而不捨弃度化众生所须的种种方便，不停息心识的运作，所以也有生灭。

净如来藏及藏识名，即是转依，阿赖耶识虽然是如来藏，但在凡夫位，名为阿赖耶识、藏识，是杂染的，名为在缠如来藏。当声闻、缘觉及八地以上菩萨断尽烦恼障时，其第八识不再名为阿赖耶识、藏识，名为异熟识，不再储藏杂染种子，只处理业报。当成佛时，第八识完全转依，名为阿摩罗识，意译无垢识，不生不灭。如来藏是因，藏识、异熟识、无垢识是果。藏识、异熟识、无垢识虽然都是第八识，都可以称为如来藏，但依转依与否及所在地位，其性质不同，名字不同。净其名，就是把阿赖耶识转成异熟识、阿摩罗识，把在缠如来藏转为出缠如来藏。



大慧！此如来藏、识藏，一切声闻、缘觉心想所见，虽自性净，客尘所覆故，犹见不净，非诸如来。大慧！如来者，现前境界，犹如掌中视阿摩勒果。

这如来藏及藏识，虽然自性清净，而诸声闻、缘觉以自己的智慧，见其被客尘所覆蔽而不净，不同诸佛，诸佛见如来藏自性清净境界，犹如注视掌中的一枚小小的阿摩罗果。

大慧！我於此义以神力建立，令胜鬘夫人及利智满足诸菩萨等，宣扬演说如来藏及识藏名，与七识俱生，声闻计著，见人法无我。故胜鬘夫人承佛威神，说如来境界，非声闻、缘觉及外道境界。如来藏识藏，唯佛及余利智依义菩萨智慧境界。是故汝及余菩萨摩诃萨，於如来藏识藏，当勤修学，莫但闻觉，作知足想。”

佛以自证的神力建立如来藏，令胜鬘夫人及智慧猛利的诸大菩萨，宣扬演说如来藏及藏识，说它与七转识一起生起，以引导执着人无我的声闻、缘觉证得法无我。胜鬘夫人受佛的威神力加持而宣说者，为佛所证境界，非声闻、缘觉及一切外道所达境界。如来藏、藏识，唯是佛及智慧猛利、依于义的菩萨所了知的境界。所以，菩萨应当精勤修学如来藏、藏识，不可只是听闻就知足了。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甚深如来藏，而与七识俱，
二种摄受生，智者则远离。



如镜像现心，无始习所熏。

如实观察者，诸事悉无事。

佛说偈重宣此义：如来藏甚深难了，与七转识恒在一起，因为有能取所取，而生七转识，智者则远离取着。如来藏被无始以来的习气所熏，犹如镜中现像，变现七识。若如实观察，则见一切境相皆无实体。

如愚见指月，观指不观月，

计著名字者，不见我真实。

如同愚痴小儿看见大人手指月亮说：那是月亮，小儿却只看手指，不看月亮，执着佛经名言者，不能见到佛所说的真实。

心为工伎儿，意如和伎者，

五识为伴侣，妄想观伎众。

阿赖耶识就像一名高级演员，末那识如同他的配角，前五识为其他伴侣，第六意识所起的虚妄分别，则是观看演出的观众。

以上内容，说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如来藏，属于三大件中第一境或见。下面看三大件中第二行，即所修的诸行，这一部分内容，在前面其实已有多处涉及。

42、五无间种姓（卷一）

复次，大慧！有五无间种性。云何为五？谓声闻乘无间种



性、缘觉乘无间种性、如来乘无间种性、不定种性、各别种性。

佛告大慧：众生可分为声闻乘、缘觉乘、佛乘、不定、各别五种种性。无间，也作无间等，意译现观、现证，即现量证得。种性，意谓生来便决定了的秉性，无间种性，指在证得佛法方面的根性。各别种性，原语应为无种性。

云何知声闻乘无间种性？若闻说得阴、界、入自共相断，知时，举身毛孔熙怡欣悦，及乐修相智，不修缘起发悟之相，是名声闻乘无间种性。声闻无间，见第八地，起烦恼断，习气烦恼不断，不度不思议变易死，度分段死，正师子吼：我生已尽，梵行已立，不受后有。如实知修习人无我，乃至得般涅槃觉。

若听闻断五蕴、十二入、十八界的自相、共相可以证得解脱时，全身的毛孔都快乐喜悦，喜欢修习分别五蕴等法相之智，不喜欢观修缘起，此人则属于声闻乘种性。这种人证得阿罗汉果，见到菩萨第八地所见道，断尽烦恼的现行，烦恼的习气未断，永断凡夫们的分段死，不能断不思议变异死。他们发出狮子吼：我生死已了，梵行已立，不再受生。他们如实正观人无我，乃至证得涅槃。

见第八地，现存梵文本为第五、六地。依《华严经十地品》，应为第七地。分段死：阶段性的死亡，为凡夫在三界中的死亡方式，死后再生，生后再死，一世为一个阶段。不思议变异死，简称变异死，虽然不再生于三界，而身心世界



有微细的变异，如二地菩萨的身心器界与初地有别，也是一种生死，为声闻、缘觉、地上菩萨的死亡方式。

大慧！各别无间者，我、人、众生、寿命、长养、士夫，彼诸众生作如是觉，求般涅槃。复有异外道说，悉由作者，见一切性已，言此是般涅槃，作如是觉，法无我见非分，彼无解脱。

大慧！此诸声闻乘、无间外道种性，不出出觉，为转彼恶见故，应当修学。

无种性，指没有修学佛法的善根，而喜欢接受外道，也称外道种性。属于这种种性者，执着我、人、众生、寿命、养育、原人而求涅槃。又有外道说一切皆为造物者所造，因造物者而有，造物者是涅槃。他们不能了知法无我，不得解脱。

声闻乘种性、外道种性这两种种性，将未能超出生死误认为超出生死，陷于恶见。

大慧！缘觉乘无间种性者，若闻说各别缘无间，举身毛竖，悲泣流泪。不相近缘，所有不著，种种自身种种神通，若离若合种种变化，闻说是时，其心随入。若知彼缘觉乘无间种性已，随顺为说缘觉之乘，是名缘觉乘无间种性相。

若听闻现证缘觉乘法，全身汗毛竖起，悲泣流泪，不喜人际交往，不着一切，或听说种种神通变化，随即信受追求，此类众生属于缘觉乘种性。对属于这种种性者，应该随顺其



根性，为说缘觉乘法。

大慧！彼如来乘无间种性有四种：谓自性法无间种性、离自相法无间种性、得自觉圣无间种性、外刹殊胜无间种性。大慧！若闻此四事一一说时，及说自心现身财建立不思议境界时，心不惊怖者，是名如来乘无间种性相。

如来乘种性分四种：现证离自性法种性、现证离自相法种性、得自证圣智种性、外佛刹殊胜种性，如果听闻这四种说法，及听说阿赖耶识所现身心器界的不思议境界时，不惊、不怖，即属于如来藏种性。其他译本中都说无自性、得自证圣智、外佛刹殊胜三种种性。

大慧！不定种性者，谓说彼三种时，随说而入，随彼而成。

说以上三种种性所喜乐的法时，都能信受，随顺修学，名为不定种性。

大慧！此是初治地者，谓种性建立，为超入无所有地，故作是建立。彼自觉藏者，自烦恼习净，见法无我，得三昧乐住声闻，当得如来最胜之身。

这是对初入佛门者分别其种性，为的是引导他们证入无相地。获得三昧乐的声闻，若能觉知阿赖耶识，净除烦恼习气，证见法无我，将会证得佛果。意谓与生俱来的种性、根器，并非不可改变，通过听闻佛法、如法修行，改变根器，叫做“炼根”。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须陀槃那果，往来及不还，
逮得阿罗汉，是等心惑乱。

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乃至阿罗汉，声闻四果圣者，其心悉皆迷惑。须陀槃那，意译预流，即须陀洹，声闻乘初果。往来，即斯陀含，意译一往来，二果。不还，阿那含意译，不再回到欲界受生。阿罗汉，意译无生、杀贼、应供等，断尽三界烦恼，永不在三界受生。这四种圣者其心皆迷惑，是说他们不能通达大乘究竟的佛法。

三乘与一乘，非乘我所说。
愚夫少智慧，诸圣远离寂。
第一义法门，远离於二教，
住於无所有，何建立三乘？

三乘与一佛乘，是佛为智慧微劣的愚夫及厌离世间、爱乐寂静的声闻圣者所说，佛法的第一义，远离能取所取等二元对立，住于无所有境界，何来三乘一乘？非乘，意谓本来无所谓诸乘。

诸禅、无量等，无色三摩提，
受想悉寂灭，亦无有心量。

色界四禅、四无量心及无色界四种定，乃至受想灭尽定，皆唯心所现，不可得。



43、二种一阐提（卷一）

大慧！彼一阐提非一阐提，世间解脱谁转？大慧！一阐提有二种：一者捨一切善根，及於无始众生发愿。云何捨一切善根？谓谤菩萨藏，及作恶言：此非随顺修多罗、毗尼解脱之说。捨一切善根故，不般涅槃。

一阐提，意译断善根、信不具足、极欲、大贪、无种性、烧种等，指断尽善根、无法成佛者。如果说一阐提不是断尽善根者，那么世间谁能解脱呢？一阐提有两种：一种是断一切善根，这种一阐提恶言毁谤大乘经典，说它们不符合佛所说经及戒律。这种人断尽一切善根，不能获得究竟涅槃。

二者菩萨本自愿方便故，非不般涅槃盘槃一切众生而般涅槃。大慧。彼般涅槃，是名不般涅槃法相。此亦到一阐提趣。”

另一种是菩萨一阐提，他们出自菩提心的本愿，不度尽一切众生皆究竟涅槃，自己不入涅槃。这种菩萨的不入涅槃，也可以叫做一阐提。

大慧白佛言：“世尊！此中云何毕竟不般涅槃？”

佛告大慧：“菩萨一阐提者，知一切法本来般涅槃已，毕竟不般涅槃，而非捨一切善根一阐提也。大慧！捨一切善根一阐提者，复以如来神力故，或时善根生。所以者何？谓如来不捨一切众生故。以是故，菩萨一阐提不般涅槃。



大慧请问为何毕竟不入涅槃，佛回答说：菩萨一阐提了知一切法本来涅槃而不入涅槃，非断尽一切善根一阐提之不入涅槃。断尽一切善根的一阐提，也有可能佛的神力加持下，在一定的时间重新生起善根，因为佛不捨一切众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菩萨一阐提不入涅槃。

44、两种五无间（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若男子女人行五无间业，不入无择地狱。世尊！云何男子女人行五无间业不入无择地狱？”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大慧请问：佛曾经说：男子、女人，若作五无间业，不入无间地狱，为何这样说？因为佛通常都说造五无间业必堕无间地狱。无择地狱，即无间地狱，意谓受刑没有停息之时。

佛告大慧：“云何五无间业？谓杀父母，及害罗汉，破坏众僧，恶心出佛身血。

佛告大慧：什么叫五无间业？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坏僧团、以恶心出佛身血。这是一般所说的五无间业。

大慧！云何众生母？谓爱，更受生贪喜俱。如缘母立，无明为父，生入、处、聚落。断二根本，名害父母。

彼诸使不现，如鼠毒发，诸法究竟断彼，名害罗汉。



云何破僧？谓异相诸阴和合积聚，究竟断彼，名为破僧。

大慧！不觉外自共相自心现量七识身，以三解脱无漏恶想，究竟断彼七种识，佛名为恶心出佛身血。

若男子女人行此无间者，名五无间事，亦名无间业。

而什么是众生之母呢？贪爱，贪着死后再受生。什么是父？无明。无明与贪爱结合，而生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断绝这两个出生的根本，叫做杀父母。

断尽诸烦恼的现行，如鼠疫断人命，叫做杀罗汉。诸使：诸烦恼，它们犹如官差驱役犯人不得自在，名为使。重要的使有十种，称为十使。

彻底断五蕴的和合积聚，名为破僧。僧，梵语和合众，五蕴也是一种和合众。

不能觉知外自相共相，自心现起七转识，名为身，以空、无相、无作三解脱的无漏智慧，彻底断除七转识，名为恶心出佛身血。

若男子、女人修这五种法而现证，名为五无间业。

复次，大慧！有外无间，今当演说。汝及余菩萨摩訶萨闻是义已，於未来世不堕愚痴。云何五无间？谓先所说无间，若行此者，於三解脱一一不得无间等法。除此法已，余化神力现无间等，谓声闻化神力、菩萨化神力、如来化神力。为余作无间罪者除疑悔过，为劝发故，神力变化现无间等。

另外，还有别的五无间现在要说，以令将来的菩萨不致



无知。如果行其他经中所说的杀父母等五无间业，不能证得三解脱。除非是声闻、菩萨、佛以神力示现造无间业，以劝化那些实造无间业的众生，令其悔过。

无有一向作无间事，不得无间等法，除觉自心现量，离身、财妄想，离我我所摄受。或时遇善知识，解脱余趣相续妄想。”

没有一向造无间业而能证道的道理，除非能够觉了自心所现，远离对身体、资财的虚妄分别，远离对我及我所的执取。或者在他生后世遇到善知识引导，远离虚妄分别的过错，才有可能解脱生死流转。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贪爱名为母，无明则为父
觉境识为佛，诸使为罗汉，
阴集名为僧，无间次第断，
谓是五无间，不入无择狱。”

佛说偈：贪爱称为父，无明称为母，了别境界称为佛，诸烦恼为罗汉，五蕴聚集称为僧，依次断这五种，是为造不入无间地狱的五无间业。

45、渐净非顿（卷一）

尔时，大慧菩萨为净自心现流故，复请如来，白佛言：“世尊！云何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为顿为渐耶？”

佛告大慧：“渐净非顿。如庵罗果渐熟非顿，如来净除一



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譬如陶家造作诸器，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譬如大地渐生万物非顿生也，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譬如人学音乐、书画、种种技术，渐成非顿，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渐净非顿。

大慧请问怎样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的心识之流，是顿还是渐？佛以多个譬喻回答是渐非顿：

譬如庵摩罗果渐熟而非顿熟；譬如陶工制造各种陶器，渐次做成而非顿成；譬如大地渐生万物而非顿生；譬如学习音乐、书画及各种技术，渐渐学成而非顿成；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之流也像这样，渐净非顿。

譬如明镜顿现一切无相、色像，如来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流，亦复如是，顿现无相、无有所有清净境界。

如日月轮顿照显示一切色像，如来为离自心现习气过患众生，亦复如是，顿为显示不思議智最胜境界。

又，渐中也不是没有顿，佛以三种譬喻开示说：就像明镜顿现一切无相及色像，佛净除一切众生自心现之流也是如此，顿现无相、无影像的清净境界；又如日月顿照，显示一切色像，佛加持远离自心现虚妄习气过患的众生也是如此，顿为显示佛果不思議智慧的最胜境界。



譬如藏识顿分别知自心现及身安立受用境界，彼诸依佛亦复如是，顿熟众生所处境界，以修行者安处於彼色究竟天。

又如阿赖耶识顿然变现出身体及受用境界，报身佛加持菩萨也是如此，顿然成就菩萨所处境界，让他们安处于报身佛的净土色究竟天。这种菩萨，指第十地菩萨。依佛，黄译“流出佛”，相当于报身佛。

修证的顿渐，是禅宗界讨论的一个重大问题。诸经论中都说，见道及成佛时必然是顿悟。甚至有顿悟顿证者，经中记载佛说经后许多听众当下证得阿罗汉果，《法华经》载八岁龙女当下于他方世界成佛。唐宗密将顿悟与渐修分为四种情况，最后说所有顿悟，都是渐修之果。顿悟及顿证，都是多生渐修的善根成熟而现。

譬如法佛所作依佛，光明照耀，自觉圣趣亦复如是，彼於法相有性无性恶见妄想照令除灭。大慧！法依佛说一切法入自相共相，自心现习气因相续、妄想自性计著因，种种无实，幻，种种计著不可得。

犹如法身佛所造的报身佛，光明照耀，自证圣智也是如此，能令执着诸法有无自性的妄想、邪见在其照烛下除灭。报身佛说一切法的自相、共相，乃以自心现习气相续为因，执着妄想自性，皆不实，如幻，所执着的一切皆不可得。法依佛，依法身而出现的佛，即报身佛。

复次，大慧！计著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相。大慧！如工



幻师依草木瓦石作种种幻，起一切众生若干形色，起种种妄想，彼诸妄想，亦无真实。如是，大慧！依缘起自性起妄想自性，种种妄想心，种种想行事妄想、相计著习气妄想。大慧！是为妄想自性相生。大慧！是名依佛说法。

执着缘起自性，亦即依他起性，生妄想自性，即遍计所执性。如同大魔术师利用草木瓦石等，作种种幻变，变化出一切众生的种种形貌，使人们误认为真，而其所认并非真实。众生依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生起种种妄想分别，形成种种虚妄认知及执着境界为实的习气。妄想自性是这样生起的。报身佛这样说法。

大慧！法佛者，离心自性相，自觉圣所缘境界建立施作。大慧！化佛者，说施、戒、忍、精、进、禅定及心智慧，离阴、界、入，解脱识相，分别观察建立，超外道见、无色见。

法身佛离心的自性相，建立自证圣智所缘境界。化身佛者，说菩萨行六度：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说远离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如实观察心识而得解脱，超越诸外道见、无色界见。

大慧！又法佛者，离攀缘所缘，离一切所作，根量相灭，非诸凡夫、声闻、缘觉、外道计著我相所著境界，自觉圣究竟差别相建立。是故大慧！自觉圣差别相当勤修学，自心现见应当除灭。

又，法身佛远离能缘所缘，远离一切造作，远离诸根及



度量，非诸凡夫、声闻、缘觉及执着我相的外道所执取的境界，乃究竟的自证圣智境界。

菩萨应当勤学这自证的圣智境界，灭除自心现的诸分别见。

46、声闻乘通分别相（卷一）

复次，大慧！有二种声闻乘通分别相：谓得自觉圣差别相，及性妄想自性计著相。

云何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谓无常、苦、空、无我境界，真谛离欲寂灭，息阴、界、入自共相外不坏相，如实知，心得寂止。心寂止已，禅定、解脱、三昧、道果，正受解脱，不离习气、不思议变易死，得自觉圣乐住声闻，是名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

佛告大慧：声闻乘法门有两种：得自觉圣差别相及执着分别事物的自性相。通，黄译法门。

得自觉圣差别相，唐译自证圣智殊胜相，修此法门的声闻乘圣者，明见诸法无常、苦、空、无我，证得真谛，离欲寂灭，如实了知蕴、处、界的自相、共相及坏灭相，其心寂静，波动止息，成就四禅、八解脱、四无色定及三三昧，证得道果，享受法乐，而尚未净除烦恼习气，不离不思议变异死。这种声闻名为得自觉圣差别相声闻。

大慧！得自觉圣差别乐住菩萨摩訶萨，非灭门乐、正受乐，



顾愍众生及本愿，不作证。大慧！是名声闻得自觉圣差别相乐，菩萨摩訶萨於彼得自觉圣差别相乐不应修学。

菩萨虽然也证得共声闻的自证圣智，享受法乐，而因为悲悯众生，出于菩提心的本愿，不证寂灭乐、禅定乐。菩萨不应修学声闻乘的自觉圣差别相法门。

灭门乐，为断尽三界烦恼而得的寂灭、涅槃之乐。正受：为禅定异称。

大慧！云何性妄想自性计著相声闻？所谓大种，青黄赤白、坚湿暖动，非作生自相共相，先胜善说，见已，於彼起自性妄想。菩萨摩訶萨於彼应知应捨，随入法无我想，灭人无我相见，渐次诸地相续建立。是名诸声闻性妄想自性计著相。”

性妄想自性计着相声闻，指依佛最先所说的声闻乘法，观察四大，见其青黄赤白等色、坚湿暖动的性质，并非造作而生，观察其自相及共相，依所证境界，执着四大有其自性。虽然执四大为实，但观修人无我。这是小乘说一切有部的见地，所谓“法体恒有，三世实有”，当今南传佛教，基本上属于此类。菩萨应当捨弃这种执四大为实的妄见，进入法无我的修习，不止于人无我见，渐次证得菩萨诸地。

47、妄想三有苦灭（卷一）

复次，大慧！妄想三有苦灭，无知、爱、业缘灭，自心所现幻境随见，今当说。



佛开示说：若灭除了无明、贪爱、业缘，观察自心所现境界如幻，虚妄分别所见三界诸苦则灭。

大慧！若有沙门、婆罗门，欲令无种有种因果现，及事、时住，缘阴、界、入生住，或言生已灭。大慧！彼若相续、若事、若生、若有、若涅槃、若道、若业、若果、若谛，破坏断灭论。所以者何？以此现前不可得，及见始非分故。大慧！譬如破瓶不作瓶事，亦如焦种不作芽事。如是，大慧！若阴、界、入性已灭、今灭、当灭，自心妄想见，无因故，彼无次第生。

有沙门、婆罗门，妄执原本没有种子的事物依因果显现，依时间而住，缘五蕴、十二处、十八界而生而住，或说生已即灭。他们否认相续、事相、生、有、涅槃、道、果、真理，持断灭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能现见，看不见初始。就像破瓶子不能当瓶子用，烧焦的种子不能发芽。如果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已灭、今灭、将灭，没有了因，就没有相续，只是自心虚妄分别。

大慧！若复说无种有种，识三缘合生者，龟应生毛，沙应出油，汝宗则坏，违决定义。有种无种说有如是过，所作事业悉空无义。

如果说没有种子，根境识三缘和合便能生识，则龟应生毛，沙应出油，其论点便不能成立，违反定则，其所作的事业也就落空，没有实义。

大慧！彼诸外道说有三缘合生，所作方便因果自相，过去



未来现在有种无种相，从本已来成事相承，觉想地转，自见过习气，作如是说。如是大慧！愚痴凡夫恶见所害，邪曲迷醉，无智妄称一切智说。

外道们说有三缘和合而生，所作的方便及因果的自相，过去、现在、未来，皆无中生有。他们依据自家久远的经典传承，以妄见习气为因，不离意识的分别臆测，作如是说。这些愚痴凡夫，被恶见所害，扭曲迷醉，将无智之说妄称为一切智说。

成事相承，意谓代代相承的真理，指外道的经典。

大慧！若复诸余沙门、婆罗门，见离自性，浮云、火轮、捷闼婆城，无生，幻、焰、水月及梦，内外心现妄想，无始虚伪，不离自心。妄想因缘灭尽，离妄想说所说、观所观，受用建立身之藏识，於识境界摄受及摄受者不相应，无所有境界，离生住灭，自心起随入分别。大慧！彼菩萨不久当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巧方便，无开发方便。

若沙门、婆罗门，观一切法无自性，犹如浮云、旋火轮、海市蜃楼，无生，如幻觉、阳焰、水中月、梦境，自心所现，因无始以来的虚妄认知习气，执为外在实有。如是正观，灭尽虚妄分别的因及缘，离虚妄分别，无能说所说、能观所观，了知身体及所受用，皆是阿赖耶识，离能取所取，离生住灭，自心随之住于无相境界。这种菩萨，不久便会证得生死涅槃平等、大悲及善巧方便，不加功用，自然现前。



大慧！彼一切众生界皆悉如幻，不勤因缘，远离内外境界，心外无所见，次第随入无相处，次第随入从地至地三昧境界，解三界如幻，分别观察，当得如幻三昧，度自心现无所有，得住般若波罗蜜，捨离彼生、所作、方便，金刚喻三摩提，随入如来身，随入如如化，神通自在，慈悲、方便，具足庄严，等入一切佛刹外道入处，离心、意、意识。是菩萨渐次转身，得如来身。

这种菩萨见一切众生悉皆如幻，不依因缘，远离内外境界，不于心外有所见，依次证入无相，次第进入菩萨诸地所修的各种定，了知三界如幻，如实正观，将证得如幻三昧，超过自心所现影像境界，安住于般若波罗蜜，捨离生、造作、方便，入金刚喻定，随入如来身，随入真如幻化，具足神通自在、慈悲、方便等庄严，遍入一切佛刹及外道住处，离心、意、意识，渐次转依，成就佛身。

大慧！是故欲得如来随入身者，当远离阴、界、入、心、因缘、所作、方便、生、住、灭妄想虚伪，唯心直进，观察无始虚伪过妄想习气因三有，思惟无所有、佛地无生，到自觉圣趣。自心自在，到无开发行，如随众色摩尼，随入众生微细之心，而以化身随心量度，诸地渐次相续建立。是故大慧！自悉檀善，应当修学。”

菩萨欲得佛身，应当远离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心、因缘、所作、方便及生住灭等虚妄分别，由唯心一路直进，



观察三界从无始以来虚妄分别的习气而生，思惟无相及佛地无生，趋向自证圣智。自心自在无碍，达到无功用行，如同摩尼宝珠随物现色，随入众生微细的深心，以化身顺应其心而予度化，渐次证入菩萨诸地。

无开发行，即无功用行，为八地以上菩萨境界。自悉昙，意译自证、自通。

48、圣智三相（卷一）

复次，大慧！若菩萨摩訶萨欲知自心现量摄受及摄受者妄想境界，当离群聚、习俗、睡眠，初、中、后夜，常自觉悟修行方便。当离恶见经论言说，及诸声闻、缘觉乘相，当通达自心现妄想之相。

菩萨若欲了知自心所现能取及所取境界的虚妄不实，要远离群聚、习俗及睡眠，于初夜、中夜、后夜，觉醒修行。要远离世间宣扬恶见的经论言说，远离声闻、缘觉二乘法，通达自心所现的虚妄分别之相。

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建立智慧相住已，於上圣智三相当勤修学。何等为圣智三相当勤修学？所谓无所有相、一切诸佛自愿处相、自觉圣智究竟之相。修行得此已，能捨跛驴心慧智相，得最胜子第八之地，则於彼上三相修生。

菩萨安住于大乘正见之后，要精勤修学无影像相、一切诸佛自愿处相、自觉圣智究竟之相，名为圣智三相。修习这



三相，便能舍弃外道境界，登菩萨第八地，则能证得圣智三相。跛驴心慧智相，意谓如同跛驴的心智一样的低劣智慧，比喻各种外道见地。

大慧！无所有相者，谓声闻、缘觉及外道相，彼修习生。大慧！自愿处相者，谓诸先佛自愿处修生。大慧！自觉圣智究竟相者，一切法相无所计著，得如幻三昧身，诸佛地处进趣行生。大慧！是名圣智三相。若成就此圣智三相者，能到自觉圣智境界。是故大慧！圣智三相当勤修学。”

无所有相，唐译、黄译皆作无影像相，指依声闻、缘觉及外道法修行所得境界。一切诸佛自愿处相，唐译一切诸佛愿持相，指在诸佛本愿力的加持下所得境界。自觉圣智究竟相，唐译自觉圣智所趣相，指由不执着一切法相，得如幻三昧，通向佛地而生的境界。成就此圣智三相，便能抵达自证圣智境界，是故应当精勤修学。

49、修行者大方便（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观未来众生，复请世尊：“唯愿为说修行无间，如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者大方便。”

佛告大慧：“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云何为四？谓善分别自心现，观外性非性，离生住灭见，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诃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

大慧为未来的众生请问佛：菩萨修行获得现证的大方



便。无间：意译现观、现证，现量证得真如，即见道。方便：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各种条件、技巧、技术。

佛回答说，善于观察自心所现、观察外在无实体、离生住灭见、得自证圣智乐四法成就，为得修行者大方便。然后一一解释这四法。

云何菩萨摩訶萨善分别自心现？谓如是观三界唯心分齐，离我我所，无动摇，离去来，无始虚伪习气所熏，三界种种色行系缚，身、财建立妄想随入现。是名菩萨摩訶萨善分别自心现。

菩萨如何善于分别自心所现？观三界唯是自心所现的种种差别，远离我及我所，没有动摇、去来，观察众生因无始以来虚妄认知的习气熏染，被三界种种身心所系缚，对身体、财物及世界的虚妄分别随之建立。这是菩萨善于观察自心所现。

云何菩萨摩訶萨善观外性非性？谓炎梦等一切性，无始虚伪妄想习因，观一切性自性。菩萨摩訶萨作如是善观外性非性。是名菩萨摩訶萨善观外性非性。

菩萨如何善观外性非性？观以无始以来的虚妄分别习气为因，分别一切法的自性，而一切法如阳焰、如梦，菩萨如此观察外在没有实体，名为善观外性非性。

云何菩萨摩訶萨善离生住灭见？谓如幻梦，一切性自他俱性不生。随入自心分齐，故见外性非性。见识不生，及缘不积



聚。见妄想缘生，於三界内外一切法不可得。见离自性，生见悉灭。知如幻等诸法自性，得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已，离生住灭见。是名菩萨摩訶萨善分别离生住灭见。

菩萨如何善离生住灭见？观察一切法不从自生、不从他生、不从自他和合生，犹如幻梦。观自心所现差别，了知没有外在的实体生，诸识不生，境缘也不积聚。见虚妄分别由诸缘生，三界内外一切法皆不可得，无自性，从而息灭有实体生的妄见，了知诸法如幻，得无生法忍，离生住灭见。

云何菩萨摩訶萨得自觉圣智善乐？谓得无生法忍，住第八菩萨地，得离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相，得意生身。”

菩萨如何得自证圣智乐？得无生法忍，住于菩萨第八地，证得心、意、意识、五法、三自性、人法二无我，得意生身。

“世尊！意生身者何因缘？”

佛告大慧：“意生者，譬如意去迅疾无碍，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无碍，於彼异方无量由延，因先所见忆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绝，於身无障碍生。大慧！如是意生身，得一时俱菩萨摩訶萨意生身如幻三昧，力、自在、神通、妙相庄严圣种类身一时俱生，犹如意生无有障碍，随所忆念本愿境界，为成熟众生，得自觉圣智善乐。

问：以何因缘名为意生身？佛回答说：犹如意念，来去



迅疾无碍，故名意生。藏密名为“幻身”。如同意念，山石墙壁不能障碍，对曾经去过的远方，纵然远隔无量里程，而作意即到，没有障碍。这种意生身，同时成就如幻三昧，同时出生诸力、自在、神通及相貌庄严的菩萨身，犹如意念没有障碍，忆念本愿境界，随之出生，得以成熟众生，得自证圣智乐。

如是，菩萨摩訶萨得无生法忍，住第八菩萨地，转捨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相身，及得意生身，得自觉圣智善乐。是名菩萨摩訶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当如是学。”

如是，菩萨得无生法忍，住第八地，转捨八识、五法、三自性、二无我相，得意生身及自证圣智乐，名为菩萨成就四法得修行者大方便。

50、六波罗蜜（卷四）

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六波罗蜜满足，得成正觉，何等为六？”

佛告大慧：“波罗蜜有三种分别，谓世间、出世间、出世间上上。大慧！世间波罗蜜者，我我所摄受计著，摄受二边，为种种受生处，乐色声香味触故，满足檀波罗蜜，戒、忍、精进、禅定、智慧亦如是，凡夫神通及生梵天。

大慧请问六波罗蜜，佛解答说：波罗蜜分世间、出世间、



出世间上上三种。

世间波罗蜜，由取着我、我所，接受有无等边见，为了爱乐三界中种种受生之处的色声香味触，而修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以求凡夫神通及往生梵天。

大慧！出世间波罗蜜者，声闻、缘觉堕摄受涅槃故，行六波罗蜜，乐自己涅槃乐。

出世间波罗蜜，是声闻、缘觉为求取涅槃，修行布施等六度，得以独享涅槃之乐。

出世间上上波罗蜜者，觉自心现妄想量摄受及自心二故，不生妄想，於诸趣摄受非分，自心色相不计著，为安乐一切众生故，生檀波罗蜜；起上方便，即於彼缘妄想不生戒，是尸波罗蜜；即彼妄想不生忍，知摄所摄，是羼提波罗蜜；初中后夜精勤方便，随顺修行方便，妄想不生，是毗梨耶波罗蜜；妄想悉灭，不堕声闻涅槃摄受，是禅波罗蜜；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观察，不堕二边，先身转胜而不可坏，得自觉圣趣，是般若波罗蜜。”

出世间上上波罗蜜，是大乘行者所修，因为觉了自心所现虚妄分别及二元化，不起虚妄认知，不取着人天等诸道，不执着自心所现的色相，为了利乐一切众生，而行布施波罗蜜；以殊胜的方便，于所缘的一切不起虚妄分别，是持戒波罗蜜；了知能取所取，不起虚妄分别而安忍不动，是安忍波罗蜜；初中后夜精勤修行，不起虚妄分别，是精进波罗蜜；



虚妄分别灭尽，而不入声闻所入涅槃，是禅波罗蜜；智慧观察自心所现的一切皆无自性，不堕有无二边，宿业所感身体转胜而不可坏，得自证圣智，是般若波罗蜜。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空、无常、刹那，愚夫妄想作，
如河、灯、种子，而作刹那想。
刹那息烦乱，寂静离所作。
一切法不生，我说刹那义。
物生则有灭，不为愚者说。

佛说偈颂：愚夫虚妄分别空、无常、刹那，犹如河流、灯光、种子，认为这是刹那。我说的刹那不是这样，乃是一切法不生之义。我不为愚夫们说物有生则有灭。

无间相续性，妄想之所勋。
无明为其因，心则从彼生。
乃至色未生，中间有何分？
相续次第灭，余心随彼生，
不住於色时，何所缘而生？
以从彼生故，不如实因生。
云何无所成，而知刹那坏？

而是无间断地相续，因虚妄分别熏习，流转诸道，“勋”，应为“熏”。以无明为因，生起妄心，在色身未生前，妄心住于何处？相续次第灭，而有别的心识生起，当不住于色身



时，妄心缘何而生？从不如实知见而生，既然不能成立，如何说刹那坏灭？

修行者正受，金刚、佛舍利，
光音天宫殿，世间不坏事。
住於正法得，如来智具足，
比丘得平等，云何见刹那？
乾闥婆、幻等，色无有刹那。
於不实色等，视之若真实。”

修行者入于正定，还有钻石、佛舍利、光音天的宫殿，都不会坏灭。佛的圆满智慧，及比丘们依正法修行所证得的智慧，都不可坏灭，怎能说是刹那？海市蜃楼及幻相，本来没有物质实体，也就无所谓刹那，只是看起来像是真实的。

51、四种禅（卷二）

复次，大慧！有四种禅。云何为四？谓愚夫所行禅、观察义禅、攀缘如禅、如来禅。

云何愚夫所行禅？谓声闻、缘觉、外道修行者，观人无我性，自相共相骨锁，无常、苦、不净相计著为首，如是相不异观，前后转进，想不除灭，是名愚夫所行禅。

佛说了愚夫所行、观察义、攀援如、如来四种禅，这里的禅，准确地说，应为定。禅为禅那之略，印度佛学中仅指色界四禅。此外的其他禅定，可以统称为三昧，意译定。



愚夫所行禅，为声闻、缘觉和外道修行者所修，他们观人无我，见自他身皆骨锁相连，无常、苦、不净，如是观修，明见所观相，渐次增进，而以这些相为实的分别不灭。按大乘教义，这种禅应该是小乘禅，而非外道所修，外道不观人无我。故黄译将外道译为瑜伽行者，意谓声闻、缘觉二乘的修行者。“想不除灭”，唐译译为“至无想灭定”。

云何观察义禅？谓人无我自相共相、外道自他俱无性已，观法无我彼地相义，渐次增进，是名观察义禅。

观察义禅，是除了观人无我，自他皆无自性，更观法无我义，渐次增进。这是以大乘教理修观，梵语毗婆舍那，今有称为观禅者。

云何攀缘如禅？谓妄想、二无我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攀缘如禅。

攀援如禅，是以真如为所缘境，如实知见人法二无我而不起虚妄分别，与真如相应。这应是大乘如来藏系所修的一行三昧一类定，达摩祖师所修的壁观，就是一种标准的攀援如禅。

云何如来禅？谓入如来地行，自觉圣智相三种乐住，成办众生不思議事，是名如来禅。”

如来禅，唐译如来清淨禅，是进入佛地，安住于自证圣智三种法乐，能成办利乐度化众生的不思議业用。



四种禅中，第一种愚夫所行禅，既然名为愚夫所行，应是不主张大乘行者修。第二种观察义禅，是大乘中观、唯识等所修的毗婆舍那，由这种禅入手，对真如有透彻的解悟、体会，则自然以真如为所观境修攀援如禅，这种禅应是以如来藏学的见地观修，天台宗圆顿止观，及禅宗等所修的真如三昧、一行三昧，属于此类。攀援如禅修习纯熟，证得真如，可以径直进入如来禅。禅宗称其所修为一行三昧，是正确的。后来又多称为如来清净禅，从其想要达到的目标来说，也没错。但将如来禅解释为经论中所说的禅定，说禅宗所修为超越如来禅的祖师禅，就不能说确切了。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凡夫所行禅，观察相义禅，
攀缘如实禅，如来清净禅。
譬如日月形，钵头摩、深嶮，
如虚空、火烬，修行者观察，
如是种种相，外道道通禅，
亦复堕声闻，及缘觉境界。

佛说偈总结：禅分为愚夫所行等四种。修行者在定中见到种种相：如日，如月，如红莲花、如地狱，如虚空，如火等，若不能正确处理而生执着，则会堕于外道境界，或者堕于声闻、缘觉境界。钵头摩：红莲花。深嶮：地下幽深之处，指地狱。



捨离彼一切，则是无所有，
一切刹诸佛，以不思議手，
一时摩其顶，随顺入如相。”

捨离这一切相，安住于无影像，十方诸佛以不思議手同时为修行者摩顶加持，使其得以证入真如。禅宗说参禅者在参修过程中见到如月光、如红日等相，称为“光影”，是障碍开悟的幻相，不可错认。藏密说禅修中见如月之光、如日之光等，尚非心性光明。

52、灭尽定次第（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一切菩萨、声闻、缘觉灭正受次第相续，若善於灭正受次第相续相者，我及余菩萨终不妄舍灭正受乐门，不堕一切声闻、缘觉、外道愚痴。”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世尊！惟愿为说。”

大慧请佛开示菩萨、声闻、缘觉入灭尽定的次第相续相，使菩萨既不舍弃灭尽定乐，又不堕于声闻、缘觉及愚痴外道境界。灭正受，即受想灭尽定，灭尽一切感受和知觉的定境，住在这种定中，呼吸、心跳、脉搏皆停息，而体温尚存，头发指甲仍然生长，不同死亡。

佛告大慧：“六地起菩萨摩訶萨及声闻、缘觉入灭正受，



第七地菩萨摩訶萨念念正受，离一切性自性相正受，非声闻、缘觉。诸声闻、缘觉堕有行摄所摄相灭正受，是故七地非念正受，得一切法无差别相非分，得种种相性，觉一切法善不善性相正受。是故七地无善念正受。

佛解答说：六地菩萨及声闻、缘觉能入灭尽定，七地菩萨能念念入灭尽定，而离一切法的自性自相，与声闻、缘觉不同。声闻、缘觉所入灭尽定有作意，堕于能取所取，不能像七地菩萨那样念念能入定，也不通达一切法平等无差别的法性，只是了达一切法善及不善的性相而入定，因此不能如七地菩萨念念入灭尽定。

大慧！八地菩萨及声闻、缘觉，心、意、意识妄想相灭。初地乃至七地菩萨摩訶萨，观三界心、意、意识量，离我我所，自妄想修，堕外性种种相。愚夫二种自心摄所摄向，无知不觉无始过恶虚伪习气所熏。

八地菩萨及声闻、缘觉，断心、意、意识的虚妄分别。从初地至七地，观三界唯是心、意、意识所现，远离我、我所及外在种种境相。愚夫被无始以来虚妄分别的习气熏染，不知所见外在种种境相乃是自心二元化，由能取所取而现。

大慧！八地菩萨摩訶萨、声闻、缘觉涅槃，菩萨者，三昧觉所持，是故三昧门乐不般涅槃。若不持者，如来地不满足，弃捨一切为众生事，佛种则断。诸佛世尊为示如来不可思议无量功德，声闻缘觉三昧门，得乐所牵故，作涅槃想。



八地菩萨所证涅槃与声闻、缘觉相同，但菩萨受诸佛三昧力加持，虽然修习诸三昧而不入涅槃。如果没有佛力加持，菩萨就可能舍弃度化众生的事业，就不能成佛，佛种则会断绝。诸佛为菩萨们开示佛地不可思议的无量功德，而声闻、缘觉们被三昧乐所牵引，于定中起涅槃想。

大慧！我分部七地善修心、意、意识相，善修我、我所摄受人法无我生灭自共相，善四无碍、决定、力、三昧门地次第相续，入道品法。不令菩萨摩诃萨不觉自共相、不善七地，堕外道邪径故，立地次第。

菩萨在七地中，善于观察心、意、意识，善于观修我、我所及能取所取生灭的自相、共相，通达人、法无我，通晓四无碍辩、善巧决定，三昧自在，渐登诸地，通彻三十七道品法。佛为防止菩萨们不觉知自相共相，不善于七地，堕外道歧途，而建立诸地次第。

大慧！彼实无有若生若灭，除自心现量。所谓地次第相续，及三界种种行，愚夫所不觉。愚夫所不觉者，谓我及诸佛说地次第相续，及说三界种种行。

实际上没有此地生、彼地灭，所谓诸地次第相续，及三界中种种菩萨行，皆是自心所现。而凡愚不能了知，不能善解佛说菩萨诸地及三界种种菩萨行的实义。

据《华严经十地品》，菩萨在七地中证得声闻的功德，若无佛力加持，就有可能堕于小乘，入于涅槃，称为“七地



沉空难”。

复次，大慧！声闻、缘觉、第八菩萨地，灭三昧乐门醉所醉，不善自心现量，自共相习气所障，堕人法无我法摄受见，妄想涅槃想，非寂灭智慧觉。

声闻、缘觉被寂灭三昧乐所迷醉，不善觉了自心所现，为虚妄分别诸法自共相的习气所障，取着人法二无我，虚妄分别涅槃，无如实知见寂灭的智慧。

大慧！菩萨者，见灭三昧门乐，本愿哀愍，大悲成就，知分别十无尽句，不妄想涅槃想。彼已涅槃妄想不生故，离摄所摄妄想，觉了自心现量一切诸法，妄想不生，不堕心、意、意识外性自性相计著妄想。非佛法因不生，随智慧生，得如来自觉地。

菩萨到第八地，也证得灭尽定等三昧乐，而出于以大悲心哀愍众生所发的本愿，了知十无尽，不以寂灭三昧乐为涅槃，远离能取所取，觉了自心所现一切法，不起虚妄分别，不堕于外在于心、意、意识而实有自性相的妄见。随智慧而生佛正因，得以趋向佛果自证境界。

这段话开头将第八地菩萨置于声闻、缘觉一起，按理说不通，唐译作“声闻、缘觉至于菩萨第八地中”，也难以理解。可能是原本中将应放在后面的第八地菩萨误置于前。后面说菩萨如何如何，应指八地菩萨。

如人梦中方便度水，未度而觉，觉已思惟为正为邪、非正



非邪，余无始见闻觉识因想，种种习气，种种形处，堕有无想，心、意、意识梦现。

如同有人梦见自己尽力渡河，未抵达对岸而梦醒，醒后思忖：这是真实还是虚妄，或者非真实亦非虚妄？了知以无始以来见闻觉知的习气为因，因而在梦中分别形状、处所，执着有无，这全属心、意、意识制造的梦境。

大慧！如是，菩萨摩訶萨於第八菩萨地，见妄想生。从初地转进至第七地，见一切法如幻等，方便度摄所摄心妄想行已，作佛法方便，未得者令得。大慧！此是菩萨涅槃方便不坏，离心、意、意识，得无生法忍。大慧！於第一义无次第相续，说无所有妄想寂灭法。”

菩萨从初地逐级升进至七地，见一切法如幻，超越能取所取的虚妄分别，修行菩萨道，以种种方便度化众生，令未得者得。抵达第八地时，明见虚妄分别之虚妄，离心、意、意识，得无生法忍，而度化众生的方便不减。在第一义中，本来没有修证次第，也没有诸地相续，远离一切虚妄分别，是无相寂灭之法。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心量无所有，此住及佛地，
去来及现在，三世诸佛说。
心量地第七，无所有第八，
二地名为住，佛地名最胜。



佛说偈：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都说诸地乃至佛地唯是心现，无相。第七地有心，第八地无相，这两地名为住地修行，佛地名为最胜。

自觉智及净，此则是我地。

自在最胜处，清净妙庄严，

照耀如盛火，光明悉遍至。

炽炎不坏目，周轮化三有。

化现在三有，或有先时化，

於彼演说乘，皆是如来地。

自证圣智及毕竟清净，是为佛地，住于最胜处色究竟天，具足种种清净庄严，光明遍照法界，虽炽然如火而不耀眼伤目，周遍化导三界，在现在化出的三界，或者过去化出之处，演说诸乘皆是一佛乘。

十地则为初，初则为八地，

第九则为七，七亦复为八，

第二为第三，第四为第五，

第三为第六，无所有何次。”

十地即是初地，初地即是八地，九地即是七地，七地即是八地，二地即是三地，四地即是五地，三地即是六地，本来无相的实相中，何来固定的次第？各种大乘经中所说的菩萨道次第是有不同，都是就某种时机方便假说，并非定则。天台宗、华严经据此义，对佛经中所说的菩萨道地进行分类，



天台宗分通教、别教、圆教十地，华严宗分始、终、顿、圆四教，并有行布与圆融无碍之义，各有其据，基本合理，而历来很少有人弄通其所以。

53、说通与宗通（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我及诸菩萨说宗通相，若善分别宗通相者，我及诸菩萨通达是相，通是相已，速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随觉想及众魔外道。”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二种通相，谓宗通及说通。

大慧请问宗通相，佛为解答。一切声闻、缘觉、菩萨应通达两种法门，即宗通、说通。

大慧！宗通者，谓缘自得胜进相，远离言说文字妄想，趣无漏界自觉地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想，降伏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趣光明晖发，是名宗通相。

所谓宗通，是依自己的证悟上进，远离言说文字的虚妄分别，证得无漏界的自相，远离一切虚妄不实的认知，降伏一切外道及众魔，自证圣智的光明爆发，名为宗通。

云何说通相？谓说九部种种教法，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令得度脱，是名说通相。大慧！



汝及余菩萨应当修学。”

善于讲说九部经、种种教法，远离一异、有无等二边，以善巧方便随顺众生，应机说法，令其解脱，名为说通。菩萨应当修学这两种通。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宗及说通相，缘自与教法，
若见善分别，不随诸觉想。
非有真实性，如愚夫妄想，
云何起欲想，非性为解脱？”

佛说偈颂：宗通出于自证，说通通达教法，善于分别两种通，不随感觉及认知。本来没有如愚夫虚妄分别所执的真实自性，为何求取非实体者以为解脱？

观察诸有为，生灭等相续，
增长於二见，颠倒无所知。
一是为真谛，无罪为涅槃。

愚夫观察一切有为法生灭相续，增长有无二边见，颠倒不知真实。远离垢染过患的涅槃，是唯一的真实。

观察世妄想，如幻、梦、芭蕉。
虽有贪恚痴，而实无有人。
从爱生诸阴，有皆如幻梦。”

应观察世间犹如幻觉、梦境、芭蕉，虽然起贪嗔痴等烦



恼，而没有起烦恼者的实体，因贪爱而生五蕴，三界的一切皆如幻梦。

54、自觉圣智相及一乘（卷二）

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自觉圣智相及一乘。若说自觉圣智相及一乘，我及余菩萨善自觉圣智相及一乘，不由於他，通达佛法。”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前圣所知，转相传授：妄想无性。菩萨摩诃萨独一静处，自觉观察，不由於他，离见妄想，上上升进，入如来地，是名自觉圣智相。

大慧请问自证圣智及一乘，佛言：诸圣展转相传的心要，是不起虚妄分别。菩萨独自住于寂静处，以自己的智慧观察，不由他悟，远离虚妄分别见，逐级升进，直达佛地，名为自证圣智。

“妄想无性”四字，此经强调为诸圣展转相传的诀要，按字面意思，这四字应解释为虚妄分别没有自性，若为倒装，则可理解为没有虚妄分别。魏译作“离种种见虚妄之相”，唐译作“离分别见”，应该比较准确。它与《华严经》中所说证得本具一切智的诀要“离妄想”一致。

大慧，云何一乘相？谓得一乘道觉，我说一乘。云何得一



乘道觉？谓摄所摄妄想，如实处不生妄想，是名一乘觉。大慧！一乘觉者，非余外道、声闻、缘觉、梵天王等之所能得，唯除如来。以是故，说名一乘。

什么叫一乘？是说觉了一乘道，如实了知能取所取，不起虚妄分别，名为一乘道。这一乘道唯是如来境界，非外道、声闻、缘觉及梵天王等所能得。

大慧白佛言：“世尊！何故说三乘而不说一乘？”

佛告大慧：“不自般涅槃法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以一切声闻、缘觉，如来调伏，授寂静方便而得解脱，非自己力，是故不说一乘。

问为何佛说三乘而不说一乘？答言：因为不是自己证得涅槃，不说声闻、缘觉是一佛乘。一切声闻、缘觉，都是由佛调伏，授予修证寂灭的技巧而得到解脱，不是全凭自力，因此不说他们是一乘。

一乘，全称一佛乘、佛乘，其宗旨是度一切众生成佛，《法华经》中佛说唯有一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乘法，都是一乘的方便之说，包括在一乘中，因此说三乘唯是一佛乘。

复次，大慧！烦恼障业习气不断故，不说一切声闻缘觉一乘。不觉法无我，不离分段死，故说三乘。大慧！彼诸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及觉法无我，彼一切起烦恼过习气断，三昧乐味著非性，无漏界觉，觉已，复入出世间上上无漏界，满足众



具，当得如来不思議自在法身。”

声闻、缘觉不能断烦恼障的习气，不能觉了法无我，不离不思議变异死，因此说三乘而非一乘。断尽一切烦恼及其习气，觉了法无我，远离对三昧的迷醉，觉悟无漏界，然后入于出世间上上无漏界，各种福慧满足，才会获得佛果不思議的自在法身。

宋译说声闻缘觉不离分段死，有误，其他译本皆作不离不思議变异死。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天及梵乘，声闻、缘觉乘，
诸佛如来乘，我说此诸乘。
乃至有心转，诸乘非究竟。
若彼心灭尽，无乘及乘者，
无有乘建立，我说为一乘。
引导众生故，分别说诸乘。

佛说天乘、梵乘、声闻乘、缘觉乘及佛乘，但只要有心生起，诸乘便皆非究竟，灭尽一切分别心，就没有什么乘。没有一个固定的乘，叫做一佛乘，为了引导众生，于一佛乘分别说诸乘。

天乘，指生于欲界天之道，十善、布施等；梵乘，指生于色界、无色界之道，四禅八定等。

解脱有三种，及与法无我，



烦恼、智慧等，解脱则远离。

譬如海浮木，常随波浪转，
 声闻愚亦然，相风所飘荡，
 彼起烦恼灭，除习烦恼愚，
 味著三昧乐，安住无漏界，
 无有究竟趣，亦复不退还。
 得诸三昧身，乃至劫不觉。
 譬如昏醉人，酒消然后觉，
 彼觉法亦然，得佛无上身。”

解脱有三种：烦恼解脱、法无我解脱、平等智解脱。声闻得烦恼解脱，菩萨得法无我解脱，佛得平等智解脱。如同海上漂浮的木头，常随逐波浪流动，声闻的心被境相的风所飘荡，虽然断了烦恼的现行，而未除烦恼的习气，沉醉于三昧乐，安住在无漏界，不再向究竟处前进，也不再退转。如同酒醉之人，酒消后才能清醒，声闻也是这样，得诸三昧，长劫不觉，三昧酒消后，才能继续修行，获得无上的佛身。

55、禁断肉食（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以偈问言：
 “彼诸菩萨等，志求佛道者，
 酒肉及与葱，饮食为云何？
 惟愿无上尊，哀愍为演说。
 愚夫所贪著，臭秽无名称，



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

食者生诸过，不食为福善。

惟愿为我说，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萨说偈问已，复白佛言：“惟愿世尊为我等说食不食肉功德过恶，我及诸菩萨於现在未来，当为种种希望食肉众生分别说法，令彼众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净明了，疾得究竟无上菩提。声闻、缘觉自地止息已，亦复逮成无上菩提。恶邪论法诸外道辈，邪见断常颠倒计著，尚有遮法，不听食肉，况复如来世间救护，正法成就而食肉耶？”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唯，然，受教。”

这一段，宋译为经文之末，唐译为“断肉食品第八”，是此经中最为浅显明白的一段。大慧菩萨请问修行者不食酒肉葱蒜等五辛的功德及食肉等的过恶，说持断常等邪见的外道，如印度婆罗门教等，也不许食肉，何况救护世间一切众生的佛菩萨。佛乃列举不应食肉的种种理由：

佛告大慧：“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然我今当为汝略说。

谓一切众生从本已来，展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

驴、骡、骆驼、狐、狗、牛、马、人、兽等肉，屠者杂卖故，不应食肉。

不净气分所生长故，不应食肉。



众生闻气悉生恐怖，如旃陀罗及谭婆等，狗见憎恶，惊怖群吠故，不应食肉。

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应食肉。

凡愚所嗜，臭秽不净，无善名称故，不应食肉。

令诸咒术不成就故，不应食肉。

以杀生者见形起识，深味著故，不应食肉。

彼食肉者诸天所弃故，不应食肉。

令口气臭故，不应食肉。

多恶梦故，不应食肉。

空闲林中虎狼闻香故，不应食肉。

令饮食无节量故，不应食肉。

令修行者不生厌离故，不应食肉。

佛言：不应食肉的理由有无量，略说有十四条：因一切众生于无量劫的轮回中皆常为六亲；驴骡骆驼牛马狗狐狸野兽甚至人肉，屠户混杂而售；肉由吃不净的食物而生长；众生闻到食肉者的气味皆悉恐惧，狗见群吠；令修行者难生慈心；凡愚所食，臭秽不净；令诸咒术不能成就；杀生者见肉起意，深深贪嗜；食肉为诸天神所抛弃；令口臭；多恶梦；若处山野林中，虎狼闻食肉的气味，有被其吃掉的危险；贪吃肉令饮食不节；令修行者不生厌离心。所以不应食肉。唐译本这一段多出数语：“增长疾病，易生疮癣，恒被诸虫之所食。”

旃陀罗：印度的贱民，意为不可接触者，从事屠宰、处



理死尸等，谭婆，意译猎人。

我常说言：凡所饮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药想故，不应食肉。听食肉者，无有是处。

佛常说：凡所有饮食，应该看作服药，许可食肉，无有是处。

佛所列举这些理由，从伦理和修行的角度讲，都是站得住脚的。作为堂堂人类，以动物的尸体填充自己的肠胃，将自己置身于食肉动物之列，无论如何是不体面的。今天，食肉的害处还有所增加，如：肉多由激素、药物等催长，含有损害健康的毒素；海产品受污染，重金属含量很高；禽畜在被宰杀时的恐惧、仇恨，会在其体内产生毒素；等等。

这一段后面，唐译还有一段话，这里缺译：“净美食者，应知即是粳米、粟米、大小麦、豆、酥油、石蜜，如是等类。此是过去诸佛所许，我所称说。我种性中诸善男女，心怀净信，久植善根，于身命财不生贪着，慈愍一切犹如己身，如是之人之所应食，非诸恶习虎狼性者心所爱重。”粟米，即小米。

复次，大慧！过去有王，名师子苏陀婆，食种种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谋反，断其奉禄。以食肉者有如是过故，不应食肉。

过去有狮子苏陀婆王，耽嗜肉味，吃遍各种肉，乃至吃人肉。臣民不堪忍受而谋反，使他失去王位。因此不应食肉。



唐译在这后面还有两个故事：“大慧！释提桓因处天王位，以于过去食肉余习，变身为鹰，而逐于鸽。我时作王，名曰尸毗，愍念其鸽，自割身肉，以代其命。大慧！帝释余习尚恼众生，况余无惭常食肉者。当知食肉自恼恼他，是故菩萨不应食肉。

大慧！昔有一王乘马游猎，马惊奔逸，入于山险，既无归路，又无人居。有牝狮子与同游处，遂行丑行，生诸子息。其最长者名曰班足，后得作王，领七亿家。食肉余习，非肉不食。初食禽兽，后乃至人，所生男女悉是罗刹。转此身已，复生狮子、豺狼、虎豹、雕鹫等中，欲求人身，终不可得，况出生死涅槃之道。大慧！夫食肉者，有如是等无量过失。断而不食，获大功德。凡愚不知如是损益。是故我今为汝开演，凡是肉者，悉不应食。”

复次，大慧！凡诸杀者，为财利故，杀生屠贩。彼诸愚痴食肉众生，以钱为网而捕诸肉。彼杀生者，若以财物，若以钩网，取彼空行水陆众生，种种杀害，屠贩求利。大慧！亦无不教、不求、不想而有鱼、肉。以是义故，不应食肉。

凡杀生者，都是为了钱财，杀生屠宰贩卖。那些愚痴的食肉众生，以钱为网，捕杀众生。或以财物，或以套索罗网，猎获飞禽走兽及鱼鳖等，种种杀害，以屠贩获利。没有不教、不求、不想而有肉、鱼。为此，不应食肉。

此句唐译为：“世无有肉非是自杀、亦非他杀、心不疑杀而可食者，以是义故，我许声闻食如是肉。大慧！未来之



世有愚痴人，于我法中而为出家，妄说毗尼，坏乱正法，诽谤于我，言听食肉，亦自曾食。”

大慧！我有时说遮五种肉，或制十种，今於此经，一切种一切时，开除方便，一切悉断。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尚无所食，况食鱼、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视一切众生犹如一子，是故不听令食子肉。”

佛在僧尼戒律中，曾规定不可食五种肉或者十种肉，今在此经中，撤除方便，不许食任何肉。佛尚无所食，何况食肉吃鱼，也不教人食肉，以大悲为前导，等视众生皆如一子，不许可吃自己子女的肉。

僧尼戒律中，没有完全禁断肉食的规定，可以吃“三净肉”：不是不见杀、不闻杀、不怀疑是专门为自己而宰杀。

这段话唐译为：“我于诸处说遮十种，许三种者，是渐禁断，令其修学。今此经中，自死他杀，凡是肉者，一切悉断。大慧，我不曾许弟子食肉，亦不现许，亦不当许。大慧，凡是肉者，于出家人，悉是不净。大慧，若有痴人，谤言如来听许食肉，亦自食者，当知是人恶业所缠，必当永堕不饶益处。大慧，我之所有诸圣弟子尚不食于凡夫段食，况食血肉不净之食？大慧！声闻缘觉及诸菩萨尚惟法食，岂况如来？大慧！如来法身非杂食身。大慧，我已断除一切烦恼，我已浣涤一切习气，我已善择身心智慧，大悲平等，普观众生犹如一子，云何而许声闻弟子食于子肉，何况自食？作是说者，无有是处。”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曾悉为亲属，鄙秽不净杂，
不净所生长，闻气悉恐怖。
一切肉与葱，及诸韭蒜等，
种种放逸酒，修行常远离。
亦常离麻油，及诸穿孔床，
以彼诸细虫，於中极恐怖。

佛说偈言：皆曾为亲属，不净夹杂，不净所生长，闻到气味恐怖，因此不应食肉，葱蒜韭等辛菜，及种种酒，都是修行者需要远离的。还要离麻油及其中藏有小虫的穿孔床。印度的麻油，是芝麻生虫后所榨取，为杀生之果，故佛陀禁食。

饮食生放逸，放逸生诸觉，
从觉生贪欲，是故不应食。
由食生贪欲，贪令心迷醉，
迷醉长爱欲，生死不解脱。

食肉饮酒产生放逸，放逸产生妄想，妄想产生贪欲，贪欲令人迷醉，迷醉增长爱欲，不得解脱生死，因此不应食肉。

为利杀众生，以财网诸肉，
二俱是恶业，死堕叫呼狱。
若无教、想、求，则无三净肉，
彼非无因有，是故不应食。



彼诸修行者，由是悉离远。

十方佛世尊！一切咸呵责。

卖肉者为了钱财而杀害众生，买肉者以钱为网获取肉，两种都是恶业，死后要堕入号叫地狱。如果没有不唆使、不想、不求，就没有三净肉，那种肉非无因而有，所以也不应食。唐译此句为：“世无如是肉，食者我呵责。”修行者应远离一切肉，十方诸佛都批评食肉者。

展转更相食，死堕虎狼类。

臭秽可厌恶，所生常愚痴，

多生栴陀罗，猎师谭婆种，

或生陀夷尼，及诸肉食性，

罗刹猫狸等，遍於是中生。

食肉者互相食啖，死后生为虎狼之类。食肉者臭秽可憎，死后多生于贱民、猎人、妖女及其他肉食种姓家，或生为罗刹鬼、猫、狸等食肉动物。陀夷尼：意译妖女。

《缚象》与《大云》，《央掘利魔罗》，

及此《楞伽经》，我悉制断肉。

诸佛及菩萨，声闻所呵责。

食已无惭愧，生生常痴冥。

在《象腋经》《大云经》《央掘魔罗经》及此《楞伽经》中，皆悉禁断肉食。食肉乃是诸佛、菩萨、声闻所呵责，食后不知惭愧，生生世世常愚痴无智。



先说见、闻、疑，已断一切肉。

妄想不觉知，故生食肉处。

如彼贪欲过，障碍圣解脱，

酒肉葱韭蒜，悉为圣道障。

佛起先许可僧尼食用不见杀、不闻杀、不疑专为自己杀的三净肉，现在则禁食一切肉。因为不知食肉过患，才生于普遍食肉之处。如同贪欲是解脱的障碍，酒肉及葱韭蒜等五辛，都能障碍圣道。

未来世众生，於肉愚痴说，

言此净无罪，佛听我等食。

食如服药想，亦如食子肉。

知足生厌离，修行行乞食。

未来会有愚痴众生，说言食肉没有罪过，佛许可我们食用。修行者应视饮食如同服药，食肉如食亲子之肉。应该厌离饮食，乞食为生，知足知量。

安住慈心者，我说常厌离。

虎狼诸恶兽，恒可同游止。

若食诸血肉，众生悉恐怖。

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

安住慈心的修行者，常厌离肉食，因为没有杀害心，虎狼狮子等恶兽也不会伤害他们，可以一起起居游戏。如果吃诸血肉，动物皆悉恐惧，因此修行者应常怀慈心而不食肉。



食肉无慈悲，永背正解脱，
及违圣表相，是故不应食。
得生梵志种，及诸修行处，
智慧富贵家，斯由不食肉。”

食肉损害慈悲心，永远背离解脱，也有违于圣者的表相，所以不应食肉。得生于婆罗门高贵种姓，及诸修行之处、智慧富贵之家，皆由不食肉所致。

此经及其他几种大乘经中，说禁断肉食，理由很是充足，但佛并未将不可食肉置于为人间佛弟子制定的戒律中。只有《梵网经》将食肉列于菩萨戒中的轻戒，但并非释迦牟尼佛在人间所说。完全禁止食肉，会将大量的猎人、渔民、牧民等排除在佛教的大门之外，不利于普度众生。遵守佛陀时代戒律的南传佛教，从来没有禁止食肉之戒，藏传及日本大乘佛教，也不禁止肉食。只有汉传佛教，长期以来禁止出家人食肉，形成传统。中西医营养学，都说单纯素食有损健康，且有充足的科学根据。在今天，对禁止肉食之说，我们应从理论上予以肯定，但在事上，也不宜过分执着。但菩萨行者，即便食肉，也应以惭愧心、慈悲心、感恩心发心济度所食众生。

此经重视禁断肉食的一个原因，是此经并非对人间的佛弟子所说，主要是对罗刹王所说。罗刹属于肉食鬼类，经中曾说锡兰岛乃罗刹的国度，有食人之风，敬奉罗刹者都要杀生祭祀，在锡兰岛为罗刹王说法时，特别强调禁断肉食，有



教诫此类鬼神不可令人杀生献祭的用意。

以下内容，属于最后的“果”，即修行所证的果。

56、声闻乘四果（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訶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诸须陀洹须陀洹趣差别通相，若菩萨摩訶萨善解须陀洹趣差别通相，及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方便相，分别知己，如是如是，为众生说法：谓二无我相及二障净，度诸地相，究竟通达，得诸如来不思議究竟境界，如众色摩尼，善能饶益一切众生，以一切法境界、无尽身财，摄养一切。”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今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听受。”

大慧请问声闻乘四果的差别相，令菩萨知晓，以便为众生说法，饶益一切众生，摄养一切众生。二障：烦恼障、所知障，前者滋生烦恼，障碍了脱生死；后者障碍证得佛果。

佛告大慧：“有三种须陀洹、须陀洹果差别。云何为三？谓下中上。下者极七有生，中者三五有生而般涅槃，上者即彼生而般涅槃。此三种有三结，下中上。云何三结？谓身见、疑、戒取，是三结差别。上上升进，得阿罗汉。

佛答言：须陀洹向及果有上中下三种：下等者最多再受生七次、中等者须再受生三至五次，然后证得涅槃，上等者即生便可以证得涅槃。这三种人所断烦恼为三结：身见、疑、



戒取见，这三结也分下中上。断尽三结，向上升进，终至证得阿罗汉果。

须陀洹，意译预流，又称初果，意谓最初进入圣者之流。首句中前一须陀洹，应指须陀洹向，即趋向于须陀洹果，属见道位，在《摩诃般若经》通教十地中为第三“八人地”。《杂阿含经》佛言这种人“过凡夫地，未到圣位”，但于临终前必然证得须陀洹果。后面的须陀洹果，初入修道位，为通教十地中第四“见地”。下面佛对须陀洹所断三结作具体解释。

大慧！身见有二种：谓俱生及妄想。如缘起妄想、自性妄想。譬如依缘起自性，种种妄想自性计著生，以彼非有非无，非有无，无实妄想相故，愚夫妄想种种妄想自性相计著，如热时炎，鹿渴水想。是须陀洹妄想身见，彼以人无我摄受无性，断除久远无知计著。

身见，梵语萨迦耶见，为执五蕴等为实我的见解，这里分为俱生及分别两种，如同三自性中的缘起自性、妄想自性，实际上应是两个层次。分别所起身见之分别，为思择之义，这种身见在意识表层，经思考抉择而建立，属于世界观、人生观范围。如同依缘起自性，执着种种虚妄认知而生妄想自性，而所执自性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没有所误认的实体，只是愚夫妄心执有种种自性，就像渴鹿误认阳焰为水。这即是分别所起身见，须陀洹以人无我的正见观察，确认所执取者没有自性，断除久远以来的无知妄见，为断分别所起身见。



大慧！俱生者，须陀洹身见，自、他身等四阴无色相故，色生造及所造故，展转相因相故，大种及色不集故，须陀洹观有无品见，身见则断。如是身见断，贪则不生，是名身见相。

俱生，意谓与生俱来，或者与“思”同时生起，俱生身见，是意识深层自然而有的一种我见，具有本能性。须陀洹如实观察自身他身，观五蕴的有无，见受想行识四蕴没有物质实体，色蕴由四大造成，四大互相为因，并无四大及色蕴固有的实体，由这样观察，断俱生身见。断俱生身见，便不会生起对五蕴的贪着。

按理，须陀洹断俱生身见，应只是在见道时，不能任何时候都断。依《华严经》十地品，菩萨在第四地才断俱生身见。唯识学说菩萨初地所断身见，只是分别所起。

大慧！疑相者，谓得法善见相故，及先二种身见妄想断故，疑法不生，不於余处大师见为净不净。是名疑相，须陀洹断。

断疑结，指须陀洹见道，善于通达法相，及先断分别、俱生两种身见故，永断对佛法的疑惑，通过对正法的证悟确立了坚固的正信，再也不会见异思迁，追随其他大师。

这种正信信的是三宝：由确认佛法是真理而确信说此法的佛，即由信法宝而信佛宝；确信自己依此法修持肯定会获得解脱，确信必有依此法修行而得解脱的其他圣众，是为信僧宝，包括自信。

大慧！戒取者，云何须陀洹不取戒？谓善见受生处苦相故，



是故不取。大慧！取者，谓愚夫决定受习苦行，为众乐具故，求受生，彼则不取，除回向自觉胜离妄想无漏法相行，方便受持戒支，是名须陀洹取戒相断。

戒取，全称戒禁取见，指执着并非解脱正戒的种种戒条禁忌为正道。如愚夫执着修苦行能消除苦因，得以生天享乐，耆那教等特别崇重苦行。须陀洹不执取这种见解，只为求得自证圣智而方便受持正戒。这叫做须陀洹永断戒取见。

须陀洹断三结，贪痴不生。若须陀洹作是念：此诸结我不成就者，应有二过，堕身见及诸结不断。”

如果须陀洹心想：我已断三结，则会堕于身见，实际上不能断三结。这一段，按梵本及唐译，在论阿罗汉一段的末尾。《金刚经》佛言：须陀洹等四果人不念我是须陀洹等，若念，则堕我、人、众生、寿者四相。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说众多贪欲，彼何者贪断？”

佛告大慧：“爱乐女人，缠绵贪著，种种方便，身口恶业，受现在乐，种未来苦，彼则不生。所以者何？得三昧正受乐故，是故彼断，非趣涅槃贪断。

问：佛说贪欲有多种，须陀洹所断是哪一种？回答说：爱乐女人，缠绵贪著，造身口恶业，受现在乐，种未来苦，须陀洹不起这种贪欲，因为他们获得超越男女之乐的禅定之乐。须陀洹所断的贪欲只是这一种，不是将证得涅槃所需要断的所有贪欲都断了。此处魏译多出几句：“远离打、搯、



鸣、抱、眄视，大慧！须陀洹不生如是贪心。”具体解释“种种方便”。

按理，须陀洹果断贪欲，也只断了九品欲界贪欲中的一至五品。唯识学说初地菩萨伏欲界烦恼，而非全断。《修行道地经》说：须陀洹断贪欲，只是在精勤修行时没有贪欲，遇到强缘，贪欲还会生起，长夜修习离欲梵行，“若见好色，淫意还动”。

大慧！云何斯陀含相？谓顿照色相妄想生相，见相不生，善见禅趣相故，顿来此世，尽苦际，得涅槃，是故名斯陀含。

斯陀含，意译一往来，意谓只须于天上人间往来一次。顿照色相，明了虚妄分别所见相本来不生，善于修持禅定，命终生欲界天，从彼天顿来人间，一生灭除众苦，证得涅槃，名为斯陀含，也称二果。

大慧！云何阿那含？谓过去、未来、现在色相性非性生、见、过患、使、妄想不生故，及结断故，名阿那含。

阿那含，意译不来，意谓再也不来人间受生，也称三果。这种圣者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色相不见其有或无，不起执见及诸烦恼，不起虚妄分别，永断诸结。

按理，阿那含所断，只是所有的欲界烦恼，尚未断尽色界、无色界烦恼。

大慧！阿罗汉者，谓诸禅、三昧、解脱、力、明，烦恼、苦、妄想非性故，名阿罗汉。”



四禅八定、八解脱、三解脱门、力、三明皆悉成就，永断烦恼、苦、虚妄分别，此类圣者名为阿罗汉，意译应供、无生、杀贼等，是声闻乘的极果。阿罗汉所断烦恼，为三界内所有烦恼。

依《阿含经》等，阿罗汉分为两种或九种。两种中的慧解脱阿罗汉，简称慧解脱，只断了三界烦恼，未必成就禅定、神通，这种阿罗汉在佛的阿罗汉弟子中占三分之二。断三界烦恼，成就禅定、神通、三明等，名为定慧俱解脱阿罗汉，简称俱解脱，在阿罗汉弟子中占三分之一。

大慧白佛言：“世尊！世尊说三种阿罗汉，此说何等阿罗汉？世尊！为得寂静一乘道，为菩萨摩訶萨方便示现阿罗汉？为佛化化？”

佛告大慧：“得寂静一乘道声闻，非余。余者行菩萨行，及佛化化，巧方便本愿故，於大众中示现受生，为庄严佛眷属故。

大慧请问：佛说阿罗汉有三种：得寂静一乘道、菩萨方便示现、佛所化，这里说的是哪一种？佛回答说：是得寂静一乘道声闻，非其他两种。其他两种声闻，乃是菩萨、佛出于本愿，以善巧方便，于大众中示现受生，修证阿罗汉果，以庄严佛的眷属。释尊的许多阿罗汉弟子，依大乘经说法，都是古佛再来或菩萨示现，来人间演戏而已。

大慧！於妄想处种种说法，谓得果、得禅、禅者入禅悉远



离故，示现得自心现量得果相，说名得果。

复次，大慧！欲超禅、无量、无色界者，当离自心现量相。
大慧！受想正受超自心现量者不然，何以故？有心量故。”

依虚妄分别的种种说法，如证果、得定、入禅定等，他们皆悉远离，示现证自心所现的果相，名为证果。

想要超越四禅、四无量心、无色界定，应当远离自心所现相。灭尽定并不能超越自心所现，因为其定中不离自心，不离阿赖耶识。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诸禅、四无量，无色三摩提，
一切受想灭，心量彼无有。
须陀槃那果，往来及不还，
及与阿罗汉，斯等心惑乱。

佛说偈颂：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受想灭尽定，唯心不可得。须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罗汉，这些圣者皆不离迷乱。

禅者禅及缘，断知是真谛，
此则妄想量，若觉得解脱。”

修禅定者、所修禅定及禅定所缘境，断惑及知见真谛，如实觉了它们皆是虚妄分别，则能获得真正解脱。



57、何为涅槃（卷二）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复白佛言：“世尊！般涅槃者，说何等法谓为涅槃？”。

佛告大慧：“一切自性习气，藏、意、识、见习转变，名为涅槃。诸佛及我涅槃，自性空事境界。

大慧请问什么是涅槃，佛回答说：转灭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及诸分别自性的习气，名为涅槃，即是诸法自性空境界。

复次，大慧！涅槃者，圣智自觉境界，离断常妄想性非性。云何非常？谓自相共相妄想断故非常。云何非断？谓一切圣去来现在得自觉故非断。

涅槃是圣者自证境界，远离断常、有无。因为断对于自相、共相的虚妄分别，故非常；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圣者皆自证故非断。

大慧！涅槃不坏不死。若涅槃死者，复应受生相续。若坏者，应堕有为相。是故涅槃离坏离死。是故修行者之所皈依。”

涅槃不坏不死，如果涅槃是死，那么死后应该再相续受生。如果涅槃坏灭，则成有为法，不是无为法了。因此说涅槃远离坏灭与死亡，是修行者应求取的归宿。

复次，大慧，涅槃非捨非得，非断非常，非一义非种种义。



是名涅槃。

复次，大慧！声闻、缘觉涅槃者，觉自相共相，不习近境界，不颠倒见，妄想不生。彼等於彼作涅槃觉。”

涅槃既非捨弃，又非获得，既非断也非常，既非一义也非种种义。声闻、缘觉所入涅槃，觉知自相、共相，远离六尘境相，不起颠倒见，不起虚妄分别，他们以此为涅槃。自相指五蕴等，共相指无常、苦、无我。

58、外道涅槃（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所言涅槃者，为何等法名为涅槃，而诸外道各起妄想？”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如诸外道妄想涅槃，非彼妄想随顺涅槃。”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大慧请问：诸外道虚妄分别的涅槃是什么，佛回答说：外道们也分别涅槃，追求涅槃，而实际上他们所认为的涅槃并非真正的涅槃。

佛告大慧：“或有外道，阴界入灭，境界离欲，见法无常，心心法品不生，不念去来现在境界，诸受阴尽，如灯火灭，如种子坏，妄想不生，斯等於此作涅槃想。大慧！非以见坏名为涅槃。

有外道认为：见诸法无常，远离对境相的贪欲，五蕴、



十二入、十八界灭，心、心所法不生，不念过去、现在、未来境界，诸受蕴灭尽，如同灯灭、种子坏，不起虚妄分别，他们以此为涅槃。而涅槃并非见到坏灭。

大慧！或以从方至方名为解脱，境界想灭，犹如风止。

或复以觉所觉见坏，名为解脱。

或见常无常，作解脱想。

或见种种相想招致苦生因，思惟是已，不善觉知自心现量，怖畏於相，而见无相，深生爱乐，作涅槃想。

或有觉知内外诸法自相共相，去、来、现在有性不坏，作涅槃想。

或谓我、人、众生、寿命一切法坏，作涅槃想。

或者认为从此到彼，对境相的觉知灭，犹如风止，即是解脱涅槃。

或者认为不见能觉与所觉，即是解脱涅槃。

或者认为不起常、无常的分别，即是解脱。

或者见种种境相是招致诸苦的原因，而不善觉知境相乃自心所现，畏惧诸相而见到无相，对无相境界深深爱乐，认为这就是涅槃。

或者见到内外诸法的自相、共相，过去、现在、未来不坏，认为这是涅槃。

或者认为我、人、众生、寿命等一切法不坏灭，名为涅槃。这里的“坏”，按梵文本及其他译本，应是不坏。



或以外道恶烧智慧，见自性及士夫彼二有间，士夫所出，名为自性。如冥初比求那转变，求那是作者，作涅槃想。

或者以外道的愚痴见地，见自性与原人二者有别，自性从原人流出。最初原质转变，为能创造者，名为涅槃。

这是数论派的观点。士夫意译原人，即原本存在者。冥初，为万物未生前的原初状态。求那意译原质，即原初物质，具有喜、忧、暗三德即三种性质，互相作用而创造世界万物。

或谓福、非福尽，或谓诸烦恼尽，或谓智慧，或见自在是真实作生死者，作涅槃想。

或者认为善行与恶业尽为涅槃，福与非福，指能感得福报的善行与感得诸苦的恶业。或者认为诸烦恼尽为涅槃。或者认为自己得到的智慧是涅槃。或者认为自在天是创造万物的主，即是涅槃。

或谓展转相生，生死更无余因，如是即是计著因，而彼愚痴不能觉知，不知故，作涅槃想。

或者执生死展转相因，生死之外别无因，不能如实觉知，而认为即是涅槃。

或有外道，言得真谛道，作涅槃想。

或见功德、功德所起和合，一异俱不俱，作涅槃想。

或见自性所起孔雀文彩、种种杂宝及利刺等性，见已，作涅槃想。



或者认为得外道所谓的真谛道，即是涅槃。

或者认为功德及其和合，非一非异，非俱非不俱，是为涅槃。

或者见自性所生的事物多种多样，如同孔雀毛羽绚丽、种种宝石多彩多姿，及荆棘锐利等，认为此乃涅槃。

大慧！或有觉二十五真实，或王守护国受六德论，作涅槃想。

或者以知二十五谛，及知晓国王治国的六德论为涅槃。二十五谛，为数论派所立，身体由二十四谛构成，原人为第二十五谛。六德论，为古印度国王治国的六大策略：和平、战争、进攻、扎营、求援、分化。

或见时是作者，时节世间，如是觉者，作涅槃想。

或谓性或谓非性，或谓知性非性，或见有觉与涅槃差别，作涅槃想。

或者认为时间是创世者，创造世界，是为涅槃。

或者以知实有或虚无，或见到实有与涅槃的区别，而认为即是涅槃。

有如是比种种妄想，外道所说，不成所成，智者所弃。大慧！如是一切悉堕二边，作涅槃想。如是等外道涅槃妄想，彼中都无若生若灭。大慧！彼一一外道涅槃，彼等自论，智慧观察，都无所立。如彼妄想心意来去漂驰流动，一切无有得涅槃者。



如此种种对于涅槃的错认，都是外道所说，不能成立，为智者所抛弃。这些说法，都陷入两极边见而设想涅槃。他们所认为的涅槃，其中都没有真实的涅槃生及生死灭。以智慧观察，其说法都不能成立。虚妄分别使他们心意漂泊流动，不能实际证得涅槃。

大慧！如我所说涅槃者，谓善觉知自心现量，不著外性，离於四句，见如实处，不随自心现妄想二边，摄所摄不可得，一切度量不见所成，愚於真实，不应摄受。弃捨彼已，得自觉圣法。知二无我，离二烦恼，净除二障，永离二死。上上地如来地，如影幻等诸深三昧，离心、意、意识，说名涅槃。大慧！汝等及余菩萨摩訶萨应当修学，当疾远离一切外道诸涅槃见。”

佛说的涅槃，是善于觉知自心所现，不执着外在实有，离四句，知见真实，不随逐心所现的二边妄想，见能取所取皆不可得，不着现量、比量等一切量，不着真实，捨弃诸着，得自证圣智，知人法二无我，离二烦恼，净除二障，永离生死，地地上进，达于佛地，证如幻如影等诸深三昧，离心、意、意识，名为涅槃。菩萨应当修学佛法涅槃，疾速远离一切外道的涅槃恶见。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外道涅槃见，各各起妄想，
斯从心想生，无解脱方便。
愚於缚缚者，远离善方便。”



外道解脱想，解脱终不生。

佛说偈：外道所说种种涅槃，所见皆是虚妄，都是妄心所执，并无解脱之道。愚痴不知能缚所缚，不能解脱系缚，只是希求解脱，实际不得解脱。

众智各异趣，外道所见通，
彼悉无解脱，愚痴妄想故。
一切痴外道，妄见作所作，
有无有品论，彼悉无解脱。

各自的见解虽有种种不同，而皆不得解脱，因为都属虚妄。一切愚痴外道，妄见能造所造，堕于有无二边，皆悉不得解脱。

凡愚乐妄想，不闻真实慧，
言语三苦本，真实灭苦因。

凡愚喜爱虚妄分别，不得听闻真实智慧，不知言说是三界诸苦之本，只有真实才能灭尽苦因。

譬如镜中像，虽现而非有，
於妄想心镜，愚夫见有二。
不识心及缘，则起二妄想。
了心及境界，妄想则不生。

就像镜中的映像，虽现而非实有，愚夫于虚妄分别的心镜中，妄见有二法。不识自心及所缘，则起二元化的虚妄分



别。了达心及境相，则不会起虚妄分别。

心者即种种，远离相所相。

事现而无现，如彼愚妄想，

三有惟妄想，外义悉无有。

妄想种种现，凡愚不能了。

所谓心，即是种种，远离诸相，事物虽然显现而非实体，只是凡愚误认为实体。三界唯是虚妄分别，心外没有任何实体。由虚妄分别而显现种种境相，凡愚不能了知。

经经说妄想，终不出於名。

若离於言语，亦无有所说。”

多个经中都以名言说虚妄分别，如果离了言语，也就没有所说的实义。

59、常不思议（卷一）

尔时，大慧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世尊所说常，及不思议自觉圣趣境界，及第一义境界，世尊！非诸外道所说常不思议因缘耶？”

佛告大慧：“非诸外道因缘得常不思议。所以者何？诸外道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若常不思议不因自相成者，何因显现常不思议？”

大慧请问：佛所说常，及不思议自证圣智境界、第一义



境界，与外道所说常不思议的创造因有何区别？

佛回答说：我所说常，并非外道所说常不思议的创造因。为什么？诸外道所说不思议的常，不由其自相而成立，如何能显示不可思议的常？

复次，大慧！不思议若因自相成者，彼则应常。由作者因相，故常不思议不成。

外道所说不思议常，如果是以自相为因而成立，它就应该常。但他们是能以创造者为因，所以其常不思议不能成立。

大慧！我第一义常不思议，第一义因相成，离性非性，得自觉性故有相，第一义智因故有因。离性非性故，譬如无作虚空，涅槃灭尽故常。如是大慧！不同外道常不思议论。如是大慧！此常不思议，诸如来自觉圣智所得。是故常不思议自觉圣智所得，应得修学。

我说的第一义常不思议，是以第一义为因，远离有无，第一义圣智所证故有相，第一义圣智为因故有因。远离有无故，犹如虚空非所创造，又如涅槃灭尽有无故常。因此不同于外道的常不思议论。这种常不思议，是诸佛自证的圣智所得，菩萨应当修学。

复次，大慧！外道常不思议，无常性，异相因故，非自作因相力故常。

复次，大慧！诸外道常不思议，於所作性非性无常见已，



思量计常。

又，外道不思議常，以无常为相待因而建立，非以自身为因。是见所创造的一切无常，而思量能创造者是常。

大慧！我亦以如是因缘，所作者性非性无常见已，自觉圣境界，说彼常无因。大慧！若复诸外道因相成常不思議，因自相性非性，同於兔角。此常不思議，但言说妄想。诸外道辈有如是过。所以者何？谓但言说妄想，同於兔角，自因相非分。

佛也见到所创造的一切非实有、无常，以自证圣智境界，说其常没有因。若外道以因成立常不思議，其所因的自相没有实体，如同兔角，此常不思議，只是言说妄想而已，其因并不存在。

大慧！我常不思議因自觉得相故，离所作性非性故常，非外性非性无常，思量计常。大慧！若复外性非性无常，思量计常，不思議常，而彼不知常不思議自因之相，去得自觉圣智境界相远，彼不应说。

我说的常不思議，以自证圣智所得相为因，离创造者有或无，不以外在诸法非实有、性无常思考建立常。如果以外在诸法非实有、无常为因思量建立不思議常，而不知常不思議自己的因，离自证圣智境界甚远，其说法不能成立。

复次，大慧！诸声闻畏生死妄想苦，而求涅槃，不知生死涅槃差别，一切性妄想非性。未来诸根境界休息，作涅槃想，



非自觉圣智趣藏识转。是故凡愚说有三乘，说心量趣无所有。是故大慧！彼不知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自心现境界，计著外心现境界，生死轮常转。

诸声闻由畏惧生死之苦而追求涅槃，但不知生死与涅槃的差别系由虚妄分别而有，以诸根境界于未来停息为涅槃，并非达自证圣智境界而转依了阿赖耶识。因此，佛为凡愚说三乘法，而不说唯心无境。凡夫不知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自心所现境界，执着心外所现，轮转生死。

复次，大慧！一切不生，是过去、未来、现在诸如来说。所以者何？谓自心现性非性，离有非有生故。

一切法不生，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所说，为什么？因为是自心所现，远离有无，非从实有或虚无而生。

大慧！一切性不生，一切法如兔马等角，愚痴凡夫不实妄想、自性妄想故。

认为一切事物皆悉不生，犹如兔子、马等的角，是愚夫的虚妄分别。

大慧！一切法不生，自觉圣智趣境界者，一切性自性相不生，非彼愚夫妄想二境界。自性身财建立趣自性相。大慧！藏识摄所摄相转，愚夫堕生住灭二见，希望一切性生，有非有妄想生，非贤圣也。大慧！於彼应当修学。

自证圣智所证一切法不生境界，是一切事物的自性不



生，非凡夫能取所取虚妄分别的境界。身体、受用、世界，皆是阿赖耶识摄藏处理而转成，愚夫堕于生灭之见，希望一切实有，虚妄分别有无，圣贤不是这样。这是菩萨应当修学的。

60、如来非常非无常（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为常、无常？”

佛告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非常非无常，谓二俱有过。常者，有作主过，常者，一切外道说作者无所作，是故如来常非常，非作常有过故。若如来无常者，有作无常过，阴所相相无性，阴坏则应断，而如来不断。

大慧请问佛是常还是无常，回答说：非常也非无常，常与无常两种说法都有过失。如果说佛为常，则佛便成了造物主一类，一切外道说造物主是常，而佛并非如造物主。如果说佛无常，则佛成了所创造，与五蕴相同，毕竟断灭消失，而佛并不断灭。

大慧！一切所作皆无常，如瓶、衣等，一切皆无常过，一切智众具方便应无义。以所作故，一切所作皆应是如来，无差别因性故。是故大慧！如来非常非无常。

一切所造作的事物皆悉无常，如瓶子、衣服等。若佛是所造作，其历劫修行所积集的福德智慧方便，便都没有了意



义，一切所造作的东西都应该是佛，因为都是所造作，没有差别。所以说，佛非常非无常。

复次，大慧！如来非如虚空常。如虚空常者，自觉圣智众具无义过。大慧！譬如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一异、俱不俱常无常过，故不可说。是故如来非常。

佛也并非如同虚空的常，若如同虚空无心无智，则佛不应有自证圣智。如同虚空，非常非无常，离常无常、一异、俱不俱等四句，不可言说，所以说佛非常。

复次，大慧！若如来无生常者，如兔马等角，以无生常故，方便无义。以无生常过故，如来非常。

佛也不是无生之常，如果佛无生而常，则应如同兔、马等的角，就不应有福德智慧方便。所以说佛非无生而常。

复次，大慧！更有余事知如来常。所以者何？谓无间所得智常，故如来常。大慧！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毕定住。声闻、缘觉、诸佛如来无间住，不住虚空，亦非愚夫之所觉知。大慧！如来所得智，是般若所熏。

以另外的理由，可以说佛是常：佛证得的智慧常，所以佛是常。不论佛是否出世，佛证得的法永远常住，住于声闻、缘觉、佛的现证中，而不住于虚空，非愚夫所能知。佛所得的智，是般若熏习而成。

大慧！如来非心、意、意识彼诸阴界入处所熏。大慧！一



切三有皆是不实妄想所生，如来不从不实虚妄想生。

佛的智慧非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所熏习。三界一切，都是不如实的虚妄分别所生，佛不从虚妄分别生。

大慧！以二法故有常无常，非不二。不二者寂静。一切法无二生相故，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非常非无常。

常与无常，乃是以二元化的分别而建立，并非不二，不二者必然寂静。一切法不二、无生，所以佛非常非无常。

大慧！乃至言说分别生，则有常无常过。分别觉灭者，则离愚夫常无常见。寂静慧者，永离常无常，非常无常熏。”

只要有言说分别，则有陷于常与无常等二边的过失。息灭虚妄分别，则远离愚夫的常、无常边见。寂静的智慧永远离常、无常，不是由常、无常的边见可以熏习而生的。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众具无义者，生常无常过，
若无分别觉，永离常无常。
从其所立宗，则有众杂义，
等观自心量，言说不可得。”

佛说偈言：若佛是常或无常，修行所积集的众福慧就都没有意义，若无虚妄分别，则永离常与无常。只要有所立，便会有种种混乱，观一切唯是自心，一切言说分歧便都不可



得。

61、不生不灭（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修多罗，摄受不生不灭，又，世尊说不生不灭是如来异名，云何世尊为无性故说不生不灭为是如来异名？”

佛告大慧：“我说一切法不生不灭，有无品不现。”

大慧请问：经中佛说摄取不生不灭，又说说不生不灭是佛的异名，世尊为何这样说？

佛告大慧：我说不生不灭，不堕有无。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一切法不生者，则摄受法不可得，一切法不生故。若名字中有法者，惟愿为说。”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大慧质疑：如果一切法不生，则不可摄取，谁是佛？凭何说不生不灭是佛的异名？

佛告大慧：“我说如来非无性，亦非不生不灭摄一切法，亦不待缘故不生不灭，亦非无义。

佛告大慧：我说佛并非虚无，也非不生不灭，也不是依待因缘故不生不灭，也不是没有实义。



大慧！我说意生法身如来名号，彼不生者，一切外道、声闻、缘觉、七住菩萨非其境界。大慧！彼不生即如来异名。大慧！譬如因陀罗、释迦、不兰陀罗，如是等诸物，一一各有多名，亦非多名而有多性，亦非无自性。

因陀罗，即是帝释，释迦，即帝释的名字侨尸迦。不兰陀罗，意译摧毁城堡者，也是帝释异名。无生，即是佛意生法身的名号，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及七地以下菩萨，不能了知其义。譬如帝释、大地和不兰陀罗，一一各有多个名称，而不是多个名号便有多个实体。

如是大慧！我於此娑呵世界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愚夫悉闻，各说我名，而不解我如来异名。

如同帝释有多个名号，佛在这娑婆世界，有无数百千名号被愚夫所听闻，他们各自说我的名号，而不知都是佛的异名。

大慧！或有众生知我如来者，有知一切智者，有知佛者，有知救世者，有知自觉者，有知导师者，有知广导者，有知一切导者，有知仙人者，有知梵者，有知毗纽者，有知自在者，有知胜者，有知迦毗罗者，有知真实边者，有知月者，有知日者，有知生者，有知无生者，有知无灭者，有知空者，有知如如者，有知谛者，有知实际者，有知法性者，有知涅槃者、有知常者，有知平等者，有知不二者，有知无相者，有知解脱者，有知道者，有知意生者。



佛在此世界的异名，有如来、一切智者、佛、救世者、自觉者、导师、大导师、一切导师、仙人、梵天、毗湿奴、自在天、胜者、迦毗罗、真实边际、月、日、生、无生、无灭、空、真如、谛、实际、法性、涅槃、常、平等、不二、无相、解脱、道、意生等。毗纽，即毗湿奴，与梵天、自在天为婆罗门教所奉的三大神，自在天，梵名湿婆。胜者，即世尊！梵名薄伽梵。

大慧！如是等三阿僧祇百千名号，不增不减，此及余世界皆悉知我。如水中月，不出不入。彼诸愚夫不能知我，堕二边故，然悉恭敬供养於我，而不善解知辞句义趣，不分别名，不解自通，计著种种言说章句，於不生不灭作无性想，不知如来名号差别，如因陀罗、释迦、不兰陀罗，不解自通会归终极，於一切法随说计著。

依如是无量百千名号，此世界和其他世界的众生，都知道我，犹如水中明月，不出不入。那些愚夫虽然堕于二边，不能了解我，但都对我恭敬供养，而不理解词句的义趣，不区别名号，不通达自家的教法，执着种种言说，将不生不灭理解为没有实体，不知道佛有许多名号。如因陀罗、侨尸迦、不兰陀罗虽然都是帝释的名号，不理解教法会归终极的一体，只依据言说分别一切法。

大慧！彼诸痴人作如是言：义如言说，义说无异。所以者何？谓义无身故，言说之外更无余义，惟止言说。大慧！彼恶



烧智不知言说自性，不知言说生灭、义不生灭。大慧！一切言说堕於文字，义则不堕，离性非性故，无受生亦无身故。

那些愚人说：实义如同言说，与言说无异。为什么？因为实义没有实体，言说之外没有另外的实义。他们以下劣的智力，不能了知言说的性质，不知言说会生灭，而实义不生灭。一切言说都堕于文字，而实义不堕文字，因为它非有非无，不受生也无身体。

大慧！如来说不说堕文字法，文字有无不可得故，除不堕文字。大慧！若有说言如来说堕文字法者，此则妄说，法离文字故。是故大慧！我等诸佛及诸菩萨，不说一字，不答一字。所以者何？法离文字故。非不饶益义说，言说者，众生妄想故。大慧！若不说一切法者，教法则坏。教法坏者，则无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若无者，谁说？为谁？

佛不说堕于文字的法，因为文字的有无不可得。如果说佛说堕文字法，就是瞎说，佛所说法远离文字。我等诸佛及诸大菩萨，从来不说一字，不答一字。为什么？因为法远离文字。为了利益众生，也不能不说法，而一切言说，表示的是众生的虚妄认知。如果不说一切法，教法则毁坏，就不会有诸佛、菩萨、声闻、缘觉诸圣者，那么，有谁、为谁说法呢？

是故大慧，菩萨摩訶萨莫著言说，随宜方便广说经法。以众生希望烦恼不一故，我及诸佛为彼种种异解众生而说诸法，



令离心、意、意识故，不为得自觉圣智处。

因此，菩萨不要执着言说，而要普应群机，以方便广说佛法。因为众生的需求和烦恼非一，我及诸佛为种种不同根性的众生说不同的法，使他们离心、意、意识，而不是要他们统统证得佛果圣智。

大慧，於一切法无所有，觉自心现量，离二妄想。诸菩萨摩诃萨依於义不依文字。若善男子善女人依文字者，自坏第一义，亦不能觉他。堕恶见相续而为众说，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亦不知章句。若善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达章句，具足性义，彼则能以正无相乐而自娱乐，平等大乘建立众生。

佛应机说法，是要引导众生领悟一切法没有自性，觉知自心所现，远离二边虚妄分别。菩萨应该依于实义，不依文字。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仅仅依于文字，便会自己破坏第一义，也不能使别人觉悟。如果自己不善了知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不知文词章句，而为大众说法，则会陷于恶见。只有善解一切法、一切地、一切相，通达文词章句，具足实义，才能以正法的无相之乐而自我娱乐，才能够以大乘法普度众生。

大慧！摄受大乘者，则摄受诸佛、菩萨、缘觉、声闻。摄受诸佛、菩萨、缘觉、声闻者，则摄受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者，则摄受正法。摄受正法者，则佛种不断。佛种不断者，则能了知得殊胜入处。知得殊胜入处菩萨摩诃萨，常得化生，



建立大乘，十自在力，现众色像，通达众生形类、希望、烦恼诸相，如实说法。如实者，不异，如实者，不来不去相，一切虚伪息，是名如实。

接纳大乘，就能接纳诸佛、菩萨、缘觉、声闻，就能摄受一切众生。摄受一切众生，即是摄受正法。若能摄受正法，则佛种不会断绝。佛种不断，则能得殊胜的处所。了知得殊胜处所的菩萨，常化生于天界或净土，弘扬大乘，以十种自在力显现各种形象，通达各种众生的形体、种类、需求、烦恼，如实说法。所谓如实，是与真实无异，不来不去，息灭一切虚伪，名为如实。

大慧！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摄受随说计著。真实者，离文字故。大慧！如为愚夫以指指物，愚夫观指，不得实义。如是，愚夫随言说指，摄受计著，至竟不捨，终不能得离言说指第一实义。

善男子善女人，不应执着言说，因为真实远离文字。如同以手指给愚夫指物，愚夫只知道看手指，不能明了实物。他们追逐言说之指，执取不捨，不能得到言说所指的第一实义。

大慧！譬如婴儿，应食熟食不应食生，若食生者则令发狂，不知次第方便熟故。大慧！如是不生不灭，不方便修，则为不善，是故应当善修方便，莫随言说，如视指端。是故大慧！於真实义当方便修。



又如婴儿应该吃熟食而不可吃生冷，如果吃生冷，便会发狂，因为不知应该将食物弄熟。如果不依方便观修，不生不灭则会成为不善，应当善修方便，不要追随言说，如愚夫只看指端。因此，菩萨应当善巧修学真实义。

真实义者，微妙寂静，是涅槃因。言说者，妄想合。妄想者，集生死。大慧！实义者。从多闻者得。大慧！多闻者，谓善於义，非善言说。善义者，不随一切外道经论，身自不随，亦不令他随，是则名曰大德多闻。是故欲求义者，当亲近多闻，所谓善义者，当亲近多闻，所谓善义，与此相违，计著言说，应当远离。”

所谓真实义，微妙寂静，是证得涅槃之因。言说，则与虚妄分别相结合，虚妄分别积集生死。真实义从多闻者那里获得。所谓多闻者，是指善于实义而非仅仅善于言说。善于实义者，不会随逐一切外道的经论，自己不认同，也不教他人随和，这样的人名为多闻大德。想要求得实义，应当亲近善于实义的多闻大德，远离执着言说而不善实义者。

尔时，大慧菩萨复承佛威神而白佛言：“世尊，世尊显示不生不灭无有奇特。所以者何？一切外道因，亦不生不灭。世尊亦说虚空、非数缘灭及涅槃界不生不灭。世尊！外道说因生诸世间，世尊亦说无明、爱、业、妄想为缘，生诸世间。彼因此缘，名差别耳，外物因缘亦如是。如是，世尊与外道论无有差别。微尘、胜妙、自在、众生主等，如是九物不生不灭，世



尊亦说一切性不生不灭，有无不可得。外道亦说四大不坏，自性不生不灭，四大常，是四大乃至周流诸趣，不捨自性。世尊所说亦复如是，是故我言无有奇特。惟愿世尊为说差别，所以奇特胜诸外道。若无差别者，一切外道皆亦是佛，以不生不灭故。而世尊说一世界中多佛出世者，无有是处。如向所说，一世界中应有多佛，无差别故。”

大慧受佛的神力加持，质疑说：世尊所说的不生不灭，并无奇特。为什么？因为一切外道所立的终极因，也都不生不灭。世尊也说虚空、非择灭及涅槃界不生不灭。外道说终极因生世间，世尊也说无明、爱、业、妄想为缘，生诸世间。外道说因，世尊说缘，实则只是名词不同，外物的因缘也是如此。这样，世尊所说，与外道之说其实没有差别。外道说极微、原质、自在天、众生主等九种东西不生不灭，世尊也说一切体性不生不灭，非有非无。外道说四大不坏灭，常恒不变，乃至周流诸趣，其自性也不变。世尊所说，也是如此，因此我说别无奇特。希望世尊为我说明佛所说法与外道的区别，说明其奇特胜于外道之处。如果二者没有差别，一切外道都应该是佛，因为都不生不灭。而世尊说一世界中若有多位佛出世，无有是处。但若依前面的说法，一世界中应该有多位佛，因为互相没有差别。

佛告大慧：“我说不生不灭，不同外道不生不灭。所以者何？彼诸外道有性自性，得不生不变相，我不如是堕有无品。大慧！我者，离有无品，离生灭，非性非无性。如种种幻梦现，



故非无性。

佛说：我说的不生不灭，不同外道所说，为什么？外道们认定有实自性不生不变，我不像他们那样堕于有无。我远离有无，远离生灭，非有非无，而说一切法如同幻梦显现，故非虚无。

云何无性？谓色无自性相，摄受现不现故，摄不摄故。以是故，一切性无性非无性，但觉自心现量，妄想不生，安隐快乐，世事永息。愚痴凡夫妄想作事，非诸贤圣。

为何非有？因为色相没有自性，只是由摄取而现，不取则不现。因此，一切法非有非无，只是自心所现，觉知自心现，则不起虚妄分别，世事永息，安稳快乐。愚痴凡夫虚妄分别事物实有，贤圣不是这样。

不实妄想如捷闼婆城及幻化人。大慧！如捷闼婆城及幻化人，种种众生，商贾出入，愚夫妄想谓真出入，而实无有出者入者，但彼妄想故。

愚夫的虚妄认知，如同海市蜃楼中幻化出的人，现有种种众生，经商出入，愚夫认为实有出入，而实际上没有真实出入者，只是愚夫虚妄分别为实有。

如是，大慧！愚痴凡夫起不生不灭，彼亦无有有为无为。如幻人生，其实无有若生若灭性、无性，无所有故，一切法亦如是，离於生灭。愚痴凡夫堕不如实，起生灭妄想，非诸贤圣。



不如实者不尔，如性自性妄想亦不异，若异妄想者，计著一切性自性，不见寂静。不见寂静者，终不离妄想。

愚痴凡夫所说不生不灭，就是如此，他们也不能区分有为或无为，就像幻化人，其实没有生及灭的实体，本来无所有，一切法也都是这样，远离生灭。愚痴凡夫陷于不如实的知见，起生灭的虚妄分别。不如实，是说事物的自性并非虚妄分别所见的那样，也不是别样。如果是别样，则执着一切自性，而不见寂静。不见寂静，则不离虚妄分别。

是故大慧！无相见胜，非相见。相者，受生因故不胜。大慧！无相者，妄想不生，不起不灭，我说涅槃。大慧！涅槃者，如真实义见，离先妄想心心数法，逮得如来自觉圣智，我说是涅槃。”

因此，见无相胜过见有相。相，乃是受生之因，非殊胜之物。所谓无相，是不起虚妄分别，不起不灭，说为涅槃。涅槃，是如真实义而见，远离从来虚妄分别的心、心所法，获得佛果自证圣智，名为涅槃。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灭除彼生论，建立不生义，
我说如是法，愚夫不能知。
一切法不生，无性无所有，
乾闥婆、幻、梦，有性者无因。”

佛说偈言：灭除愚夫有生之论，建立无生义，我说此法，



愚夫不能了知。一切法不生，无自性、无相，犹如海市蜃楼、如幻如梦，虽然现为有，而并无实体。

“无生无自性，何因空当说？”

“以离於和合，觉知性不现，
是故空不生，我说无自性。
谓一一和合，性现而非有，
分析无和合，非如外道见。”

为何无自性、无生而空？因为若离于因缘和合，就不能有觉知，所以我说空、不生、无自性。如此一一和合，虽然显现而非实有，分析则无物和合，非如外道所见的那样。

梦幻及垂发，野马乾闥婆，
世间种种事，无因而相现。

世间种种事物，虽然显现而没有因，如梦、如幻，如翳目所见额前垂发，如阳焰，如海市蜃楼。

折伏有因论，申畅无生义，
申畅无生者，法流永不断。
炽然无因论，恐怖诸外道。”

以无因说折伏外道的邪因论，申述无生义，正法之流就永不会断。盛说无因论，外道就会恐怖。

“云何何所因，彼以何故生？
於何处和合，而作无因论？”



“观察有为法，非无因有因，
彼生灭论者，所见从是灭。”

一切法为何、由何、于何处无因？以何故而生？观察有为法既非有因也非无因，生灭论者的见解就会崩溃。

“云何为无生，为是无性耶？
为顾视诸缘，有法名无生？
名不应无义，惟为分别说。”

问：为何说无生，是因为没有自性吗？还是观察诸法，只有诸缘而没有实体？还是只有名称而没有实义？

“非无性无生，亦非顾诸缘，
非有性而名，名亦非无义。
一切诸外道，声闻及缘觉，
七住非境界，是名无生相。”

回答：并非没有自性而说无生，也不是观察诸缘见没有实体唯有名称，名称也不是没有实义。这无生，不是一切外道，及声闻、缘觉、七地以下菩萨的境界。

远离诸因缘，亦离一切事，
惟有微心住，想、所想俱离，
其身随转变，我说是无生。
无外性无性，亦无心摄受，
断除一切见，我说是无生。



远离诸因缘及一切事物，远离所分别、能分别，唯有唯心，其所依也随之转变，我说这是无生。无外在实体，无自性，心无所摄取，断除一切见，我说这是无生。

如是无自性，空等应分别。

非空故说空，无生故说空，

因缘数和合，则有生有灭。

离诸因缘数，无别有生灭。

捨离因缘数，更无有异性。

若言一异者，是外道妄想。

如此说无自性而空，不是因为空而空，而是本来无生，所以说为空。因缘和合，则有生灭，离了因缘，无别有生灭。离了因缘，也没有另外的实体。说一切法与因缘是一是异，是外道的虚妄分别。

有无性不生，非有亦非无，

除其数转变，是悉不可得。

但有诸俗数，展转为钩锁，

离彼因缘锁，生义不可得。

有及无、非有非无，都不能生法，除了因缘聚会，有无等皆不可得。只有假名所说的诸因缘，展转缘起，犹如锁链环环相扣。离了因缘的锁链，就没有生起。

生无性不起，离诸外道过。

但说缘钩锁，凡愚不能了，



若离缘钩锁，别有生性者，
是则无因论，破坏钩锁义。

佛只说由因缘锁链，无生无自性，远离外道的过失，而凡愚不能理解。若离了因缘锁链，别有实法生起，则是无因论，破坏了因缘锁链之义。

如灯显众像，钩锁现若然，
是则离钩锁，别更有诸性。
无性无有生，如虚空自性，
若离於钩锁，慧无所分别。

因缘锁链如果像灯光照物显现众相，此则应别有离因缘锁链的实体。诸法无自性、无生，犹如虚空，若离了因缘锁链，就无法可见。

复有余无生，贤圣所得法，
彼生无生者，是则无生忍。

另有一种无生，是贤圣们所得，其所生的无生，是生无生忍。

若使诸世间，观察钩锁者，
一切离钩锁，从是得三昧。
痴爱诸业等，是则内钩锁，
攢燧、泥团、轮，种子等名外。

若能观察世间一切唯是因缘锁链，心离因缘锁链，便会



由此入定。无明、爱及诸善恶业等，是内因缘；火石、泥团、木轮、种子等物，属外因缘。

若使有他性，而从因缘生，
彼非钩锁义，是则不成就。
若生无自性，彼为谁钩锁？
展转相生故，当知因缘义。

如果说有另外的实体，从因缘而生，那就不是因缘锁链之义，其说法不能成立。如果事物无因而生，谁是产生它的因缘锁链？互相和合而生起，是为因缘生法之义。

使生有他性，而从因缘生，
彼非钩锁义，是则不成就。
坚湿暖动法，凡愚生妄想，
离数无异法，是则说无性。

如果说事物生起别有实体，说它从因缘所生就不能成立。四大坚湿暖动的性质，凡愚分别为实法，而只是功能聚合，无别有实体，所以说无自性。

如医疗众病，无有若干论，
以病差别故，为设种种治。
我为彼众生，破坏诸烦恼，
知其根优劣，为彼说度门。
非烦恼根异，而有种种法，
唯说一乘法，是则为大乘。”



如同良医治疗众病，其理论并无差别，只是针对不同的病情，设计种种不同的疗法。佛也是这样，为了灭除众生的烦恼病，知晓其根性的优劣，应机说法度化。并非因为烦恼及根性不同，而有种种法门，唯有一乘法，这就是大乘。

62、佛之知觉（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佛之知觉，世尊！何等是佛之知觉？”

佛告大慧：“觉人法无我，了知二障，离二种死，断二烦恼，是名佛之知觉。声闻、缘觉得此法者，亦名为佛。以是因缘故，我说一乘。”

大慧请问何为佛的所知所觉，佛回答说：“觉悟人法二无我，明了烦恼、所知二障，离分段死、不思議变异死两种死，断分别所起、俱生两种烦恼，名为佛的所知所觉。声闻、缘觉证得此法，也叫做佛。因此，佛说唯一佛乘。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善知二无我，二障烦恼断，
永离二种死，是名佛知觉。”

佛以偈颂总结说：善知人法二无我，永断烦恼、所知障，永离分段、变异二种死，是则名为佛知觉。



63、以自心现量度脱众生（卷一）

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善知心、意、意识、五法、自性、二无我相，趣究竟，为安众生故，作种种类像。如妄想自性处依於缘起，譬如众色如意宝珠，普现一切诸佛刹土、一切如来大众集会，悉於其中听受经法：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光影、水月，於一切法离生灭、断常，及离声闻、缘觉之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亿那由他三昧。得三昧已，游诸佛刹，供养诸佛，生诸天宫，宣扬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现量度脱众生，分别演说外性无性，悉令远离有无等见。”

佛告大慧：菩萨善知心、意、意识、五法、三自性、人法二无我，趋向究竟佛果，为了度化众生，化现种种形类相貌。如同依缘起自性生妄想自性，又如随色显像的摩尼宝珠，普现一切佛土，于一切诸佛法会中听受经法，所谓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光影、如水中月，于一切法远离生灭、断常边见，远离声闻、缘觉乘法，得百千三昧乃至百千亿万三昧，遍游历诸佛土，供养诸佛，生于诸天宫，弘扬三宝，示现佛身，声闻、菩萨大众围绕，以自心所现度脱众生，应机演说心外无实体，悉令听众远离有无等见解。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心量世间，佛子观察，



种类之身，离所作行，
得力、神通，自在成就。”

佛以偈颂重宣其义：菩萨观察自心所现的世间，离能作所作，而化现种种身相，力及神通皆自在成就。

64、四种记论（卷二）

复次，大慧！未来世智者，当以离一异、俱不俱见相我所通义，问无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问。谓色等常无常，为异不异。如是，涅槃诸行、相所相，求那所求那，造所造，见所见，尘及微尘，修与修者。如是比展转相，如是等问。而言佛说无记止论，非彼痴人之所能知。谓闻慧不具故，如来应供等正觉，令彼离恐怖句故，说言无记，不为记说。又止外道见论故，而不为说。

佛告大慧：未来的智者，应当以离一异、俱不俱等边见的佛法正义，问无智者，他们就会回答说：这不是正问。如色等常或无常，是一是异，乃至涅槃与诸行、能指与所指、原质与性质、能造与所造、能见与所见、微粒与极微、能修与所修等，如此等等问题，若问他们，他们会说佛搁置不予解答。他们不知这是针对闻慧不具足者，佛为使他们不致于恐怖，置而不答，又为制止外道的邪见，不为他们解说。

无记止论：不予判别、搁置不答，为佛说法的一种方式。

大慧！外道作如是说：谓命即是身，如是等无记论。大慧！



彼诸外道愚痴，於因作无记论，非我所说。大慧！我所说者，离摄所摄，妄想不生。

外道建立命即是身等类不必应答的言论。他们愚痴，于终极因建立不必解答的理论，非我所说的正法。我所说正法，远离能取所取，不生虚妄分别。

云何止彼？大慧！若摄所摄计著者，不知自心现量故止彼。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大慧！止记论者，我时时说，为根未熟，不为熟者。

为何对外道的问题搁置不答？因为他们执着能取所取，不知自心所现。佛以四种判别法为众生说法。搁置不答法，是佛经常用的，只对慧根未成熟者用，不对慧根成熟者用。

复次，大慧！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无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大慧！何故一切性离自性？以自觉观时，自共性相不可得故，说一切法不生。何故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以自共相欲持来无所来，欲持去无所去，是故一切法离持来去。

一切法若离因缘，则不能生起，因为没有造作者，所以一切法不生。为什么说一切法无自性？因为以自证智观察，一切法的自相、共相皆不可得，因此说一切法不生。为什么说一切法不可拿来也不可拿去？因为其自相、共相无所从来，去无所至，因此说一切法离来去。

大慧！何故一切诸法不灭？谓性自性相无故，一切法不可



得故，一切法不灭。大慧！何故一切法无常？谓相起无常性，是故说一切法无常。大慧！何故一切法常？谓相起无生，性无常常，故说一切法常。”

为何说一切法不灭？因为没有自性自相，不可得，所以说一切法不灭。为何一切法无常？因为其相呈现无常性，所以说一切法无常。为何一切法常？因为其相无生，无常的本性常恒不变，所以说一切法常。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记论有四种，一向及诘问，
分别及止论，以制诸外道。

佛说偈言：解答的方式有四种：直接回答、反诘、分别、搁置不答，用这四种方式制伏外道。一向：直接正面回答。

有及非有生，僧佉、毗舍师，
一切悉无记，彼如是显示。

数论、胜论师说一切法从有无生，对他们的说法，应不予置答。僧佉：数论；毗舍：胜论。这是古印度两家影响最大的外道。

正觉所分别，自性不可得，
以离於言说，故说离自性。”

正觉佛所说，是自性不可得，因为法性远离言说，所以说远离自性。



65、二种法通（卷三）

复次，大慧！愚痴凡夫，无始虚伪恶邪妄想之所回转，回转时自宗通及说通不善了知，著自心现外性相故，著方便说，於自宗四句清净通相不善分别。”

大慧白佛言：“诚如尊教，唯愿世尊为我分别说通及宗通，我及余菩萨摩诃萨善於二通，来世凡夫声闻缘觉不得其短。”

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言：“唯，然，受教。”

佛言：愚夫们被无始以来虚妄认知的习气所控制，不善了知宗通及说通，执着自心所现为外在实有，执着不究竟的方便之说，不能明了远离四句的宗通，大慧请求世尊解说两种通。

佛告大慧：三世如来有二种法通：谓说通及自宗通。说通者，谓随众生心之所应，为说种种众具契经，是名说通。自宗通者，谓修行者离自心现种种妄想，谓不堕一异、俱不俱品，超度一切心、意、意识，自觉圣境界，离因、成、见相，一切外道、声闻、缘觉堕二边者所不能知，我说是名自宗通法。大慧！是名自宗通及说通相，汝及余菩萨摩诃萨应当修学。”

佛告大慧：三世诸佛有说通及自宗通两种法门。说通，是随众生的心思，应机为说种种经。自宗通，是修行者远离



自心所现的种种虚妄分别，不堕于一异、俱不俱等四句，超越一切心、意、意识，得自证圣智，离因、道理及见解，非堕于二边的一切外道、声闻、缘觉所能了知。这两种法门，菩萨应当修学。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谓我二种通：宗通及言说，
说者授童蒙，宗为修行者。”

佛以偈颂重复所说：我有宗通、说通两种法门，说通教化初学者，宗通指导修行者。

66、三种意生身（卷三）

尔时，世尊告大慧菩萨摩诃萨言：“意生身分别通相，我今当说。谛听谛听，善思念之。”

大慧白佛言：“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佛告大慧：“有三种意生身，云何为三？所谓三昧乐正受意生身，觉法自性性意生身，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修行者了知。初地上增进相，得三种身。

佛开示意生身之相，说意生身分为三种：三昧乐正受意生身、觉法自性性意生身、种类俱生无作行意生身。登菩萨初地，继续上进，能依次证得这三种意生身。

大慧！云何三昧乐正受意生身？谓第三第四第五地，三昧乐正受故，种种自心寂静，安住心海，起浪识相不生，知自心



现境界性非性，是名三昧乐正受意生身。

三昧乐正受意生身，是菩萨证入第三至第五地时得，这时证得四禅八定等禅定，享受禅乐，自心寂静，安住于风平浪静的心识大海，不起诸识的波浪，了知自心所现一切境界没有实体，名为三昧乐正受意生身。

这大概相当于《楞严经》所说受阴尽时“心离其身，反观其面”，离身之心，应该就是意生身。藏密称为“幻身”，有不净及净两种。道教内丹修炼成就者的“阳神”，能离体漫游并分出多个，应为意生身一类，据说阳神有质，肉眼可见，成就者很少，阴神有形无质，肉眼不可见，当代也颇有成就者。

大慧！云何觉法自性性意生身？谓第八地，观察觉了如幻等法悉无所有，身心转变，得如幻三昧及余三昧门，无量相、力、自在、明，如妙华庄严，迅疾如意。犹如幻梦、水月、镜像，非造非所造，如造所造，一切色种种支分具足庄严，随入一切佛刹大众，通达自性法故。是名觉法自性性意生身。

觉法自性性意生身，是证入菩萨第八地时所成就。观察觉了一切法如幻，没有实体，身心转变，得如幻三昧等各种三昧，能现无量意生身相，具足力、自在、三明，犹如妙华庄严，来去迅疾如意。这种意生身犹如幻化、梦境、水中月、镜中像，非造作也非所造，而如同造物主造出，一切色相、肢体种种部件都具足庄严，随意进入一切佛刹的菩萨众中。



此意生身是由通达法性而成就，非道教等仅依禅定而成就的意生身可比。这种意生身大概相当于藏密所说净幻身。

大慧！云何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所谓觉一切佛法，缘自得乐相。是名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

大慧！於彼三种身相，观察觉了应当修学。”

种类俱生无行作意生身，由觉了一切佛法，得自证法乐而生。意谓随度化众生的需要，不须作意，自然化现种种同类之身。这种意生身应是十地菩萨及佛所成就。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非我乘大乘，非说亦非字，
非谛非解脱，非无有境界。
然乘摩诃衍，三摩提自在，
种种意生身，自在华庄严。”

佛以偈颂重宣其义：非佛乘也非大乘，非言说也非文字，非真谛也非解脱，非无所有境界。而乘大乘法船，证得自在三昧，成就种种意生身，以自在的妙华而为庄严。

67、如来二种神力（卷二）

复次，大慧！如来以二种神力建立，菩萨摩訶萨顶礼诸佛，听受问义。云何二种神力建立？谓三昧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及手灌顶神力。



佛告大慧：菩萨顶礼诸佛，听法问义，佛以两种神力加持菩萨：三昧正受为现一切身面言说神力，及手灌顶神力。

大慧！菩萨摩訶萨初菩萨地住佛神力，所谓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入是三昧已，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以神通力为现一切身面言说，如金刚藏菩萨摩訶萨，及余如是相功德成就菩萨摩訶萨。大慧！是名初菩萨地。

菩萨登初地时，在佛神力的加持下，入菩萨大乘照明三昧，于定中见十方世界一切诸佛，以神通力现一切身相而为说法，如金刚藏菩萨及其他成就如是功德的菩萨。这是初地菩萨的境界。

菩萨摩訶萨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於百千劫积集善根之所成就，次第诸地对治所治相通达究竟，至法云地，住大莲华微妙宫殿，坐大莲华宝师子座，同类菩萨摩訶萨眷属围绕，众宝璎珞庄严其身，如黄金、瞻卜、日月光明，诸最胜手从十方来，就大莲华宫殿坐上而灌其顶，譬如自在转轮圣王及天帝释太子灌顶，是名菩萨手灌顶神力。

菩萨百千劫积集善根成就，证得菩萨三昧正受神力，次第通达诸地中所对治的烦恼、障碍，至第十法云地，在佛力加持下，住在大莲花微妙宝殿中，坐大莲花狮子宝座，同类的菩萨眷属围绕，身上以各种宝石璎珞装饰，放如同黄金、瞻卜花、日月一样的光明，十方诸佛以最殊胜的手为他灌顶加持，犹如自在转轮圣王及帝释为其太子灌顶，名为菩萨手



灌顶神力。

大慧！是名菩萨摩訶萨二种神力。若菩萨摩訶萨住二种神力，面见诸佛如来。若不如是，则不能见。

这是菩萨的两种神力，菩萨具足这两种神力，便能面见诸佛，如果不具备，便不能见。按此，在此前修禅定见到的佛，及梦中见到的佛，应该不是真佛，是自心变现的影像。若在凡夫位得佛菩萨感应，所现一般是凡夫相的化身。

复次，大慧！菩萨摩訶萨凡所分别三昧、神足、说法之行，是等一切悉住如来二种神力。大慧！若菩萨摩訶萨离佛神力能辩说者，一切凡夫亦应能说。所以者何？谓不住神力故。

菩萨具有的一切三昧、神通及说法的能力，皆是在佛的两种神力加持下获得。如果离了佛的神力加持，菩萨自己能够说法，一切凡夫也都应能说。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神力加持。

大慧！山石树木及诸乐器、城郭、宫殿，以如来入城威神力故，皆自然出音乐之声，何况有心者，聋盲喑哑无量众苦皆得解脱。如来有如是等无量神力，利安众生。”

佛进城时，山石、树木，各种乐器、城郭、宫殿，都能自然发出美妙的音乐声，有心识的众生，盲人、聋子、哑巴，无量众苦，在佛的加持下都能获得解脱。佛有如是等无量神力，以利益安乐众生。《阿含经》中多处有记载。



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缘，如来应供等正觉，菩萨摩訶萨住三昧正受时，及胜进地灌顶时，加其神力？”

佛告大慧：“为离魔业烦恼故，及不堕声闻地禅故，为得如来自觉地故，及增进所得法故，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咸以神力建立诸菩萨摩訶萨。若不以神力建立者，则堕外道恶见妄想，及诸声闻众魔希望，不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故，诸佛如来咸以神力摄受诸菩萨摩訶萨。”

大慧请问：以何因缘，佛在菩萨住于三昧正受时及第十地接受灌顶时，以神力加持？

佛回答说：为了使菩萨远离魔业及烦恼，不堕于声闻乘的禅定，证得佛果自证圣智，增进其所证法，佛以神力加持诸菩萨。若不以神力加持，菩萨就可能陷于外道的邪见妄想，及诸声闻、众魔所希望，不能证得无上佛果。因此，诸佛都以神力加持诸菩萨。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神力人中尊，大愿悉清净，
三摩提灌顶，初地及十地。”

佛以偈颂总结说：人中最尊贵的佛，大愿悉皆成就，以神力为具有三昧的初地菩萨及接受灌顶的十地菩萨加持。

68、诸佛四等（卷三）

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何故世尊於大众中唱如



是言：我是过去一切佛及种种受生，我尔时作曼陀转轮圣王、六牙大象及鹦鹉鸟、释提桓因、善眼仙人，如是等百千生经说？

大慧请问：为何世尊在大众中曾经说：我是过去一切佛，及种种投生转世，我曾经为漫陀转轮圣王、六牙大象、鹦鹉鸟，及帝释、善眼仙人，如是百千世，载于佛所说经。

佛告大慧：“以四等故，如来应供等正觉於大众中唱如是言：我尔时作拘留孙、拘那含牟尼、迦叶佛。云何四等？谓字等、语等、法等、身等。是名四等。以四种等故，如来应供等正觉於大众中唱如是言。

佛告大慧：因为四种相等，佛在大众中说过：我往昔曾经作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迦叶佛。哪四种相等？字相等、语相等、法相等、身相等。

云何字等？若字称我为佛，彼字亦称一切诸佛，彼字自性无有差别，是名字等。

字相等，是说我称为佛，过去诸佛也都称为佛，名号没有差别，名为字等。字，指名字。

云何语等？谓我六十四种梵音言语相生，彼诸如来应供等正觉亦如是，六十四种梵音言语相生，无增无减，无有差别，迦陵频伽梵音声性。

语相等，是说我说法有六十四种梵音相，过去诸佛也都如此，具有六十四种梵音相，没有增减。没有差别，都具有



迦陵频伽鸟一样美妙动听的梵音。迦陵频伽，意译共命鸟，两头一身，鸣声美妙动听。

云何身等？谓我与诸佛法身及色身相好无有差别，除为调伏彼彼诸趣差别众生故，示现种种差别色身，是名身等。

身相等，是说我与诸佛的色身相好没有差别，除了为调伏诸趣中不同种类的众生，而化现种种不同的色相。

云何法等？谓我及彼佛得三十七菩提分法，略说佛法无障碍智，是名四等。是故如来应供等正觉於大众中唱如是言。”

法相等，是说我与诸佛，都同样证得三十七道品法，都具有说法的四无碍智。因此，佛于大众中这样说。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迦叶、拘留孙，拘那含是我，
以此四种等，我为佛子说。”

佛说偈颂：迦叶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都是我，因为有四种相等，我这样给佛弟子们说。

69、佛离诸过（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世尊记阿罗汉得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与诸菩萨等无差别。一切众生法不涅槃，谁至佛道？从初得佛至般涅槃，於其中间不说一字，亦无所答。如来常定故，亦无虑亦无察，化佛化作佛事。何故说识刹那展



转坏相？金刚力士常随侍卫，不施設本际，现魔、魔业、恶业果报？旃遮摩纳、孙陀利女、空钵而出，恶业障现。云何如来得一切种智，而不离诸过？”

佛告大慧：“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当为汝说。”

大慧白佛：“善哉，世尊。唯，然，受教。”

大慧请问说：世尊授记阿罗汉们得以成佛，与诸菩萨没有差别。一切众生不具涅槃法，谁能臻于佛道？又说佛从最初成道到圆寂，在这中间不说一个字，也不回答提问。佛常在定中，没有思虑、观察，以化身作佛的各种事业。为何说诸识皆刹那展转坏灭？金刚力士时常随身护卫，不开示真实本际，而示现魔、魔业及承受诸般恶业果报？如被旃迦摩纳女、孙陀利女诬陷诽谤，乞食不得空钵而还等。为何佛证得一切种智，而还有这些过失？

旃迦摩纳，为一婆罗门少女，受外道教唆，在大众前假装怀有佛的身孕，以诬陷佛。孙陀利，为一外道女人，当众诽谤佛。空钵而出，指佛曾于一婆罗门聚落乞食，未能乞得，空钵而还。经中记述佛曾经受过九次此类“罪报”。

佛告大慧：“为无余涅槃故说，诱进行菩萨行者故，此及余世界修菩萨行者乐声闻乘涅槃，为令离声闻乘进向大乘，化佛授声闻记，非是法佛。大慧！因是故，记诸声闻与菩萨不异。大慧！不异者，声闻、缘觉、诸佛如来烦恼障断解脱一味，非智障断。



佛告大慧：是就无余依涅槃，为劝诱菩萨行者而说。此世界及其他世界的菩萨行者，喜爱声闻乘的无余依涅槃，为了使他们离声闻乘而进入大乘，化身佛给声闻授记，不是法身佛。因为这个原因，预言诸声闻与菩萨不异，这不异是指声闻、缘觉及诸佛断烦恼障所得的解脱一味无别，不是指断所知障所得。智障，即所知障。

大慧！智障者，见法无我殊胜清净。烦恼障者，先习见人无我断，七识灭，法障解脱，识藏习灭，究竟清净。因本住法故，前后非性。无尽本愿故，如来无虑无察而演说法。正智所化故，念不忘故，无虑无察。四住地、无明住地习气断故，二烦恼断，离二种死。觉人法无我，及二障断。

断所知障，指证得法无我的智慧殊胜清净。断烦恼障，只要先修习人无我，就可以断，初灭染污的第七识，继而阿赖耶识中的所知障习气究竟清净，才可以断所知障而获得解脱。佛住在本来法性中，没有前后，唯由无尽的本愿，不经思虑观察，自然应机说法。佛住于正智，正念不失，因而不思虑观察而说法。佛永断见一处住地等四住地及无明住地的习气，永断烦恼、所知二障，离分段、变异两种死，觉了诸法无我。

大慧！心、意、意识、眼识等七，刹那习气因离，善、无漏品离，不复轮转。大慧！如来藏者，轮转、涅槃苦乐因。空乱意。大慧！愚痴凡夫所不能觉。



末那识、意识及眼识等七转识，以阿赖耶识中刹那生灭的习气种子为因，离这种习气，超越善及无漏，便不再轮转生死。如来藏，是轮回、涅槃受苦受乐的因，愚痴凡夫心意迷乱，不了空性，不能觉知如来藏。这里的如来藏，指阿赖耶识。

大慧！金刚力士所随护者，是化佛耳，非真如来。大慧！真如来者，离一切根量，一切凡夫、声闻、缘觉及外道根量悉灭，得现法乐住无间法智忍故，非金刚力士所护。一切化佛不从业生，化化佛者，非佛不离佛。因陶家轮等众生所作相而说法，非自通处说自觉境界。

金刚力士所护卫者，是化身佛，并非真佛。真佛远离凡夫、声闻、缘觉及外道的一切依诸根而生的知见，得现法安乐，住于现证诸法的智慧而深忍不动，非金刚力士所护卫。一切化身佛非由业而生，非真佛也不离真佛。如同陶工以泥团等制作器具，化身佛依因缘而为众生应机说法，而不是说佛自证的境界。

金刚力士，多译为密迹金刚或金刚密迹，为住于忉利天的武士，属天夜叉，乃高级护法神。

复次，大慧！愚夫依七识身灭起断见，不觉识藏故起常见。自忘想故不知本际，自忘想慧灭故解脱。四住地、无明住地习气断故，一切过断。”

愚夫依据七转识的生灭而起断见，不觉阿赖耶识而起常



见，被虚妄分别所障，不知生死本原及边际，若灭虚妄分别，则可获得解脱。断尽四住地及无明住地的习气，一切过失才会永断。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三乘亦非乘，如来不磨灭。

一切佛所说，说离诸过恶。

为诸无间智，及无余涅槃，

诱进诸下劣，是故隐覆说。

佛说偈颂：三乘、非乘，及无有佛涅槃，乃一切佛所说，远离诸过失。为劝诱世俗知见及求取无余依涅槃的下劣者，佛隐蔽真义而说。

诸佛所起智，即分别说道。

诸乘非为乘，彼则非涅槃。

欲、色、有及见，说是四住地。

诸佛以其智慧，分别演说，说二乘法并非究竟，阿罗汉、辟支佛未得真正涅槃。说有四种住地：见一处住地、欲爱住地、色爱住地、有爱住地，声闻、缘觉只断了者四住地烦恼，未出无明住地。

意识之所起，识宅意所住。

意及眼识等，断灭说无常。

或作涅槃见，而为说常住。”



意识依住在阿赖耶识窟宅中的末那识生起，愚夫见意识及眼识等生灭无常而起断见，或认为即是涅槃而起常见。

70、佛陀离一切根量（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白佛言：“世尊！唯愿为说三藐三佛陀，我及余菩萨摩訶萨，善於如来自性，自觉觉他。”

佛告大慧：“恣所欲问，我当为汝随所问说。”

大慧白佛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为作耶？为不作耶？为事耶？为因耶？为相耶？为所相耶？为说耶？为所说耶？为觉耶？为所觉耶？如是等辞句，为异为不异？”

佛告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於如是等辞句，非事非因。所以者何？俱有过故。

大慧请求佛开示无上正觉的性质，请问说：佛是创世者还是非创造？佛是果？是因？是相好？是能说法者？是所说？是觉悟？是所觉悟？这些说法，是有异还是不异？

佛告大慧：这些词句，用来讲佛的性质，都有过失，佛非果非因。

大慧！若如来是事者，或作或无常，无常故，一切事应是如来，我及诸佛皆所不欲。若非所作者，无所得故，方便则空，同於兔角、般大之子，以无所有故。

如果佛是果，即是造作而成，必然无常，那么一切果都应该是佛，我及诸佛都不愿是这样。如果佛不是修成，那就



无所得，种种修行也就没有意义，如同兔角及石女之子，空无所有。

大慧！若无事无因者，则非有非无，若非有非无，则出於四句。四句者，是世间言说。若出四句者，则不堕四句。不堕故，智者所取。一切如来句义亦如是。

如果说佛非果非因，则是非有非无，便超出了属于世间言说的四句，不陷于四句，为智者所肯定。一切对佛性质的说法，都是如此。

慧者当知，如我所说一切法无我，当知此义，无我性是无我，一切法有自性，无他性，如牛马。大慧！譬如非牛马性、马牛性，其实非有非无，彼非无自相。如是，大慧！一切诸法非无自相、有自相，但非无我愚夫之所能知，以妄想故。如是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当如是知。

有智者当知，如佛所说诸法无我，是说诸法中没有实我的自体，一切法有自体而无他体，譬如牛马，牛体并非马体，马体也非牛体。其实非有非无，一切诸法非无自相，而各有自相，但非愚夫所能知，因为他们虚妄分别。说一切法空、无生、无自性，都应这样理解。

如是，如来与阴非异非不异。若不异阴者，应是无常。若异者，方便则空。若二者，应有异。如牛角，相似故不异，长短差别故有异。一切法亦如是。大慧！如牛右角异左角、左角异右角，如是长短种种色各各异。大慧！如来於阴界入非异非



不异。

佛与五蕴，非异非不异，如果佛不异五蕴，应同五蕴一样无常；如果佛异于五蕴，所修方便则无意义。如果佛与五蕴是二非一，应该有区别。如同牛的两只角，以相似故可以说无异，以长短有差别故，可以说相异。一切法也都是这样。如同牛的右角不同于左角，种种色法的长短等各各相异。因此说，佛与五蕴、十二入、十八界非异非不异。

如是，如来、解脱非异非不异。如是，如来以解脱名说，若如来异解脱者，应色相成，色相成故，应无常。若不异者，修行者得相，应无分别，而修行者见分别。是故非异非不异。如是，智及尔炎非异非不异。

如是，佛与解脱非异非不异，获得解脱名为佛，如果佛与解脱异，应是色相所成，色相所成者应是无常。如果佛与解脱不异，修行者证得的色相应该没有差别，而现见有别。所以说佛与解脱非异非不异。如此，智慧与所知，也应该非异非不异。

大慧！智及尔炎非异非不异者，非常非无常，非作非所作，非有为非无为，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阴非异阴，非说非所说，非一非异，非俱非不俱，非一非异非俱非不俱故，悉离一切量。离一切量则无言说，无言说则无生，无生则无灭，无灭则寂灭，寂灭则自性涅槃，自性涅槃则无事无因，无事无因则无攀缘，无攀缘则出过一切虚伪，出过一切虚伪则是如来，



如来则是三藐三佛陀。大慧！是名三藐三佛陀，佛陀者，离一切根量。

智慧与所知非异非不异，非常非无常，非能作非所作，非有为非无为，非觉非所觉，非相非所相，非五蕴非异五蕴，非说非所说，非一非异，非同时非不同时，非一非异非同时非不同时故，离一切意识分别。离一切分别则不可言说，不可言说则无生，无生则无灭，无灭则寂灭，寂灭则自性本来涅槃，自性涅槃则无果无因，无果无因则无攀援，无攀援则超越一切虚妄，超越一切虚妄则是佛，佛即是无上正觉。这就是无上正觉、佛，佛离一切诸根分别。根量：眼等六根的分别。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悉离诸根量，无事亦无因，
已离觉所觉，亦离相所相。
阴缘、等正觉，一异莫能见，
若无有见者，云何而分别？”

佛说偈颂：远离一切诸根分别，无果也无因，离能觉所觉，离能相所相，五蕴与佛，非一非异，如何区别？

非作非不作，非事亦非因，
非阴不在阴，亦非有余杂，
亦非有诸性，如彼妄想见，
当知亦非无，此法法自尔。



佛非能创造者，也非所创造，非果也非因，非五蕴不在五蕴，也不在别处，也非别有自性如虚妄分别者所见，也不是无有，法性自然如此。

以有故有无，以无故有有，
若无不应受，若有不应想。
或於我非我，言说量留连，
沈溺於二边，自坏坏世间。

相待于有而说无，相待于无而说有，有与无，都不应接受。或者不了达无我，执着于言说分别，沉溺于有无等二边，自己毁坏自己也毁坏世间。

解脱一切过，正观察我通，
是名为正观，不毁大导师。

摆脱一切过失，如法观察佛所说法及所证功德，获得正见，就不会毁谤大导师佛陀。我通，指佛的宗旨。

71、诸佛如恒沙（卷四）

尔时，大慧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所说句，过去诸佛如恒河沙，未来、现在，亦复如是。云何世尊为如说而受，为更有余义？惟愿如来哀愍解说。”

大慧请问：世尊曾经说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如同恒河沙，为什么这样说？是应该依言取义，还是别有他



义？

佛告大慧：“莫如说受，三世诸佛量非如恒河沙。所以者何？过世间望，非譬所譬。以凡愚计常外道妄想，长养恶见，生死无穷，欲令厌离生死趣，转精勤胜进故，为彼说言：诸佛易见，非如优昙钵华难得见故，息方便求。有时复观诸受化者，作是说言：佛难值遇，如优昙钵华。优昙钵华无已见、今见、当见，如来者，世间悉见。不以建立自通故，说言：如来出世如优昙钵华。

佛回答说：不应依言取义，三世诸佛并非如恒河沙那样多，为什么？佛超越世间的俗数，不是任何譬喻所能譬喻的。因为凡愚外道执着常，增长邪见，令生死轮回无有穷尽，佛想要让众生厌离生死，精勤上进，才为他们说：诸佛容易见到，不是像优昙钵花那样难得一见。有时又观察一些接受教化者，而说：佛极难值遇，犹如优昙钵花。优昙钵花只是一种传说，过去、现在从来没有人见过，未来也不会见到，而佛则是世间人都能见到。佛不是从建立自家教义的角度，说如来出世如优昙钵花。

大慧！自建立自通者，过世间望，彼诸凡愚所不能信。自觉圣智境界无以为譬，真实如来过心、意、意识所见之相，不可为譬。

若如实宣说自家的教义，愚夫们难以相信。佛的自证圣智境界无以为譬，超越凡夫心意识所知见，没有任何譬喻可



以描述。

大慧！然我说譬佛如恒沙，无有过咎。大慧！譬如恒沙，一切鱼、鳖、输牧魔罗、师子、象、马、人、兽践踏，沙不念言，彼恼乱我，而生妄想。自性清净，无诸垢污。如来应供等正觉自觉圣智恒河，大力、神通、自在等沙，一切外道、诸人兽等，一切恼乱，如来不念而生妄想。如来寂然无有念想。如来本愿，以三昧乐安众生故，无有恼乱，犹如恒沙等无有异。

然而，比喻诸佛犹如恒河沙，也没有过失。譬如恒河沙，一切鱼鳖、河豚、狮子、大象、马、人、野兽践踏，沙不会想：它们侵扰我。沙子自性清净，无诸垢污。佛犹如恒河，佛的大力、神通、自在等如恒河沙，一切外道及人、兽等种种践踏扰乱，佛都不会有所分别。佛寂然不动，没有任何念想。佛的本愿，是以三昧乐令一切众生安乐，没有恼乱，犹如恒河沙。

又，断贪恚故，譬如恒沙是地自性，劫尽烧时烧一切地，而彼地大不舍自性，与火大俱生故，其余愚夫作地烧想，而地不烧，以火因故。如是，大慧！如来法身如恒沙不坏。

又，佛永断贪瞋痴故，譬如恒河沙的自性是地大，当火灾到来，劫火会烧尽一切土地，而地大的自性不变，与火大同时存在。愚夫们认为地大被烧毁了，而其实地大不被火烧，与火大同为造物之因。如来法身犹如恒河沙，不会毁坏。

大慧！譬如恒沙无有限量，如来光明亦复如是，无有限量。



为成熟众生故，普照一切诸佛大众。

大慧！譬如恒沙，别求异沙永不可得。如是大慧！如来应供等正觉无生死生灭，有因缘断故。

大慧！譬如恒河沙增减不可得知，如是大慧！如来智慧成熟众生，不增不减，非身法故。身法者有坏，如来法身非是身法。

又如恒河沙不可计量，佛的光明也是这样，不可计量，为了成熟众生，普照一切佛弟子。

又如恒河沙，其自性不可改变为他物，佛没有生死，不生不灭，因为永断生于三界诸有的因缘。

犹如恒河沙不增不减，如来智慧成熟众生，也不增不减，因为不是肉身，肉身会有变坏，法身并非肉身，永不变坏。

如压恒沙，油不可得，如是一切极苦众生逼迫如来，乃至众生未得涅槃，不捨法界自三昧愿乐，以大悲故。

犹如压恒河沙，永远不会出油，一切苦恼众生逼迫如来，而只要众生不证得涅槃，佛便不捨弃由法界自证三昧而发的本愿，因为佛以大悲为本。

大慧！譬如恒沙随水而流，非无水也，如是大慧！如来所说一切诸法随涅槃流，是故说言如恒河沙，如不来随诸去流转。去是坏义故。

又如恒河沙，随水而流动，不是无水。佛所说的一切法，皆随涅槃而流，因此说如恒河沙。而佛不随诸逝去者流转，



逝去是毁灭之义。

大慧！生死本际不可知，不知故，云何说去？大慧！去者断义，而愚夫不知。”

大慧白佛言：“世尊！若众生生死本际不可知者，云何解脱可知？”

生死的本原和边际不可知，如何说逝去？逝去，是断灭之义，即一死永灭，愚夫不能知晓。

大慧问：如果众生生死的本原和边际不可知，为何解脱可知？

佛告大慧：“无始虚伪过恶妄想习气因灭，自心现知外义，妄想身转，解脱不灭，是故无边，非都无所有。为彼妄想作无边等异名，观察内外，离於妄想，无异众生，智及尔炎一切诸法悉皆寂静，不识自心现妄想，故妄想生，若识则灭。”

佛回答说：无始以来虚妄分别的习气之因灭尽，了知外境皆自心所现，虚妄分别则灭，而解脱不灭。因此说没有边际，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无边际，只是就虚妄分别而言，观察内外诸法，离了虚妄分别，就没有众生可言。智慧及所知的一切诸法皆本来寂灭，不识自心所现，则虚妄分别生起，若觉知自心所现，虚妄分别则灭。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观察诸导师，犹如恒河沙，
不坏亦不去，亦复不究竟。



是则为平等，观察诸如来
犹如恒沙等，悉离一切过。
随流而性常，是则佛正觉。”

佛说偈颂：观察诸佛大导师，犹如恒河沙，不坏也不究竟逝去，如此平等观察诸佛，犹如恒河沙，离一切过失，随水流动而本性常恒，是为佛的无上正觉。随流的流，指生死之流。

72、佛不说法（卷三）

大慧复白佛言：“如世尊所说：我从某夜得最正觉，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间，乃至不说一字，亦不已说、当说，不说是佛说。”

大慧白佛言：“世尊！如来应供等正觉何因说言不说是佛说？”

佛告大慧：“我因二法故，作如是说。云何二法？谓缘自得法及本住法，是名二法。因此二法故，我如是说。

大慧禀告佛：世尊曾经说过：我从某一夜成佛，到某一夜圆寂，在这中间乃至不说一个字，也不是已经说、将要说不说法，是佛的说法。佛为何这样说？

佛回答说：因两个原因：因为自证法及本住法，由这二法，佛这样说。自得法，即自证法。

云何缘自得法？若彼如来所得，我亦得之，无增无减，缘



自得法究竟境界，离言说妄想，离字二趣。

为何因自证法？诸佛所证得的，我也都证得，不增多也不减少，自证的究竟境界，离言说及虚妄分别，离一切文字。因此，佛陀成道后，深感自己所证的法不可言说，说了很难被世人理解，想即入涅槃，经大梵天王劝请，才决定住世说法。

云何本住法？谓古先圣道，如金银等性，法界常住。若如来出世若不出世，法界常住。如趣彼成道，譬如士夫行旷野中，见向古城平坦正道，即随入城，受如意乐。大慧！于意云何？彼士夫作是道及城中种种乐耶？”

答言：“不也。”

佛告大慧：“我及过去一切诸佛法界常住，亦复如是。是故说言：我从某夜得最正觉，乃至某夜入般涅槃，於其中间不说一字，亦不已说当说。”

什么是本住法？古来诸佛的圣道，犹如金银，本性不坏，常住不变，无论佛出世与否，都常住于法界。沿着它走向成佛，就像男子行走在旷野上，见通向一座古城的平坦大道，从这条道路入城，享受如意的快乐。你认为是这名男子修出这条大路，造作出城中的种种令人快乐的事物吗？回答说不是。

佛言：我及一切过去诸佛的法界常住，也是这样。我因此说：我从某一夜得最正觉，到某一夜圆寂，于这中间不说一个字，也不已经说、将来说。



这里说的法界，指诸佛得以成佛的因，即真如、实相、所依界、如来藏。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

“我某夜成道，至某夜涅槃，
於此二中间，我都无所说。
缘自得法住，故我作是说。
彼佛及与我，悉无有差别。

佛说偈颂：我从于某夜成道，到于某夜圆寂，在这中间从来没有说法。住于自证的佛法，所以我才这样说，诸佛与我，在这方面没有任何差别。《金刚经》中佛也说：若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

四卷宋译《楞伽》，到此讲解完毕。下面，我们再看唐译《大乘入楞伽经》卷六、卷七“偈颂品”，魏译题为“总品”，这一品以偈颂体裁，总摄大乘教义，初入藏地传法的印度寂护论师曾说：《入楞伽经》中的“总品”，尽摄大乘义理。现存梵文本多达 884 颂，其中 219 颂是前面经文中的偈颂。这一品的基本思想，可以看作对前面所说法的复述，但也有不少前面没有的重要内容。唐译本将前五卷经文中的偈颂省略，因而比现存梵文本偈颂少四分之一。

唐译偈颂品，比较晓畅明白，对前面讲解过、容易看懂的，我们一般不再讲解，只讲前面没有讲及有必要再讲的内容。



大乘入楞伽经卷第六

大周于阗国三藏法师实叉难陀奉敕 译

大周，是武则天当皇帝时所改的国号。于阗国，佛经中曾译为优填国，在新疆南疆和田。实叉难陀（652—710），意译学喜，另译有八十卷《华严经》《大乘四法经》《十善业道经》等，译经凡 19 部，107 卷，其中《华严经》及此《大乘入楞伽经》，武则天都为之作序。

偈颂品第十之初

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修多罗中诸广义故，而说偈言：

诸法不坚固，皆从分别生，
以分别即空，所分别非有。

分别，即五法中的第三，宋译“妄想”，指虚妄不实的认知及依此认知思惟分别形成的认识。“以分别即空”，意谓能分别者即是空，谈译“以能计已本然空”。

由虚妄分别，是则有识生，
八、九识种种，如海众波浪。

前面只说八种识，这里说“八、九种种识”，意谓也建



立第九识，这第九识，应该是第一卷中所说三种识中的“真识”，唐译“真相识”，魏译“智相识”。唯识古学依据这一句立第九识。

习气常增长，盘根坚固依，
心随境界流，如铁於磁石。

习气，即种子。“盘根坚固依”，即唯识学名为“所知依”的阿赖耶识，它像坚固的树根，为诸识枝叶的根株。众生的妄心随所知见的境界流转，就像铁被磁石吸引、黏住。

众生所依性，远离诸计度，
及离智所知，转依得解脱。

众生所依性，指众生生命所依的终极体性，唐译“种性地”，谈译“本基”，即是《大乘阿毗达摩经》所说的“所依界”，今有译为“基界”“本基界”的，这里应该是指阿赖耶识。它远离一切虚妄分别，也非智慧所能知，转依了它，即得解脱。转依，即转变所依，有转捨、转得二义，指转捨阿赖耶识中的烦恼障种子，转得涅槃，转捨阿赖耶识中的所知障种子，转得菩提。转依，被看作涅槃、菩提的别称。

得如幻三昧，超过於十地，
观见心王时，想、识皆远离，
尔时心转依，是则为常住，
在於莲花宫，幻境之所起。



菩萨于第十地得如幻三昧，远离虚妄认知及依因缘所生的诸识，观见心王，这时转依了阿赖耶识，证得常住真心，住于色究竟天的莲花宫，这莲花宫也是阿赖耶识所幻化。“心转依”之“心”，为阿赖耶识专称。心王，即阿赖耶识。

既住彼宫已，自在无功用，
利益诸众生，如众色摩尼。
无有为、无为，惟除妄分别，
愚夫迷执取，如石女梦子。

有为法、无为法，都是虚妄分别，佛随顺众生，从世俗谛分一切法为有为、无为两大类，从真实谛看，两大类法只是一个，都没有虚妄分别所认为的自性。而愚痴凡夫执着为实，如同无生育能力的石女梦见自己生子。

应知补伽罗，蕴、界诸缘等，
悉空无自性，无生，有非有。
我以方便说，而实无有相，
愚夫妄执取，能相及所相。

补伽罗，即补特伽罗，意译数取趣，及五蕴、十八界等诸缘，皆空无自性，无生，非实有亦非没有。佛说它们，是一种随俗的方便，实际上它们都无相，只有愚夫执着能所。

一切知非知，一切非一切，
愚夫所分别，佛无觉自他。



一切知，谈译“遍知者”，指佛，佛的德号之一为“正遍知”。佛的知为智，非同凡夫虚妄认知之识，故说非知，所谓“无知之知”，叫做“一切种智”，以这种智明见所知的一切非同凡夫虚妄分别所见的一切，不见有自我故超越自觉，不见有实众生可度故超越觉他。

诸法如幻、梦，无生无自性，
以皆性空故，无有不可得。
我惟说一性，离於妄计度，
自性无有二，众圣之所行。

自性无有二自性，指法性，是诸圣者自内证的境界，遍一切一味，唯一不二，或者叫法界一相，故说“一性”，即是所依界、本基界。佛所说法，都是从此出发，会归于此。

如四大不调，变吐见萤光，
所见皆非有，世间亦如是。

如同身体四大失调时呕吐，看见所吐物是荧光，其所见非实有，凡夫所见世间也是这样。

犹如幻所现，草木瓦砾等，
彼幻无所有，诸法亦如是。
非取非所取，非缚非所缚，
如幻如阳焰，如梦亦如翳。
若欲见真实，离诸分别取，
应修真实观，见佛必无疑。



魏译在此句下多出一颂：“此中无心识，如虚空、阳焰，如是知诸法，而不知一法。离有无诸缘，故诸法不生。”

世间等於梦，色、资具亦尔，
若能如是见，身为世所尊。
三界由心起，迷惑妄所见，
离妄无世间，知己转染依。

转染依：即转依，转杂染的所依，即阿赖耶识。

愚夫之所见，妄谓有生灭，
智者如实观，不生亦不灭。
常行无分别，远离心、心法，
住色究竟天，离诸过失处。
於彼成正觉，具力、通、自在，
及诸胜三昧，现化於此成。

力，十力等，通，六通，自在，八自在等，皆为报身佛所具足的功德。现化，变现化身，化身由常住色究竟天的报身化出。

化身无量亿，遍游一切处，
令愚夫得闻，如响难思法。

响，即回声，虽然有声音而没有实体。如响，为描述法性常用的比喻之一。

远离初中后，亦离於有无，



非多而现多，不动而普遍。

说众生身中，所覆之性实，

迷惑令幻有，非幻为迷惑。

“所覆之性实”之性，指被妄想遮蔽如来藏，因迷惑而现为幻有。“非幻为迷惑”，谈译“幻则非为迷乱因”，意谓幻有并非迷惑之因，迷惑者是众生的心。

由心迷惑故，一切皆悉有，

以此相系缚，藏识起世间。

如是诸世间，惟有假施設，

诸见如暴流，行於人、法中。

世间唯是假名安立，各种邪见犹如洪水泛滥，都执着于实我、实法。假施設，也译作假名，假借众生的语言而表示。

若能如是知，是则转所依，

乃为我真子，成就随顺法。

愚夫所分别，坚、湿、暖、动法，

假名无有实，亦无相所相。

愚夫所分别的四大，其性质依次为坚、湿、暖、动，只是假名，没有实体，本来无相。

身形及诸根，皆以八物成，

凡愚妄计色，迷惑身笼檻。

八物：地、水、火、风、空、识、名色、六入。



凡愚妄分别，因缘和合生，
不了真实相，流转於三有。
识中诸种子，能现心境界，
愚夫起分别，妄计於二取。

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现为心识所缘的境界：根身、器界，皆阿赖耶识相分，为相分种子变现。二取：能取、所取。魏译“二法”。

无明、爱及业，诸心依彼生，
以是我了知，为依他起性。
妄分别有物，迷惑心所行，
此分别都无，迷妄计为有。

诸识依无明、爱及业而生，是为依他起性。愚夫虚妄分别心外别有实物，不知生于自心，即此虚妄分别，也空无自性。

心为诸缘缚，生起於众生，
诸缘若远离，我说无所见。
已离於众缘，自相所分别，
身中不复起，我为无所行。

此颂谈译为：“心若远离于因缘，不缘自相以持心，心亦不住于身内，于我即为无外境。”

魏译此处多出二颂：“如王、长者等，以种种禽兽，会集宅野中，以示于诸子；我如是诸相，种种镜像法，内身智



为子，说于实际法。如大海波浪，从风因缘生，能起舞现前，而无有断绝。阿梨耶识常，依风境界起，种种水波识，能舞生不绝。”

众生心所起，能取及所取，
所见皆无相，愚夫妄分别。
显示阿赖耶，殊胜之藏识，
离於能、所取，我说为真如。

此句魏译为：“阿梨耶本识，意及于意识，离可取能取，我说如是相。”谈译为：“显现最深之藏识，阿赖耶则为表识，我说之为真如者，是离能取与所取。”认为这里所说阿赖耶，并非阿赖耶识，乃能生阿赖耶识者，即无明最初的妄动。按唐译的语义，是以阿赖耶为藏识，然说此识即是真如，会引起误解，将杂染的阿赖耶识认为真如，过患极大。真如在此经中及唯识学、中观学，都指空性、人法二无我性，是理而非心。此偈应该这样理解：若离能取所取，阿赖耶识则转为真如，阿赖耶识所转阿摩罗识、真心，可以看作真如。

蕴中无有人，无我无众生，
生唯是识生，灭亦唯识灭。
犹如画高下，虽见无所有，
诸法亦如是，虽见而非有。
如乾闥婆城，亦如热时焰，
所见恒如是，智观不可得。



因缘及譬喻，以此而立宗：

乾城、梦、火轮，阳焰、日月光。

火焰、毛等喻，以此显无生，

世分别皆空，迷惑如幻梦。

佛以因缘及譬喻论证论点，以海市蜃楼等比喻诸法本来无生。乾城：乾闥婆城。毛：垂发，翳目所见眼前垂下来的头发。

见诸有不生，三界无所依，

内外亦如是，成就无生忍。

得如幻三昧，及以意生身，

种种诸神通，诸力及自在。

诸法本无生，空无有自性，

迷惑诸因缘，而谓有生灭。

愚夫妄分别，以心而现心，

及现於外色，而实无所有。

以心而现心，意谓心所缘的心与境，皆阿赖耶识变现，现心的心，指阿赖耶识，外在的物质世界，也是阿赖耶识变现，非离心识实有。

如定力观见，佛像与骨锁，

及分析大种，假施設世间。

身、资及所住，此三为所取；

意、取及分别，此三为能取。



如同修禅定观想的佛像、白骨及分析四大，世间唯是假名安立。身体、资具、住处，是三种所执取，末那识、求取及意识分别，三者为能取。

迷惑妄计著，以能所分别，
但随文字境，而不见真实。
行者以慧观，诸法无自性，
是时住无相，一切皆休息。
如以墨涂鸡，无智者妄取，
实无有三乘，愚夫不能见。
若见诸声闻，及以辟支佛，
皆大悲菩萨，变化之所现。

这里说明罗汉、缘觉圣众，实际上多是大悲菩萨化现。当时佛的许多弟子，都是此类，从兜率天下降，在人间演戏。

三界唯是心，分别二自性，
转依离人、法，是则为真如。

二自性：依他起性、遍计所执性，皆由分别而起。这里明确以转依阿赖耶识证得诸法二无我性为真如，而不是说阿赖耶识就是真如。

日、月、灯光焰，大种及摩尼，
无分别作用，诸佛亦如是。

谈译后二句为：“各起功能无分别，佛性亦然自起用。”



诸法如毛轮，远离生住灭，
亦离常、无常，染、净亦如是。

毛轮，谈译“发网”，同垂发，指翳目所见眼前的头发。
诸法非常非无常、非染非净。

如著陀都药，见地作金色，
而实彼地中，本无有金相。
愚夫亦如是，无始迷乱心，
妄取诸有实，如幻如阳焰。
应观一种子，与非种同印，
一种一切种，是名心种种。

此偈意谓一切种子与非种子本性相同，皆是阿赖耶识所藏所现，皆刹那生灭。心种种之心，指阿赖耶识。谈译末句为：“于一心而现种种”。

种种子为一，转依为非种，
平等同法印，悉皆无分别。

阿赖耶识转依之后，其所藏种子皆转为真如，平等无别。此偈谈译为：“一种净即无种净，以无分别而平等，由多而生成困惑，名一切种故多种。”

种种诸种子，能感诸趣生，
种种众杂苦，名一切种子。
观诸法自性，迷惑不待遣，



物性本无生，了知即解脱。

定者观世间，众色由心起，

无始心迷惑，实无色无心。

色非本有，因无始以来的无明，从心而生，所生的心与色，其性皆毕竟空。

如幻与乾城，毛轮及阳焰，

非有而现有，诸法亦如是。

一切法不生，唯迷惑所见，

以从迷妄生，愚妄计著二。

由种种习气，生诸波浪心，

若彼习断时，心浪不复起。

问：心缘诸境起，如画依於壁，

不尔虚空中，何不起於画？

答：若缘少分相，令心得生者，

心既从缘起，唯心义不成。

心性本清净，犹若净虚空，

令心还取心，由习非异因。

习，指虚妄分别的习气，即种子，为使众生执取自心所现境界为外在实有的因。这里明确讲心性本净，犹如虚空。

执著自心现，令心而得起，

所见实非外，是故说唯心。



藏识说名心，思量以为意，
能了诸境界，是则名为识。
心常为无记，意具二种行，
现在识通具，善与不善等。

心，指阿赖耶识，其性质为无记，非善非恶。意，指末那识，二种行，说其功能有两种，应指染污意及行意。染污意恒审思量内自我，产生我见等四种烦恼。行意是念念活动不息，为意识生起之根，即意根。现在识，指现行的六识，都具有善、不善、无记三种性质。

证乃无定时，超地及诸刹，
亦越於心量，而住无相果。

证乃无定时，是说修证并没有确定的时间，并非所有菩萨成佛所需时间都相同。菩萨诸地及诸净土，也都是自心所现，皆悉无相。

所见有与无，及以种种相，
皆是诸愚夫，颠倒所执著。
智若离分别，物有则相违，
由心故无色，是故无分别。

智若不予分别，便没有事物。没有心就没有色，所以不应分别。

诸根犹如幻，境界悉如梦，



能作及所作，一切皆非有。
世谛一切有，第一义则无，
诸法无性性，说为第一义。
於无自性中，因诸言说故，
而有物起者，是名为俗谛。

无性性，即无自性的本性，名为第一义、真谛、真如、实相。世间以语言所表的种种事物，名为俗谛。

若无有言说，所起物亦无，
世谛中无有，有言无事者。
颠倒虚妄法，而实不可得，
若倒是有者，则无无自性。
以有无性故，而彼颠倒法，
一切诸所有，是皆不可得。
恶习熏於心，所现种种相，
迷惑谓心外，妄取诸色像。
分别无分别，分别是可断。
无分别能见，实性证真空。

虚妄分别没有实体，因而可以断除，以无分别为道，能见实性而证得真空。

无明熏於心，所现诸众生，
如幻象、马等，及树叶为金。
犹如翳目者，迷惑见毛轮，



愚夫亦如是，妄取诸境界。
分别、所分别，及起分别者，
转、所转、转因，因此六解脱。

转所转转因，魏译为“缚可缚及因”，这里所言六种解脱因，应是分别的心行、所分别的境相、能分别的意识、能转、所转及转依的因。

由於妄计故，无地无诸谛，
亦无诸刹土，化佛及二乘。
心起一切法，一切处及身，
心性实无相，无智取种种。

修行诸地及四谛、真谛、俗谛等诸谛，国土、化身佛及二乘，都是随顺众生的分别而说，实际上皆无自性，皆是自心变现，一切处所及身体，也是如此。本来心性无相，而无智者执取种种相。

分别迷惑相，是名依他起，
相中所有名，是则为妄计。
诸缘法和合，分别於名相，
此等皆不生，是则圆成实。

这两颂对三自性解释得非常清楚：五法中的第一相，即根境识三缘和合所生未经名言分别的境相，为依他起性；在此相上安立名，为遍计所执性，于缘起诸法不分别名相，为圆成实性。与《密严经》偈所说相同。



十方诸刹土，众生、菩萨中，
所有法、报佛，化身及变化，
皆从无量寿，极乐界中出。
於方广经中，应知密意说。

这说法不见于经文，对净土法门十分重要，经常被净土宗著述所引据，说明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个培育所有佛的高级学院，凡菩萨皆应往生进修。这说法不见于其他大乘经，包括净土三经，所以说大乘经中密意不说，只在此经中说。方广经，泛指大乘经。密意说，佛说法的一种方式，为了适应某种机宜，隐藏真意而不明说。

所有佛子说，及诸导师说，
悉是化身说，非是实报佛。

菩萨及诸佛所说的经，都是化身佛所说，非报身佛所说全盘开显佛法究竟者。

诸法无有生，彼亦非非有，
如幻亦如梦，如化如乾城。
种种由心起，种种由心脱，
心起更非余，心灭亦如是。

心生则种种境生，种种解脱，皆由于心，而非其他，心灭则种种法灭。

以众生分别，所现虚妄相，



惟心实无境，离分别解脱。
由无始积集，分别诸戏论，
恶习之所熏，起此虚妄境。
妄计自性故，诸法皆无生，
依止於缘起，众生迷分别。
分别不相应，依他即清净，
所住离分别，转依即真如。

这一颂讲转依的诀要，非常精炼：若不起虚妄分别，依他所起相即清净离染，住于无虚妄分别的清净心，则转所依因而证得真如。即唯识今学所说：于依他所起相上不起遍计执，即是圆成实性。

勿妄计虚妄，妄计即无实，
迷惑妄分别，取、所取皆无。
分别见外境，是妄计自性，
由此虚妄计，缘起自性生。

这里讲依他所起性与遍计执性互为缘起，由虚妄分别而生依他起性，见有外境，由虚妄分别依他起的外境而生遍计执。虚妄分别，乃是杂染而轮转生死之因。

邪见诸外境，无境但是心，
如理正观察，能、所取皆灭。
如愚所分别，外境实非有，
习气扰浊心，似外境而转。



已灭二分别，智契於真如，
起於无影像，难思圣所行。

二分别，指分别能取所取，分别内心与外境，圣者以智慧灭除二分别，契合于无影像的真如。

依父母和合，如苏在於瓶，
阿赖耶、意俱，令赤白增长。
闭尸及稠胞，秽业种种生，
业风增四大，出生如果熟。

苏，即酥，酥油。赤白：母血父精。闭尸：肉团。稠胞：形成胞胎。这两颂讲人入胎成形的过程。入胎的父母精血，是在阿赖耶识及末那识的摄持下增长，逐渐形成胎儿。业风，藏密译为业气，一种使胎成长的生命之气。

五与五及五，疮窍有九种，
爪甲、齿、毛具，满足即便生。

五与五及五，应指五官、五个手指、五个脚指。九种疮窍，指双眼、两鼻孔、两耳、口、肛门、尿道九窍。

初生犹粪虫，亦如人睡觉，
眼开见於色，分别渐增长。
分别决了已，唇、腭等和合，
始发於语言，犹如鹦鹉等。
随众生意乐，安立於大乘，



非恶见行处，外道不能受。

问：自内所证乘，非计度所行，
愿说佛灭后，谁能受持此？

答：大慧汝应知，善逝涅槃后，
未来世当有，持於我法者。
南天竺国中，大名德比丘，
厥号为龙树，能破有、无宗。
世间中显我，无上大乘法，
得初欢喜地，往生安乐国。

这里预言龙树菩萨出世弘扬大乘，破斥外道有无边见，即生登菩萨初地，临终往生极乐净土。魏译说法相同。谈译则说非龙树而为龙树弟子龙召，或龙叫、龙猛，于南印弘扬如来藏学。

众缘所起义，有无俱不可，
缘中妄计物，分别於有无，
如是外道见，远离於我法。
一切法名字，生处常随逐，
已习及现习，展转共分别。

已习，过去的分别在阿赖耶识中储藏的种子，现习，现在的分别在阿赖耶识中落下的新种子，唯识学成为名言分别习气，为两种习气之一，新旧种子展转相因，生起名言分别。



若不说於名，世间皆迷惑，
为除迷惑故，是故立名言。
愚分别诸法，迷惑於名字，
及以诸缘生，是三种分别。

愚夫虚妄分别诸法、名字及诸缘所生，为三种分别。

以不生不灭，本性如虚空，
自性无所有，是名妄计相。
如幻、影、阳焰，镜像、梦、火轮，
如响及乾城，是则依他起。
真如、空、不二，实际及法性，
皆无有分别，我说是圆成。

这里再次解释三自性：依他起性犹如幻、影、阳焰、镜中像、梦、回声、旋火轮、海市蜃楼，虽然显现而无实体；遍计所执性执着本无自性为实有；真如、空、不二、实际、法性，为圆成实性。

语言心所行，虚妄堕二边，
慧分别实谛，是慧无分别。
於智者所现，於愚则不现，
如是智所现，一切法无相。

体证真实谛的智慧离意识了别法尘的分别识，叫做无分别智，见道时所得。这种智慧远离语言及二边分别，唯是智者所得，愚夫没有，智者的无分别智现证一切法无相的真实。



如假金璎珞，非金愚谓金，
诸法亦如是，外道妄计度。
诸法无始终，住於真实相，
世间皆无作，妄计不能了。

诸法无始无终，本来超越时间，住于真实法性，世间没有能作所作，时间、造作是虚妄分别。

过去所有法，未来及现在，
如是一切法，皆悉是无生。
诸缘和合故，是故说有法，
若离於和合，不生亦不灭。
而诸缘起法，一异不可得，
略说以为生，广说则为灭。

诸缘起法非一非异。后二句，谈译依梵本译为：“若广说之则为生，若略说之则为灭。”

一是不生空，一复是生空。
不生空为胜，生空则灭坏。

说空的理由有二：一是因无生而空，这种空义殊胜，另一种是因生灭不住而空，这种空义导致坏灭。

真如、空、实际，涅槃及法界，
种种意生身，我说皆异名。
於诸经律论，而起净分别，



若不了无我，依教不依义。

学习辩解诸经律论，如果不明了无我之义，便是依语不依义，违反四依的原则。意谓无我是佛法的核心义理。

众生妄分别，所见如兔角，
分别即迷惑，如渴兽逐焰。
由於妄执著，而起於分别，
若离妄执因，分别则不起。
甚深大方广，知诸刹自在，
我为佛子说，非为诸声闻。
三有空、无常，远离我、我所，
我为诸声闻，如是总相说。
不著一切法，寂净独所行，
思念辟支果，我为彼人说。

大乘法是为菩萨所说，不是为声闻。给声闻说的法，是三界空、无常、无我的共相，给缘觉说的法，是不着一切法，于寂静处独自修行。

身是依他起，迷惑不自见，
分别外自性，而令心妄起。
报得及加持，诸趣种类生，
及梦中所得，是神通四性。
梦中之所得，及以佛威力，
诸趣种类等，皆非报得通。



这里说神通有四种：报得，生来具备，为一种业报；加持得，由佛加持而得；诸趣种类生，不同种类的众生自然具有，如龙、金翅鸟、鬼神等；梦中所得。实际上神通不只这四种，还有修得者，有证道所得的“道通”，及鬼妖等附体或交通鬼妖而得的“妖通”“鬼通”，及依药物、咒语等所得的“依通”。

习气熏於心，似物而影起，
凡愚未能悟，是故说为生。

影，指影像，色色香味触等相，它们是习气熏染阿赖耶识而变现，凡愚不能觉悟，认为外在实有。

问：随於妄分别，外相几时有？
尔所时增妄，不见自心迷。
何以说有生，而不说所见，
无所见而见，为谁云何说？

答：心体自本净，意及诸识俱，
习气常熏故，而作诸浊乱。
藏识捨於身，意乃求诸趣，
识迷似境界，见已而贪取。

心体，指阿赖耶识，本自清静，捨于身，意谓失去自身的清静性而被污染，捨，为捨弃之捨。“迷似境界”的识，指第六意识，执取六尘而生贪染。



所见唯自心，外境不可得，
若修如是观，捨妄念真如。
诸定者境界，业及佛威力，
此三不思议，难思智所行。

诸禅定境界、业力及佛力，为三种不可思议者，只有如实知见的智慧能够明了。

过、未、补伽罗，虚空及涅槃，
我随世俗事，真谛离文字。
二乘及外道，同依止诸见，
迷惑於唯心，妄分别外境。
罗汉、辟支佛，及以佛菩提，
种子坚成就，梦佛灌其顶。

偈意应为：二乘及菩萨的无漏种子成熟时，会梦见佛为其灌顶。此偈谈译为：“缘觉佛种阿罗汉，证觉而得见诸佛，密种子长于觉中，然而成就于一梦。”译佛菩提作佛种，指菩萨。

问：心、幻、趣、寂静，何为说有无？
何处及为谁，何故愿为说？

答：迷惑於惟心，故说幻有无，
生灭相相应，相所相平等。
分别名意识，及与五识俱，
如影像、暴流，从心种子起。



若心及与意，诸识不起者，
即得意生身，亦得於佛地。
诸缘及蕴、界，人、法之自相，
皆心假施設，如梦及毛轮。
观世如幻梦，依止於真实，
真实离诸相，亦离因相应。
圣者内所证，常住於无念，
迷惑因相应，执世间为实。

如幻如梦的世间，依止真实而生，真实无相，乃圣者由灭一切戏论、常住无念而自内证的境界。只要有执世间为实的迷惑，便会生起虚妄分别的愚痴之心。

一切戏论灭，迷惑则不生。
随有迷分别，痴心常现起。
诸法空无性，而是常、无常，
生论者所见，非是无生论。
一异、俱不俱，自然及自在，
时、微尘、胜性，缘分别世间。

生论：外道执终极因生世间，所生实有的论调。外道执能生者常，所生者无常，能生者如造物主，所生者如人类。

识为生死种，有种故有生，
如画依於壁，了知即便灭。
譬如见幻人，而有幻生死，



凡愚亦如是，痴故起缚脱。
内外二种法，及以彼因缘，
修行者观察，皆住於无相。
习气不离心，亦不与心俱，
虽为习所缠，心相无差别。

习气，即阿赖耶识所藏诸种子，它们不离阿赖耶识，也不与阿赖耶识结合在一起，虽然被习气所缠缚，而阿赖耶识的自相、储藏处理种子的功能不变，性属无记，非善非恶，清淨不染。

心如白色衣，意识习为垢，
垢习之所污，令心不显现。
我说如虚空，非有亦非无，
藏识亦如是，有无皆远离。
意识若转依，心则离浊乱，
我说心为佛，觉了一切法。

这三颂说阿赖耶识自性清淨，犹如白色衣服，虽然被意识的习气污染，使它清淨的本性不显，而其本性犹如虚空，远离有无。心体清淨性显现的关键，是转依意识，意识转为清淨时，阿赖耶识便远离污浊迷乱，成为觉了一切法的佛心。

永断三相续，亦离於四句，
有无皆捨离，诸有恒如幻。
前七地心起，故有二自性，



余地及佛地，悉是圆成实。

三相续，指三界生死相续。菩萨十地中，七地以前还有妄心生起，有依他起、遍计执两种自性。八地到佛地，都是与真如相应的圆成实性。

欲、色、无色界，及以於涅槃，
於彼一切身，皆是心境界。

三界生死中及入于涅槃的一切身，都是阿赖耶识所现。

随其有所得，是则迷惑起，
若觉自心已，迷惑则不生。
我立二种法，诸相及以证，
以四种理趣，方便说成就。

二种法，指说通与宗通，诸相即说通，证即宗通。四种理趣，即四种道理：观待道理，真（胜义）与俗（俗谛）相待；作用道理，有因果关系之作用。证成道理，论证正确之道理。法尔道理，本来不变的本性。见《解深密经》。谈译为四种相应说，即与理相应之说。

见种种名相，是迷惑分别，
若离於名相，性净圣所行。
随能、所分别，则有妄计相，
若离彼分别，自性圣所行。
心若解脱时，则常恒真实，



种性及法性，真如离分别。

心若解脱，则常恒、真实，即是涅槃，即是自性清净心，即是远离虚妄分别的佛种性、法性、真如。

以有清净心，而有杂染现，
无净则无染，真净圣所行。

这一偈从反面论证必有清净心，因为有凡夫的杂染心，所以必应有圣者所行的清净心。

世间从缘生，增长於分别，
观彼如幻、梦，是时即解脱。
种种恶习气，与心和合故，
众生见外境，不睹心法性。
心性本清净，不生诸迷惑，
迷从恶习起，是故不见心。
唯迷惑即真，真实非余处。

心性本净，不生迷惑，迷惑从阿赖耶识所藏恶见习气而生，不能自见心体。真实不在迷惑的妄心之外，迷惑即真实，唯是一心，如实观照迷惑，迷惑灭除，妄尽真纯，即会显现真实。

以诸行非行，非余处见故。
若观诸有为，远离相所相，
以离众相故，见世惟自心。



安住於唯心，不分別外境，
住真如所緣，超過於心量。
若超過心量，亦超於無相，
以住無相者，不見於大乘。
行寂無功用，淨修諸大願，
及我最勝智，無相故不見。

安住唯心，不分別外境，觀照真如，則超越自心所現，
超越自心所現則超越無相。僅僅住於無相，唯有體證空性的
一切智，而不能證得大乘普度眾生的功用及菩提心大願、佛
果一切種智。大乘道不是只修一個唯心、無相就可以成就的。

應觀心所行，亦觀智所行，
觀見慧所行，於相無迷惑。
心所行苦諦，智所行是集，
余二及佛地，皆是慧所行。

這裡將心、智、慧三者與四諦相配，阿賴耶識所行是苦
諦，因為諸苦作為業報，是由阿賴耶識儲藏處理而成；智所
行為集諦，智是直覺真實的功能，集諦，是以智對諸苦之因
煩惱的觀照；滅諦及道諦是慧所行，慧，為抉擇是非邪正的
功能。

得果與涅槃，及以八聖道，
覺了一切法，是佛清淨智。
眼根及色境，空、明與作意，



故令从藏识，众生眼识生。

取者能、所取，名、事俱无有，

无因妄分别，是为无智者。

名、义互不生，名、义别亦尔，

计因、无因生，不离於分别。

妄谓住实谛，随见施設说，

一性五不成，舍离於谛义。

一性五不成，意谓数论派说由胜性生我慢，我慢生五知根、五作根、五唯，皆不能成立。

戏论於有无，应超此等魔，

以见无我故，不妄求诸有。

计作者为常，咒术与诤论，

实谛离言说，而见寂灭法。

依於藏识故，而得有意转，

心、意为依故，而有诸识生。

依阿赖耶识而有末那识，依阿赖耶识及末那识而生其余六识。

虚妄所立法，及心性真如，

定者如是观，通达唯心性。

观意与相、事，不念常、无常，

及以生、不生，不分别二义。

从於阿赖耶，生起於诸识，



终不於一义，而生二种心。

从阿赖耶识生起诸识，不可能于一个实义上生起两种心体。

由见自心故，非空非言说，
若不见自心，为见网所缚。
诸缘无有生，诸根无所有，
无贪无蕴、界，悉无诸有为。
本无诸业报，无作无有为，
执著本来无，无缚亦无脱。

执着本来无，意谓执着本来没有实体，谈译为：“无后际复无有力。”以上三偈说诸缘、诸根、蕴处界及业报等有为法本来性空，无缚无解。

无有无记法，法、非法皆无，
非时非涅槃，法性不可得。
非佛非真谛，非因亦非果，
非倒非涅槃，非生亦非灭。
亦无十二支，边、无边非有，
一切见皆断，我说是唯心。
烦恼、业与身，及业所得果，
皆如焰如梦，如乾闥婆城。
以住唯心故，诸相皆捨离，
以住唯心故，能见於断常。
涅槃无诸蕴，无我亦无相，



以入於唯心，转依得解脱。

见一切有为法空、无生，断一切执实之见，见烦恼、业、业果犹如幻梦，离一切相，名为唯心。由证入唯心，转所依而证得涅槃解脱，涅槃境界没有五蕴，无我也无相。这是对涅槃的表述。

恶习为因故，外现於大地，
及以诸众生，唯心无所见。
身、资、土、影像，众生习所现，
心非是有无，习气令不显。

心，指阿赖耶识，其体性非有非无，被习气遮蔽而不显。

垢现於净中，非净现於垢，
如云翳虚空，心不现亦尔。

这是说阿赖耶识本来清淨，污垢起于清淨心中，犹如云雾遮蔽晴空，晴空的清淨性并不因云雾遮蔽而消失。心不现，指阿赖耶识的清淨性被遮蔽。

妄计性为有，於缘起则无，
以妄计迷执，缘起无分别。

依他起性没有虚妄分别，虚妄分别属遍计所执性，遍计所执执为实有者，在依他起性中是没有的，因为没有安立名言。

非所造皆色，有色非所造，
梦、幻、焰、乾城，此等非所造。



若於缘生法，谓实及不实，
 此人决定依，一异等诸见。
 声闻有三种：愿生与变化，
 及离贪瞋等，从於法所生。
 菩萨亦三种：未有诸佛相，
 思念於众生，而现於佛像。

声闻三种：由本愿而生、菩萨所化现、依法修行断烦恼而成。菩萨三种：未具佛相、思念众生、现为佛相。

众生心所现，皆从习气生，
 种种诸影像，如星、云、日、月。
 若大种是有，可有所造生，
 大种无性故，无能相、所相。
 大种是能造，地等是所造，
 大种本无生，故无所造色。
 假实等诸色，及幻所造色，
 梦色、乾城色，焰色为第五。

因为造色的四大没有自性，本来无生，所以所造色也无实体，犹如梦境、阳焰、海市蜃楼。

一阐提五种，种性五亦然。
 五乘及非乘，涅槃有六种。
 诸蕴二十四，诸色有八种，
 佛有二十四，佛子有二种。



法门有百八，声闻有三种，
诸佛刹惟一，佛一亦复然。

佛子，指菩萨。这里说诸佛净土及诸佛，唯是一个，意谓唯一法身。《华严经》偈说：“十方诸世尊，同共一法身。”

解脱有三种，心流注有四，
无我有六种，所知亦有四。
远离於作者，及离诸见过，
内自证不动，是无上大乘。
生及与不生，有八种九种。
一念与渐次，证得宗唯一。

八种，指生灭的八识，九种，指不生灭的第九识。一念相应顿悟，与渐次修行而证得的宗要，即真如，是一个。

无色界八种，禅差别有六，
辟支、诸佛子，出离有七种。
三世悉无有，常、无常亦无，
作业及果报，皆如梦中事。
诸佛本不生，为声闻佛子，
心恒不能见，如幻等法故，
故於一切刹，从兜率入胎，
初生及出家，不从生处生。
为流转众生，而说於涅槃，
诸谛及诸刹，随机令觉悟。



诸佛本来不生，意谓本来成佛，不是下生成佛，只是为了度化不能见真佛的声闻、菩萨，示现降生、出家、成道、应机说法，这些其实都是示现。这在《法华经》中，佛才讲明，他成佛以来“甚大久远”，意谓生为释迦牟尼，乃是示现，或者说演戏吧。

世间洲、树林，无我外道行，
禅乘阿赖耶，果境不思议。

世间的洲渚和树林，是诸外道修行之处。佛弟子观无我而修禅定，转依阿赖耶识，所证果境不可思议。

星宿、月种类，诸王、诸天种，
乾闥、夜叉种，皆因业、爱生。

星宿、月种类，指两种种族。乾闥婆，意译香阴神，与夜叉皆为天龙八部之一，及诸王、诸天等众生，皆由贪爱所造业而生。

不思变易死，犹与习气俱，
若死永尽时，烦恼网已断。

不思议变异死，所知障的习气尚未断尽。烦恼障断尽则出分段生死。以下讲出家修行者应持守的戒行。

财谷与金银，田宅及僮仆，
象、马、牛、羊等，皆悉不应畜。
不卧穿孔床，亦不泥涂地，



金银铜钵等，皆悉不应畜。
土、石及与铁，蠡及颇梨器，
满於摩竭量，随钵故听畜。

蠡，指螺贝。颇梨，也译作玻璃，即水晶。摩竭量，指钵的大小。

常以青等色，牛粪、泥、果叶，
染白钦婆等，令作袈裟色。

钦婆：褐色衣。袈裟须染成“坏色”，即不鲜艳的褐色、土红色等。是为表示低贱，区别于以白衣为尊贵的在家俗人。

四指量刀子，刀如半月形，
为以割截衣，修行者听畜。
勿学工巧明，亦不应卖买。
若须使净人，此法我所说。

半月形刀子，名为“戒刀”。工巧明，五明之一，各种工艺技术。净人：持不淫等戒的在家人，为出家人服务者，称为净行优婆塞，女性称净行优婆夷。

常守护诸根，善解经律义，
不狎诸俗人，是名修行者。
树下及岩穴，野屋与冢间，
草窟及露地，修行者应住。
冢间及余处，三衣常随身，



若阙衣服时，来施者应受。
乞食出游行，前视一寻地，
摄念而行乞，犹如蜂采花。

一寻：约八尺，寻，为计量单位。僧尼乞食出行时只可看面前一寻地，不可东张西望、远望。

闹众所集处，众杂比丘尼，
活命与俗交，皆不应乞食。
诸王及王子，大臣与长者，
修行者乞食，皆不应亲近。
生家及死家，亲友所爱家，
僧尼和杂家，修行者不食。

生家：生孩子的人家。死家，刚死的人家。僧尼和杂家：有僧尼混杂的人家。及亲友家、国王王子大臣长者等富贵人家，为活命而有意结交的俗人家，及人众集聚喧闹处，僧尼不可到这些地方乞食。

寺中烟不断，常作种种食，
及故为所造，修行者不食。

只有当时的印度及南传佛教，出家人才有条件做到寺院不造饭食，汉传、藏传佛教不可能做到。

行者观世间，能相与所相，
皆悉离生灭，亦离於有无。



大乘入楞伽经卷第七

偈颂品第十之二

若诸修行者，不起於分别，
不久得三昧，力、通及自在。
修行者不应，妄执从微尘、
时、胜性、作者，缘生於世间。
世从自分别，种种习气生，
修行者应观，诸有如梦、幻。
恒常见远离，诽谤及建立，
身、资及所住，不分别三有。
不思想饮食，正念端身住，
数数恭敬礼，诸佛及菩萨。
善解经律中，真实理趣法：
五法、二无我，亦思惟自心。
内证净法性，诸地及佛地，
行者修习此，处莲花灌顶。
沉轮诸趣中，厌离於诸有，
往冢间静处，修习诸观行。

以上讲修行者应该怎样修，须离诸邪见戏论，不起虚妄分别，观世间犹如梦幻，恭敬礼拜佛菩萨，善解五法二无我，



思惟自心，厌离三界，往冢墓间寂静处修习观行，内证清淨法性。

有物无因生，妄谓离断常，
亦谓离有无，妄计为中道。
妄计无因论，无因是断见，
不了外物故，坏灭於中道。
恐墮於断见，不捨所执法，
以建立诽谤，妄说为中道。
以觉了惟心，捨离於外法，
亦离妄分别，此行契中道。
惟心无有境，无境心不生，
我及诸如来，说此为中道。

这五颂，前三颂批判了对中道的误解，后二颂开示佛法的
的中道：觉了唯心无境，不起虚妄分别之心，即是中道。

若生若不生，自性、无自性，
有无等皆空，不应分别二。
不能起分别，愚夫谓解脱，
心无觉智生，岂能断二执？
以觉自心故，能断二所执，
了知故能断，非不能分别。
了知心所现，分别即不起，
分别不起故，真如、心转依。



这几颂对无分别作了解释，非常重要，前面多处说无分别即是圆成实，即得解脱。而无分别，容易被理解为不起任何念，不思不想，则与狗猫乌龟等无别，甚至无意识，与植物人无别。所以惠能大师批评一念不起、百物不思的卧龙禅。这里明确指出，虽然不起分别，若没有觉智，不能断我法二执，必须有了知自心所现的智慧，以智慧观察而达不起虚妄分别，才是证得真如、转依阿赖耶识，真如即是转依了的阿赖耶识。“真如心转依”句，谈译为“真如亦为心远离”。

若见所起法，离诸外道过，
是智者所取，涅槃非灭坏。
我及诸佛说，觉此即成佛，
若更异分别，是则外道论。
不生而现生，不灭而现灭，
普於诸亿刹，顿现如水月。
一身为多身，然火及注雨，
随机心中现，是故说惟心。

以上四颂说佛果境界，如实知见一切法，远离外道过错，证得不会坏灭的涅槃，虽然不生而示现生于三界，虽然不灭而示现入灭，于无量刹土同时顿现许多化身，示现燃火、降洎大雨等神变，应机于有缘众生心中示现，所以说唯心。此唯心之心，指佛的真心及众生心。

心亦是惟心，非心亦心起，



种种诸色相，通达皆惟心。

心亦是唯心句，前一“心”指种种心所法，黄译“种种心”，后唯心之心，指心体阿赖耶识。非心亦心起，意谓不属心法的色法等，也是依阿赖耶识而生。这里的“惟”，通“唯”。此颂谈译为：“当知形色与显现，种种无非唯心时，于时心亦是唯心，无心亦由心所生。”

诸佛与声闻，缘觉等形像，
及余种种色，皆说是惟心。
从於无色界，乃至地狱中，
普现为众生，皆是惟心作。
如幻诸三昧，及以意生身，
十地与自在，皆由转依得。
愚夫为相缚，随见闻觉知，
自分别颠倒，戏论之所动。
一切空无生，我实不涅槃，
化佛於诸刹，演三乘、一乘。
佛有三十六，复各有十种，
随众生心、器，而现诸刹土。

谈译首句为：“诸佛不共三十六，各各复分成十者。”并引不空所译《略述金刚顶瑜伽分别圣位修证法门》，说明三十六指佛不共于声闻、缘觉、外道的三十六德：十力、四无所畏、四无碍辩、十八不共法。



法佛於世间，犹如妄计性，
虽见有种种，而实无所有。
法佛是真佛，余皆是化佛，
随众生种子，见佛所现身。

法佛，即法身佛，是真，化身佛乃法身佛依与众生的因缘而化现。法身佛见世间种种唯是虚妄分别，没有实体。众生阿赖耶识中与佛结缘而形成的得以见佛的种子，是能够见佛的因，无此因则不能见。

以迷惑诸相，而起於分别，
分别不异真，相不即分别。

虚妄分别由迷惑诸相而起，诸相并非虚妄分别所执的自性，也不是分别本身。分别与真如无异，真如是分别心的体性，分别是真如的功用。

自性及受用，化身复现化
佛德三十六，皆自性所成。

自性身，即法身；受用身即报身，化身又能化现化身。

由外熏习种，而生於分别，
不取於真实，而取妄所执。
迷惑依内心，及缘於外境，
但由此二起，更无第三缘。
迷惑依内外，而得生起已，



六、十二、十八，故我说为心。

六指六根，十二即十二入，十八即十八界。它们都是阿赖耶识依内心的种子及攀援外境的迷惑所变现。

知但有根、境，则离於我执，
悟心无境界，则离於法执。
由依本识故，而有诸识生，
由依内处故，有似外影现。

了知只有根境识和合，无我，而不了根境识唯心所现，能破我执，了悟唯心无境，能破法执。本识：阿赖耶识。内处：内六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无智恒分别，有为及无为，
皆悉不可得，如梦、星、毛轮，
如乾闥婆城，如幻如焰水，
非有而见有，缘起法亦然。
我依三种心，假说根、境、我，
而彼心、意、识，自性无所有。

三种心，指心、意、意识。依阿赖耶识假说根，依末那识假说我，依六识假说六境。三种心皆无自性。

心、意及与识，无我有二种，
五法与自性，是诸佛境界。
习气因为一，而成於三相，



如以一彩色，画壁见种种。

虚妄分别习气为因，形成根、境、识三相。

五法、二无我，自性、心、意、识，

於佛种性中，皆悉不可得。

远离心、意、识，亦离於五法，

复离於自性，是为佛种性。

若身语意业，不修白净法，

如来净种性，则离於现行。

神通、力、自在，三昧净庄严，

种种意生身，是佛净种性。

这几颂说的佛种性、如来净种性，意谓必定成佛，即是佛性、如来藏，如果不修清净自心的佛法，佛性则隐而不现。

内自证无垢，远离於因相，

八地及佛地，如来性所成。

远行与善慧，法云及佛地，

皆是佛种性，余悉二乘摄。

远行地为第七地，善慧地为第九地，法云地为第十地，七地以上完成自度，超过二乘，主要度他，决定成佛，故说为佛种性。七地以前自度未圆，烦恼未断尽，所证同于二乘，故说为二乘。在《般若经》所说通教十地中，超过声闻、缘觉的第九地才是菩萨，九地以前以二乘果位判别。



如来心自在，而为诸愚夫，
心相差别故，说於七种地。
第七地不起，身语意过失，
第八地所依，如梦渡河等。
八地及五地，解了工巧明，
诸佛子能作，诸有中之王。

五地菩萨通达世间一切工巧技术，八地不经学习即能通达一切学问及工巧技术。地上菩萨能作国王、大国王乃至各级天王，称为“十王华报”。

智者不分别，若生若不生，
空及与不空，自性、无自性，
但惟是心量，而实不可得。
为诸二乘说，此实此虚妄，
非为诸佛子，故不应分别。
有非有悉非，亦无刹那相，
假实法亦无，惟心不可得。

为二乘所说的假有及实有，皆悉唯心，没有实体，不可得。

有法是俗谛，无性第一义，
迷惑於无性，是则为世俗。
一切法皆空，我为诸凡愚，
随俗假施設，而彼无真实。



俗谛中以名言随俗假说的一切法，皆非真实。一切法空无自性是第一义，于此迷惑不明则为俗谛。

由言所起法，则有所行义，
观见言所生，皆悉不可得。
如离壁无画，离质亦无影，
藏识若清静，诸识浪不生。

以离墙壁无壁画、离物体无影子，比喻阿赖耶识是诸转识之体，此识若清静则不会生起诸转识的波浪。

依法身有报，从报起化身，
此为根本佛，余皆化所现。
不应妄分别，空及以不空，
妄计於有无，言义不可得。
凡愚妄分别，德、实、尘、聚色，
一一尘皆无，是故无境界。

德，性质，实，实体，尘，极微，聚色，极微聚合而成的微观粒子，如分子。极微非实有，所以由极微所成的物质世界也非实有。

众生见外相，皆由自心现，
所见既非有，故无诸外境。
如象溺深泥，不能复移动，
声闻住三昧，昏垫亦复然。
若见诸世间，习气以为因，



离有无、俱、非，法无我解脱。

自性名妄计，缘起是依他，

真如是圆成，我经中常说。

执着自性是妄计性，缘起是依他性，真如是圆成实性。

心、意及与识，分别与表示，

本识作三有，皆心之异名。

寿及於暖、识，阿赖耶、命根，

意及与意识，皆分别异名。

本识，即阿赖耶识，亦名心，它造作三界，人生命之本寿、暖、识三大要素，及末那识、前六识、分别、表示，皆同体异名，都以阿赖耶识为体。

心能持於身，意恒审思虑，

意识诸识俱，了自心境界。

能持于身的心，指阿赖耶识。诸识指前五识，经常与意识同时生起，了别自心所现的境界。

若实有我体，异蕴及蕴中，

於彼求我体，毕竟不可得。

一一观世间，皆是自心现，

於烦恼、随眠，离苦得解脱。

声闻为尽智，缘觉寂静智，

如来之智慧，生起无穷尽。



随眠：潜伏的烦恼。尽智，知自己断尽烦恼的智慧，为声闻乘十一智之一。缘觉的智慧是住于寂静的涅槃，佛的智慧是生起无穷无尽的利益、度化众生的妙用。

外实无有色，惟自心所现，
愚夫不觉知，妄分别有为，
不知外境界，种种皆自心。
愚夫以因、喻，四句而成立，
智者悉了知，境界自心现，
不以宗、因、喻，诸句而成立。

这里反对以因明学的宗因喻论式及逻辑学的四句判断去论证实相，境界唯心所现，不能由因明论式论证而成立。以因明论证，只能成立境相不离心识，如玄奘大师的“真唯识量”。因此，当外道、二乘来挑战时，那烂陀寺上万名僧众，没有一人敢于应战。

分别所分别，是为妄计相，
依止於妄计，而复起分别，
展转互相依，皆因一习气，
此二俱为客，非众生心起。

意识所分别的是虚妄认知，依虚妄认知又其分别，虚妄认知与意识分别展转相依，皆以习气种子为因。此二，指习气与分别，都具有外在性、客观性，不受众生意识主宰。

安住三界中，心、心所分别，



所起似境界，是妄计自性。
影像与种子，合为十二处，
所依、所缘合，说有所作事。

所依，指阿赖耶识中的六根种子，形成内六处；影像，指六根所了别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境，二者结合，生起经验世界。

犹如镜中像，翳眼见毛轮，
习气覆亦然，凡夫起妄见。
於自分别境，而起於分别，
如外道分别，外境不可得。
如愚不了绳，妄取以为蛇，
不了自心现，妄分别外境。
如是绳自体，一、异性皆离，
但自心倒惑，妄起绳分别。

这个比喻也见于《解深密经》，遍计所执如认绳为蛇，依他起如绳，圆成实如分析绳无自实体。

问：妄计分别时，而彼性非有，
云何见非有，而起於分别？

彼性，指所分别的自性、实体，它既然没有，如何能生分别？

答：色性无所有，瓶、衣等亦然，



但由分别生，所见终无有。

问：无始有为中，迷惑起分别，
何法令迷惑，愿佛为我说！

答：诸法无自性，但惟心所现，
不了於自心，是故生分别。
如愚所分别，妄计实非有，
异此之所有，而彼不能知。
诸圣者所有，非愚所分别，
若圣同於凡，圣应有虚妄。
以圣治心净，是故无迷惑，
凡愚心不净，故有妄分别。

起虚妄分别的原因，是不了知自心，其所分别而计度的自性，并非实有，此外是有实有者，是诸圣者所证，非凡愚所能知，是因为凡愚的心不净，圣者能知，是因为自治其心达到净化，没有迷惑。

如母语婴儿：“汝勿须啼泣，
空中有果来，种种任汝取。”
我为众生说，种种妄计果，
令彼爱乐已，法实离有无。

佛为众生说种种果报，如行善得善报、作恶得恶报、修行证果等，都是随顺众生的虚妄认知而说，目的是让他们爱乐行善修行，而一切法包括各种果报本离有无，空无自性、唯心所



现，犹如母亲哄骗啼哭的婴儿说：不要哭了，你看空中有美味的水果，快去拿来吃。与此相似的比喻是“黄叶止啼”。

诸法先非有，诸缘不和合，
本不生而生，自性无所有。
未生法不生，离缘无生处，
现生法亦尔，离缘不可得。
观实缘起要，非有亦非无，
非有无、俱非，智者不分别。
外道诸愚夫，妄说一异性，
不了诸缘起，世间如幻、梦。
我无上大乘，超越於名言，
其义甚明了，愚夫不觉知。
声闻及外道，所说皆慳吝，
令义悉改变，皆由妄计起。
诸相及自体，形状及与名，
攀缘此四种，而起诸分别。
计梵、自在作，一身与多身，
及日月运行，彼非是我子。

声闻及外道攀援相、自体、形状、名称而起虚妄分别。外道执有一身或多身的梵天或自在天创世，令日月运行，若接受这种见解就不是佛弟子。

具足於圣见，通达如实法，



善巧转诸想，到於识彼岸。
以此解脱印，永离於有无，
及离於去来，是我法中子。

转诸想，即以如实知见转虚妄认知，到达心识的彼岸，即转识成智，证得涅槃。这种通达如实法、永离有无去来的圣知见，称为解脱印，亦即法印，握得此印，是为菩萨。

若色识转灭，诸业失坏者，
是则无生死，亦无常、无常。
而彼转灭时，色处虽捨离，
业住阿赖耶，离有无过失。
色识虽转灭，而业不失坏，
令於诸有中，色识复相续。
若彼诸众生，所起业失坏，
是则无生死，亦无有涅槃。
若业与色识，俱时而灭坏，
生死中若生，色、业应无别。
色心与分别，非异非不异，
愚夫谓灭坏，而实离有无。

以上六颂批判人死断灭邪见，说依色身而有的心识如果会灭，所造的业也会坏灭，那就应该没有生死，也没有无常及常。当人死转生、前世六识灭，虽然离开色身，而前世所造的业不失坏，住于阿赖耶识中，驱使众生再生于三界，色



身与心识相续不断。

缘起与妄计，展转无别相，
如色与无常，展转生亦尔。

色心与虚妄分别非一非异，非有非无。依他起性与遍计执性互为因果，如同色与无常。

问：既离异非异，妄计不可知，
如色无常性，云何说有无？

答：善达於妄计，缘起则不生，
由见於缘起，妄计则真如。
若灭妄计性，是则坏法眼，
便於我法中，建立及诽谤。
如是色类人，当毁谤正法，
彼皆以非法，灭坏我法眼。
智者勿共语，比丘事亦弃，
以灭坏妄计，建立诽谤故。

只要通达遍计执性的虚妄不实，则不生依他起性，如实知见缘起、依他起，遍计执便转为真如、圆成实性。若灭妄计性，否定遍计执，是为破坏正法眼，诽谤正法。正见须由如实观察遍计执性而得。否定遍计执性的人，诽谤正法，不应与其交往，应驱出僧团。

若随於分别，起於有无见，



彼如幻、毛轮，梦、焰与乾城。

彼非学佛法，不应与同住，

以自堕二边，亦坏他人故。

若有修行者，观於妄计性，

寂静离有无，摄取与同住。

如世间有处，出金、摩尼珠，

彼虽无造作，而众生受用。

业性亦如是，远离种种性，

所见业非有，非不生诸趣。

业性虽然本空，没有能造所造的实体，而非没有作用，能令众生生于诸趣。

如圣所了知，法皆无所有，

愚夫所分别，妄计法非无。

一切法无所有是圣智所见，属真谛，是智境，愚夫分别的诸法非实有而为假有，属俗谛，是识境。假有非无，实有非有。否认假有为断见，执着实有为常见。

若愚所分别，彼法非有者，

既无一切法，众生无杂染。

以有杂染法，无明、爱所系，

能起生死身，诸根悉具足。

若谓愚分别，此法皆无者，

则无诸根生，彼非正修行。



若无有此法，而为生死因，
愚夫不待修，自然而解脱。
若无有彼法，凡圣云何别？
亦则无圣人，修行三解脱。

以上批判否认世俗谛所讲假有为无的虚无主义断见，否认世俗假有，众生应没有杂染，不须修持自然解脱，也就没有圣者修行得三解脱。

诸蕴及人、法，自、共相无相，
诸缘及诸根，我为声闻说。
惟心及非因，诸地与自在，
内证净真如，我为佛子说。

说五蕴及人、法的自相、共相、诸缘、诸根，是佛说的声闻乘法，唯心及非邪因、菩萨诸地及内证真如得大自在，是佛为菩萨说的大乘法。

未来世当有，身著於袈裟，
妄说於有无，毁坏我正法。
缘起法无性，是诸圣所行，
妄计性无物，计度者分别。
未来有愚痴，揭那诸外道，
说於无因论，恶见坏世间。
妄说诸世间，从於微尘生，
而彼尘无因，九种实物常，



从实而成实，从德能生德，
真法性异此，毁谤说言无。

佛语言未来将会有身着袈裟的比丘妄说堕于有无二边的邪见及相似正法，毁坏真正正法。还有多种愚痴外道宣扬无因论、邪因论。揭那：原子，胜论派祖师，外号“食原子者”，认为极微乃世界本原，无因，为终极因。立九种实物：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认为这九种实物常住，性质不变。实，即胜性，原质。德，即求那，性质，喜、忧、暗三德。真实的法性不是这样，然而被他们否认。

若本无而生，世间则有始，
生死无前际，是我之所说。
三界一切物，本无而生者，
驼、驴、狗生角，亦应无有疑。
眼、色、识本无，而今有生者，
衣冠及席等，应从泥团生。
如叠中无席，蒲中亦无席，
何不诸缘中，一一皆生席？

这几颂批判无中生有的邪见，若本无而后生，世间应有开始，佛说生死无始，没有前际。若本无而能生，则骆驼、驴、狗等应该生角，衣冠席子等应从泥团出生。叠，应为氎，毛布。蒲，用来编草席。

彼命者与身，若本无而生，



我先已说彼，皆是外道论。
我先所说宗，为遮於彼意，
既遮於彼已，然后说自宗。
恐诸弟子众，迷著有无宗，
是故我为其，先说外道论。

为了使佛弟子远离命与身一异等陷于有无的邪见，佛先说外道见地，予以破析，然后才开示佛法真谛，通过区分邪正显示正法，所谓破妄显真。

迦毗罗恶慧，为诸弟子说：
胜性生世间，求那所转变。
诸缘无有故，非已生现生，
诸缘既非缘，非生非不生。

迦毗罗：数论派。该派说世界由终极因胜性所生，由求那所转变。胜性为原质，求那译作德。数论派否定诸法因缘生。

我宗离有无，亦离诸因缘，
生灭及所相，一切皆远离。
世间如幻、梦，因、缘皆无性，
常作如是观，分别永不起。
若能观诸有，如焰及毛轮，
亦如寻香城，常离於有无，
因缘俱舍离，令心悉清淨。



佛法不从分别有无的思路寻求真实，而离因缘、生灭、诸相，唯观世间如幻如梦，如阳焰及海市蜃楼等，观因与缘皆无自性，不起虚妄分别。寻香城，即乾闥婆城、海市蜃楼，古人认为是乾闥婆所居的城市。

问：若言无外境，而惟有心者，
无境则无心，云何成唯识？
以有所缘境，众生心得起，
无因心不生，云何成惟识？

答：真如及惟识，是众圣所行，
此有言非有，彼非解我法。

问：说唯识无境，无境则无心，因为有所缘境，才有众生心生，无境这个因也就没有心生起，如何说唯心唯识？

答：真如及唯识，是诸圣自证的境界，否认其实有，是不解佛法者的妄见。

由能取、所取，而心得生起，
世间心如是，故非是唯心。
身、资、土、影像，如梦从心生，
心虽成二分，而心无二相。

心由能取及所取而生。二分，指能现、所现，即所谓见分、相分。虽然有二分，其实只是一个心。

如刀不自割，如指不自触，



而心不自见，其事亦如是。
无有影像处，则无依他起，
妄计性亦无，五法、二心尽。
能生及所生，皆是自心相，
密意说能生，而实无自性。

如刀不自割、指不自触，比喻心不见心。无影像的境界中，没有依他起、遍计执二性，也无五法，二心尽，指分别依他起、遍计执的心。能生及所生皆是自心，皆无离心别有的自性。

问：种种境形状，若由妄计生，
虚空与兔角，亦应成境相？

答：以境从心起，此境非妄计，
然彼妄计境，离心不可得。

问：如果说境相由妄计生，那么虚空、兔角不也成了境相？

答：从阿赖耶识所生的身心器界境相，并非虚无而只是妄计，唯识无境，是说境不离阿赖耶识，心外无境。唯识今学如此说。

问：无始生死中，境界悉非有，
心无有起处，云何成影像？

答：若无物有生，兔角亦应生，



不可无物生，而起於分别。

影像并非虚无，乃心识相分，分别影像的心并非凭空而生，是从分别而生。

问：如境现非有，彼则先亦无，
云何无境中，而心缘境起？

答：真如、空、实际，涅槃及法界，
一切法不生，是第一义性。
愚夫堕有无，分别诸因缘，
不能知诸有，无生无作者。

问：无始心所因，惟心无所见，
既无无始境，心从何所生？
无物而得生，如贫应是富，
无境而生心，愿佛为我说！

问若没有无始的境相被无始的心分别，心从何生起。其实质是追寻一个无始本有的境，如外道所立胜性等。

答：一切若无因，无心亦无境，
心既无所生，离三有所作。
因瓶、衣、角等，而说兔角无，
是故不应言，无彼相因法。
无因有故无，是无不成无，
有待无亦尔，展转相因起。



若依止少法，而有少法起，
是则前所依，无因而自有。
若彼别有依，彼依复有依，
如是则无穷，亦无有少法。

这几颂批驳追寻心生起的初始因。无因之无，及相待于有的无，都不能成立。无因自有的实有，也应该有所依的因，这样追寻下去，将会无穷无尽，也不能找到一个本来实有的因。

如依木叶等，现种种幻相，
众生亦如是，依事种种现。
依於幻师力，令愚见幻相，
而於木叶等，实无幻可得。
若依止於事，此法则便坏，
所见既无二，何有少分别？
分别无妄计，分别亦无有，
以分别无故，无生死、涅槃。

如果没有分别，则没有生死及涅槃，如同没有幻术师的法力，便没有将树叶幻变为种种形相之事。意谓分别是生死、涅槃之因，虚妄分别生生死，勘破虚妄分别之虚妄得涅槃。

问：由无所分别，分别则不起，
云何心不起，而得有惟心？

答：意差别无量，皆无真实法，



无实无解脱，亦无诸世间。
如愚所分别，外所见皆无，
习气扰浊心，似影像而现。
有无等诸法，一切皆不生，
但惟自心现，远离於分别。
说诸法从缘，为愚非智者，
心自性解脱，净心圣所住。

诸法因缘生，是为慧根短浅的声闻乘人所说，圣智所见的真实，是心性本来解脱，名为自性清净心，这是如来藏学的见地，大圆满等法即以此见地观修。

数、胜及露形，梵志与自在，
皆堕於未见，远离寂静义。

数指数论，胜指胜论，露形，即裸形外道，或名天衣外道，佛经中名尼乾子，耆那教的一派。梵志，即婆罗门。自在，即湿婆，婆罗门教信奉湿婆的教派。这些外道都陷于有无边见，远离涅槃。

问：无生无自性，离垢、空、如幻，
诸佛及今佛，为谁如是说？

答：净心修行者，离诸见计度，
诸佛为彼说，我亦如是说。

问：若一切皆心，世间何处住？
何因见大地，众生有去来？



答：如鸟游虚空，随分别而去，
无依亦无住；如履地而行，
众生亦如是，随於妄分别，
游履於自心，如鸟在虚空。

问：身、资、国土、影，佛说惟心起。
愿说影惟心，何因云何起？

答：身、资、国土、影，皆由习气转，
亦因不如理，分别之所生。

影，指影像，与身体、国土、资具等皆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变现，也由不如理的分别而生。不如理分别，即不如实的分别。如理作意，为转化习气之道。

外境是妄计，心缘彼境生，
了境是惟心，分别则不起。
若见妄计性，名、义不和合，
远离觉、所觉，解脱诸有为。
名、义皆捨离，此是诸佛法，
若离此求悟，彼无觉自他。
若能见世间，离能觉、所觉，
是时则不起，名、所名分别。
由见自心故，妄作名字灭，
不见於自心，则起彼分别。

彼分别之彼，指名、所名。能如实知见自心，则执以名



言所表为实的虚妄分别灭。

问：四蕴无色相，彼数不可得，
大种性各异，云何共生色？

四蕴，指五蕴中的受想行识四蕴，它们的性质与四大相异，如何能与四大和合而生色法？

答：由离诸相故，能、所造非有，
异色别有相，诸蕴何不生？
若见於无相，蕴、处皆舍离，
是时心亦离，见法无我故。
由根、境差别，生於八种识，
於彼无相中，是三相皆离。

三相，应指根境识，三者皆无相，八识从三者和合而生。谈译后二句为：“于自性相则有三，证无相则皆寂灭。”解释三相为三自性。

意缘阿赖耶，起我、我所执，
及识二执取，了知皆远离。

二执取，指末那识缘阿赖耶识，执取我及我所。

观见离一异，是则无所动，
离於我、我所，二种妄分别。
无生无增长，亦不为识因，
既离能、所作，灭已不复生。



问：世间无能作，及离能所相，
妄计及惟心，云何愿为说！

答：自心现种种，分别诸形相，
不了心所现，妄取谓心外。

问：由无智觉故，而起於无见，
云何於有性，而心不生著？

答：分别非有无，故於有不生，
了所见惟心，分别则不起。
分别不起故，转依无所著，
则遮於四宗，谓法有因等。

四宗，指立能作因如自在天、梵天、胜性、求那等的四种邪见，谈译谓指有因生、无因生、亦有因亦无因生、非有因非无因生四句。

此但异名别，所立皆不成，
应知能作因，亦复不成立。
为遮於能作，说因缘和合，
为遮於常过，说缘是无常。
愚夫谓无常，而实不生灭，
不见灭坏法，而能有所作。

问：何有无常法，而能有所生？

答：天、人、阿修罗，鬼、畜、阎罗等，



众生在中生，我说为六道。

由业上中下，於中而受生。

守护诸善法，而得胜解脱。

由造上中下善恶业，分别生于六道。阎罗：地狱之王，指地狱道。诸善奉行，是获得殊胜解脱的基础。

问：佛为诸比丘，说於所受生，

念念皆生灭，请为我宣说！

答：色色不暂停，心心亦生灭，

我为弟子说，受生念迁谢。

色色中分别，生灭亦复然，

分别是众生，离分别非有。

我为此缘故，说於念念生，

若离取著色，不生亦不灭。

所谓生死，其实为心念的生灭，念念生心则念念生死，远离对色法的取着，则无生死。

缘生、非缘生，无明、真如等，

二法故有起，无二即真如。

因为有二法，将一真如割裂为二，才有因缘生、非因缘生及无明与真如等的对立，打破二元对立，无二，即是真如。

问：若彼缘非缘，生法有差别，

常等与诸缘，有能作所作，



是则大牟尼，及诸佛所说，
有能作所作，与外道无异。

答：我为弟子说，身是苦世间，
亦是世间集，灭、道皆悉具。
凡夫妄分别，取三自性故，
见有能、所取，世及出世法。
我先观待故，说取於自性，
今为遮诸见，不应妄分别。
求过为非法，亦令心不定，
皆由二取起，无二即真如。

佛先说三自性，是观察众生根机，为破斥外道之见方便而说，并非究竟。执取三自性，也是虚妄分别。二取：能取、所取，离二取即是真如。

问：若无明、爱、业，而生於识等，
邪念复有因，是则无穷过。

答：无智说诸法，有四种灭坏，
妄起二分别，法实离有无。

四种灭坏，指以有无等四句分别灭坏。二分别，指能分别、所分别。

远离於四句，亦离於二见，
分别所起二，了已不复生。



不生中知生，生中知不生，
彼法同等故，不应起分别。

于本来不生中，了知有因虚妄分别而起的诸法生，是世俗谛的假有；于假有生灭中，了知无实自性生。真谛之不生与假有之生灭，唯是一法，本来平等不异。

问：愿佛为我说，遮二见之理，
令我及余众，恒不堕有无，
不杂诸外道，亦离於二乘，
诸佛证所行，佛子不退处。

答：解脱因、非因，同一无生相，
迷故执异名，智者应常离。

解脱之因：离虚妄分别，非解脱之因：虚妄分别，其实性同为无生。

法从分别生，如毛、轮、幻、焰，
外道妄分别，世从自性生。
无生及真如，性空与真际，
此等异名说，不应执为无。
如手有多名，帝释名亦尔，
诸法亦如是，不应执为无。
色与空无异，无生亦复然，
不应执为异，成诸见过失。
以总、别分别，及遍分别故，



执著诸事相，长短方圆等。
总分别是心，遍分别为意，
别分别是识，皆离能所相。

阿赖耶识为分别的总体，末那识周遍分别内自我，前六识各自分别所了境，八识皆离能分别所分别。

我、法中起见，及外道无生，
皆是妄分别，过失等无异。
若有能解了，我所说无生，
及无生所为，是人解我法。
为破於诸见，无生无住处，
令知此二义，故我说无生。

问：佛说无生法，若有是有无，
则同诸外道，无因不生论？

答：我说惟心量，远离於有无，
若生若不生，是见应皆离。
无因论不生，生则著作者，
作则杂诸见，无则自然生。

执着实有生，则着造物主而生诸邪见，执着虚无则堕无因自然论的邪见。应远离世俗谛的有生及无生。

问：佛说诸方便，正见、大愿等，
一切法若无，道场何所成？



答：离能取所取，非生亦非灭，
所见法非法，皆从自心起。

若一切法无所有，佛说的正见、大愿等方便如何成立？
回答说从自心而生，远离能取所取，非生非灭。

问：牟尼之所说，前后自相违，
云何说诸法，而复言不生？
众生不能知，愿佛为我！
得离外道过，及彼颠倒因。
惟愿胜说者，说生及与灭，
皆离於有无，而不坏因果。
世间堕二边，诸见所迷惑，
惟愿青莲眼，说诸地次第。

牟尼、青莲眼，皆指佛，经中形容佛眼犹如青莲。这里质疑佛既说诸法因缘生又说无生，前后相违，在因明学中叫做“自语相违过”，即所说自相矛盾。

答：取生、不生等，不了寂灭因，
道场无所得，我亦无所说。
刹那法皆空，无生无自性，
诸佛已净二，有二即成过。

问：恶见之所覆，分别非如来，
妄计於生灭，愿为我等说！



答：积集於戏论，和合之所生，
随其类现前，色境皆具足。
见於外色已，而起於分别，
若能了知此，则见真实义。
若离於大种，诸物皆不成，
大种既惟心，当知无所生。
此心亦不生，则顺圣种性。

诸物都是四大所造，而四大唯心所现，心亦不生，见有实体生灭，是为戏论。见唯心之心也不生，才随顺圣智种性。

勿分别分别，无分别是智，
分别於分别，是二非涅槃。

前一分别为动词，后一分别为名词，指虚妄分别的一切，这两者皆非涅槃，离虚妄分别之无分别，是智。

若立无生宗，则坏於幻法。
亦无因起幻，损减於自宗。
犹如镜中像，虽离一异性，
所见非是无，生相亦如是。
如乾城、幻等，悉待因缘有，
诸法亦如是，是生非不生。

这三偈破斥无生的论点，这是针对外道世俗谛意义上的无生而言，从世俗谛讲，诸法不是不生，如镜中像、乾闥婆城、幻相等，并非没有，也非无因而生，乃因缘和合而生。



佛法说无生，是从胜义谛讲，在世俗谛则说有生有灭。

分別於人、法，而起二种我，
此但世俗说，愚夫不觉知。
由愿与缘集，自力及最胜，
声闻法第五，而有罗汉等。

愿，指菩萨行愿；缘集，缘觉乘法；自力，依自力解脱；最胜，依仗佛力，加声闻乘法，为五种佛法，依法成就阿罗汉等。谈译解释为五种阿罗汉。

时隔及灭坏，胜义与递迁，
是四种无常，愚分别非智。
愚夫堕二边，德、尘、自性、作，
以取有无宗，不知解脱因。

时间间隔。坏灭、胜义、变迁四种无常，是愚夫妄见，非如实知见的智慧。愚夫堕于有无二边，不知解脱的正因。德即求那，尘指极微，作指造物主。

问：大种互相违，安能起於色？
但是大种性，无大所造色。
火乃烧於色，水复为烂坏，
风能令散灭，云何色得生？

答：色蕴及识蕴，惟此二非五，
余但是异名，我说彼如怨。



心、心所差别，而起於现法，
分析於诸色，惟心无所造。
青、白等相待，作、所作亦然，
所生及性空，冷、热相所相。
有无等一切，妄计不成立。
心、意及余六，诸识共相应，
皆因藏识生，非一亦非异。

五蕴总说为色蕴、识蕴二蕴，说五蕴，受想行三云都是识蕴的异名。分析诸色法，唯是心造。八、七及前六识，皆因阿赖耶识而生，七转识与阿赖耶识非一非异。

数、胜及露形，计自在能生，
皆堕有无宗，远离寂静义。

数：数论。胜：胜论。露形：裸体，天衣外道，耆那教的一支。都信奉造物主自在天湿婆，远离寂静涅槃。

大种生形相，非生於大种，
外道说大种，生大种及色。
於无生法外，外道计作者，
依止有无宗，愚夫不觉知。
清净真实相，而与大智俱，
但共心相应，非意等和合。

真实与大智慧同时，都与阿赖耶识相应，不与意识等六识和合。意谓阿赖耶识具有体证真实的智慧，即所谓自然智，



或者本体上自具本智。

若业皆生色，则违诸蕴因，
众生应无取，无有住无色。

如果说各种业都决定会生色，则违反诸蕴的因果，因为修无色界定的因，不生有色果，那么就没有了住于无色界者，堕于断见。

说名为无者，众生亦应无，
无色论是断，诸识不应生。
识依四种住，无色云何成？
内外既不成，识亦不应起。

四种，即四大，心识若必需依四大所成的物质载体而住，则不应有无色界。

众生识若无，自然得解脱，
必是外道论，妄计者不知。
或有随乐执，中有中诸蕴，
如生於无色，无色云何有？

或者执着中有境界的五蕴，如果说它们生于无色，无色又如何能有色蕴？中有，死后到再生之间的存在状态，具有五蕴。

无色中之色，彼非是可见，
无色则违宗，非乘及乘者。



说无色中有色，违反自己的论点，犯因明学中“自语相违”过，不能自度度人。

识从习气生，与诸根和合，
八种於刹那，取皆不可得。

八识以阿赖耶识的识种子为因，与诸根结合而显现其作用，皆刹那生灭不可得，不可执取。

问：若诸色不起，诸根则非根，
是故世尊说，根色刹腻迦。
云何不了色，而得有识生？
云何识不生，而得受生死？

刹腻迦，即刹那。说色刹那灭而不生，则诸根非诸根。若不了别色，如何有识生？若无识生起，何得受生死？

答：诸根及根境，圣者了其义，
愚痴无智者，妄执取其名。
不应执第六，有取及无取，
为离诸过失，圣者无定说。

第六，指第六意识，圣者不决定说此识有执取或者无执取，二者都有过失。圣者的意识无执取，凡夫的意识有执取，也有不执取的时候。

诸外道无智，怖畏於断常，
计有为无为，与我无差别。



或计与心一，或与意等异，
一性有可取，异性有亦然。

或执我与阿赖耶识是一，或执我与末那识等相异。执一
执异，都取着有个实我。

问：若取是决了，名为心、心所，
此取何不能，决了於一性？

如果确定所取实我为阿赖耶识或者末那识，那么何不确定
说实我与阿赖耶识或末那识是一个？

答：有取及作业，可得而受生，
犹如火所成，理趣似非似。

执取实我及因此所造的业，能使众生于诸趣中受生，就
像火能煮熟食物。

问：如火顿烧时，然、可然皆具，
妄取、我亦然，云何无所取？
若生若不生，心性常清净，
外道所立我，何不以为喻？

答：迷惑识稠林，妄计离真法，
乐於我论故，驰求於彼此。

彼此，指远离真实、贪着实我的外道所执取的实我与阿
赖耶识、末那识同一或者相异。



内证智所行，清净真我相，
此即如来藏，非外道所知。

这里说内证智所行，就是真正的自我，也即是如来藏，《涅槃经》中所谓佛性真我、涅槃大我。这种真我是无我之我，即与无我的真实相应的清净心，非外道所知。

分别於诸蕴，能取及所取，
若能了此相，则生真实智。

如实正观五蕴中能执取的妄心及所执取的实我实法，就能出生与真实相应的智慧。

是诸外道等，於赖耶藏处，
计意与我俱，此非佛所说。
若能辩了此，解脱见真谛，
见、修诸烦恼，断除悉清净。

外道妄计内心深处有与末那识俱生的实我，与佛说不同。佛说末那识非我，其所执也非实我，阿赖耶识也不自认为是实我。能分辨其不同，则能见到佛法真谛而获得解脱。见、修烦恼，即见道所断的见惑及修道位所断的修惑。

本性清净心，众生所迷取，
无垢如来藏，远离边、无边。
本识在蕴中，如金银在矿，
陶冶链治已，金银皆显现。



这里说自性清净心即是无垢的如来藏，非有边非无边，也就是本心，它在五蕴中，犹如金银在矿中，经过冶炼，金银就会显现。意谓本心、自性清净心是一种潜能，须经过修证才可以开发，犹如矿石中的金银。所谓佛，只是真常寂灭的无漏智慧。

佛非人非蕴，但是无漏智，
了知常寂静，是我之所归。

佛非普通的凡人，也不是众生的五取蕴，只是无漏的智慧，通达真常寂静的涅槃，以之为究竟的归宿。

问：本性清净心，随烦恼、意等，
及与我相应，愿佛为解说！

答：自性清净心，意等以为他，
彼所积集业，杂染故为二。
意等我烦恼，染污於净心，
犹如彼净衣，而有诸垢染。
如衣得离垢，亦如金出矿，
衣、金俱不坏，心离过亦然。

自性清净心非末那识所执内自我，因末那识执非我为我，积集诸业，令心杂染，分裂为二：能取、所取。彼，指末那识。

无智者推求，埴篥、鼃鼓等，



而觅妙音声，蕴中我亦尔。
犹如伏藏宝，亦如地下水，
虽有不可见，蕴真我亦然。
心、心所功能，聚集蕴相应，
无智不能取，蕴中我亦尔。
如女怀胎藏，虽有不可见，
蕴中真实我，无智不能知。
如药中胜力，亦如木中火，
蕴中真实我，无智不能知。
诸法中空性，及以无常性，
蕴中真实我，无智不能知。
诸地自在、通，灌顶、胜三昧，
若无此真我，是等悉皆无。

这里以种种譬喻论证五蕴中有自性清净心真我：如干净的衣服被污垢染脏，自性清净心被我见等烦恼污染，可以洗涤清净；如金出于矿，金性本来不坏。如箜篌、腰鼓等乐器中的妙音，如地下埋藏的宝石，如地下水，如女人所怀的胎儿，如药中的药力，如木中的火，虽然实有而不可见。这些比喻，都说明自性清净心是潜在的，须经过开发才可以显现。如果没有这真我，就没有菩萨诸地所能证得的自在、神通、殊胜三昧及接受灌顶等。

有人破坏言：若有应示我，
智者应答言：汝分别示我。



说无真我者，谤法著有无，
比丘应羯磨，摈弃不共语。
说真我炽然，犹如劫火起，
烧无我稠林，离诸外道过。

如果有人破斥说：若有真我，你拿出来给我看看。应该反驳说：你把你的分别思量拿出来给我看看。否定有真我，执着有无，是为谤法，这样的比丘，大家应该不予理睬。羯磨，意译业、作法，僧团的处理各种事件的方法，摒弃为其中一种，称为“默摒”。

如苏、酪、石蜜，及以麻油等，
彼皆悉有味，未尝者不知。
於诸蕴身中，五种推求我，
愚者不能了，智见即解脱。

就像酥油、奶酪、石蜜及香油等，没有尝过的人不能知道它们的味道，五蕴中的真我也是这样，未能修证亲见者，是无法理解的。

问：明智所立喻，犹未显於心，
其中所集义，岂能使明了？

答：诸法别异相，不了惟一心，
计度者妄执，无因及无起。

问：定者观於心，心不见於心，



见从所见生，所见何因起？
我姓迦旃延，净居天中出，
为众生说法，令入涅槃城？

净居天，为色界四禅天中的五天，为断尽欲界烦恼的三果圣者所居。这里问佛为何自言从色究竟天下降说法，令众生趋向涅槃。

答：缘於本住法，我及诸如来，
於三千经中，广说涅槃法。
欲界及无色，不於彼成佛，
色界究竟天，离欲得菩提。

三千经，指佛说的所有经，凡三千会。成佛必定不再欲界天和无色界天，而在色界之顶色究竟天，这指报身佛。

境界非缚因，因缚於境界，
修行利智剑，割断彼烦恼。

境界，指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不是系缚之因，系缚之因是由自心的虚妄分别所起的诸烦恼，它们只能以佛法如实知见的智慧断除。《杂阿含经》中即说：眼见色并非系缚之因，眼见色时，于中所生贪等烦恼，才是系缚之因。

问：无我云何有，幻等法有无，
愚应显真如，云何无真我？

答：已作、未作法，皆非因所起，



一切悉无生，愚夫不能了。

问既然无我，为何有如幻的诸法？既然愚夫也有真如，为何不见真我？回答说一切造作者皆非从外道所说的邪淫而生，因为愚夫不能了达一切法无生，所以不见真我。

问：能作者不生，所作及诸缘，
此二皆无生，云何计能作？

答：妄计者说有，先后一时因，
显瓶、弟子等，说诸物生起。
佛非是有为，所具诸相好，
是轮王功德，非此名如来。
佛以智为相，远离於诸见，
自内证所行，一切过皆断。

佛并非具三十二相等相好，转轮圣王也具有三十二相，佛真正的相好是自证的智慧。

聋盲喑哑等，老、小及怀怨，
是等尤重者，皆无梵行分。
随好隐为天，相隐为轮王，
此二著放逸，惟显者出家。

盲聋哑等残疾人、老人、小孩及心怀深重怨恨的人，不能修离欲梵行，佛不许他们出家。诸天和转轮圣王虽然具有相或随好，因为放逸也不能修行。随好：佛身所具八十种随



形好，简称好。相，指佛身所具的三十二相。唯显者，意谓具有三十二相及八十随形好者，才能出家成佛。

我释迦灭后，当有毗耶娑，
迦那梨沙婆，劫比罗等出。
我灭百年后，毗耶娑所说，
婆罗多等论，次有半择娑，
憍拉婆囉摩，次有冒狸王，
难陀及鞠多，次蔑利车王。

蔑利车，为入侵印度的蛮族。

於后刀兵起，次有极恶时，
彼时诸世间，不修行正法。
如是等过后，世间如轮转，
日、火共和合，焚烧於欲界，
复立於诸天，世间还成就。

佛预言他灭度后印度的大事，说刀兵劫过后有火灾烧尽欲界，之后又逐渐恢复。

诸王及四姓，诸仙垂法化，
韦陀、祠、施等，当有此法兴。

四姓，印度的四种姓。韦陀，即婆罗门教圣典吠陀经。

谈论戏笑法，长行与解释，
我闻如是等，迷惑於世间。



长行，梵名修多罗，即散文体的经，解释，为解释经的论。这是说火灾过后婆罗门教还会复兴。

所受种种衣，若有正色者，
青泥、牛粪等，染之令坏色。
所服一切衣，令离外道相，
现於修行者，诸佛之憧相。
亦系於腰绦，漉水而饮用，
次第而乞食，不至於非处。

以上说僧尼应服染色衣，以区别于外道，腰间系带，饮用水要以“漉水囊”过滤，要次第乞食不分贫富。

生於胜妙天，及生於人中，
宝相具足者，生天及人王。
王有四天下，法教久临御，
上升於天宫，由贪皆退失。

具足相好的人，可以生天，或作人中之王，统御四大洲，死后上生于天宫，但因未能断贪欲等烦恼，会耽着安乐而退失善根，堕于恶道。道教有言：无丑陋之神仙，生天须相貌端庄。

纯善及三时，二时并极恶，
余佛出善时，释迦出恶世。

纯善又译圆满，三时又译三分，二时又译二分，极恶，



梵语迦利，亦译争斗。纯善、三时、二时、极恶，为婆罗门教所说一劫及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四个时代，其他佛于第一纯善时出世，释迦牟尼佛于第四极恶时出世。

於我涅槃后，释种悉达多，
毗纽、大自在，外道等俱出。
如是我闻等，释师子所说，
谈古及笑语，毗夜娑仙说。
於我涅槃后，毗纽、大自在，
彼说如是言：我能作世间。

谈古：史诗。笑语：往事书。以上说佛灭度后印度出现的诸外道。以下说佛自己，预言他灭度以后的佛教。

我名离尘佛，姓迦多衍那，
父名世间主，母号为具财。
我生瞻婆国，我之先祖父，
从於月种生，故号为月藏。
出家修苦行，演说千法门，
与大慧授记，然后当灭度。
大慧付达摩，次付弥佉梨，
弥佉梨恶时，劫尽法当灭。

离尘佛的父母、族姓及所诞生的国家，都与释迦牟尼佛不同，应是指过去佛，而又自称我，意谓释迦牟尼是过去离尘佛所化现。在极恶即迦利时代，一劫将尽时，佛法也灭尽。



迦叶、拘留孙，拘那含牟尼，
及我离尘垢，皆出纯善时。
纯善渐减时，有导师名慧，
成就大勇猛，觉悟於五法，
非二时、三时，亦非极恶时，
於彼纯善时，现成等正觉。

迦叶佛、拘留孙佛、拘那含牟尼佛这贤劫的前三佛，都出于纯善时代。纯善时代后期会出名为慧的佛，这位佛也应是过去佛，与离尘佛皆不见于《贤劫千佛名经》，也可能是在拘那含牟尼佛之前。

前面说释迦出恶世，这里又说离尘垢佛与前面三佛皆出于纯善时，意谓恶世所出的释迦牟尼佛，乃纯善时所出离尘佛的化现，按偈颂，此佛应在拘那含牟尼佛之前。《法华经》中，佛即自言“我实成佛以来甚大久远”，意谓他是过去某佛的化现。

衣虽不割缕，杂碎而补成，
如孔雀尾目，无有人侵夺。
或二指三指，间错而补成，
异此之所作，愚夫生贪著。
惟畜於三衣，恒灭贪欲火，
沐以智慧水，日夜三时修。
如放箭势极，一坠还放一，
亦如桴酪木，善、不善亦然。



日夜精进修行，要像射箭，一箭射出去，势尽了，再射一支；又如搅拌乳酪，要不停息。抨酪木：搅拌乳酪的木棍。

若一能生多，则有别异相，
施者应如田，受者应如风。
若一能生多，一切无因有，
所作因灭坏，是妄计所立。
若妄计所立，如灯及种子，
一能生多者，但相似非多。
胡麻不生豆，稻非麤麦因，
小豆非谷种，云何一生多？

这三颂批判外道立某一种因出生万有的邪因论，所谓一因生多果，犹如胡麻生豆等，至多是相似而已。

名手作声论，广主造王论，
顺世论妄说，当生梵藏中。
迦多延造经，树皮仙说祀，
鹩鷃出天文，恶世时当有。

名手，梵语波你尼，著有《八章书》论语法学。广主，亦译足目，梵语毗河波提，正理派创始人，著《法论》。顺世论作者名梵藏。树皮仙，梵语夜婆迦。鹩鷃：梵语菩杜迦。这些外道师都出于极恶时代。

世间诸众生，福力感於王，
如法御一切，守护於国土。



青蚁及赤豆，侧僻与马行，
此等大福仙，未来世当出。

青蚁：即蚁垤，史诗《罗摩衍那》作者。赤豆，梵语摩苏罗刹。侧僻：梵语侨底利耶。马行：梵语阿湿婆罗耶那。

释子悉达多，步多五髻者，
口力及聪慧，亦於未来出。
我在於林野，梵王来惠我，
鹿皮、三岐杖，膊绦及军持。
此大修行者，当成离垢尊，
说於真解脱，牟尼之幢相。
梵王与梵众，诸天及天众，
施我鹿皮衣，还归自在宫。
我在林树间，帝释四天王，
施我妙衣服，及以乞食钵。

以上佛自言他成佛前在森林中修行时，梵天王供养给他鹿皮衣、手杖等，预言他即将成佛说法。帝释及四天王供养他衣服及乞食的饭钵。军持：水瓶。

若立不生论，是因生复生，
如是立无生，惟是虚言说。
无始所积集，无明为心因，
生灭而相续，妄计所分别。

如果建立世俗谛意义上的不生论，那么无因而生者应该



不断地生，这样建立无生，只是虚妄无实的言说。佛法说的无生不是这样，是说无始以来所积集的无明，为阿赖耶识之因，它生灭相续，生起虚妄分别。

僧佉论有二，胜性及变异，
胜中有所作，所作应自成。
胜性与物俱，求那说差别，
作所作种种，变异不可得。

僧佉论，数论派，说原质产生变异，性质形成差别。如果胜性能有所作，应不待求那变异而自成。

如水银清静，尘垢不能染，
藏识净亦然，众生所依止。

此偈说阿赖耶识本来清静，不能被尘垢污染，犹如水银，是众生所依止的体。说阿赖耶识本来清静，应是就其体性而言，其相在众生位应是杂染的。

问：如兴渠、葱气，盐味及胎藏，
种子亦如是，云何而不生？

兴渠：五辛之一，学名阿魏。

答：一性及异性，俱、不俱亦然，
非所取之有，非无非有为。
马中牛性离，蕴中我亦然，
所说为无为，悉皆无自性。



凡愚所执蕴中之我，如灵魂、妙乐我等，本来没有，犹如马没有牛性，有为法与无为法，悉皆无自性。

理、教等求我，是妄垢恶见，
不了故说有，惟妄取无余。

通过理论论证及引经据典寻求实我，是为虚妄的恶见，不能明了故说有实我，是虚妄的执取。

诸蕴中之我，一、异皆不成，
彼过失显然，妄计者不觉。
如水、镜及眼，现於种种影，
远离一、异性，蕴中我亦然。

蕴中之实我与五蕴是一是异，皆不能成立，犹如水中、镜中、眼中所现种种影像，与水等非一非异。说蕴中有我显然错误，而妄计者不能觉了。

行者修於定，见谛及以道，
勤修此三种，解脱诸恶见。

三种，指道谛所摄的正戒等，及禅定、见道的智慧，亦即戒定慧三学，勤修这三学能远离诸恶见。

犹如孔隙中，见电光速灭，
法迁变亦然，不应起分别。
愚夫心迷惑，取涅槃有无，
若得圣见者，如实而能了。



应知变异法，远离於生灭，
亦离於有无，及以能、所相。
应知变异法，远离外道论，
亦离於名相，内我见亦灭。

这四颂说诸法即生即灭犹如孔隙中所见闪电光，实际上远离生灭及有无、能所，远离名相及内在自我，远离外道邪见。因为没有能于刹那见停住不变的生灭实体。

诸天乐触身，地狱苦逼体，
若无彼中有，诸识不得生。
应知诸趣中，众生种种身，
胎卵湿生等，皆随中有生。

说天道、地狱道等六道，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四种生，都由中有身而生。

离圣教正理，欲灭惑反增，
是外道狂言，智者不应说。
先应决了我，及分别诸取，
以如石女儿，无决了分别。

学习佛法正理，应先观察抉择自我及所执取的一切没有自性，如同石女之子，然后离抉择观察。

我离於肉眼，以天眼、慧眼，
见诸众生身，离诸行诸蕴。



观见诸行中，有好色、恶色，
解脱、非解脱，有住天中者。
诸趣所受身，惟我能了达，
超过世所知，非计度境界。

佛说六道众生种种相，是以天眼、慧眼亲见，非世间人肉眼所能知见，也不是由思辨推理所能知。《阿含经》中，佛即多次说他以出过肉眼的天眼，见众生轮回诸道及生死的情状。

问：无我而生心，此心云何生？

答：岂不说心生，如河、灯、种子？

问：若无无明等，心识则不生，
离无明无识，云何生相续？

答：妄计者所说，三世及非世，
第五不可说，诸佛之所知。

外道说过现未三时与没有时间的无时四时，还有不可言说的第五时，唯是诸佛所知。

诸行取所住，彼亦为智因，
不应说智慧，而名为诸行。

诸行，指各种生灭迁变的心理活动，它们虽然执取境相，而也是智慧之因，但智慧不是诸行。如诸行中的思、寻、伺、慧等，是进行观修而获得智慧的因，凭这些心理功能才能修



得智慧。

有此因缘故，则有此法生，
无别有作者，是我之所说。

诸法因缘生，没有其他的创造者，是佛所说。

问：风不能生火，而令火炽然，
亦由风故灭，云何喻於我？

答：所说为无为，皆离於诸取，
云何愚分别，以火成立我？

以风不能生火而能令火炽然比喻自我，是为愚夫的分别。佛说的真我是无为法，远离种种取着。

问：诸缘展转力，是故能生火，
若分别如火，是我从谁生？

答：意等为因故，诸蕴处积集，
无我之商主，常与心俱起。
此二常如日，远离能所作，
非火能成立，妄计者不知。

问：如同诸缘聚集而生火，能分别的自我从何而生？回答说：末那识为因，令蕴界处聚集，有能生末那识、如同商队首领，为无我之真我，它常与心体阿赖耶识一起。此二，指真我与阿赖耶识，犹如太阳自能发光，非能作所作，不同诸缘聚集而生火。



众生、心、涅槃，本性常清净，
无始过习染，无异如虚空。

众生、心及涅槃，本性恒常清净，犹如虚空，虽然被无始以来虚妄分别的习气污染，而不改其清净的本性，如同虚空不被云雾污染。

象卧等外道，诸见所杂染，
意识之所覆，计火等为净。
若得如实见，便能断烦恼，
捨邪喻稠林，到圣所行处。
智所知差别，各异而分别，
无智者不知，说所不应说。
如愚执异材，作栴檀、沈水，
妄计与真智，当知亦复然。

愚夫遍计执如同把别的木头误认作名贵的檀香、沉香，
真实智慧如同认得真的檀香、沉香。

食讫持钵归，洗濯令清净，
澡漱口余味，应当如是修。
若於此法门，如理正思惟，
净信离分别，成就最胜定。
离著处於义，成金光法灯，
分别於有无，及诸恶见网，
三毒等皆离，得佛手灌顶。



于正法如理思惟，确信不疑，远离虚妄分别，进入殊胜的禅定，远离执着，安处实义，成就正法的明灯，大放金光，远离有无等诸恶见及贪瞋痴等烦恼，证得十地菩萨，得诸佛亲手灌顶。

外道执能作，迷方及无因，
於缘起惊怖，断灭无圣性。

能作：造物主。方：方位，空间。无因：无因自然论。这些邪因论皆由违背缘起法则而立，断灭正见，不可能证得圣果。

变起诸果报，谓诸识及意，
意从赖耶生，识依末那起。
赖耶起诸心，如海起波浪，
习气以为因，随缘而生起。

六识及末那识变现根身器界影像等诸果报，形成经验世界，末那识从阿赖耶识生，前六识依末那识的恒审思量而起。从阿赖耶识生起七转识，犹如海上起波浪，以习气种子为因，随缘生起。

刹那相钩锁，取自心境界，
种种诸形相，意根等识生。
由无始恶习，似外境而生，
所见惟自心，非外道所了。



习气与对境缘生心的现行展转为因，如同钩锁节节相扣，生起种种形相及诸识。被无始以来的恶习所系缚，见似乎外在的境界，然所见唯是自心变现，此非外道所能知。

因彼而缘彼，而生於余识，
是故起诸见，流转於生死。

彼，指外境，攀援外境，生起诸识，形成虚妄认知，依虚妄认知建立种种恶见，以恶见为导而造业，从而流转生死。

诸法如幻、梦，水月、焰、乾城，
当知一切法，惟是自分别。
正智依真如，而起诸三昧，
如幻、首楞严，如是等差别。

首楞严定，意译健行定，百八三昧的一种，为佛所入的一种大定。如幻三昧为八地以上菩萨所入。此等大定皆以正智依真如而修证。

得入於诸地，自在及神通，
成就如幻智，诸佛灌其顶。
见世间虚妄，是时心转依，
获得欢喜地，诸地及佛地。
既得转依已，如众色摩尼，
利益诸众生，应现如水月。
捨离有无见，及以俱不俱，
过於二乘行，亦超第七地。



自内现证法，地地而修治，
远离诸外道，应说是大乘。
说解脱法门，如兔角、摩尼，
捨离於分别，离死及迁灭。

说如兔角者，指凡夫所执自性，或识境；说如摩尼者，指如来藏，或智境。分别，即妄想、虚妄分别，佛说解脱远离识境及智境。死，指分段死；迁灭，即不思議变易死。

教由理故成，理由教故显；
当依此教理，勿更余分别。

教，指佛的言教，理，指真实的道理、原理、真如、实相，言教依据理而建立，理由言教而显示。这是言教与真理的根本关系，说明了佛陀言教的重要性。

魏译在最后还有几句结束语，为全经的流通分：“佛说此妙经，圣者大慧士，菩萨摩诃萨，罗婆那大王，叔迦婆囉那，瓮耳等罗刹，天、龙、夜叉等，乾闥婆、修罗，诸天、比丘僧，大欢喜奉行。”



总 结

学完这部经，让我们回顾所学，对全经的大义试着来一番总结。

此经的大义，在经中不止一处明确地说，就是“五法、三自性、八识、二无我”，又说三自性等一切佛法，悉入五法，意谓五法可以看作全体佛法尤其是大乘佛法的纲宗。多数研究此经的专家认为，此经的主题是如来藏，而如来藏，可以归于五法中的第五如如及八识中的第八阿赖耶识。

五法，即相、名、妄想、正智、如如，它简明地概括了全体佛法的纲宗：染净因果。五法中，前三法相、名、妄想讲染缘因果，后二法正智、如如讲净缘因果，而染净的关键，是第三妄想。于分别相、名所生的妄想，即虚妄不实的认识，是造成三界的因，由妄想而生烦恼，由烦恼造有漏业，业力造成生死轮回的众生界，是为染缘因果，即心被污染的因与果。以正智观察如如，亦即真如、实相，乃是超出生死、证得佛果之道，即净缘因果。所谓正智，乃是观察妄想之虚妄不实，其所证的如如，是人法二无我。而能证得如如、成就佛果的终极因，是本来具有的如来藏。如来藏不仅是成就佛果的终极因，也是生死轮回的终极因，所谓一切法的所依界，或者法界。总之，全经可以说是对全体佛法的心要——如实



知见的具体解释，说明知见的虚妄与真实，从哲学角度讲，是从认识论着眼，对人存在的悖论——生死问题如何解决的示导。

全经的主要内容，可以说在论证染净因果的关键——妄想之所以为妄。妄想，其他译本都译为分别，也译作思惟，包括虚妄不实的知觉、认知、认识及上升于世界观层次的“见”。此经中揭示妄想之妄，在于不能如实知见一切法唯心所现，本无自性，而执着一切法有外在于心识的自性。对于一切法唯心，经中以八识结构论来解释，说明心体阿赖耶识因为虚妄分别而缘起，出生七转识，将一心分裂为二，现为妄心与境相，是为依他起性或缘起自性；妄心不识缘起，执着实有自性，认相名所表为真实，内则执有实我，外则执境相离心实有，是为遍计执性或妄想自性。进一步思惟计度，而建立各种恶见。经中对当时印度流行的各种恶见，如认为世界的本原为自在天、胜性、极微、时间等的见解，进行了破析批判，将其虚妄不实归结于不知唯心，执有自性，以有无等四句思考而建立世界观，其结果是想要超出生死而实际不能。经中也多处批判声闻、缘觉，说他们虽然证人无我，出分段生死，而不断法我执，不了一切唯心，执因缘实有自性，因而不出变异生死。

如实知见以超出生死的诀要，在于勘破妄想之所以为妄，相名非实，了知一切法唯心，正观人法二无我，见诸法本来空、无生、不二，如梦、幻、乾闥婆城、垂发、阳焰，



火轮，转依第六意识，远离虚妄分别。由如实正观，灭尽第六意识的虚妄分别，即可停息七转识之流，证得真如，是为圆成实性。证得真如即见道，悟涅槃，超生死，渐次升进，入如幻等三昧，登菩萨十地，获得遍知一切的大智慧及自在神力，乃至成就佛果三身、十八不共法、净土庄严等功德，以无量化身度化众生，是为净因之果。

成就此净果的终极因，是如来藏。在众生位，即是心体第八识，它犹如大海，被境界风吹动，生起七转识的波浪，现为杂染，名为阿赖耶识，或者叫在缠如来藏。成就净果的关键，是转依，将生起众生界、生死轮回的所依因——杂染的阿赖耶识，转为清净离染的如来藏，或者叫出缠如来藏，此如来藏即是真如。转依的方法，是以正智观真如，以正智为导修菩萨行六度及四种禅等，以正智度化众生。转依，需要渐修，而渐修中也有顿悟，是依靠佛力增上缘的加持。正智，乃如实观万法唯心、人法无我的知见，即是经中所说法的主题。此须通过亲近善知识，闻思佛陀言教，如理思惟，如法观修而得。

若再追究能转依乃至能证得佛果的终极因，乃是如来藏本来清净、一切法本来涅槃。其理论依据，是依缘起法则推论：有杂染必有清净，有妄必有真，有生死必有涅槃，染依净起，妄依真生。而净及真，应是本有、常住。如偈所言：“无净则无染，真、净圣所行。”这并非只是推理，而是由佛陀的修证所证实。佛陀圣智证实的本来真净是什么呢？就



是如来藏，如来藏又是什么呢？是自性清净心，即经中名为“真识”，偈颂中说为第九识者。它可以理解为阿赖耶识的体性——真如，或阿赖耶识中所寄附的无漏种子，也可以理解为被转依了的阿赖耶识，也可以理解为本具的第九识真心。四种理解，都可以在此经的言句中找到根据。所以唯识学者在此问题上见解有别，争议至今未已。如果真正读懂了此经，各种不同见解，其实都可以圆融，都各有圆缺，非谁对谁错。只有将阿赖耶识儻侗等同于真如之说，是为误解。

此经中明言佛所说法唯有无上大乘一乘，一切众生都有如来藏，及释迦佛为过去离尘佛化现等，与佛最后所说，被判为圆教的《法华经》《涅槃经》说法相同，应该超越了终教，可以看作圆教。

又：此经中多处说，如实知见的真实，乃圣智境界，简称智境，它与凡夫因缘所生的识境，性质截然不同，非凡夫所能理解，不可言说思议。佛说法的所有言说，包括五法、三自性、八识、人法二无我、三乘、一乘等，都是为破除凡夫的妄执而假名施設，并非究竟真实，名为安立谛，究竟真实、非安立谛乃圣智所证，圣智证得究竟真实时，超越人为安立的一切，亲见既超越生死轮回，也超越佛果、涅槃的法界、自性清净心。所以经中声明佛不说法，不已说今说当说。谈锡永上师依宁玛派见地，认为此经以言说示导智境，为主张当下自解脱的大圆满法所宗依，是有道理的。不仅此经，实际上所有佛经，都是从佛的智境中流出，不可以看作思辨



哲学，不能仅仅以研究世间哲学、学术思想的方法去研读，以这种方法，是难以准确理解佛说，难以真正读懂此经的。

（2015 年讲于峨眉山佛学院，杨燕梅录音整理）



九、《占察善恶业报经》卷下讲录

古印度大乘佛学有三大系，最先流传的是中观学，也叫空宗，之后流传唯识学，也叫相宗、有宗，这两系在印度大寺院里先后占了主导地位。另外还有一个如来藏系，或称性宗，有几种经论，但在大寺院里从未能占到主导地位。这一系传到中国以后，因为最适应本土传统文化，成为中国大多数宗派的理论基础。

近现代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及佛教界的一些僧俗，对汉传诸宗的如来藏学进行了批判，认为天台、华严、禅宗等宗宣扬的如来藏说，是佛教受印度教“梵我一如”思想影响的产物。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吕澂师徒从唯识今学出发，批评如来藏思想非纯正佛法。当代葛兆光先生的《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书，开头便说禅宗是印度教梵我一如思想的流衍。日本学术界对如来藏学的批判更为激烈，当代的“批判佛教”，极力否定如来藏说为佛法。

讲众生本来具有真心、如来藏的说法，在大乘经典中确实不多，大概只有五六个，除《华严经》外，讲得最明白的是《楞严经》，但这部经自唐代翻译出来后，就有人质疑，吕澂发表有《楞严百伪》一文论证此经为伪。讲真心说得最清楚、论证最有力的，就是这个《占察经》卷下。



《占察善恶业报经》卷下 (出《六根聚经》中)

隋天竺三藏菩提灯 译

现在我们一起学习这部经。这部经简称《占察经》，经题附注“出六根聚经中”，《六根聚经》的梵文原本现已不存，也没有汉译。六根聚，意谓此经的主题是说六根聚集的实相，《占察经》是此经的一部分，两卷，隋朝天竺三藏法师菩提灯译。

上卷的内容，我大体讲一下。说一时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意译灵山，佛先以神通力示现了一个广博严净的无碍道场，然后演说“甚深根聚法门”，即入眼等六根实相的甚深法门，这时法会中有位坚净信菩萨请问佛，坚净信，意谓此菩萨的特点是对佛法的信仰非常坚定，而这部经的主题，就是使人达到坚净信。佛没有直接回答坚净信菩萨的提问，让他请教地藏菩萨。

坚净信菩萨请教的问题是：佛在此前曾经有预言，说佛灭度后，正法、像法也先后灭尽，将转入末世的末法时期，那时灾害频繁，众生被种种厄难逼迫烦恼，忧愁恐惧，唯念衣食，丧失善念，贪瞋嫉慢等烦恼增长，心常怯弱，于佛法钝根少信，得道者极少，即便有修相似善法者，也以求世间名闻利养为主，不能专心修出世间法。乃至对三乘佛法成就



信心者，也渐渐稀少，修学世间禅定、发神通者逐渐没有，如此转入末法时期，久久修行能获得禅定神通等成就者，将无一人。今天是想请问佛，当像法将尽及末法时期，应该以何等方便化导开示众生，让那些可悲的众生能对佛法生起信心，得以除灭忧怖烦恼。

坚净信菩萨所举佛预言的这些情况，早就发生了，今天更为严重，这部经，可以说就是专门为如今末法时代的众生请问的。但坚净信菩萨还不大信任地藏菩萨，佛于是给他说：除过文殊跟观音这两大菩萨，在场的所有菩萨都不及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于无量劫修菩萨道，其神通愿力不可思议。

然后坚净信菩萨才请教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乃开示说：末世的众生多业障深重，业障深重的众生，不宜先修禅定与智慧，如果直接修，会有很多障碍。应该先明白自己前世的业障有多深重，今生所造的业将会引起什么果报，未来如何，今生能否成就。如何明白这些呢？需要占卜而知，就是此经标题所说的“占察”。

占卜，是几乎各个民族在古代所流行的方术，其实质是以种种方法与神沟通，向神求问吉凶，以决人事。中国的《易经》就是用于占卜的经典。占卜在现代西方也还很流行，有的心理学家以深层意识解释，认为是占卜者自己的无意识给予了答案。古印度占卜极其盛行，《阿含经》里佛曾列举一二十种占卜术，认为都是邪见，大乘经中也有批判占卜的说法。南传佛学见道证得须陀洹果的标准之一，就是不占卜、



不择日。但大乘《华严经》十地品讲，第五地菩萨必须通达世间的一切工巧技术、学问，包括占卜、星象之学，好像没有认为这些是迷信。占卜也未必都不灵验，历史记载占卜灵验的事情很多，当代也不乏例证。因为佛法强调万法唯心，一切果报皆是自业所造，如果认为由时辰、星象或神意决定，乃属邪见，有负面效果。这是佛教反对占卜的出发点，并非说一切占卜、预测纯属迷信，藏传佛教即盛行占卜，其所求的卦神是护法神。因为多数经典都反对占卜，所以这个《占察经》虽然具体讲了占卜，但历来依经占卜者几乎没有。

《占察经》上卷对占卜的具体方法讲得很详细，大略是要做几十个长约一寸的木片，写上字，由投掷木片占卜，不但可以占卜自己宿世所造的善恶业，还可以预测未来及各种人事，可以为他人占卜，占卜的结果共有 189 种。现在有人依经占卜，据说非常灵验。这种占卜与一般占卜不同，实际上是祈求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智慧神力，殆非世间的普通鬼神所能相比。当代台湾黄四明出版有《佛门占卜——从〈占察善恶业报经〉占察吉凶祸福》（2012），对《占察经》的义理和占卜方法作了详尽解释，列举有实际卦例。

讲了占卜的方法后，《占察经》说：如果通过占卜知道了自己宿世今生所造的恶业，必须进行忏悔。即便没有进行占卜，若业障深重，也必须忏悔。经中详细讲了忏悔的方法。要闭关专修，整天整夜忏悔，至心坦白自己造了哪些恶业，至心皈依十方三世诸佛，至心称念地藏菩萨名号。恶业较轻



者，忏悔七日即可以清净。恶业障蔽重者，须忏悔三个七日、三个月，乃至一千天，恶业才能忏除清净。恶业忏除清净后，才适宜修习禅定止观。

忏悔业障，是大乘极其重要的加行，为《华严经》普贤十大愿王之一，一般多修般舟三昧以忏悔。现在寺庙中所修的忏悔，多用八十八佛忏悔法，天台宗编有仪轨，还有大悲咒、慈悲水忏等几种忏仪，大都形式化，主要内容是礼拜诸佛，忏悔不到内心深处。《占察经》中地藏菩萨讲的忏悔，须忏悔到内心深处，把前世今生所造的恶业如实讲出来，追究其原因，然后观其实相，观一切恶业唯心所造，空不可得。从古到今这样如法忏悔的人不多，所以恶业罪障不容易消除。密教忏悔多修金刚萨埵法，比较容易修，灭罪的力量也大，但也须像地藏菩萨所开示的那样，忏悔到内心深处，观其实相。

从现代心理学看，佛法的忏悔，是一种高级的心理疗法，可以卸除心理包袱，令身心轻快健康，乃至治好精神心理疾病。当代西方心理学家、禅师们强调：不先治好心理疾患，放卸心理包袱，直接禅修，会出现许多障碍，甚至引发疾病。

《占察经》卷上还讲了实相，其说法与卷下主要讲的真常唯心论一致：

当知如此诸数，皆从一数而起，以一为本。如是数相者，显示一切众生六根之聚，皆从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一实境界而起，依一实境界以之为本。所谓依一实境界故，有彼无明，不



了一法界，谬念思惟，现妄境界，分别取著，集业因缘，生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以依内六根故，对外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尘，起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以依六识故，於色声香味触法中起违想顺想非违非顺等想，生十八种受。

诸数，指造业的根本——各种烦恼，及所造各种业，溯其根源，都从“一数”而起，此“一数”，指“一实境界”，即绝对真实、独一不二者，“一”是绝对、唯一的意思，“实”是真实的意思，在佛学中一般指非因缘所生，亦即不依赖任何条件者，不依赖任何条件者肯定是本来如是的，本来如是者肯定是不生不灭的，只有找到这样的东西，才能发现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之道。这里所言一实境界，也就是诸经论所言真如、实相、法界一相等，经中直指此一实境界即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依此心而有无明，所谓无明，是因为不了达法界一相，而割裂整体，起二元化的虚妄思惟，现起虚妄不实的境界，对境界进行分别执取，由业力生眼耳鼻舌身意内六根，依内六根分别外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生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依六识分别六尘而起或顺、或违、或非顺非违等具有价值判断的想——知觉，从而生十八种受，起种种烦恼，由烦恼造种种业。

这是此经上卷所开示的染缘因果，将众生由惑起业、由业感果之因，溯源于依“一实境界”——自性清净心而起的无明，属真如缘起论、如来藏缘起论。下卷对这一见地作了详切的解释，并指明了依一实境界获得解脱之道，亦即净缘



因果。

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云何开示求向大乘者，进趣方便？”

这时坚净信菩萨请教地藏菩萨：修学大乘道的“进趣方便”如何，进趣，就是一步步前进，求向大乘者进趣方便，即是大乘道次第。

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若有众生欲向大乘者，应当先知最初所行根本之业。其最初所行根本业者，所谓依止一实境界以修信解，因信解力增长故，速疾得入菩萨种性。

地藏菩萨回答说：众生发愿修学大乘道者，首先应该了知最初第一步须修的根本课业，这就是依止一实境界来修信解，由信解力的增长，能快速地进入菩萨种姓。从菩萨道来讲，信解属最初的十信位，在《般若经》的三乘共十地，属第一乾慧地。乾慧，意谓虽然获得了正慧，但这种智慧还只是闻思修三慧中的闻思慧，是意识思考或者理性思维的成果，只是一种正见，没有定水的滋润，没有经过解行相应的修持而获得真实体会，犹如干面、生米，无水和合弄熟，不堪食用。这种乾慧用于修行，往往不得力，说得很好，但很难做得到。今天的学佛人，能得到乾慧，也算很不错了。

此经所言信解，不是小乘人通过学习《阿含经》、三法印，及大乘人通过学习中观、唯识得到的信解，具体指对一实境界——自性清净心的信解，是如来藏学的信解，相当于



禅宗初祖达摩二入中理入的“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的深信，接近天台宗、华严宗所说开圆解。这种信解要毫无疑问，完全变成自己的见地，而非从经书上学来或者听善知识讲解的，才能叫做信解，这种信解坚固、增长，会产生一种力，即五力中的“信力”，依这种信力，可以迅速升进于菩萨种姓，这即是三乘共十地的第二“种姓地”。种姓，乃借用印度种姓制度的种姓概念，生在哪个种姓家，就是哪个种姓，生在婆罗门家，终身就是高贵的婆罗门，生在低贱的首陀罗家，终身就是低贱的首陀罗。大乘的种姓，即经中常说的“生如来家，为法王子”，在阿赖耶识里种下了一颗必定会结出佛果的金刚不坏种子，将来必定成佛，称为“必定众”。下面就具体解释什么是一实境界了。

所言一实境界者，谓众生心体，从本以来，不生不灭，自性清净。

地藏菩萨所说的一实境界，非般若经等指为真如的诸法空性，亦非唯识学指为真如的诸法二无我性，这两种真如，都是万法普遍共具、不变不易的本性，是一种客观的“理”；地藏菩萨所言一实境界，则是一种心，是众生心本具的实性、实体，叫做“心体”。体，《宗镜录》解释为“主质”，意谓起主要作用、作为主宰、具有实质性者，就像我们今天说“身体”的体，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实物。唯识学也说心体，指第八阿赖耶识，或者以心识四分中的第三自证分为心体，阿赖耶识，《瑜伽师地论》等皆说为杂染，是刹那生灭的有



为法，并非一实境界。地藏菩萨所说的心体，应同心性、心真如、心实相，乃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本来自性清净，没有烦恼污染，称为自性清净心。

无障无碍，犹如虚空，离分别故。

心体无有障碍，无一切物质属性，比喻为虚空，大略相当于物理学所说的真空。这是大乘经中说心性常用的比喻，与小乘经论中比喻心体如铜器被尘垢覆蔽不同，铜器有物质性的实体，而虚空无物质性，远离常人意识的分别，常人的意识分别，无非是就感官所得的色声香味触，安立名言概念，而虚空则远离色声香味触，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

平等普遍，无所不至，圆满十方。

心体因为没有物质性，所以就像虚空一样，超越空间，遍满十方，无处不在。空间、方位，乃是人类意识对物质世界的分别，本来没有实体，心体没有物质性，所以必然超越空间，没有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大小等分别，遍在一切处。

究竟一相，无二无别。不变不异，无增无减。

犹如虚空、超越空间、遍在一切处的心体，只有一个相，到处都一样，没有二相，经中说为无相、法界一相。它永远如此，从来不会变异，既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谓之无增无减。一般解释是在众生位也没有缺欠，到成佛也没有增加。《心经》即说诸法空相不增不减。



以一切众生心、一切声闻辟支佛心、一切菩萨心、一切诸佛心，皆同不生不灭，无染寂静，真如相故。

一切众生的心体，与一切罗汉、缘觉圣者，乃至一切菩萨、一切诸佛的心体，性质都一样，都是不生不灭、清静离染、寂静不动，这是心体真如，亦即心体本来如此、不可变异的本性。真如，义同真实，指没有经过人类认知歪曲的本然，如，谓与本然完全一样。

这里所说众生、声闻、缘觉、菩萨、诸佛皆悉同等的“心”，应该是指上文所说的心体。声闻，指听佛说四谛法而证得解脱的圣者，一般指阿罗汉；辟支佛，意译缘觉，乃自悟十二因缘法或听佛说十二因缘法而证得解脱的圣者。声闻缘觉，大乘经中常合称“二乘”。

所以者何？一切有心起分别者，犹如幻化，无有定实。

为什么？因为一切起心动念进行的分别，所知见者都如同幻化，没有其决定是那样的实体。幻化，是大乘经中对一切诸法常用的一种比喻，幻，是古印度流行的魔术、方术，通过交通鬼神或者使用道具、障眼法，变幻出某种物体、场景；化，指有神通者、佛菩萨以意念变现出的人或物。幻化出的人、物或场景虽然看上去是有，但没有实体。

所谓识、受、想、行、忆念、缘虑、觉知等种种心数，非青非黄，非赤非白，亦非杂色，无有长短、方圆、大小，乃至尽於十方虚空一切世界，求心形状，无一区分而可得者。



心数，即心所法，因为有很多种，故名心数，这里举出识、受、想、行、忆念、缘虑、觉知等，实际上忆念等心数，都可以摄于受想行识四蕴。所有心数，或者心理活动，都没有物质性，非青黄等颜色，没有长短、方圆、大小等体积，不占有空间，无形，遍十方虚空、一切世界，都找不到它们的形状。所有的佛经中，都是这样描述心的，《楞严经》开头七处征心，就是典型，说明心不在内外中间诸处，没有处所而有作用，就说明心遍在一切处。这是佛针对当时人说法的一种方便，放在现在，这个说法就不容易说服人了。现在的脑科学，证明人的心理活动就是脑电波，有其物质性的机制和震荡频率，就在脑子里，通过仪器分析脑电波，可以测出人的心理活动，这种仪器已经上市，被用于安检了。

但以众生无明痴暗熏习因缘，现妄境界，令生念著。所谓此心不能自知，妄自谓有，起觉知想，计我我所。而实无有觉知一想，以此妄心毕竟无体，不可见故。

只是因为众生被无明痴暗长期熏习，形成虚妄的认知模式，以此为因，六根对境而起分别，现起虚妄不实的境界，执着虚妄境界为实，忆念分别。不能了知自心，自认为内在有一个能觉知的自心，以此为自我，执着自我及我所——我所有的一切。不明白实际上没有觉知心的实体，这个自认为有实体的自心，绝对没有自体，因为不可能见到其自体。

若无觉知能分别者，则无十方三世一切境界差别之相。



这是用“凡有对法不相捨离”的辩证法推论了，既有个能分别的觉知心，便有个与它不相捨离的所分别境界，但根本上就没有能觉知分别者的实体，那么所见十方三世的纷纭万象，也就没有其实体，乃属虚妄，犹如幻化境界。

以一切法皆不能自有，但依妄心分别故有。所谓一切境界各各不同，自念为有，知此为自，知彼为他。是故一切法不能自有则无别异，唯依妄心，不知不了内自无故，谓有前外境界，妄生种种法想：谓有谓无，谓彼谓此，谓是谓非，谓好谓恶，乃至妄生无量无边法想。

因为所知见的一切法，都非自在——不依赖任何条件而独立自有，须依众生的妄心分别而在其认识中呈现为有。众生所知见的一切境界，各各不同，千差万别，众生各自认为它们实有，分别这是自，那是他。这在哲学上叫做素朴实在论，是人类普遍的认知立场，乃科学的出发点，认为自己的心就像镜子一样，能够真实地映现物象，在自心之外肯定有一个不依人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外在世界。佛法不这样看，它从认知缘起的大关系观察能知所知，认为一切法普遍的实质，是依赖因缘，不能自有，其所依的因，是因不能了知自身内没有能觉知心的实体，误认为有像镜子一样的实体心所觉知的外在境界，从而错误地建立种种不如实的认知：分别彼此、是非、好恶，乃至无量无边的虚妄认知，即《华严经》所说遮蔽本来智慧的“妄想”，唯识学所说三自相中的“遍计所执相”。妄想所认为真实的世界，在佛法看来只是我心



所见的世界，西方哲学叫做经验世界，而非真实的世界或者今所言客观世界。佛法把一切认知对象称为“法”而不叫做“事物”“现象”等，意谓它们乃是人心所了别者，是依人心分别而如此的。“法”意为规定，这个名词，就说明了佛法认识论的基本出发点，它是缘起论的认识论而非素朴实在论的认识论。

当如是知：一切诸法皆从妄想生，依妄心为本。

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能够考察的一切法，一切认知对象，都是依我们自己虚妄分别的妄心而生，以妄心为本，是因缘所生的有为法，其生起的因，即经中所说的“本”，是众生的妄心。

然此妄心无自相故，亦依境界而有，所谓缘念觉知前境界故，说名为心。

然而，妄心并没有它自己本有的实体，这里的“自相”，应该是“自性”“自体”，它也是因缘所生，缘对所认知的种种境界分别思念而有，把它叫做“心”，误认为它是非因缘所生、本来具有的精神实体。

又，此妄心与前境界，虽俱相依，起无先后，而此妄心能为一境界原主。

妄心是与所了知的境界同时生起的，与境界互相依存，没有先后之分，不是先有了别心生，然后才有所了别的境界



生。比如我们看见红花的心，与所见红花是同时的，不是先有了一个“这是红花”的概念，然后才看见红花。虽然心与境界同时，都是因缘所生，但因缘中有主有次，主，就是妄心，是所知见一切境界的“原主”，即本原、主宰。这就跟唯物论相反了，唯物论认为客观世界是原主，佛法则认为妄心是原主，亦即常说的万法“唯心”，这里的“唯”，首先是原主之意，大体上相当于毛泽东所说矛盾的主要方面。

所以者何？谓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故，说心有无明。依无明力因故，现妄境界；亦依无明灭故，一切境界灭。非依一切境界，自不了故，说境界有无明。亦非依境界故生於无明，以一切诸佛於一切境界不生无明故。

为什么？因为追根溯源，妄心知见的虚妄境界，是依无明力为因而现起的，无明，则依妄心不了法界一相亦即一实境界，根据缘起法则因灭则果灭的规律，只要灭掉无明这个因，虚妄境界就会灭尽。从理论上按逻辑推论应该是这样，佛菩萨不仅仅是作理论推论，而是通过修证，灭尽自心的无明，证明无明灭则虚妄境界灭。并非一切境界不能自己明了，而说境界有无明，无明只在众生心，境界无所谓明与无明；追究无明的因，也不是依境界而生，因为一切诸佛于一切境界都不生起无明，都是如实知见一切境界的真实本面，如实知见一实境界。那么无明究竟以什么为因而生呢？只能说依众生的妄心。



又复不依境界灭故无明心灭，以一切境界从本已来体性自灭，未曾有故。

也不是灭了境界就灭了无明心，如果是这样，那熟睡、昏迷休克等时，心中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等任何境界；虽然清醒但意识不注意、心不在焉时，心中也没有任何境界，但无明并未灭。有禅师及外道教人以灭掉一切念头、摒绝一切色声香味触为道，认为那时就是本来心性或大道，在佛法看来是误认。如《坛经》所讲的卧龙禅师，以不见一法、不起一念为道，被六祖批判。佛法所说的无明灭，是如实证得一切境界从本以来体性自灭，无其实体，从来不曾有众生妄心所认以为实的实体，说为毕竟空。

因如此义，是故但说一切诸法依心为本。

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佛法力说一切诸法依心为本，这个意义上的唯心，印顺法师称为“以心为本”的唯心。这种说法在很多大乘经中都可见到，小乘经如《正法念处经》中也有。依心为本，严格来说还算不上哲学唯心论，它只是强调心的重要，没有说一切法都是心。

当知一切诸法悉名为心，以义、体不异，为心所摄故。

进一步推论，一切诸法皆悉叫做心，为什么？因为一切诸法的实义、体性都相同不异，都为心所摄。这里的“义”，与“名”相对，指名词所表的实物、实体，体指主质，一般与“性”连用。为心所摄的“摄”，意为“包括”，一切诸



法都可以心来包括，属于心，唯识学以阿赖耶识摄一切法，将能知见了别的功能，摄于阿赖耶识的见分，所见的各种境界摄于阿赖耶识的相分。这个意义上的唯心，比以心为本的唯心论更进一层，是真正唯是一心的唯心论。这当然要比依心为本说更难接受，但当代西方的哲学家也有认为一切唯是心的。

又，一切诸法从心所起，与心作相，和合而有，共生共灭，同无有住。

再说，一切诸法，都是依心为因而现起，心所了别的一切现象、整个世界，是心中所现的相，即唯识学所言相分，与能知见的自心亦即心的见分总是和合不离，同生同灭，都刹那生灭，不可常住不变。

以一切境界但随心所缘，念念相续故而得住持，暂时为有。

心所了别的一切境界，只是随着心之念念相续而缘，得以在认识中保持一个似乎稳定的相状，《大智度论》称为“相似相续”相，现为暂时性的存在。

如是所说心义者，有二种相。何等为二？一者、心内相，二者、心外相。

这样说的心，具有两种相：心内相和心外相。这即是唯识学所说诸识的见分和相分。

心内相者，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真，二者、妄。



所言真者，谓心体本相如如不异，清净圆满，无障无碍，微密难见。以遍一切处，常恒不坏，建立生长一切法故。

心内相又分为两个方面：真和妄。所谓真，是说心体，其本相即是真如，与绝对真实完全一样，叫做如如不异，清净圆满，无烦恼污染，没有任何障碍，它非常细微，隐藏在内心最深处，非常难见，以我们常用的表层意识、妄心，是不能知见的。它超越空间，遍在一切处，无处不在，常恒不坏，能建立、生长一切法，是一切法生起、存在的终极所依，亦即法界，西方哲人所谓孕育、出生万物的母胎。

所言妄者，谓起念、分别、觉知、缘虑、忆想等事，虽复相续，能生一切种种境界，而内虚伪，无有真实，不可见故。

心内相妄的一面，是指众生一切心理活动，如起念、分别、觉知、思虑、忆想等，虽然念念相续，能够现起种种境界，但其内在虚伪不实，没有一个真实的、可以见到的实体。这里所讲的“虚伪”，虚，指没有可以眼见耳闻的物质性实体，伪，指不如实，并非认知对象的原样。

所言心外相者，谓一切诸法种种境界等，随有所念，境界现前故，知有内心及外心差别。如是当知：内妄想者，为因为体；外妄相者，为果为用。依如此等义，是故我说一切诸法悉名为心。

心外相，指心所认识的外境，当心起念分别时，种种境界：色声香味触法、山河大地、动植物等，便随之现前，内



心认为这些境界客观外在，在自心之外。由此当知：内心的虚妄认知是因、是体，所分别境界的种种相是果，是用。据此说一切诸法都叫做心。这可以称为摄境于心的唯心义。

又复当知：心外相者，如梦所见种种境界，唯心想作，无实外事。一切境界，悉亦如是，以皆依无明识梦所见妄想作故。

又，心外所分别的种种相，犹如梦中所见的种种境界，只是自己的意识造作，并非实有，作，是造作、创作的意思。在梦中，所经历的一切都显得很真实，所见的人、房子，所吃的食物，令人恐惧的蛇、老虎等，及所起的心理活动，焦虑、畏惧、伤心、快乐等等，都跟醒时没有区别，但醒来一看，完全没有，只是梦中意识造作的幻象。佛法认为我们清醒时所知见、所经历的一切，其实质也都跟梦境一样，唯心所作，但这个心不仅是我们的明了意识，而是由无明所起的虚妄认知，亦即妄心，包括唯识学所说阿赖耶识，妄心所现境界整个犹如梦境，称为“无明识梦”。只要有一点无明，即便证到十地菩萨，也不能从无明识梦中完全醒觉，只有佛，才完全醒觉，所以叫做佛陀，梵语意为大觉者，就是完全醒觉的意思。现在有一种理论，认为整个世界都是虚拟的，好像被列为重大科研课题，虚拟的境界，也很像梦境，梦境是众生的无明识梦造作的，现实的虚拟境界是人虚拟的，如果整个世界都是虚拟的，那么是谁虚拟的？西方科学家很难摆脱基督教的影响，实际上多数都猜想是上帝虚拟的，不过不大敢公开宣称而已。



复次，应知内心念念不住故，所见所缘一切境界，亦随心念念不住。所谓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种种法灭，而生灭相但有名字，实不可得。

另外，因为内心刹那生灭、念念不住，所以心所缘、所见的一切境界，也都是刹那生灭、念念不住的。如佛经中所说，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种种法灭。而心及种种法的生灭，其实只有名字，没有生灭的实体可得。但，古文中是“只是”的意思。但有名字，是说我们的认识，是以语言为符号而得到的，语言所表实有生灭的东西，并没有实体。以语言为符号，只是我们地球人类的认识方式，其他世界的众生不一定都是这样。

以心不往至於境界，境界亦不来至於心，如镜中像，无来无去。是故一切法求生灭定相，了不可得。

因为心没有物质性的实体，它不去到所认识的境界上，境界也不来到心中，就像镜中的影像，既非所映现的对象来到镜中，也非镜子去到所照之物那里。所以说，寻求一切法生灭的决定相，了不可得。既然没有实体，只能说实际上没有生灭，叫做“无生”“不生不灭”。所谓生灭，必定是就实体而言，比如母亲生出一个婴儿，我们肯定认为这个婴儿是个有实体的实物，但有实体者应该不会变化，永远不会灭，婴儿如果是实体，就不应该长大，不应该慢慢成为儿童、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当然应该不会死亡。《中论》就是



这样论证诸法本来无生的。

所谓一切法毕竟无体，本来常空，实不生灭故。

因此说一切法毕竟没有实体，本来毕竟空，实际上没有生灭。本来不生不灭，所以说本来涅槃，涅槃的主要特点，就是不生不灭。实不生灭，叫做“无生”，一般人确实不容易理解。现代人理解的方便，是利用量子物理学的成果，一切物质现象的微观层次，是急速运动的粒子，而量子物理学证明一切微观粒子都是刹那生灭，生起后消灭的速度极快，可以说生时即是灭时，没有可以在极短时间内保持不变的实体，确如佛法所说即生即灭。比如一栋建筑，是用砖石等建材砌筑而成，如果所有建材都空无实体，那么这栋建筑当然没有实体，故说为空。

如是一切法实不生灭者，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寂静一味，名为真如、第一义谛、自性清净心。彼自性清净心湛然圆满，以无分别相故。无分别相者，於一切处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者，以能依持建立一切法故。

一切法既然没有实体，本来不生不灭，则应该没有任何差别之相，如经中常言：无色声香味触、无大无小、无东西南北，等等。遍法界皆同一不异，寂静不动，叫做真如、第一义谛、自性清净心。名相虽有种种，所指的实义只是一个，真如，意谓如其本然、真实不变者；第一义谛，意谓佛法的最高真理、第一真理；自性清净心，是从修行的角度，将绝



对真实的理直指为众生的心、心体，说它本来清静不染，即是真如。此心湛然圆满，无欠无缺，因为它没有任何妄心分别之相：没有大小、数量、快慢等分别相，而没有任何分别相者，必然超越任何相，超越时空，无处不在，遍在全宇宙，因此才能作为一切法建立的根本、所依的终极体性，谓之“所依界”，今或译为“本基界”“本基”。唯识学以阿赖耶识为所依界，这里说的所依界指自性清净心，并非阿赖耶识，可以看作第九识。湛然，是寂静明亮之意，犹如止水，圆满，意谓遍满一切处。无分别相是遮诠，否定我人一切认识中的相状、性质，说明自性清净心无任何规定性。

复次，彼心名如来藏，所谓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

自性清净心即是如来藏，如来藏的“藏”，有两种含义，一是“胎”，比喻佛果功德孕育于众生身中，唐密的两部大法，其一叫做“胎藏界”，胎藏即指如来藏；一是“含藏、储藏”，如说“宝藏”，意谓佛果所具有的功德，或者众生身中所潜藏的佛果功德。如来藏和佛性意思相近，都是不太确定的概念，都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为潜在而可能开发的功能，比喻为矿中之金，须经过冶炼才能成为纯金，意谓众生只是具备成佛的可能性或潜能，但必须经过修行，福慧圆满，才能实际成佛。另一种解释是众生本来是佛，自性具足一切佛果功德，佛果功德本来就潜藏在自身，不过被妄想遮蔽，犹如日光被乌云遮蔽，只要离却妄想，驱散乌云，



佛果功德便会显现。前一种解释是从事相着眼，从因望果，思维方式是形式逻辑，一切佛都是修行而成，没有本来就是的佛，不是佛堕落成为众生，唯识学持此说。后一种解释是从理上着眼，从果望因，思维方式是辩证逻辑，只有本来如是者才能不生不灭，古萨里派瑜伽行者多持此说。

所以叫做如来藏，是说它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无漏清净功德之业，即是所谓妙有，业，意为造作，是如来藏的功用，如来藏不仅仅是毕竟空，真空只是它不变的体性，因真空故妙有，其妙有，不仅有小乘所证的无余依涅槃，而且有佛菩萨的道种智、一切种智，具有利益、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方便。天台宗把佛果功德分为法身、涅槃、般若三大方面，经中将佛果功德概括为一百多种、二百多种。禅宗人开悟，一般多说只证得个“素法身”，素，是没有肉，就是这个法身没有不可思议功用，所证只是天台宗所说三德中的法身德。禅宗人又常说：“涅槃天易晓，差别智难明。”意谓开悟证得涅槃容易，而获得佛果一切种智极难。一切种智，是在一刹那间不经思虑，遍知全法界的一切，并具有加持、度化无量众生的不可思议的威神力、法力。从古到今，没有一位祖师、禅师证得这种智慧，这种智慧非一生一世修行便能得到，须历劫勤修才能逐渐证得。证得自性清净心本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漏清净功德之业，才是真正的明心见性，《涅槃经》说在十住菩萨位，其他经中一般都说十地菩萨才证得一切种智，以一切种智断尽所知障，才能成佛。



以诸佛法身从无始本际来，无障无碍，自在不灭。一切现化种种功业恒常炽然，未曾休息。所谓遍一切世界皆示作业，种种化益故。

诸佛证得的法身，是从无始以来就自然存在，没有任何障碍，但不是像小乘圣者一样，只是独享无余依涅槃之乐没有利他功用，而是遍于一切世界经常从事利益、度化众生的种种事业，没有休息，所谓住无住处涅槃。作业，即造作、工作，现化，谓于众生界示现种种化身、境界、净土等。化益，谓以所化现的一切利益众生。

以一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所有作业亦皆共一，所谓无分别相，不念彼此，平等无二。以依一法性而有作业，同自然化，体无别异故。

任何一佛身，即是十方一切诸佛身，十方一切诸佛身，也即是任何一佛身，诸佛所进行的事业、工作，也都同一，没有分别，平等无二，不念彼此，不分别我是释迦牟尼，他是阿弥陀佛、药师佛等。如《楞伽经》中佛言：他有时说自己是释迦牟尼佛，有时又说他是别的什么佛。因为诸佛共同依同一个法性而有种种功用，其功业皆自然而有，体性没有差别。这同一的法性、体性，即是诸佛共同的法身。《华严经》偈云：“十方诸世尊！同共一法身。”诸佛皆常住法身，从法身起用，无彼此、自他的分别。不仅十方诸佛同一法身，我等众生实际上也与十方诸佛、一切众生同一法身，只是不



自觉知而已。

如是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故，随诸众生死此生彼，恒为作依。

诸佛的法身，遍在全法界一切处，无处不在，不变不动，圆满具足种种功德，能为生死轮回中的一切众生作终极的所依，犹如母胎。我们众生不仅是父母所生，追根溯源，应该有一个终极的因，这个因就是诸佛法身，也就是法界、一实境界。

譬如虚空，悉能容受一切色像、种种形类。以一切色像、种种形类皆依虚空而有，建立生长，住虚空中，为虚空处所摄，以虚空为体，无有能出虚空界分者。当知色像之中，虚空之界不可毁灭，色像终坏时，还归虚空，而虚空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

这里比喻法身犹如虚空，能够容受一切物质现象、一切种类的众生，这一切都依虚空而有，依虚空建立、生长，也被虚空所摄，以虚空为体，没有能外于虚空者，都在虚空的范围之内。一切物质现象中都有不可毁灭的虚空，按唐密的六大缘起说，即一切色法皆含有空大，色法、物质现象终归都要变坏、毁灭，还归于虚空，虚空的本体不增不减，不变不动。虚空界之“界”，有范围、因二义。

诸佛法身亦复如是，悉能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以一切众生种种果报，皆依诸佛法身而有建立生长，住法身中，为法



身处所摄，以法身为体，无有能出法身界分者。

就像虚空容受一切，诸佛法身能容受一切众生的种种果报，一切众生的种种果报都是依诸佛法身为终极因、母体而得存在、生长，住在法身中，被法身所摄，以法身为体，没有能外于法身者。

当知一切众生身中，诸佛法身亦不可毁灭，若烦恼断坏时，还归法身。而法身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

我们一切众生身中，本来都有一个不可坏灭的诸佛法身，不过被烦恼遮蔽不显，如果烦恼被断灭破坏，自然还归于法身。实际上烦恼也是依法身而起，是法身所含藏的功用，法身是烦恼之体性，天台宗称之为“性恶”烦恼断灭后，并非什么都没有了，烦恼所依的那个法身并不断灭。《大般涅槃经》中，比喻烦恼的断灭如同灯因油尽而灯焰熄灭，但灯座并不会断灭。烦恼是可以断尽的，因为它们是因缘所生法，不是本来就有的实体，自性清净心是本来就有的实境界，本来就有的东西永远不会消灭。法身本界，即它的因、体，不增不减，成佛也不会增加，堕为众生也不会减少，是不动不变的一实境界。

但从无始世来，与无明心俱，痴暗因缘熏习力故，现妄境界。

法身从无始以来就与无明妄心同在，意谓无明无始，不是说原来只有法身，后来哪个时候忽然起了无明。更非众生



原来都是佛，后来起无明堕落为众生。无明，意为痴暗不明，不明法界一相，由痴暗因缘熏习之力，现起妄心所见的虚妄境界。

以依妄境界熏习因缘故，起妄想相应心，计我、我所，造集诸业，受生死苦，说彼法身名为众生。

由妄心不明境界虚妄，去分别境界，内心外境因缘和合，不断地熏习，在阿赖耶识里积集虚妄分别的种子，形成虚妄认知的习性，生起与虚妄认知相应的妄心，执着内在有个自我，外有此自我所有的东西，所谓我所。以我、我所的执着为根本立场，起种种烦恼，造种种有漏业，被业力因果捆绑，流转生死，受种种苦，说为众生，而众生，也是其本具的法身所现，但不能叫做法身、不能叫做佛了。

所有的众生，从最低等到最高等，莫不如是。你看那些小虫子，甚至细菌病毒，都有保护自己、繁殖自类的本能，说明它们也有我、我所执。就是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处天，也还有一点点我执。但说到造业，众生的区别就大了，低等动物多属一种业报，说不上造业，老虎要吃兔子，也是其业报。佛法认为由明了意识分别所造者，才是业，才有业报。意识极其发达的地球人类，所造的业也极其复杂。但原始初民，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分化时，也基本上不造业，所以没有管理业报的机构，有了私有财产、家庭、国家后，造业越来越多，才有了管理业报的机构天宫地狱等。



若如是众生中法身熏习而有力者，烦恼渐薄，能厌世间，求涅槃道，信归一实，修六波罗蜜等一切菩提分法，名为菩萨。

众生之中，由法身熏习力大者，能够令烦恼逐渐轻薄，厌离世间，追求趋向涅槃之道，确信一实境界，修行六度及一切获得菩提的法门，这种众生名为菩萨，梵语菩提萨埵，意译觉有情，即觉悟并令他觉悟的众生，称为“大心众生”。法身熏习力，《瑜伽师地论》说为“正闻熏习”力，即听闻正法，这属于事上的熏习。唯识学将佛性或者修行成佛的可能性说为阿赖耶识中的无漏种子，作为发心修行成佛的无漏种子不是先天本有的，是后天由听闻正法熏习而成的。无意识的七、八二识相应的心所法中没有“信”，即对佛法僧三宝的正信，说明正信不是本来具有的。唯识学据众生阿赖耶识中种子的不同，分众生为五种种姓，其中只有菩萨种姓、不定种姓者可能修大乘道而成佛，声闻、缘觉种姓者只能修小乘道，外道种姓、无种姓者不能发菩提心修行大乘道。就事相、现实而言，这种说法未必错误，并非所有众生都能成佛。《集一切福德三昧经》即说：无量众生发菩提心修菩萨道，“时有一人乃得正觉，犹如鱼子及庵罗花”，即发心修大乘道者中，能实际成佛者也极少。

法身、一实境界自有其熏习的力量，是理上的熏习。正因为法身具有熏习力，含有一种向上的力量，或曰佛性、本觉，才能使众生产生出离心、菩提心，接受听闻正法的正闻熏习。就此而言，一切众生将来都可以成佛，《涅槃经》等



即这样说。这种说法也未必错，一切众生从理上看，应该都具有成佛的可能性，但可能性未必都会成为现实。凡现实有者，都必须依仗因缘，只有因而没有缘或缘不具足，皆不能成办，《法华经》谓“佛种从缘起”，这佛种，应该就是唯识学所说菩萨种姓，具体指阿赖耶识中听闻大乘佛法的正闻熏习种子。

若如是菩萨中，修行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离无明睡者，转名为佛。

菩萨经过长期修行，所有的善法、菩萨道都圆满以后，才能远离无明昏睡，从无明大梦中完全醒觉，名为成佛。不是说顿悟自心佛性就是成佛，也不是仅修密法成就就即身成佛。从来没有谁在释迦牟尼圆寂后即身成佛。藏传佛教界说米拉日巴即身成佛，但米拉日巴不具三十二相，临终发愿往生东方不动佛土，说明他并非真的成就佛果，至多是别教初地菩萨吧。大乘经上都说此贤劫只出一千位佛，当前出世的只有第四尊释迦牟尼佛。

当知如是众生、菩萨、佛等，但依世间假名言说故有差别，而法身之体毕竟平等，无有异相。

虽然在事相上分别，说有众生、菩萨、佛的差别，但只是依人类的世俗认知，假借世间的名称而说，此说在世俗谛，从胜义谛而言，众生、菩萨、佛在共同的法身体性上都平等无异，没有差别，都是毕竟空。



善男子！是名略说一实境界义。若欲依一实境界修信解者，应当学习二种观道，何等为二？一者、唯心识观，二者、真如实观。

前面讲一实境界的理论，后面讲两种具体的修法，两种观，观，梵语毗婆舍那。这是依一实境界即如来藏见地而修的慧观，一是唯心识观，一是真如实观，修习这两种慧观才能确立信解，不是仅仅学习教理便能得到真正信解，必须解行相应，修习止观。

学唯心识观者，所谓於一切时、一切处，随身、口、意所有作业，悉当观察，知唯是心。乃至一切境界，若心住念，皆当察知，勿令使心无记、攀缘，不自觉地知。

唯心识观，是以大乘唯识学的见地，于一切时、一切处，观察自己身口意所有的活动，明白它们皆唯是心。当自心见闻、分别、忆念一切境界时，都应当明察，不可让自心堕于非善非恶而无明觉的无记心，也不可放任自心攀援六尘境界而不自觉知。这种观心工夫，南传佛学叫做“明觉”，有四种。

这里所说“知唯是心”的心，应指前面所说的妄心，唯识学所言八识。无记，谓不可判断，无记心指非善非恶的心。

修习唯心识观，必须对唯识学有透彻的理解，了知万法唯心的道理，对现代人来说，还应该知晓心理学、认知科学关于知觉如何形成的知识，理解唯识就比较容易一些。



於念念间，悉应观察，随心有所缘念，还当使心随逐彼念，令心自知，知己内心自生想念，非一切境界有念有分别也。

这种观察不能放过每一念，须念念观察，只要内心有所缘、有所念，都要明白觉知，并明了所起的感知、忆念等，只是起于自己内心，并非所知见的一切境界有分别。这里的“想念”，跟现代汉语的想念不同，指想和念，想是“取相”之意，指属于五蕴中想蕴的感知觉，念，为第六识相应的心所法，意为忆念、记忆。

所谓内心自生长短、好恶、是非、得失、衰利、有无等见，无量诸想，而一切境界未曾有想，起於分别。当知一切境界自无分别想故，即自非长非短，非好非恶，乃至非有非无，离一切相。

所谓长短、好坏、是非、得失、利害、有无等无量无数的感知觉，只是自己内心所生，具有主观性，而所知见的一切境界，并无知觉，自身不起分别，其实相非长非短、非好非坏、非有非无，远离我人一切名言分别的虚妄相，说为“无相”。

如是观察一切法唯心想生，若使离心，则无一法一想而能自见有差别也。

要这样观察一切法都唯由心想生，如果离了主体的心，则没有任何自见有所差别者，无所谓客观世界，无所谓世界如何如何。这里的“心想”，指妄心所起的种种分别。



常应如是守记内心，知唯妄念，无实境界，勿令休废。是名修学唯心识观。

这样守护自心，明觉自心，了知唯有自心所起的妄念，没有妄心所知见、执为实有的境界之实体。守记的记，意为判断，指明觉。守记，应同多数经中所说的“守护”“防护”，这种工夫，要念念相续，不得间歇废弃。这叫做唯心识观。《阿含经》叫做“防护根门”，实际上可归于四念处中的心念处，是以大乘唯识见修心念处。

若心无记，不知自心念者，即谓有前境界，不名唯心识观。

如果自心堕于无记，虽然无念而不明觉，不能明了一切唯是自心起念，认为有离心外在的境界、客观世界，就不能叫做唯心识观。大小乘佛学，说到止观，对于无记心，都是否定的，《大宝积经》中有段话专门揭示堕于无记心的害处。但修习止观者、参禅者、修密法者，很容易堕于无记心，误认无记心为本来心性。宋明理学家多认无记心为心性，王阳明“天泉悟道偈”即说：“无善无恶心之体”。

又守记内心者，则知贪想、瞋想及愚痴、邪见想，知善、知不善、知无记，知心劳虑种种诸苦。

如此念念明觉守护内心，便能明白觉察内心所起的贪欲、瞋恨、愚痴、邪见等烦恼，明了自心善、不善或者无记的属性，了知内心的劳累、焦虑等种种痛苦。



若於坐时，随心所缘，念念观知唯心生灭，譬如水流、灯焰，无暂时住。从是当得色寂三昧。

当打坐时，修禅定止观时，要随自心所缘，念念观察，明了唯有自心生灭，犹如流水、灯焰，没有能于刹那间停止不动的实体。这样观修，将会证得色寂三昧。色寂，意谓所见的一切色相寂灭，自心不为任何色相所扰动。这里说的色寂三昧，应同藏密题为龙树撰的《五次第论》所说五级证道的第一步“身寂”，或译为“身远离”。

得此三昧已，次应学习信奢摩他观心及信毗婆舍那观心。

证得色寂三昧后，要进一步修习信奢摩他及信毗婆舍那的观心。奢摩他，意译止，乃摄心专注一缘的工夫，属定，毗婆舍那意译观，指以智慧观察，奢摩他与毗婆舍那合译止观，皆冠以“信”，意谓修习的目标是确立净信，这两种工夫的内容都是观心。

习信奢摩他观心者，思惟内心不可见相圆满不动，无来无去，本性不生，离分别故。

修习信奢摩他观心，要思考、观察内心深处的心体没有实体可得，不可见，圆满不动，没有来去、生灭，离意识的一切分别，故不可言说。这种思惟，应该用直觉体察，属于观照般若。禅宗人参禅，实即修这种观心，《坛经》所谓“起正真般若观照”。



习信毗婆舍那观心者，想见内外色随心生、随心灭，乃至习想见佛色身亦复如是，随心生、随心灭，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非心不离心，非来非不来，非去非不去，非生非不生，非作非不作。

修习信毗婆舍那观心，要观察所见的内外色相，内色相指对自己身体的分别，我健康否、漂亮否等，外色相指所见一切物质现象，山河大地林木男女老少等，观察它们都是随着自心的分别而生灭，乃至所见佛的色身也是如此，随心生灭，犹如幻化、水中月、镜中像，虽然眼见，而没有实体，既不是内心，也不离内心，非来去、生灭，非造作及不造作。这里说“想见”，想是动词，包括想象、联想、观想等，见，指直觉的知见，想见，应是直觉的观照，属于修习观照般若。

善男子！若能习信此二观心者，速得趣会一乘之道。当知如是唯心识观，名为最上智慧之门。所谓能令其心猛利，长信解力，疾入空义，得发无上大菩提心故。

修习以上所说两种观心者，能够快速趋入一乘道。这里所说一乘，应该是《法华经》所言一佛乘，它超越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三乘，而又包括三乘，是直入佛果境界的圆顿教。这种唯心识观，乃是最上的智慧之门，能使修习者的信心猛利，增长对一实境界和一佛乘的信解力，速疾深入毕竟空的妙义，因而能发起志求成就佛果的大菩提心。这里所说信解力，包括五力中的信力、慧力，是一种自然会增长的



力量，唯识学解释为阿赖耶识中的信、慧种子。

若学习真如实观者，思惟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

真如实观，是以真如、一实境界为所观境，即是经论中所说的真如三昧，这里明言以心性为所观境，思惟心性本来不生不灭，要如《金刚经》所说“无所住而生其心”，不住着见闻觉知，远离一切名相分别。但不住见闻觉知、无任何名相分别、空无一念时，往往只是一个无记心或有分心，未必就是本来心性。如果只是无一切分别、空无一念，而不思惟心性，是为痴定，《坛经》中所批评的卧龙禅师禅法，即属此类。

渐渐能过空处、识处、无少处、非想非非想处等定境界相，得相似空三昧。

这样修习，工夫深入，逐渐能越过四种无色界定——空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证得相似空三昧。无所有处，这里译为无少处。“过”，应该是穿过、越过之意，应该不是一下子超过，而是一步步经过，然后证得的定，叫做相似空三昧，意谓定中虽然唯缘一个空，但这个空还不是真正的本来空性，只是相似于本来空性，这在藏密叫做“喻光明”，意谓与本来心性相似者，一般说在修生起次第成就时证得。

得相似空三昧时，识、想、受、行粗分别相不现在前。



证得相似空三昧时，定中没有受、想、行、识四蕴的粗分别相，意谓还有微细的分别相，这应是意识深层的微细俱生身见及其底层的染污末那俱生身见，属于想、行二蕴，那确实微细难察，但不打破它，就不得见道证得本来心性。修到这里，是最大的难关，很难攻破，这时容易误认相似空为本来空、喻光明为本来心性，便会堕于邪见，增长我慢。参禅者破初关，所证大略相当于相似空三昧的空，或者还不到。

从此修学，为善知识大慈悲者守护长养，是故离诸障碍，勤修不废，展转能入心寂三昧。

打破这一难关，需要已经证悟、有大慈悲心的善知识的守护、培育，长养，意谓像栽培作物一样、像养护教育小孩一样，管理、促使其成长。所以《坛经》说要大善知识“示导”见性，虚云老和尚说参禅到末后不能开悟时，要找善知识“抽钉拔楔去”，藏密更强调须依止具格上师见性，要不然会有种种障碍。在善知识的守护长养下，远离种种障碍，勤修不辍，才能进一步证入心寂三昧。密教中题《五次第论》所说密法修证五次第中第一或第二“心寂”，又译“心远离”，应该就是心寂三昧。这个心寂三昧，大概相当于《大日经》所说破三重妄执中第一重而证得的“出世间心”，相当于小乘见道时、禅宗人破重关时所证涅槃心，亲证诸法无我的空性、真如。



得是三昧已，即复能入一行三昧。入是一行三昧已，见佛无数，发深广行心，住坚信位。

证得心寂三昧后，保任不失，定力逐渐增长，一切时中保持一个真心不乱，这即是《坛经》中所谓修习一行三昧，还不是证得一行三昧。入一行三昧，即证得一行三昧后，能够见无数的佛，发起深广的行菩提心，住于坚信位。按《地藏十轮经》的说法，修行者先入除盖障三昧，再入真如三昧，然后入一行三昧，即登菩萨初地。这里说证得一行三昧能见无数佛，是《华严经十地品》初地菩萨的功德之一，这种初地菩萨，以天台宗的判教说，当于大乘别教初地。而称为坚信位，意谓到此才坚定对一乘佛法的确信。此则相当于天台宗所判一乘圆教的初住位，称为发心住，意谓到此才真正发起深广菩提心，深，谓出于证悟心性后自然而有的同体大悲，广，意谓普遍于法界一切众生，因见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誓愿度一切众生成就佛果。

所谓於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决定信解，能决定向。随所修学世间诸禅、三昧之业，无所乐著。

所谓住坚信位，指对以上所说两种止观的信解确定不移，能够全身心沿一乘道前进，虽然也修学四禅八定等世间禅定，但不贪着世间的禅定之乐。

乃至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於生死中无所怯畏，不乐二乘。以依能习向二观心，最妙巧便众智所依行根本故。



即便遍修一切善根、菩提分法，包括人天乘善法、二乘所修三十七菩提分法等，敢于出生入死修菩萨道而不怯弱、不畏惧，不爱好二乘，不像二乘人那样畏惧生死、追求独享涅槃之乐。这是因为能够修习上面所说的两种观心法门，以最圆满的智慧、最巧妙的方便为修行所依的根本。

菩萨必须遍修一切善法，包括遍修人天乘法、二乘法而不落二乘，不畏惧生死，是《般若经》中一再数说的。

复次，修学如上信解者，人有二种。何等为二？一者、利根，二者、钝根。

修学以上所说一乘道信解的人，分为两种，一为利根人，二为钝根人。根据根器的差别，所修之道也应有不同。

其利根者，先已能知一切外诸境界唯心所作，虚诳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疑虑，阴盖轻微，散乱心少。如是等人，即应学习真如实观。

利根之人，已经具备很好的基础，或者学透唯识，或者参禅悟入，悟性非凡，能了知所知见的一切外在境界皆是唯心造作，虚妄不实，如梦如幻，对此获得定解，确信不疑，障碍禅定的“五盖”轻微，散乱心很少，这样的人应该直接修真如实观。五盖，指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它们像盖子一样能遮蔽心性光明，障碍修定，故名，因属五蕴，像阴云遮蔽日光，故称阴盖。



其钝根者，先未能知一切外诸境界悉唯是心、虚诳不实故，染著情厚，盖障数起，心难调伏，应当先学唯心识观。

钝根之人，之前未能学好唯识，未能了知一切外境皆唯是心、皆虚妄不实，在打坐修定时盖障不断生起，妄心难以调伏，这种人应当先修学唯心识观，不堪直接修真如实观。如今我们学佛者，大多数都属于此类钝根，包括我自己。

若人虽学如是信解，而善根业薄，未能进趣，诸恶烦恼不得渐伏，其心疑怯，畏堕三恶道，生八难处，畏不常值佛菩萨等，不得供养听受正法，畏菩提行难可成就。

有的人虽然修学以上所说的信解，而善根微薄，修不下去，烦恼炽盛不能降伏，其心怯弱疑惧，畏惧死后堕于三恶道，生于八难处，不得值遇佛菩萨等圣众，不得供养三宝、听闻接受正法，畏惧不能修学菩提道而获得成就。八难，指难以见佛闻法、修学佛法的八种情况：地狱、饿鬼、畜生、郁单越、长寿天、盲聋喑哑、世智辩聪、佛前佛后。郁单越，四大部洲中的北洲，虽然人寿千岁而没有佛法流行。

有如此疑怖及种种障碍等者，应於一切时、一切处，常勤诵念我之名字。

有如此疑虑、恐怖及种种障碍的人，业障深重，应该于一切时处常常念诵地藏菩萨的圣号：“南无地藏菩萨摩诃萨”，此菩萨有为众生消除重大业障的威神法力。



若得一心，善根增长，其意猛利，当观我法身及一切诸佛法身与己自身体性平等，无二无别，不生不灭，常乐我净功德圆满，是可皈依。

如果念诵圣号能达到一心不乱，善根不断增长，心意猛利，应当以正见观地藏菩萨及一切诸佛的法身与自己本具的法身体性平等，无二无别，都不生不灭，圆满具足常乐我净的功德，本来涅槃，是可靠的皈依处。这里所说一心，相当于净土宗所说念佛时达到的“事一心”，在此基础上观照法身体性，即是修理一心。

又复观察己身心相无常、苦、无我、不净，如幻如化，是可厌离。

还要观察自己的身心无常、苦、无我、不净，如同幻化，应该厌离，如经中所说：以不坚身贸得坚身。这是补小乘道的课，修习四念处中首要的身念处观，它要比观法身容易、切实。

若能修学如是观者，速得增长净信之心，所有诸障渐渐损减。

能修学如上的慧观，会速疾增长净信，所有的障碍会渐渐减损。

何以故？此人名为学习闻我名者，亦能学习闻十方诸佛名者，名为学至心礼拜供养我者，亦能学至心礼拜供养十方诸佛



者，名为学闻大乘深经者，名为学执持书写供养恭敬大乘深经者，名为学受持读诵大乘深经者，名为学远离邪见於深正义中不堕谤者，名为於究竟甚深第一实义中学信解者，名为能除诸罪障者，名为当得无量功德聚者。

为什么？因为这种人能学习念诵地藏菩萨圣号及十方诸佛圣号，能至心礼拜供养地藏菩萨及十方诸佛，能学习受持读诵大乘深经，能学习远离邪见，不毁谤甚深的佛法义理，能学习信解佛法甚深的第一实义，能消除诸罪障，将会获得无量的功德。这都是佛菩萨这个增上缘加持的结果。

此人捨身，终不堕恶道八难之处，还闻正法，习信修行，亦能随愿往生他方净佛国土。

这种人命终后，不会堕于三恶道及八难处，还会听闻正法，学佛修行，也能随自己的意愿，往生于他方佛的净土。按教理，这是证得四加行位中第三忍位以上的人才可以具有的果报。

复次，若人欲生他方现在净佛国者，应当随彼世界佛之名字，专意诵念，一心不乱。如上观察者，决定得生彼佛净国，善根增长，速获不退。

如果想要往生他方现在佛的净土，应当专心念诵彼佛的名号，达到一心不乱，并修学如上所说的观察，能必定往生彼佛净土，善根增长，速疾证得不退位。如上观察，应指前面所说观察自己法身与诸佛法身平等不二及观察自己身心



无常苦无我不净。念诵佛名达一心不乱，后人分为事一心不乱及理一心不乱，实际上都不容易做到。《佛说阿弥陀经》谓一心不乱称念阿弥陀佛名号若一日至七日，临终时必定往生西方净土。经中说的一日，一般是一日夜，24 小时，须昼夜不停息地修行若干日夜，入“无间三昧”，才可以过加行位最后的世第一位而见道。实际上，即便一日一夜一心不乱持名念佛，也极难达到。按此，则往生西方，依通常教义，绝非易事。但净土宗往生西方，有其特殊方便：依阿弥陀佛本愿，只要于十念间发愿生西，或依《观无量寿佛经》说于临终之际十念念佛名，皆得往生。就算是下品生吧，也比轮回多劫、堕三恶道要好得多。这是净土宗可以普摄群机的殊胜方便。

当知如上一心系念思惟诸佛平等法身，一切善根中其业最胜。

称赞如上所说一心系念、思惟诸佛平等法身，是一切善法中效力最大、最为殊胜的法门，这即是四种念佛中的实相念佛，实际上是以一实境界、真如、实相作为所观境，是所有大乘禅的基础，称为“王三昧”，乃真正的“无上甚深微妙法”，是末法众生特别是有志于见道者最宜于修持的法门。印光大师说得对：今人若要明心见性，若不念佛，皆属狂妄。

所谓勤修习者，渐渐能向一行三昧。若到一行三昧者，则成广大微妙行心，名得相似无生法忍。



精勤修习这种实相念佛，可以逐渐证入一行三昧，成就广大微妙的行菩提心，到此名为得相似无生法忍。行心，即行菩提心，这种菩提心是具体落实在修行上，发愿我具体要修什么，因为证悟了自心菩提心的广大微妙，所以其行菩提心也广大微妙，广大，谓于无量世界尽未来际普度无量众生，微妙，谓巧妙运用真空妙有、事事无碍之理。

大乘经中说无生法忍，一般是第七八九地菩萨所得，证得一行三昧，至多是初地，还不能说得无生法忍，只是相似于无生法忍。《摩诃般若经》说从八人地到辟支佛地皆是菩萨无生法忍，这种无生法忍应是这里说的相似无生法忍，即解悟无生之义而完全接受，尚非安住于无生义的真正无生法忍。

以能得闻我名字故，亦能得闻十方诸佛名字故，以能至心礼拜供养我故，亦能至心礼拜供养十方诸佛故，以能得闻大乘深经故，能执持、书写、供养、恭敬大乘深经故，能受持读诵大乘深经故，能於究竟甚深第一实义不生怖畏、远离诽谤、得正见心、能信解故，决定除灭诸罪障故，现证无量功德聚故。

得相似无生法忍，是因为得闻地藏菩萨及十方诸佛的名号，能至心礼拜供养地藏菩萨及十方诸佛，能听闻、执持、书写、供养、恭敬、受持读诵大乘深经，能信解大乘甚深的第一实义亦即第一义谛，获得正见，对第一义谛不怖畏、不疑谤。这种菩萨能决定灭除一切罪障，现前证得无量功德。



所以者何？谓无分别菩提心，寂静智现起，发方便业、种种愿行故。

为什么？因为此菩萨证得胜义菩提心的寂静智慧，开发了修菩萨行的种种方便业用及愿行。无分别菩提心，即胜义菩提心，是与真如相应的菩提心，从这种菩提心自然发起种种智慧、方便、愿行，比世俗菩提心由观修而发起要殊胜得多。

能闻我名者，谓得决定信利益行故。乃至一切所能者，皆得不退一乘因故。

一切证得胜义菩提心的菩萨，依对一实境界的信解，确信地藏菩萨的威神力，深信听闻持诵其名号决定获得大利益，都能获得不退转于一乘佛道的胜因。一般说到八地菩萨才能不退转大乘，这里所说证得胜义菩提心的菩萨，应是大乘别教的初地，虽然尚未达不退转，但已种下了永不退转的因，决定会成就八地以上不退转的果。

若杂乱垢心，虽复称诵我之名字，而不名为闻。以不能生决定信解，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深妙利益。

如果持夹杂散乱、烦恼的污垢心，虽然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那不能叫做持诵，不能叫做闻法，因为心怀疑惑，不能决定信解大乘深义，不能决定确信地藏菩萨威神力，只能得到世间的善报，如消灾免难、健康长寿等，而不能获得广



大深妙的利益——出世间的涅槃、智慧及利益度化众生的种种方便，更不能成就佛果。

如是杂乱垢心，随其所修一切诸善，皆不能得深大利益。

以这种杂乱垢心去修一切善法：持戒布施修定、诵经念佛等等，都不能获得广大深妙的佛法利益。

善男子！当知如上勤心修学无相禅者，不久能获深大利益，渐次作佛。

能够按以上所说的方法，以离杂乱垢染的清净心精勤修学无相禅，久久用功，能获得深妙广大的利益，渐次成佛。无相禅，指前面所说观一实境界、自性清净心的止观。

深大利益者，所谓得入坚信之位，成就信忍故；入坚法位，成就顺忍故；入正真位，成就无生忍故。又成就信忍者，能作如来种性故；成就顺忍者，能解如来行故；成就无生忍者，得如来业故。

深大利益，即深妙广大的利益，是指成就信忍、顺忍、无生忍三种忍，入三种菩萨果位：成就信忍，对一乘法确信不疑，入坚信位、种性地，为佛种姓，所谓“生如来家，为法王子”；成就顺忍，入坚法位，修一乘法极其坚定，能理解佛菩萨的种种业行；成就无生忍，入正真位，为不退转菩萨，获得佛的业用，能够成办利益度化众生的种种事业，才是专门修利他行的真正菩萨，即是《摩诃般若经》十地中的



第九菩萨地菩萨，超过阿罗汉、辟支佛。在此之前，烦恼未尽，还是主要自度，经中多以小乘果位判别。

渐次作佛者，略说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者信满法故作佛，所谓依种性地，决定信诸法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无可愿求故。

渐次成佛者，大略分为四种：第一种信满成佛，是在前面所说的种性地，能够决定信解诸法本来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本来涅槃，即便成佛，也如《心经》所言：“无智亦无得”，没有可以求取的佛果实体。禅宗人所说的成佛，大多属于此类，称为“无心道人”，《永嘉证道歌》说：“绝学无为闲道人，不断妄想不求真。”实际上并非圆满成佛，只是成就佛的见地，确信本来涅槃，尚未获得佛的一切种智及种种利乐度化众生的方便，未修菩萨度他的事业，至多只是自己了脱生死，因此禅宗界一般只以小乘果位判别。

二者解满法故作佛，所谓依解行地，深解法性，知如来业无造无作，於生死、涅槃不起二想，心无所怖故。

第二种解满成佛，是在解行地，明了佛的三业实际上没有造作，了悟生死涅槃本来不二，因而心中无所畏惧，如《心经》所言：“无罣碍故，无有恐怖”。这种成佛比前一种高，是在信满的基础上修学菩萨行六度等，从事度他的事业，因为对法性理解更为透彻，虽然修六度行而不执著能行所行。

三者证满法故作佛，所谓依净心地，以得无分别寂静法智，及不思議自然之业，无求想故。



第三种证满成佛，是在净心地，依所证无分别的寂静智慧，这种智慧即是菩萨的道种智、一切种智，不起心求取，自然能起度化众生的不思议业用，这应是大乘别教十地菩萨的境界，经中说“住十地中当知如佛”，但如佛并非就是佛，还有微细所知障未能断尽。

四者一切功德行满足故作佛，所谓依究竟菩萨地，能除一切诸障，无明梦尽故。

第四种一切功德行满成佛，可简称行满成佛，是六度万行圆满，菩萨地走到尽头，成就圆满三身佛，从无明长梦中完全觉醒，能破除一切障碍。到此才是大乘所说真正的成佛，前三种成佛至多只是证得了佛果的一部分功德，从信解佛理的角度，或为安慰众生方便而说的成佛，禅宗、密宗的成佛，多属此类，实际上并非真正成佛，自释迦牟尼佛以来，也没有一个真正成佛的实例。

依天台宗的六即佛说，信满成佛，大略当于第二名字即佛。解满成佛，大略当于第三观行即佛到第四相似即佛。证满成佛，大略当于第五分真即佛。行满成佛，当于第六究竟即佛，乃是真正的成佛。

复次当知，若修学世间有相禅者，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无方便信解力故，贪受诸禅三昧功德而生骄慢，为禅所缚，退求世间。

修学有相的世间禅，如观呼吸、观想光明等，可分为三



种人。第一种人没有对大乘佛法的信解为指导，证得四禅八定后，贪着禅定的喜乐及发神通等效用，生起骄傲，自认为了不起，成了仙，是神通大师，追求世间的成就，被禅定所系缚，不去追求出世间的成就。佛教以外的“外道”皆属此类，佛教中也颇有这种人。

二者无方便信解力故，依禅发起偏厌离行，怖怯生死，退堕二乘。

第二种人也没有对大乘深义的信解指导，依所修习的禅定而厌世、厌离世间，畏惧生死，害怕堕入轮回，唯求独自了脱生死，退堕于小乘，南传佛教徒多属此类。菩萨在七地以前，都会有这种可能，七地菩萨退堕二乘叫做“七地沉空难”。

三者有方便信解力，所谓依止一实境界，习近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故，能信解一切法唯心想生、如梦如幻等，虽获世间诸禅功德，而不坚著，不复退求三有之果。又信知生死即涅槃故，亦不怖怯，退求二乘。

第三种人有对大乘深义的信解为指导，依对一实境界的信解修习止观，获得证悟，能信解一切法唯心、如梦如幻，虽然得到世间禅的喜乐、神通等效用，并不贪着，不再追求三界的果报，如生为富贵人、生天等。也了知生死即涅槃，故不畏惧生死而退堕于二乘。三界，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因为皆有生死，故称世间。



如是修学一切诸禅三昧法者，当知有十种次第相门，具足摄取禅定之业，能令学者成就相应，不错不谬。

修学一切禅定者，有十种次第深入之相，具足此诸相，能使修习者一步步深入正定，不会有错失。这十种相，乃是进入正定的十个步骤。

何等为十？一者摄念方便相。

第一步，摄念方便相，要管住念头，摄心专注于所缘，这是一种技巧，叫做方便。摄心方便即禅门，很多，观息、观想、念佛等都是。

二者欲住境界相。

第二步，摄心住境后，有一种想要专注于所缘境的意欲，这种意欲驱使自心专注于境。

三者初住境界，分明了了，知出知入相。

第三步叫做初住，能初步安住于所缘境，意识明明了了，了知入定和出定。

四者善住境界，得坚固相。

第四步叫做善住，工夫增进，能够轻易入定，久久安住于所缘境，无散乱昏沉干扰，定心坚固。

五者所作思惟方便勇猛转求进趣相。

第五步，在定心基础上以智慧思惟，以求百尺竿头更进，



如细心修观或奋力参究，以求证悟见道。

六者渐得调顺，称心喜乐，除疑信解，自安慰相。

第六步，心逐渐被调伏，安住定慧，喜乐称心，破除疑惑，坚定信解，自得安然，具有了自信心。

七者克获胜进，意所专者少分相应，觉知利益相。

第七步，进一步上进，所专注的境界，如真如，得以少分相应，体会到相应的利益。

八者转修增明，所习坚固，得胜功德，对治成就相。

第八步，工夫更深，所观修的真如更为明了，定力更为坚固，获得殊胜的定慧效用，能够成功地对治烦恼。

九者随心有所念作，外现功德如意相应，不错不谬相。

第九步，禅定工夫纯熟，能够应用于打坐之外，只要有所念、有所作，都能够与定中所得的定慧相应，事事如意，不会迷失所证，不会出现错谬。

十者若更异修，依前所得而起方便，次第成就，出入随心，超越自在相。是名十种次第相门摄修禅定之业。

第十步，如果再修其他禅定，能以之前所得的定慧为基础，运用之前修习的技巧，一步步获得成就，随意入定出定，及自在地超越次第而出入定，这种定可以叫做超越三昧。以上为修习禅定次第证入的十种情况。



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汝云何巧说深法，能令众生得离怯弱？”

听到这里，坚净信菩萨非常佩服地藏菩萨，请教说：“您如何具有这样的善巧，能够解说这么深奥的佛法，能令末法时期的众生远离怯弱心呢？”

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当知初学发意求向大乘，未得信心者，於无上道甚深之法喜生疑怯，我常以方便宣显实义而安慰之，令离怯弱，是故号我为善安慰说者。

地藏菩萨回答说：初学发心修行大乘道者，未能获得正信，对无上甚深的一乘道佛法，容易产生疑惑畏惧，我以方便善巧，解说佛法实义，安慰此类众生，让他们远离怯弱心，因此我被称为善于安慰说法者。

云何安慰？所谓钝根小心众生，闻无上道最胜最妙，意虽贪乐，发心愿向，而复思念求无上道者，要须积功广极，难行苦行，自度度他，劫数长远，於生死中久受勤苦，方乃得获。以是之故，心生怯弱。

如何安慰呢？那些小心量的钝根众生，听说大乘无上道最为殊胜微妙，意下虽然也喜欢，能发心修学，而又想：志求这无上道，必须广积功德，勤修难行苦行，不仅自度，还要普度无量众生，须深入生死海中，经长远劫数的修行，久受勤苦，福慧圆满，方能获得成就。因此心生怯弱，畏缩不前，所谓“佛道悬远，闻者生畏”。



我即为说真实之义：所谓一切诸法本性自空，毕竟无我、无作、无受，无自无他，无行无到，无有方所，亦无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为说十八空等，无有生死涅槃一切诸法定实之相而可得者。

对此类众生，地藏菩萨为他们说一乘佛法的真实义理：所谓一切法本性本来空，无我、无能造作者、无受者，无自无他，没有方所，超越空间，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超越时间，乃至为他们说十八种空义等深般若，说生死、涅槃等一切诸法没有决定实有之相可得。

又复为说一切诸法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乾闥婆城，如空谷响，如阳焰，如泡，如露，如灯，如目翳，如梦，如电，如云。

又用各种比喻说一切诸法：如幻、化、水中月、镜中像、乾闥婆城、空谷响、阳焰、泡、露、灯、目翳、梦、电、云，凡说 14 种比喻，其他经中一般说十种比喻，称为“十喻”，即是“体空观”，用相似的事物比喻，以直觉体会空，而非像拆卸机器零件一样“拆空”或“析空”。这是大乘主要的观空方法。14 种比喻中的露、电（闪电）、云，比喻无常、刹那灭；灯，比喻刹那灭而相似相续；空谷响（回声）、泡（水泡、肥皂泡）比喻内无实体；幻、化、目翳（眼花所见）、水中月、镜中像、阳焰、乾闥婆城（海市蜃楼），比喻所见虚妄不实，梦，比喻唯心变现。阳焰，《庄子》书中称为野



马，为原野上蒸腾的水气，远看如同火焰或水波荡漾。这些比喻中最常用的，是幻化及梦，密教有如幻观及如梦观的具体修法，修如幻观时要从观镜中像入手。

烦恼生死性甚微弱，易可令灭。

通过这些比喻，体会一切法空，尤其体会对众生来说最切要的生死，及造成生死的烦恼，其自性本空故，力量甚为微弱，容易断灭。烦恼，皆是因缘所生的有为法，是一种心理活动，刹那生灭，没有它常住不变的实体。

又，烦恼生死毕竟无体，求不可得，本来不生，实更无灭，自性寂静，即是涅槃。

观察烦恼及其造成的生死，毕竟无实有的自体，求其本来存在、不可变易的自体，终不可得，因为本来不生，没有实体出生，当然也就没有实体消灭，那就是不生不灭，自性本来寂静不动，说为本来涅槃，《成唯识论》中叫做“本来自性清净涅槃”。

如此所说，能破一切诸见，损自身心执著想，故得离怯弱。

这样解说，能够破除一切不符正法的见解，如常见、断见、边见等，减损对自身自心的种种执着，因此能使听众远离怯弱。

复有众生不解如来言说旨意故，而生怯弱，当知如来言说旨意者，所谓如来见彼一实境界故，究竟得离生老病死众恶之



法，证彼法身常恒、清凉、不变异等无量功德聚。

有的众生因为不理解佛说法的旨意而生怯弱心，应当让他们了知，佛说法的旨意，是由佛如实知见一实境界，永离生老病死，证得常恒、清凉的涅槃，及不变不灭的法身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这是佛说法的出发点，《法华经》中所谓如来出世的“一大事因缘”。

复能了了见一切众生身中皆有如是真实微妙清净功德，而为无明暗染之所覆障，长夜恒受生老病死无量众苦。

佛明了知见一切众生身中都潜藏有佛所证得的法身、涅槃等真实、微妙的清净功德，即是所谓如来藏、佛性，但被无明痴暗所覆蔽，不能显现，于生死长夜中流转，枉受生老病死等无量众苦。如来藏不是由理性思维推论而得，更非一种理想、信仰，而是佛的智慧明见的真实。

如来於此起大慈悲，意欲令使一切众生离於众苦，同获法身第一义乐。

佛因此起大慈悲，想要使一切众生永离众苦，都像他一样获得法身及第一义乐。佛的大慈悲不是像初发菩提心者那样，因观察众生的苦、反省自身的苦，产生同情心而发起，是在彻证自性清净心后，自然而然起的一种深彻的慈悲，叫做大悲、无缘大悲。第一义乐，指涅槃之乐，是与真如相应时自然而有，不依任何因缘，为法身、自性清净心本具，密教称为大乐，《涅槃经》中称为“无受之乐”。我们众生是无



法想象这种大乐的。

而彼法身，是无分别离念之法，唯有能灭虚妄识想，不起念著，乃所应得。但一切众生常乐分别，取著诸法，以颠倒妄想故，而受生死。

法身离念，离众生的任何意识分别，不可言说思议，唯有能熄灭一切虚妄不实的认知，不起以虚妄认知为内容的心念，远离对虚妄认知的种种执着，才能证得。但一切众生从来都乐于依虚妄认知起种种分别，执取所分别的一切法，因为颠倒的、虚妄的认知，而轮回三界，枉受生死之苦。颠倒，经论中常归纳为“四倒”，执无常为常、苦为乐、无我为有我、不净为净。

是故如来为欲令彼离於分别执著想故，说一切世间法毕竟体空、无所有，乃至一切出世间法亦毕竟体空、无所有。若广说者，如十八空。

为了让众生能够远离种种虚妄颠倒的执着，佛力说一切世间法毕竟空、无所有，乃至说一切出世间法也是毕竟空、无所有，以破除执着，特别在说了 22 年、长达六百卷的般若经中，佛反反复复地说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悉皆毕竟空，最多说了十八种空义。世间法，意为有生灭、可以被破坏的一切，包括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六大等，说一切世间法毕竟空，是破除凡夫众生的执着；出世间法，指没有生灭、不可破坏的真如、涅槃等，说一切出世间法也毕竟空，是破



除小乘及菩萨的偏执。毕竟空，即彻底空、究竟空，唐密说为“极无自性”，为十八空的一种，实际上十八空都可以摄于毕竟空。

如是显示一切诸法皆不离菩提体，菩提体者，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非有无俱；非一非异，非非一非非异，非一异俱。乃至毕竟无有一相而可得者，以离一切相故。

以这种彻底破执的方法，显示一切诸法皆不离菩提体，所谓菩提体，指佛所证大觉所依的体，即法性、真如，具体来说就是自性清净心，它的根本性质就是不可言说、不可思议，只有用否定一切名相分别的“遮诠”方法来表述，以“非”“无”否定一切名相分别，经论中常说“离四句”：离有、无、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离一、异、非一非异、亦一亦异，等等，佛法把众生的概念分别、判断，归纳为这么四种，肯定、否定、非肯定非否定、亦肯定亦否定，从大的方面来说，在逻辑上不出这四种，世间的所有哲学、宗教的见地，都不出这四句，如唯物论属于有见，认为物质实有；道家道教属于无见，以什么都没有的虚无为道；一神教认为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世界和上帝是有，属于亦有亦无见。若再细分，语言所表示的判断最多有 108 种，而真如离 108 种判断，说为“离百非”。乃至没有一相可得，离一切相，说为无相。相，指名言所依的素材——感知经验：色声香味触，真如离一切相，无色无声无香无味无触，也无由色声香味触组合而成的一切相。



离一切相者，所谓不可依言说取，以菩提法中无有受言说者及无能言说者故。又不可依心念知，以菩提法中无有能取可取，无自无他，离分别想故。若有分别想者，则为虚伪，不名相应。

离一切相、无相，意谓菩提体、自性清净心不可以言说描述，因为它没有能接受言说及能言说的实体。菩提体也不可以用心念去认知，我心想它如何如何，因为菩提体中没有被心念所执取的实体，也没有能执取的心念之实体，没有自他，离一切名言分别。只要有名言分别相，可以用语言表述，就是虚妄分别，不与菩提体相应。这是验证是否真正见性的硬标准。

如是等说，钝根众生不能解者，谓无上道、如来法身但唯空法，一向毕竟而无所有，其心怯弱，畏堕无所得中。或生断灭想，作增减见，转起诽谤，自轻轻他。

这样解说菩提体、自性清净心，一些钝根众生，还是难以理解，认为大乘无上道、诸佛法身只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害怕堕于无所得中，失去一切，失去自我，因此怯弱，不敢发心修行。或者产生断见，认为涅槃就是什么都没有，持增减见，在真实上增益或减损，增益见，就是在本来空上增添一个实有，认为我的身心或灵魂实有，上帝实有等，减损见，认为实际上本来就有的法身是没有的，从而诽谤正法，不但轻视自己，认为自身没有佛性，而且轻视别人，乃至轻



视佛。

我即为说如来法身自性不空，有真实体，具足无量清净功业，从无始世来自然圆满，非修非作。乃至一切众生身中亦皆具足，不变不异，无增无减。如是等说，能除怯弱，是名安慰。

对这种众生，地藏菩萨给他们说诸佛法身自性不空，有其真实的体性，具足无量清净不染的功能和功用，从无始以来便自然圆满不缺，并非修成，非属造作。一切众生身中也都本来具足和诸佛一样的法身，不会变异，在众生位也不会减少，成佛后也不会增加。这样解说，能够祛除此类众生的怯弱心，这叫做安慰。如来藏，主要就是针对此类怯弱众生而说。

又复愚痴坚执众生闻如是等说，亦生怯弱，以取如来法身本来满足，非修非作相故，起无所得想，而生怯弱，或计自然，堕邪倒见。

就这样说，有的愚痴众生还会怯弱，执着诸佛法身本来具足、非修为造作而成，产生无所得的想法，认为即便成佛也是无所得，不能获得什么，因此怯弱，不敢发心修行，或者认为佛既然自然本是，何必修行，堕于颠倒邪见。

我即为说修行一切善法，增长满足，生如来色身，得无量功德清净果报。如此等说，令离怯弱，是为安慰。

针对此类众生，地藏菩萨则说必须修行一切善法，福慧



功德逐渐增长，达到圆满，才会出生众生所见的庄严佛色身，才会获得佛果无量清净功德。这样说法，令其远离怯弱，叫做安慰。《金刚经》佛言，以无我人众生寿者四相之心修一切善法，则得无上菩提，一切善法，包括了从人天乘道、二乘道到菩萨道的一切修习内容。

而我所说甚深之义，真实相应，无有诸过，以离相违说故。

地藏菩萨虽然针对众生的不同执着，说法不同，而所说的甚深义理是一个，与真实相应，没有因明学、逻辑学上所说的各种逻辑过错，远离“自语相违过”，自语相违，是因明学上的逻辑错误之一，意谓说法自相矛盾。如前面说空，后面又说有，岂非自相矛盾？

云何知离相违相？所谓如来法身中虽复无有言说境界，离心想念，非空非不空，乃至无一切相，不可依言说示，而据世谛幻化因缘，假名法中相待相对，即可方便显示而说。

为什么远离自语相违过呢？因为从胜义谛而言，诸佛法身不可言说、离心念想，既非空又非不空，无一切相，不可以用语言来表述，但依佛法的世俗谛，性空而缘起世间万有，虽然如同幻化而非什么都没有，因此，可以就众生的世俗认知，借用世俗认知所用的名言，方便说法，破除执着，引导众生悟入不可言说的实相。

以彼法身性实无分别，离自相，离他相，无空无不空，乃至远离一切诸相故，说彼法体为毕竟空、无所有。以离心分别



想念，则尽无一相而能自见自知为有。是故空义决定真实，相应不谬。

法身自性确实远离一切分别，远离一切相，无自无他，无空无不空，因此说法身之体毕竟空、无所有。因为远离一切意识分别的知觉忆念，没有能自见自知为实有的任何相，所以毕竟空绝对是本来如是的真实，完全与客观真实一致，没有错谬。

复次，即彼空义中，以离分别妄想心念故，则尽毕竟无有一相而可空者，以唯有真实故，即为不空。

这毕竟空的实义中，因为远离一切虚妄分别的心念，所以没有任何一相可空，也没有一个能空之心的实体，叫做真空，即绝对的空或纯粹的空，不与不空相对的空，绝对否定就是绝对肯定，那就是唯有绝对真实，绝对真实不空。这是依辩证逻辑推论，和黑格尔《小逻辑》中说“纯无等于纯有”的思路一样。绝对的不空，即是妙有。真空即是妙有，因真空才能妙有。

所谓离识想故，无有一切虚伪之相，毕竟常恒，不变不异。以更无一相可坏可灭，离增减故。

这绝对的真实，远离众生妄识的认知，没有任何虚伪之相，常恒不灭，不变不异，因为没有任何性相可以破坏消灭，远离增减，永远如此。



又彼无分别实体之处，从无始世来，具无量功德，自然之业，成就相应，不离不脱故，说为不空。

这远离一切妄心分别的绝对真实，亦即自性清净心，从无始以来便具有无量的功能，与空性相应，自然成就种种微妙的业用，说为不空或者妙有，这不空的性质从不脱离自性清净心。

如是实体功德之聚，一切众生虽复有之，但为无明瞋覆障故，而不知见，不能克获功德利益，与无莫异，说名未有。

一切众生虽然都具有绝对真实体性的种种功德，但其慧眼被无明目翳障蔽，而不能知见自性宝藏，不能利用自性宝藏所具有的微妙功用创造殊胜利益，与没有自性宝藏无异，可以说未有自性宝藏，如《法华经》所说实有万贯家财而颠沛流离的贫子。

以不知见彼法体故，所有功德利益之业，非彼众生所能受用，不名属彼。

因为不能知见自身中的真实体性，不能知见自己心性、自心佛性，所以不得享用自性宝藏的功德利益，可以说这功德利益不属于此类众生。

唯依遍修一切善法，对治诸障，见彼法身，然后克获功德利益。是故说修一切善法，生如来色身、智身。

只有遍修一切善法，对治诸多障碍，亲见法身或空性、



自性清净心，然后才能获得自性宝藏的功德利益。因此前面说，须修一切善法，才能出生佛果色身及智身。智身，指佛的一切种智等智慧。所以佛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色身，包括应身、报身，还是修成的，不能说是本来具有的。说本来具有，那只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犹如荣格所说的“原型”。

善男子！如我所说甚深之义，决定真实，离相违过，当如是知。”

地藏菩萨最后表白说：以上我所说甚深的佛法奥义，决定真实不虚，远离自语相违过，应当相信、理解。

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说如此等殊胜方便深要法门时，有十万亿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住坚信位。复有九万八千菩萨得无生法忍。一切大众各以天香花供养於佛，及供养地藏菩萨摩诃萨。

地藏菩萨说以上殊胜深奥的重要法门时，有十万亿众生发了菩提心，住于坚信位。又有九万八千菩萨证得无生法忍。听法的一切大众，各自以天界的香花供养佛及地藏菩萨。坚信位，即大乘别教的初发心住，得无生法忍为别教的七八九地。十万亿的亿，在古印度或者指千万的十倍，同今天所说的亿，或者仅为今天所说的十万，就以亿为十万吧，十万亿也有百亿之多，当时全球的总人口，恐怕还不足一亿。但听法者不仅仅是地球人，还有诸天、鬼神及其他世界的众生，何况佛经中说到很大的数量时，往往具有文学性，是感觉上



的，这大概是古印度的习俗。

尔时，佛告诸大众言：“汝等各各应当受持此法门，随所住处，广令流布。所以者何？如此法门，甚为难值，能大利益。若人得闻彼地藏菩萨摩诃萨名号，及信其所说者，当知是人速能得离一切所有诸障碍事，疾至无上道。”

佛开示大众：你们各自都应当受持这个法门，随处广传。此法门甚难值遇，能予众生极大的利益。世人若能听说地藏菩萨的名号，并相信他所说，此人能快速远离一切障碍，快速成佛。

於是大众皆同发言：“我当受持，流布世间，不敢令忘。”

听法的大众异口同声地说：我会受持此经，让此经流布于世，不敢忘记了这事。

尔时，坚净信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如是所说六根聚修多罗中，名何法门？此法真要我当受持，令未来世普皆得闻。”

这时坚净信菩萨请问佛：这次所说的经，在六根聚经中，叫做什么法门？并表示他要受持此法，令未来世的众生都能够听闻此经。

佛告坚净信菩萨摩诃萨言：“此法门名为占察善恶业报，亦名消除诸障增长净信，亦名开示求向大乘者进趣方便显出甚深究竟实义，亦名善安慰说令离怯弱速入坚信决定法门。依如



是名义，汝当受持。”

这部经的标题，佛说了四个，后面两个虽然很长，而完全显示了此经的内容：开示求向大乘者建立净信并进修慧观的方便。

佛说此法门名已，一切众会悉皆欢喜，信受奉行。

这是流通分，讲说了这部经之后的效果，一切参会者都满心欢喜，接受教法，依教奉行。

总 结

学完此经下卷，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做一个总结。这部经是坚净信菩萨请问释迦牟尼佛，佛让他请教地藏菩萨，请教的问题，是如何为末法时期对佛法缺乏坚信的众生方便说法，令其建立正信，依法修行。

地藏菩萨对此问题的解答，是详尽地开示一乘佛法如来藏的理论 and 修证次第，所谓“求向大乘者进趣方便”，亦即藏传佛教强调的“道次第”，我们就按地藏菩萨开示的道次第，回顾此经。

地藏菩萨首先强调，末世发心修学大乘者，须忏悔业障，业障深重者须依经中所说的方法进行占卜，明白自己前世今生的恶业和烦恼，然后殷重忏悔，业障忏除清净，方才适合修习止观，否则会有种种障碍。



然后，须依“一实境界”修学信解，这是欲向大乘者“最初所行根本之业”。一实境界，乃大乘所依的根本，经中对其作了详切的解说，直指一实境界即是众生的心体，众生心有真、妄二相，真，谓一切众生的心体，与声闻、缘觉、菩萨、诸佛圣众的心体平等不异，本来清净圆满，如如不异，遍一切处，常恒不坏，为建立生长一切法的根本。妄，谓众生的受想行识，起念分别、觉知缘虑，随念生种种境界，一切境界依妄心分别而有，从妄想生，依妄心为本；而妄心并无自体，依所分别的境界而有，与境界同时生起，为一切境界的“原主”。妄心以无明为因现妄境界，无明灭则妄境界灭，非境界有无明，亦非依境界而生无明，亦非境界灭则无明灭。内妄想为因为体，外现境界为果为用，故说一切诸法依心为本，悉名为心，为心所摄。内心外境，皆无实体，本来常空，实无生灭，名为真如、第一义谛、自性清净心，它湛然圆满，无所不在，犹如虚空，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清净功德业用，即是如来藏，即是诸佛法身，一切众生身中本来具足，不可坏灭。只因无明障蔽，痴暗熏习，起妄想心，执我我所，造有漏业，受生死苦。若法身熏习有力，行菩萨道，烦恼渐薄，修行一切善法圆满，究竟得离无明昏睡，谓之成佛。而佛、菩萨与众生法身之体毕竟平等无异。

经中又通过地藏菩萨自述他对机说法的善巧方便，解答了钝根众生对以上义理容易产生的疑惑、畏惧、误解。

一类“小心钝根”众生，虽能发心修学，而畏惧修大乘



道须深入生死海中，经长远劫数，久受勤苦，因此心生怯弱，畏缩不前。对此类众生，地藏菩萨为说一乘佛法的真实义理：一切法本性本来空，无我、无能造作者、无受者，无自无他，超越时空，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乃至为说十八种空义等深般若，说生死、涅槃等一切诸法没有决定实有之相可得。又比喻一切诸法如幻、化、水中月、镜中像、乾闥婆城、空谷响、阳炎、泡、露、灯、目翳、梦、电、云，说明“烦恼生死性甚微弱，易可令灭”，观察烦恼及其造成的生死，毕竟无实有的自体，因为本来没有实体出生，当然也就没有实体消灭，那就是不生不灭，自性本来寂静不动，说为本来涅槃。

一类众生因为不理解佛说法的旨意而生怯弱心，地藏菩萨则为开示：佛说法的旨意，是由佛如实知见一实境界，永离生老病死，证得常恒、清凉的涅槃，及不变不灭的法身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功德，了了见一切众生身中虽然皆有如是真实微妙清净功德，而为无明覆障，恒受生老病死无量众苦，因此起大慈悲，想要使一切众生永离众苦，获得法身及第一义乐。为了让众生能够远离种种虚妄颠倒的执着，佛力说一切世间法毕竟空、无所有，乃至说一切出世间法也毕竟空、无所有，以破除众生的种种执着，显示一切诸法皆不离佛的大觉所依的菩提体——法性、真如，具体来说就是自性清净心，此心离一切相，不可依言说取，不可依心念知，唯有离念自证。



这样说，一类钝根众生又会产生误解，认为大乘无上道、诸佛法身只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空，害怕堕于无所得中，失去一切，失去自我，因此怯弱，不敢发心修行，或者产生断见，认为涅槃就是什么都没有，持“增减见”，诽谤正法，自轻轻他。对此，地藏菩萨则为说如来法身自性不空，有真实体，具足无量清净功业，从无始世来自然圆满，非修非作，乃至一切众生身中亦皆具足，不变不异，无增无减。

这样说，有的愚痴众生还会怯弱，执着诸佛法身本来具足、非修为造作而成，产生“无所得想”，认为即便成佛也是无所得，因此怯弱，不敢发心修行，或者认为佛既然自然本是，何必修行，堕于颠倒邪见。对此类众生，地藏菩萨则说必须修行一切善法，福慧功德逐渐增长，臻于圆满，才会出生众生所见的庄严佛色身，才会获得佛果无量清净功德。

说法身之体毕竟空、无所有，是因为法身远离一切意识分别的知觉忆念，没有能自见自知为实有的任何相，所以毕竟空；以离分别妄想心念，则毕竟无有一相可空，唯有真实，从无始以来具足无量功德，自然之业，成就相应，说为不空，这不空的性质从不脱离自性清净心。一切众生虽然都具有法身的种种功德，但被无明障蔽，不能知见自性宝藏，不能利用自性宝藏所具有的微妙功用创造殊胜利益，与没有自性宝藏无异。只有遍修一切善法，对治诸多障碍，亲见法身或空性、自性清净心，然后才能获得自性宝藏的功德利益。

修习以上信解，不仅须亲近善友，闻思经论，更须解行



相应，根据自己的根器，修习真如实、唯心识两种观。

利根者应直接修习真如实观，思惟心性无生无灭，不住见闻觉知，永离一切分别之想。所谓利根，指先已能知一切外境唯心所作，虚诳不实，如梦如幻等，决定无有疑虑，盖障轻微，散乱心少。

不能透彻唯心义的钝根人，则须先修学唯心识观，于一切时、一切处，观察身口意一切活动、一切境界唯是心识，不可让自心堕于非善非恶而无明觉的无记心，也不可放任自心攀援六尘境界而不自觉知。这种观察不能放过每一念，只要内心有所缘、有所念，都要明白觉知，明了所起的感知、忆念等，只是起于自己内心，并非所知见的境界有分别，一切境界远离我人一切名言分别的虚妄相，说为“无相”。如此念念明觉“守记”内心，便能明白觉察内心所起的贪欲、嗔恨、愚痴、邪见等烦恼，明了自心善、不善或者无记的属性，了知内心的劳累、焦虑等种种痛苦。当打坐时、修禅定止观时，要随自心所缘，念念观察，明了唯有自心生灭，犹如流水、灯焰，没有能于刹那间停止不动的实体。这样观修，将会证得“色寂三昧”。

证得色寂三昧后，要进一步修习“信奢摩他”及“信毗婆舍那”两种观心。修习信奢摩他观心，要思考、观察内心深处的心体没有实体可得，不可见，圆满不动，没有来去、生灭，离意识的一切分别，不可言说。

修习信毗婆舍那观心，要观察所见的内外色相，内色相



指对自己身体的分别，外色相指所见一切物质现象，观察它们都是随着自心的分别而生灭，乃至所见佛的色身也是如此，随心生灭，犹如幻化、水中月、镜中像，虽然眼见，而没有实体，既不是内心，也不离内心，非来去、生灭，非造作及不造作。

这样修习，工夫深入，逐渐能越过四种无色界定，证得“相似空三昧”，定中没有受、想、行、识四蕴的粗分别相。在已经证悟、有大慈悲心的善知识守护、培育下，远离种种障碍，勤修不辍，才能进一步证入“心寂三昧”。证得心寂三昧后，保任不失，定力逐渐增长，一切时中保持一个真心不乱，逐渐证入一行三昧，能够见无数的佛，发起深广的行菩提心，住于坚信位，对一乘佛法的信解确定不移，能够全身心沿一乘道前进。

根器更劣的众生，虽然修学以上所说的信解，而善根微薄，修不下去，烦恼炽盛不能降伏，其心怯弱疑惧，畏惧死后堕于三恶道，生于八难处，这种人应该于一切时处常常念诵地藏菩萨的圣号，达到一心不乱。应当以正见观地藏菩萨及一切诸佛的法身与自己本具的法身体性平等，无二无别，都不生不灭，圆满具足常乐我净的功德，本来涅槃，是可靠的皈依处。

还要观察自己的身心无常、苦、无我、不净，如同幻化，应该厌离。如此修学，会速疾增长净信，所有障碍渐渐减损，命终后不会堕于三恶道及八难处，还会听闻正法，学佛修行，



也能随自己的意愿，往生于他方佛的净土。

如果想要往生他方现在佛的净土，应当专心念诵彼佛的名号，达到一心不乱，并修学如上所说的观察，能必定往生彼佛净土，速疾证得不退位。经中称“一心系念思惟诸佛平等法身，一切善根中其业最胜”，这即是四种念佛中的实相念佛，实际上是以一实境界、真如、实相作为所观境，是所有大乘禅的基础，精勤修习，可以逐渐证入一行三昧，成就广大微妙的行菩提心，名为得相似无生法忍。如果持夹杂散乱、烦恼的污垢心，虽然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只能得到世间消灾免难、健康长寿等善报，而不能证得涅槃、智慧及利益度化众生的种种方便，不能成就佛果。

以离杂乱垢染的清净心精勤修学无相禅，久久用功，能获得深妙广大的利益，成就信忍、顺忍、无生忍三种忍，入三种菩萨果位，渐次成佛。渐次成佛又略说四种，第一信满成佛，只是成就佛的见地，确信本来涅槃。第二解满成佛，是在解行地，明了佛的三业实际上没有造作，了悟生死涅槃本来不二，因而心中无所畏惧，修六度行而不执著能行所行。第三种证满成佛，是在净心地，依所证无分别的道种智、一切种智，自然能起度化众生的不思议业用。第四种一切功德行满成佛，是六度万行圆满，菩萨地走到尽头，成就圆满三身佛，从无明长梦中完全觉醒，到此才是大乘所说真正的成佛。



经中又说：修习世间有相禅者，有三种人，第一种人缺乏对大乘佛法的方便信解，贪着禅定的喜乐及发神通等效用，生起骄傲，被禅定所系缚，不去追求出世间的成就。第二种人也没有对大乘深义的信解指导，依所修习的禅定厌离世间，畏惧生死，唯求独自了脱生死，堕于小乘。第三种人以对大乘深义的信解为指导，依对一实境界的信解修习止观，获得证悟，虽然得到世间禅的喜乐、神通等效用，并不贪着，不再追求三界的果报。又详说了修学一切禅定者的十种次第深入之相，具足此诸相，能使修习者一步步深入正定，不会有错失。这十种相，乃是进入正定的十个步骤。

《占察经》所说的大乘道，应时契机，切实可行，对纠正当今不少佛教徒不重视道次第，忽视忏悔业障、忽视学习教理树立正见、忽视以佛法智慧观心，及误解心性而陷入狂慧等弊端，非常有效，应该受到重视。

（2021年4月讲于江安精舍，潘泳州录音整理）



ཡི་གེ་ཉི་ཤུ་ཅུ་གྲག་པ་འདི་དཔེ་ཆ་འཛིན་དུ་བཞག་ན་དཔེ་ཆ་དེ་ཅི་འདྲར་
བཞག་མས་ཀྱང་ཉེས་བ་མི་འབྱུང་བར་འཇམ་དཔལ་ཅུ་རྩུད་ ལས་སུངས་སོ།།

此咒置经书中 可灭误跨之罪

